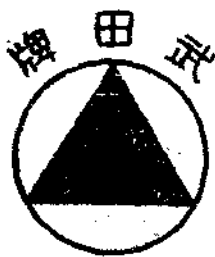


象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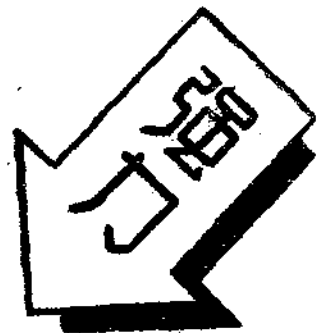
號月六

• 期二十第 • • 年二第 •

• 行發店書央中 • 版出屋書象萬 •



維他命B1劑



米太寶靈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一〇〇片

健胃腸
助消化
去疲勞
增營養

武田大藥廠
上海福州路一五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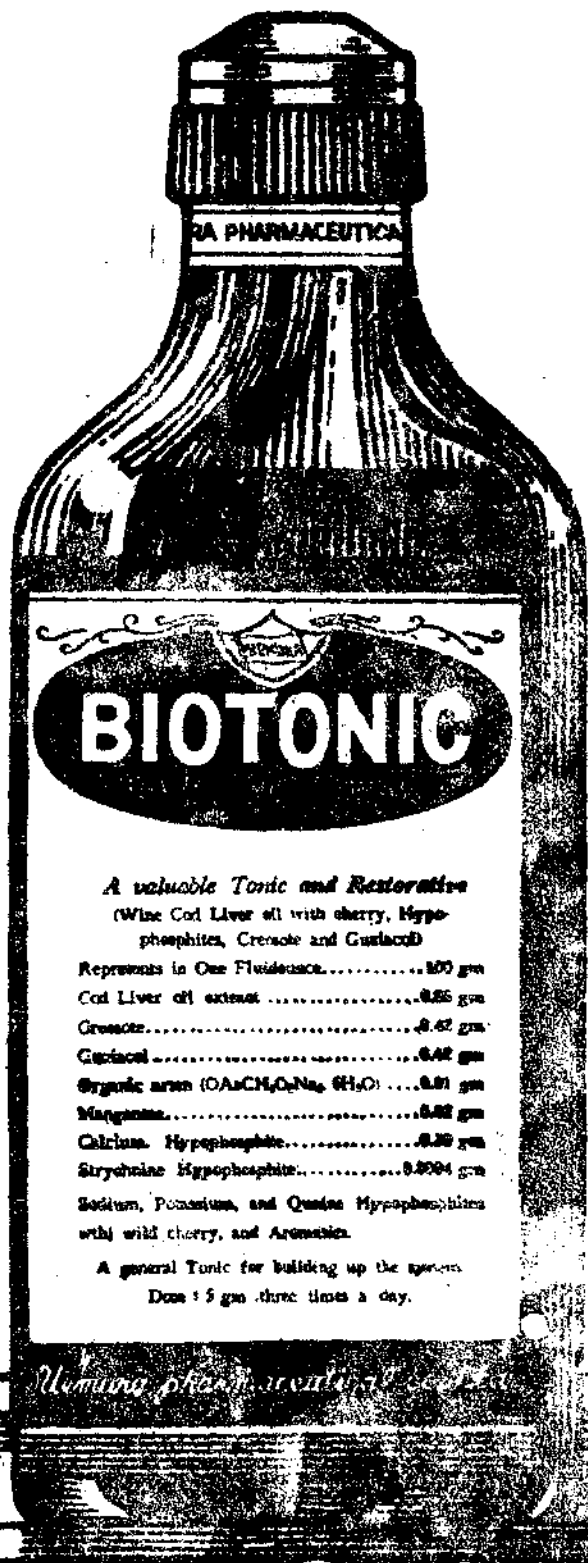
院醫各及師醫大各
劑壯強之獎推致一

牌旗



必要脫您苦

本品為最完備之強壯劑其
成藥純用魚肝油及各種
名貴藥品以最新科學方法
成其功效能充新力之增
成之故力能進尤收特效現
血虧病後諸症無上之補劑
生不可缺乏之滋補劑也
服法請見凡清水或茶湯
均均可調服



A valuable Tonic and Restorative
(Wine Cod Liver oil with cherry, Hypo-
phosphites, Cresole and Gualacol)

Represents in One Fluidounce.....	100 gm
Cod Liver oil extract	8.85 gm
Cresole.....	3.67 gm
Gualacol.....	0.42 gm
Organic arsen (OAs ₂ CH ₃ O ₂ Na, 6H ₂ O).....	0.01 gm
Manganese.....	0.02 gm
Calcium Hypophosphite.....	0.20 gm
Strychnine Hypophosphite.....	0.0004 gm
Sodium, Potassium, and Quinine Hypophosphites with wild cherry, and Aromatics.	

A general Tonic for building up the system.
Dose: 5 gm. three times a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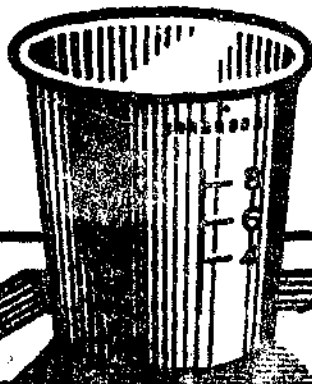
Wm. S. Watson & Co. Ltd.

植村製藥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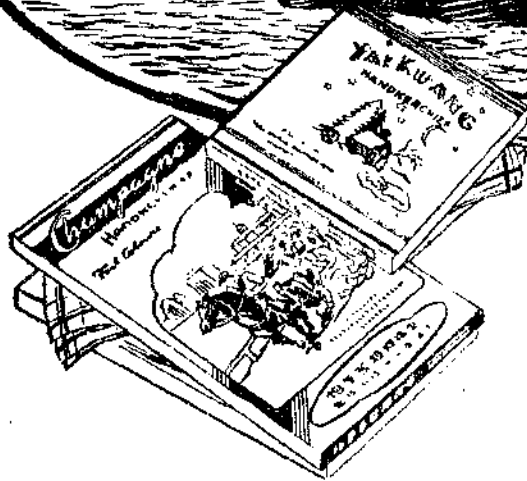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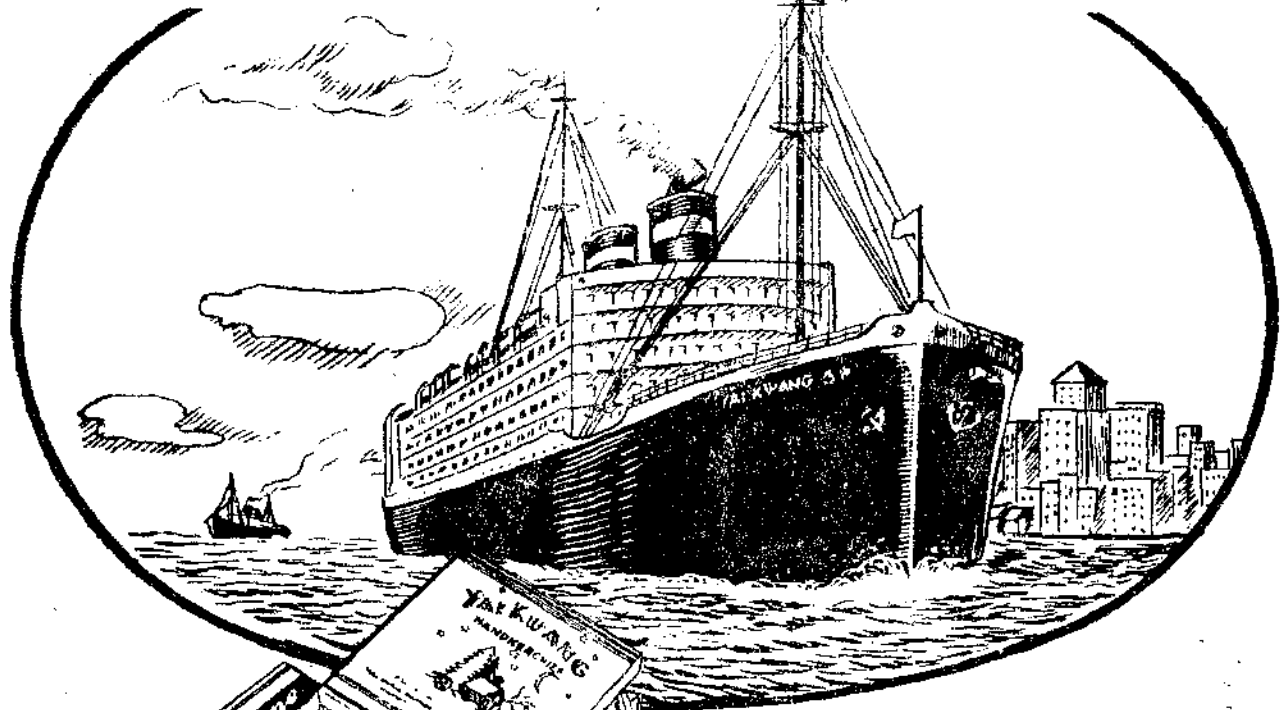
東京 京城 奉天 大連 天津 青島

上海四川路二九九號 電話一六七〇二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亞光牌 香檳牌

標商



冊註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飛 達 三 輪 客 車

98289

出租部：

一：福煦路
八六三號

二：環龍路
七十七號

三：北京路
七九〇號

四：戈登路
七十三號

五：姚主教路
一四九號

六：愚園路
九七二號

七：愛多亞路
二二〇號

八：康腦脫路
四四五號

製 造 部

本製造經驗

為各界服務

機師經驗豐富機械
設備齊全代客製造
修理保證滿意無論
大小修理定期檢驗
及裝配零件一律負
責保用

特 點

貴客車輛如委敝廠
修理在修理期內可
借敝廠車輛暫用庶
免 貴客與「出無
車」之嘆

忘勿餐每



用樂婦主



備必厨庖



味精

鮮味特強

以少勝多



品出廠精味厨天
號三二一路亞多愛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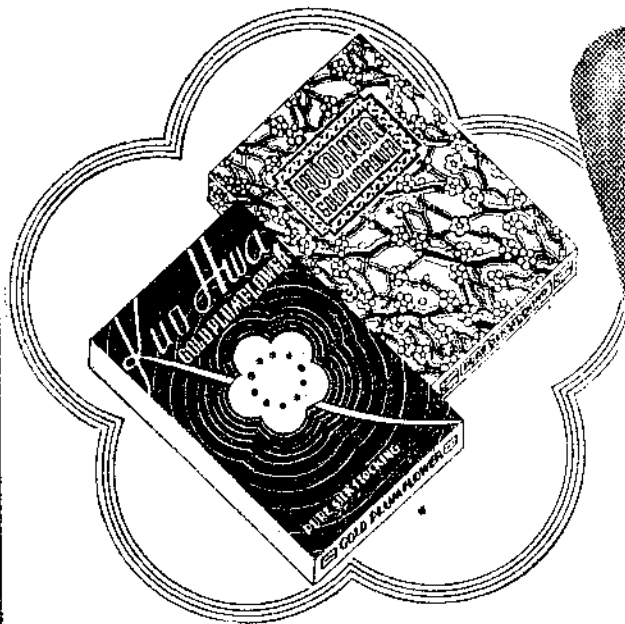
用愛致一士女尚高

國華金梅牌

最流行 真平 絲女 襪！

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高級蠶絲 撚并絲線 織造講究 面薄底厚 細而均勻 薄而透明 穿在脚上 別有風韻 舶來勁敵 國貨之王



駐滬辦事處
上海博物院
路十四號四
樓五拾貳號
電話：一零七九五

國華絲織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廠址：蘇州城內公園路三十號



服用之後功效立見
博得衆譽豈偶然哉

想着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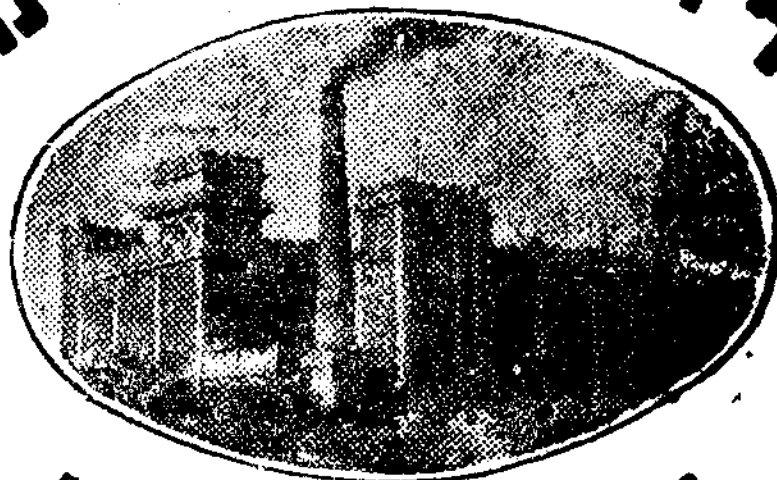
神工頭	腎行腰	便肝大	血心夜	胃消見	腦思辦
衰作暈	虧動痠	秘火便	虧悸不	呆化飯	衰想事
之乏腦	之難腿	之旺不	之志安	之力厭	之邁無
故力脹	故困軟	故升暢	故忘眠	故弱飽	故鈍力

後之蒙生胚 用服

辛周神	健腰固	無肝大	快酣血	食粗開	思辦滋
勞身經	步背腎	病火便	樂眠球	之茶胃	想事養
不舒補	輕壁強	無平通	康安滋	有味飯	效有腦
覺服足	行梳精	恙降暢	寧神生		捷力髓

售均房藥 造製廠藥亞新

中國新烟公司



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

製造廠全圖

具着偉大的設備 纔有精良的出品

<p>富豐出品 久經史歷</p>			
<p>嘉寶牌香煙</p> <p>特製嘉寶</p>	<p>士勇牌香煙</p> <p>嘉寶出品</p>	<p>金塔牌香煙</p> <p>嘉寶出品</p>	<p>旗牌香煙</p> <p>嘉寶出品</p>
<p>中國新烟公司出品</p>			

六月號 第二年第十二期 目錄

玻利維亞縱橫 (附圖) 非人 (一四)

廬山之霧 (附圖) 楊琇珍·董天野 (三)

蠻河之旅 黃連 (三)

春夢與童話 溫凡 (三)

深海的奇觀 李息苓·李祥麟 (四)

故事新編 女參軍 (附圖) 呂伯攸·董天野 (四)

怎樣拍海底電影 胡澄源 (四)

車·馬·道路 王仲鄂 (五)

劉大哥看話劇 (附圖) 駱北·石佩卿 (六)

病中談「病」 果厂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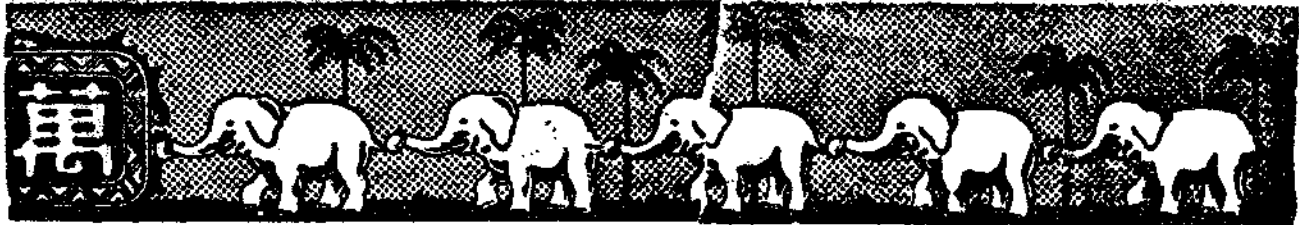
珍·這可兒 (附圖) 文心·董天野 (六)

顧橫波的一生 譚雯 (八)

無字的文稿 (附圖) 吳克勤·章育青 (九)

愛的治療力 蔡瑞保 (二)

長篇創作 晨 羅洪 (二)



滅痛片

不含毒質

立止一切疼痛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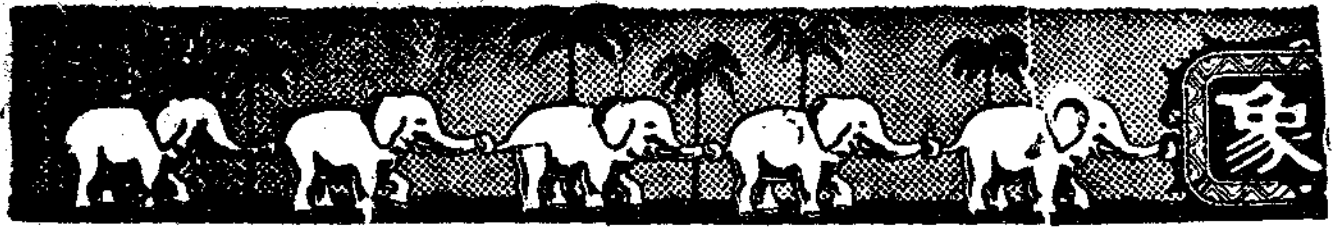
咕

水藥眼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各埠分店 均有出售

視赤消腫 止癢明目 神效無比 一切風火赤眼 新舊砂眼均合



潘巧雲畫傳 (續完) 董天野 (一三)

利人主義 (獨幕劇) 周 錚 (一四)

關於人工氣胸術致肺病患者 徐名模 (一六)

隱情 (附圖) 程育真、黃也白 (一三)

談紙 念 珍 (一五)

西行心印錄 吳觀蠡 (一四)

俠盜魯平 奇案之五 一〇二 (續完) 孫了紅 (一四)

一周和一匝 (附圖) 梓 園 (一六)

影劇月曆 編輯室 (一七)

安慰 雪 華 (一七)

楊庶勛遷宅陞官 (名人傳記之十一) 許翰飛 (一八)

園游偶記 金 瑋 (一八)

胭脂淚 張恨水 (一八)

乳娘曲 (續完) 予 且 (一九)

希臘棺材 (奎寧探案) 程小青 (二三)

· 說小篇長 ·

編輯室談話 編 者 (二六)

GOODOWN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糖片

果 導

製煉汁菓 宏效美味

潤腸通便



止咳藥片

咳止無聲 痰皆痰有

上海中法大藥房

總發行

• 品之備必人化文 •

風行四十餘年
 唯一老牌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 功能補養神經組織，調
 整神經機能，振奮心神，抑平血壓，
 為補腦唯一專藥！主治神經衰弱，失
 眠健忘，頭暈目眩，夢遺滑精等及一
 切神經系疾患，無不獨具卓效！



艾羅補腦汁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專賣名家
傑作小說
兼售高華
教育用品

百新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函購地址：上海棋盤街
電話：九二七四九

名著小說

鄭證 因著 鷹爪王 八冊	鄭證 因著 武林俠踪 四冊	鄭證 因著 風塵三傑 二冊	徐春 雨著 碧血鴛鴦 八冊	徐春 雨著 逃刑傳 四冊	徐春 雨著 琥珀連環 五冊	白羽 武林爭雄 五冊	朱貞 木著 龍岡豹隱記 四冊	書曉 齋主 俠義英雄譜 三冊	戴愚 倉著 沾上英雄譜 二冊	王新 民著 胭脂紅淚 四冊	劉雲 若著 舊巷斜陽 五冊	劉雲 若著 燕子人家 五冊	劉雲 若著 歌舞江山 四冊
-----------------------	------------------------	------------------------	------------------------	-----------------------	------------------------	------------------	-------------------------	-------------------------	-------------------------	------------------------	------------------------	------------------------	------------------------

天津版武俠小說

李涵秋·皇皇巨著

廣陵潮

都一百萬言 分十冊

敘述揚州
當年風物
樹立文壇
不朽豐碑

文筆犀利
入木三分
諸醜百怪
無所遁形

上海新出小說

吉言者 神怪筆記 牛鬼蛇神錄 一冊	吉言者 神怪筆記 滬濱談怪錄 一冊	桑旦華著 風趣小說 兒家春色 一冊	馮若梅著 熱情小說 糕糰西施 一冊	周天籟著 香艷小說 亭子間嫂嫂 二冊	周天籟著 香艷小說 風流千金 二冊	柳因實著 生活記實 夜都會 一冊	艾龍著 哀情創作 愛與恨 一冊	鍾吉宇著 俠情小說 俠婢懺情記 一冊	茜蒂著 言情創作 血淚相思 一冊	秦瘦鷗著 社會小說 秋海棠 一冊	何家支著 言情小說 風雨同舟 二冊	顧明道著 言情小說 紅粉金戈 二冊	言情小說 紅粉金戈 二冊
----------------------------	----------------------------	----------------------------	----------------------------	-----------------------------	----------------------------	---------------------------	--------------------------	-----------------------------	---------------------------	---------------------------	----------------------------	----------------------------	--------------------

電話通知：隨接隨送
外埠函購：回件迅速

發售特價



玻利維亞縱橫

非人

——南美第二個捲入戰渦的國家

玻利維亞，位於南美洲的中部偏西。本有海口，一八七九年因貪羨智利的發現硝石，聯合祕魯侵智失敗後，反割去了安多法哥斯大 (Antofagasta) 和亞里加灣 (Arica)；從此蜷縮成了一個內陸國。首都叫拉巴士 (La Paz)。

總面積是一百三十三萬餘方公里，約有德國的四倍，然而人口據估計祇有三百萬，而且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住在西南的安地斯高地。東北一帶熱帶平原，因氣候的不適宜，簡直可以說沒有居民。

西部，有人居住的高地，包括西安地斯（與智利、祕魯的交界處），東安地斯，及二大山系之間的奧爾梯普蘭諾高原 (Altiplano)——北起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南訖阿根廷邊境。的的喀喀湖是世界最高可以航行的湖泊，高出海面一二，六四四呎；它沒有海洋出口，祇流經波波湖 (Lake Poopo) 而止于烏俞尼鹹湖羣 (The Salt Lakes of Uyuni)。

忽而曲折，忽而紆緩，伸展在玻利維亞西部的是東西安地斯山。它時常給廣闊的奇妙的地裂層割斷，一邊是高出雲端的覆雪的山峯，一邊又驟然是巨靈的掌握似的峽谷，往往深及三千多呎。狹隘的汽車路，好像懸掛在空中，乘車者時常會暈車和劇烈地作嘔。駕駛員必須嚴密地集中注意，車輛的駛出邊沿決不是一件簡單的意外事。

然而，無論有怎麼多的危險，玻利維亞的山對旅人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誘惑力。乾燥的空氣，精細地勾勒出每一個山脊，每一個山頂和岩層，藉着它那塑型的魔術，又把它顯得可驚地逼近。山脈、峽谷和湖泊，普通是依它們的外形而命名的：例如，伊蘭布山 (Illimpo)，「拖



船」)；「死谷」(Amaya Pampa)；「藍湖」(Laram Geotico)等。大多的名稱是從愛馬拉(Aymara)和桂朱亞(Quechua)語(玻利維亞的舊印第安語)中得來的。

奧爾梯普蘭諾高原——南美的帕米爾——並不是完全平坦的。到處有丘陵形低山隆起在境內。其中一部是覆有閃爍沙粒的廣闊的黏土平地；餘下是沙土草原，蓋着稀落的草，流着縱橫的小溪；到處有鏡般的小鹹湖，一部份在冬季乾涸了。氣候嚴酷，猛風幾乎不間斷地吹着。如果有人坐着車旅行而遭遇到陣雨(尤其在雨季)，光滑的黏土面立刻會變成漿狀的溼滑地。車輪失去了摩擦力，車子不能前進一步。在這情形之下，唯一的方法，時常祇有把車輛拋錨，等待着草原的重乾。

草原上的駕車者還有別的困難。舉個例，當夜色籠罩下來的時候，他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因為草原上重重疊疊交錯着數千條的汽車小徑，沒有實際的公路。此外，在草原上人還時常能遇到海市蜃樓。車子明明似是向一個大綠湖駛去的，它一會兒在自己的身後了，有時竟全然不見了。這真是奇蹟：看到一輛車子在湖上駛過，背後却揚起了塵埃；或看到一羣異常地誇大的駱馬在湖中心閃出了它們的眼睛。草原的落日有着一種難以置信的美麗。色彩從殷紅轉變到最美妙的藍紫，終於變成近似黑色的藍灰。當黑暗完全光臨時，人還能看到蓋雪的安地斯山巔在隱隱地發光。

新來的旅人第一次站在這樣的高地，會感到萬分不如意。除了普通的山醉，初幾個星期時常覺得心悸，呼吸不暢，冷——不能耐地冷，冷得甚至裹在烘熱的被窩里還得不到暖意。要完全服水土，普通總需二年。

高地上，紫外線的強射對神經有很顯著的影響。每個人多少會帶上一點神經質和易于激怒。經過強烈的陽光，和草原上飛起的塵埃，眼球常受刺激而生多種結膜。久被日光的皮膚並不成褐色，却成紅色。更且，空氣的低溼度把它變得很脆，幾乎像皮革一般；嘴也燥裂異常；鼻子、喉頭，都不舒服。許多人患着深深的垢裂，然而奇怪的是，印第安土人竟絲毫沒有反常的



現象。

一切身體的動作也隨地的高度而逐漸緩慢，勉強的振作不久就會氣喘。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由于血液中紅血球的增多，人可以在那兒大量地喝酒而不醉。

東部，離高原祇幾個鐘點的路程，東安地斯的另一邊，是熱帶和亞熱帶山谷地；再過去，便是熱帶平原了。這是一圈和西部對照的地域，不僅在地勢上，而且是在物產上。高地上主要的是礦產，山谷里主要的是農產。一方面祇有一些產大麥、番薯、玉蜀黍的瘠山，一方面却有長着豐裕的植物的「芬加」（農場）：大麥、小麥、甘蔗與各種果實，橘子、檸檬、香蕉、咖啡、葡萄、無花果和桃子等。

X

X

X

人民中，印第安人占了百分之五十一，其次是混血兒，白人，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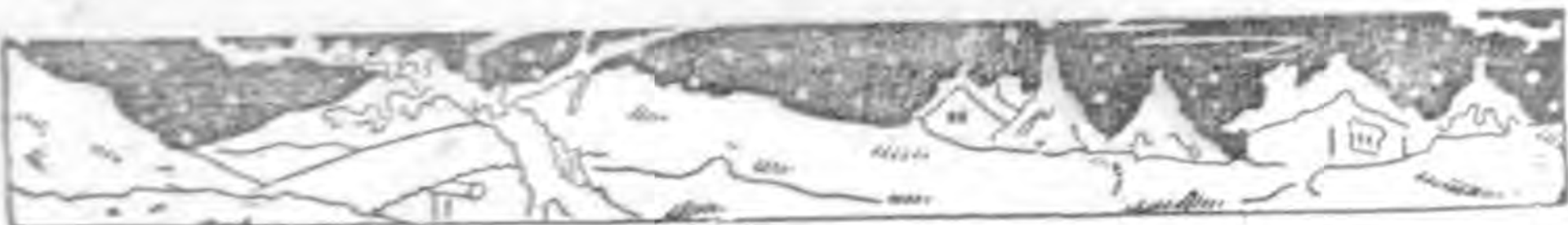
地位在這樣的一個緯度上，氣溫是可想而知的：日間，陽光燦酷地照得人熱不可耐；晚上，草原上却又那末可厭地冷，冬月里溫度降到攝氏零下十五度。太陽一下山，安地斯頂巔就有一股冽風吹來。

爲抵禦這一些烈日、冽風和雨，印第安人除穿一套白色的毛織褲和劣等的駱馬毛襯衫外，還有幾件有趣的飾物。

一件是色澤華美的尖帽子，用粗劣的手工毛線織成，附有長長的耳葉，用以防風。上面再加一頂厚氈帽遮蔽太陽；那樣子顯出了滑稽的重複。印第安人對他的帽子像小孩子炫示他有許多「好東西」一樣地自傲。舉個例，如果有人要獲得一個印第安人的幫助，譬如換個洩了氣的車胎，唯一的方法，是搶去



印第安人和子嗣的人安第印



印第安人的舞蹈

他的帽子，告訴他，幫過忙才還給他，他便服服貼貼了。

另一件是外套。這種南美特有的外套是用一大塊厚的駱馬毛布做成的，普通織有悅目的邊緣。布的中央，開一個正好把頭伸進去的裂縫。這樣一穿，恰像一襲長及四分之三的披肩。有時也把它圍巾似地圍在頸週，晚上又兼用作毛氈。

富裕的婦人，穿着二條、三條、甚至更多條彩色的毛織袴，一條高似一條；一件白毛外衣；一頂有翹起的花邊的，手織的自然色澤的帽子。防寒防雨，她們也披一塊華美的布，順便用作攜帶，特別攜帶小孩。

衣服的顏色常在鮮紅、綠、紅紫和黃中變換。節日，他們以單調灰色的山作背景集合跳舞的時候，這些服裝便成了個悅目燦爛的奇觀。他們的跳舞延長到難以置信的長時間，整日整夜不間斷地繼續着那祇有五個音符的單調的妙舞。高地上，印第安人在這些節日甚至穿上他們奇妙的陳舊的毛織頭巾，有時還能看到可怕的印加時期的假面。

印第安人很早會自己染衣服，雖然他們現在用以克爲單位從星期市場上買來的新式靛青染料。這種交易需要很長的時間，顧客極耐煩地席地坐在賣者的面前，在決定成交之前，很不信任似地注視着那陌生人。他們對染色的藝術有天賦的奇才。布是用最原始的，實際祇有一個框架幾根木頭的織機織成的。紡績工作則在婦女閑散和看守駱馬羣時做。編織物表露出他們的圖案美，並且蘇羅博物院里還能看到的印加族人的編織物。

不靠開礦過活的印第安人，就從事農業，普通是



集團生活。他們大都是很富足的純自治團體。他們住在沒有窗的土茅屋里，上面用草泥作屋頂。傢具是幾張皮革，作臥具和坐具的，與一隻開口的大坑。

印第安人主要食品是米、玉蜀黍、或用風乾駱馬肉和菜燒成的粟米湯。也喫番薯，收成後冬夜放在外面冰，日間放在陽光下再溶解，直到完全乾燥，大部份澱粉變為糖質。外人嗜好的，這種番薯名叫 Chumios，嘗起來出格地甜。最普通的飲料是 Chicha。是用咀嚼過的玉蜀黍製成的：和了唾液後發酵，經數度的蒸餾而成強烈的酒精。

×

×

×

除去馬來亞，玻利維亞要算是世界上產錫最多的國家了。她也產其他金屬，如銀、鉛、鋅、銅、銻、鎢、汞、鈷、鉬、鎳、金等。

整個玻利維亞西部的狹長高地帶，都有錫的蘊藏。但重要的則在東安地斯的高斜面，一五〇〇呎到一七〇〇呎的地方；有好些還在一七〇〇呎以上的。這是它的缺點之一，因此發生了很多運輸上的困難。例如，建築一條從礦區引出來的貨車路，費用很大；可以築路的地方，要使引擎不失向上進行的能力，斜度又不能太陡；還有，從十二月到四月的多雨季節里，路不時有整段被沖去或埋于山崩下的事情；貨車的車胎在泥濘中滑走，掘成深深的車轍，於是，乾燥季節開始時，路又幾乎不能應用了。

許多礦藏的地位簡直不能築一條直達的汽車路，或者礦值反抵不過築路費。在這情形下，運輸必須用騾或駱馬了。這種運輸與汽車運輸相比較，是非常緩慢而且重量上有很大的限制的。結果，開採的設備也不得不受限制，因為一部份笨重的機器不能搬上去。

祇有小部份礦區是幸運地接近國家公路的。

在馬來亞，主要的錫礦是氧化錫(SnO_2)，可以鍊出百分之九十的純錫。然而在玻利維亞，就很少有純粹的狀態，錫的礦石普通總是複合自然物，與其他的礦物緊緊地混合，時常還無限制地分佈在石子裏。這是它的缺點之二，因此，礦石在熔爐中的提鍊工作也非常困難。特別



是除去常有夾雜着的黃銅礦 (FeS₂)，需要很複雜很浪費的設備。

一般地說，玻利維亞錫礦每噸的開採費和提鍊費，要比馬來亞的昂貴到二倍。

玻利維亞所有錫礦的（已發現的和可推測的）總藏量，還不會有過官方的正式統計。據阿爾斐爾茲教授 (Prof. F. Ahlfelds)，當今玻利維亞政府地理學家的約略統計，礦藏里也許有四三〇，〇〇〇噸純良的錫。那些含量不及百分之一的礦石沒有計算在內。

運礦採礦的運動力在玻利維亞是一個問題。祇有少數的大礦區才能應用高昂的水力發電機。普通是用內燃機。但在功能的觀點來看，這種內燃機在高地上施用實在非常不經濟。高出一三，〇〇〇呎地方氧氣的缺乏，減低了馬達的生產力，同時多耗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燃料。

三年以來，玻利維亞錫的產量已經常地增加，一九四一年到了每月四千餘噸（就是說，每年五萬噸）的最高峯。原有被遺棄的含錫不及百分之一的小礦也次第開發起來。

礦工都是高地的印第安人，而且也祇有他們才能在這樣的高度工作。試盡方法移低地的印第安人上來，因為工作的不慣和生活環境的不適合，他們很快地就厭倦而逃到鄰近熱帶山谷的叢林里去了。同樣，有些大的礦營帶了智利和秘魯的工人來，也終于失敗。

礦工住在泥砌成的茅舍里，摺曲成波浪形的鐵皮作屋頂，屋內一角有一座用鐵烟突的小爐子。除掉假日，他們的生活是機械呆板的，無更動的。他們每天須工作十二小時，餘下的只有



安東地斯山中的礦營



睡覺時間了。所有其他的建築物，機器房、辦公室、甚至管理人員的住舍，完全沒有裝飾，整個工營是夠單調無生氣的。

此外，印第安人又有着嗜好可可和酒精的癖性。幾乎每一處玻利維亞的礦工日夜祇換兩班，所以他們有十二小時得待在地底下。在這時候，他們幾乎不吃東西，只嚼可可，那在印加時代已有種植的可可樹上的乾葉。可可葉里有可卡因（Cocaine，一種麻醉劑），就很快地麻木味神經和胃臟，使咀嚼者入于麻醉狀態。這影響了大多數人，甚至比較年輕的，神經衰弱、消瘦、疲乏、滯呆、對工作無精神。

像吸煙一樣，可可已成爲印第安人的基本必需品，每日平均的消耗量是一大把，近半磅。爲這緣故，礦主必須担保到礦洞里去有充分的可可供給，而且薪水里也慣常地包括了每日可有的最小量。

酒精補充了可可的毒素的不足，加速了印第安人的衰落。逢到節日（每年有五十多天），酒精的消耗多得不能相信。次日，輪班的工人便不及百分之十會到礦下去工作——有時需一個星期才能完全恢復常態。

錫在軍事上，實在和鉛、鐵等一樣重要。它可以防銹，製錫罐，而最可注意的，是各種合金內，尤其是製子彈軍械等的，都少不了它。

自從世界第一錫產地馬來亞被日軍佔領後，英美錫的唯一大量供給地，祇有求之于玻利維亞了。

一九四一年，玻利維亞曾與美國簽訂供給錫的契約。近來她的繼巴西參戰，在這一方面盡量予以援助，許是迫急的用意。

據說美國已設了一個規模很大的熔錫器，爲了這目的，英國也集合了一個完整的專門家和機械師的集團。這機器已在一九四二年動工了。

廬山之霧

文 楊琇珍

圖 董天野

清曉，輪船泊在九江的碼頭上。數紅瓦房屋映掩於萬綠叢中，牯嶺已是遙遙在望了。

我隨着旅行社的招待員，從船上忽忽上了岸。一座石屋的前面，石屋的大門邊上掛着一個木牌，上面寫着：「吳達醫師診所。」

初夏的晨風，從江心一陣一陣的吹過來。是那樣的溫馨，那樣的柔和，還似帶着殘春底氣息。

江濱的風景是美麗的：那輕煙似的朝霞，那明鏡似的江水，那雲絮似的風帆；都足以使我初這次旅行的人，感到無限的依戀。

洋車把我送到旅行社，我在那兒休息了一回，喫完早餐，便乘汽車駛往蓮花洞。

蓮花洞就是廬山的起點，在這裏，我就改乘山轎。

一路慢慢的上山，沿途松杉夾道，過了竹林坡漸行漸高，山路是蜿蜒曲折，兩旁都是懸崖峭壁。山川形勢的雄偉壯麗，使人不禁爲之神往。

大約過了兩小時的光景，便達到最高峯，祇是無樂。」

我點點頭。吳醫師又沉着地說下去：「但是，有一點你必須記住：他是一個慢性心臟病患者，不能受任何輕微的刺激，你唯一的責任，就是要使他快

找我。」

「吳醫師，你又在誇獎我了，我還不知道，我的工作

是怎樣的呢？」

「你的工作是很輕鬆的，祇要每天按時給他喫我所指定的藥就得了。如果有什麼困難，你可以隨時來

找我。」

轎。

「但是，」吳醫師稍稍沉默了一會：「當然，我們不能勉強使人家快樂，不過，祇要盡你的能力去幫助他就好了。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如果你能待人以誠，相信一定可以獲得成功。」

我笑笑：「好的，讓我去試試看吧！」

吳醫師便去吩咐一個僕人，他帶我到那個病人家裏去。

我同吳醫師告辭之後，便隨着那個僕人沿着溪岸走去，不久，便走到一座小橋。我站在橋頭上，放眼看去，祇見樹林深處，已隱約地現出一座西班牙式的洋房。

我轉入了那條彎彎的小徑，夾道的繁花展開迎人的笑靨。靜極了，暖風吹來，挾着三兩片淡紅的花瓣，輕拂過我的柔髮，又悠然的落在地上。

我靜靜的走着，靜靜的……

突然，一陣陣的弦聲，似是從屋內蕩漾開來，驚破了山野的沉寂。誰在弄着音樂呢？這時我們已走到大門前，那個僕人逕自的走了進去。我却不自知地呆在門外，凝神地諦聽着這淒清的弦聲。

大門開了，走出來一個年輕的男子，他向我點頭招呼：「是藍薇姑娘嗎？」

「是的，唐瑋先生在家嗎？」

「他在家的，請進來吧。」他有禮貌地說。

我走上石階，穿過洋台，便走進屋內。

屋內是一間很華麗的客廳：繡簾，油畫，古瓶，玻璃櫃，蠟燭台，……一切的陳設，很有些西洋的風味。

他對屋內的那個老媽子說：「陶媽，你帶藍薇姑娘去見見叔叔。」他又對我說：「我要出去買點東西，回頭再見。」

靜靜的客廳裏，只剩下了我和陶媽。

「藍薇姑娘，你請坐下來歇歇吧！」她溫和地。

「好的，謝謝你。」我又說：「剛才那位是誰？」

「哦，他就是我們唐瑋少爺的姪子敏少爺呀！」

「是的。」我說：「你們瑋少爺現在身體好點了嗎？」

「他現在還好，就是脾氣怪一點，又不大肯講話，真不容易伺候哪！」

「是的嗎？病人大都是這樣的。我們去看看他好嗎？」

「好的，我帶你去。」

陶媽把我領到另外一個房間，她在門上敲了兩下，便輕輕的把門推開了。室內是靜悄悄的。

在紗窗的前面，我瞧見一個影子，一個瘦長的背影，他的臉是朝着窗外，手裏挾着一隻梵華鈴，姿態凜然，彷彿是一座莊嚴的大理石像。

「瑋少爺，這位就是剛從上海來的藍姑娘。」陶媽恭敬地說。

他漫不經心地回過頭，那雙灼亮的眸子帶着冷酷的光芒，嚴厲地掃過我的面頰，便又迅速回轉頭去，沒有一句話。

他那銳利的目光，那傲慢的態度，不禁使我驚訝，使我惶惑，使我不知所措。

他又回過頭了！這次，他冷酷的目光，似乎溫和了不少，雖然，他依舊沒有說一句話。

「瑋少爺，我們把那一個房間給藍姑娘好呢？」幸虧陶媽這一問，才打破了這嚴肅的空氣。

「書房裏吧！」他悠然地，臉還是朝着窗外。

「噢，你不是說過幾天要搬到書房裏去嗎？」陶媽驚愕地。

「我現在不預備搬了。」冷淡得無可再冷淡。

我們悄悄的走了出來。

雖然，我極力把自己裝得很鎮靜，但是，我相信

28
，陶媽一定會體會到內心的不安的。

他在向我解釋：「我們瑋少爺就是這樣的怪脾氣

，今天總算開口說話了。」說着，她把我帶到那間精緻的書房裏，「藍姑娘，你先歇一回，有什麼事儘管喊我好了。」說完她便走了出去。

我悄然的倚在沙發裏靜靜的思索着：我應該怎樣開始我的工作呢？看護這一類的病人，我還是第一次，是否能夠勝任，這就是連我自己也不能信任我自己了。

但是爲了吳醫師的盛意，爲了這令人依戀的境地，我決定暫時留在山上，努力嘗試一下這份新的工作。

×× ×× ××

幾聲清脆的鳥語，把我從濃睡中驚醒。微微的睜開眼，向那淺綠色的牆壁望去，竟沒有瞧見一絲陽光的反影。

我跳下床，穿好衣裳，還是覺得有點冷，順手又穿上了一件外套。我不覺自語道：「想不到山上的夏天，竟似春天一樣。」

每日清晨，我總愛憑窗眺望一回。

我把小窗推開，祇見對過的山尖，蒙着一層雪白的霧靄。

濛濛的輕霧，不住地飄飛着，飄飛着，眼前的山峯，屋宇，樹木，漸漸都模糊了起來。慢慢地，濃霧

已瀰漫在整個的山嶺。祇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霧海。

我不覺淡淡的領會到蘇東坡的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走上洋台，看見陶媽在端盤子，忙着預備早餐。

「陶媽，今早的霧真大呀！」我說。

「是的，要不是在山

上，我們那能看得見呢？」她又說：「今早瑋少爺出去散步，現在還沒有回來，不知道他會不會迷了路。」

「是嗎？現在也不早了，他怎麼不回來呢？」我坐在欄旁的藤椅上，凝望着飄飄的雲霧，自己也覺得有點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了。

「藍姑娘，早！」唐敏從屋裏走出來，「好大的霧呀！」

「早，」我說：「有趣極了，我還是第一次瞧見哪！」

「我希望這霧快點散了，否則我們今天下午就不

能到三疊泉去看瀑布了。」他自語着：「哦，藍姑娘

，你願意參加我們的旅行嗎？」

「去看瀑布？那真是太高興了。」我愉快地說：「我一定參加。」

「不過，你先跟叔叔說一聲。」

「好的，他回來我就去問他。」

依稀有一個黑影在濃

霧中搖顫。

「叔叔回來了。」唐敏喊着。果然，唐瑋已經快地走上洋台。

「在霧裏走了一個早上，你覺得怎樣！」在早餐的時候，唐敏問。

「很好，我心裏舒暢多了。」在他那嚴肅的臉

上，也浮起了絲微的笑容。

我心裏記念着要去參加午後的旅行，興奮得連麵包也吃不下。

終於，我鼓起勇氣問：「瑋先生，今天下午我想去參加一個旅行，……」

他沒有聽完我這句話，便冷冷地說：「那麼誰替



我弄藥水呢？」

我向他那張沒有表情的臉瞥了一眼，不期然而然的靜默了下來。唐敏抬起頭向我凝望着，我對他搖搖頭，表示我不參加他們的旅行了。當時，我心裏實在有點生氣，剛才一個熱望，竟無聲地粉碎了。

早餐後，我依舊坐在欄旁的籐椅上，在欣賞那些飄飛着的浮霧。

濃霧漸漸的消散了，山嶺的景物已隱隱約約的顯現了出來。一回兒太陽出來了，那輕飄着的霧，便消失在這金黃的光中。天空豁然開朗，大地又漸漸的溫暖起來了。

又是夕陽斜照的黃昏。

寂寞無聊的我，獨自在園裏溜躑，我沿着那條彎彎的小徑走去，祇聽見水聲淙淙，前面是一條清溪，我悄悄的坐在溪旁的大石上，低頭凝着視澄靜的溪水，凝視着水面上浮動的自己的倒影……

「撲通」的一聲，水花四濺，水面上立即泛起了圈圈漪漣。

我驚愕地回轉頭，祇見一個瘦長的影子站在我的身旁，我驚訝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瑋先生，原來是你，把我嚇了一跳。」

他微笑地：「我們到那邊散散步好嗎？」悄聲地

問，我受寵若驚的站了起來。

慢慢的，我們已走到一個小坡，祇見坡上的一座石亭，矗立在晚霞裏。

他停住了，回轉頭對我說：「你瞧，那座御碑亭，多美！」

「是的，就像是一幅美麗的油畫。」

走上石亭，我迎風凝立在石階上，抬頭凝望着遼闊的天空，這時，使我不禁感覺到世界的偉大，宇宙的神奇，而沉入忘我忘人的境界。

「你喜歡這兒嗎？」他柔聲地問我。

我微笑地點點頭。

「過兩天我帶你到大天池去玩好嗎？」

我又是微笑地點點頭。

「怎麼不說話了？」他說：「你怕我嗎？」

「有一點，」我說：「在你沒有跟我談話以前，我真不相信你會對我說這些話。」

「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我凝視着遠處半隱的山峯，「因爲，你是主人，我是被雇來的看護。」

他笑了，那雙冷酷的眼睛，不，那雙熱情的眼睛諦視着我：「爲什麼不說，我們是朋友啦？」

「朋友？」

「是的，我們不是朋友嗎？」他的聲調是那樣的柔和，親切，竟不似往日那麼冷淡，嚴肅。不覺已走到黃龍寺。

當我抬起頭向他凝望時，他已走到那面去了。我呆望着天空燦爛的霞彩，沉思着他的那句話：「我們不是朋友嗎？」

忽然，一個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回家了！」那是唐瑋的呼聲。不知幾時，他已走到山坡下面去了。

「來了！」我也高聲回答他。

當我再向晚空凝望時，黃昏的淡月，已掛在樹梢。

我提着輕快的步子，欣然的向坡下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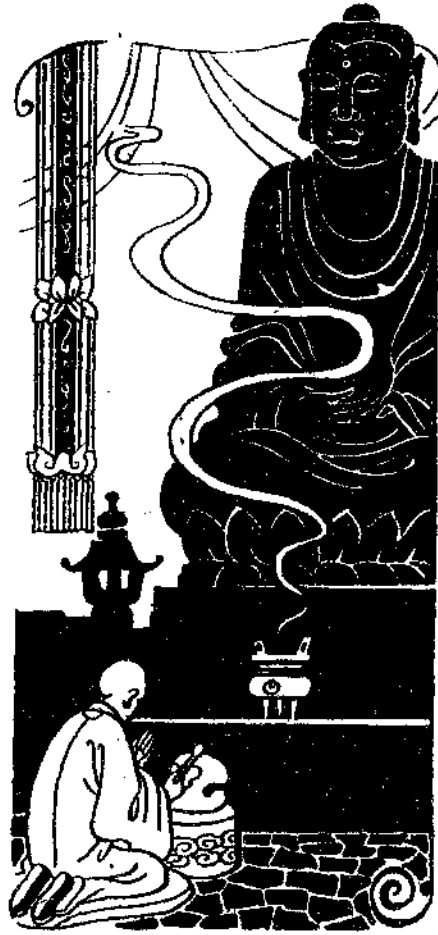
天空，飄着淡灰的雲片，山間，吹着微涼的輕風，是一個欲雨未雨的午後。

這樣黯淡陰沉的天氣，最適宜在家裏睡一回午覺。但是，遊山興趣濃厚的我們，却已置身在叢林的山路上了。

我們一路聽泉看花，穿過猴子林，渡過交蘆橋，

不覺已走到黃龍寺。

我們走進寺內，大殿裏，輕煙裊裊。那尊巍然的佛像，威嚴逼人。佛像的前面，跪倒一個和尚，他不斷地敲着木魚，在低聲地念經。這曼長悲緊的聲音，透入我心靈的深處，使我不覺肅然，沉默不語。這時，一切凡俗的思緒，都已隨着一聲聲的木魚飄然遠去。



「薇，你在想什麼？」

「唐瑋低頭柔聲地問。」

「我在想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的淡泊超逸！」我凝視着那輕飄着的袈裟，「我佩服他們能夠捨棄了世界的繁榮，塵世的名利，而在這荒山裏隱居起

來。」

「是的，祇有他們才享盡了人間的清福。終日與崇山峻嶺和茂林修竹做伴侶，逍遙地渡過他們悠長的歲月。」

「不過，他們不會覺得太寂寞了嗎？」

「不，我也願意跟他們一樣的隱居起來。」

「隱居起來，這太消極了！」我說：「這世界是

屬於我們的，我們爲什麼不去爭取這世界給我們應得的快樂和享受；而捨棄了我們應得的一切呢？」

「薇，你還年輕，你不懂得『浮生若夢』的真正意義。」

「浮生若夢？」我思索着：「是的，就是因爲『浮生若夢』，所以，我們更應該珍貴我們短促的生命，更應該奮鬥呀！」

當我抬起頭，竟瞥見他的臉色變得那樣的蒼白，又似一座大理石像那樣的沒有感情。

這一刻，我們不覺彼此都沉默了下來。

他那沉鬱的神態，使我猛然記起，他是一個病人。

呀！病人的心境，總是易感的，消極的，悲鬱的，更不能忍受一絲輕微的刺激，我不覺有點後悔剛才的失言了。

「啊！外面在下雨？」他說。

我不禁回轉頭，祇見寺門外，竟飄着絲絲的細

雨。

「呀，我們都沒有帶雨衣，這怎麼辦？」我們悄悄的走近寺門。

「雨點很小，我想沒有什麼關係。」他說：「在雨裏走走，也怪有意思的。」

「不過，冒雨走回去，我怕您會生出病來。」

「不會的，你太細心了，我們走吧！」

走出了寺門，我們沿着舊路回家，濛濛的細雨，不住地飛向襟上來。

山中的樹木，沐浴在雨絲風片裏，更顯得清雅瀟灑，別具風情。

半途中，雨點又停了，浮雲散去了不少。

回到家裏，我給唐瑋喫過藥片之後，他便獨自地在拉着梵華鈴。

弦聲是那樣纏綿宛轉，使我不禁有些茫然。

「這是Beethoven還是Chopin的曲子呢？」我

他淡淡的一笑：「都不是。」仍舊不住地拉着梵

華鈴。

「那一定是Schubert的。」

「也不是，」他說：「告訴你吧！那是我自己胡來的。」

「您作的？」我驚訝地凝視着他：「好聽極了，這曲子叫什麼呢？」

「叫什麼？」他停了一停說：「我也就是胡亂拉，還沒有想起給它一個名字哪！」

「那麼讓我們來想一個，……」

他凝注着我，稍稍沉思了一會，微笑地：「我就

叫它做「藍戀曲」吧！」

「藍戀曲，」我低聲地念着：「很美的一個曲名，可是，您爲什麼要這個名字呢？」

「因爲我最愛藍色；蔚藍的天空，暗藍的海水，淺藍的烟霧……都是我所愛戀的。」他低頭又繼續說下去：「同時，我又把它紀念着我的一個朋友。」

我靜靜的聆聽着這宛轉的弦聲，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黃昏已經過去，夜色漸漸的深了，屋內已燃着幾點暈黃的燭光。

晚飯之後，我獨自在洋台上小坐。

無極的藍空，沒有月亮，星光却分外的明朗。

忽然，一個輕微的聲音：「薇，一個人嗎？」唐瑋悄悄的走來，坐在我旁邊的椅上。

「是的，您還沒有睡嗎？」我回轉頭，竟瞥見在他的衣襟上，有一個閃光的東西。「這是什麼呀？亮晶晶的在發光。」

他低頭看了一眼，便把它摘下來，遞給我。

在星光下，我細看了一回，原來是一個金質的小別針，——是一個很玲瓏的小梵華鈴。

「這小別針真好玩呀！」我不覺自語着。

「你喜歡它嗎？」

我微微點頭，祇管欣賞這隻精緻的小別針。

他輕輕地：「你喜歡我就送給你好了。」

「送給我？」我半驚半喜的凝視着他。

他答我以微微一笑。

我們靜坐了片嚮，他才進去睡覺。

我倚在藤椅裏，緊握着這隻別針，驟然感到一陣難言的情緒，連我自己也說不出這是喜悅的，還是悲哀的？

思潮不斷地起伏，使我墮入了長時間的沉默裏。

我到山上來，不覺已有一個多月了！在這一箇多月中，我無時不在努力着我的工作，現在，唐瑋的病體已漸漸的復原，就是他的性情也比以前溫和得多了，這是足以使我自慰的。不過，他待我太好了，反而使我感到慚愧感到不寧。甚至於使我落下感激之淚。

然而，我自己呢？我也不能否認，我喜歡他。

「不，我愛他，我愛他，……」我彷彿聽見自己跳躍的心靈在吶喊着，但是，這呼聲，傾刻間又消滅了。

我搖搖頭，悵然的自語着：「我的感情又在捉弄我了，不，這是不可能的，我想得太遠了……」

夜深了，遠處古寺裏又傳來一陣陣的晚鐘，但是，今晚的鐘聲，我感覺到與往常有點不同，似乎更增

加我的惆悵。

這一晚，我在失眠中渡過。

××

××

××

已是桂花飄香的時節！

這天清晨，我同唐璋在園子裏散步。

竹籬畔的花朵，都已凋謝了，祇有幾朵半開的雛

菊，在迎風淺笑。

「你喜歡秋天嗎？」唐璋問我。

「秋天也有秋天的可愛之處，不過，我嫌它太蕭

瑟了。」

「是的，秋天是最易引起人的傷感的。」

「我們別說天氣了，讓我來跟您說句正經話。」

他微笑地：「請說呀！」

「我真不知多麼高興，看着您的身體已經健康了

……

「我也真的不知怎樣的感謝你。」

「別客氣了，」我笑着說：「昨天我去看吳醫師

，他說您以後可以少喫藥了，祇要自己好好的靜養就

得了。至於我，他已經答應我隨時可以下山去了。」

他悄悄的問我：「薇，你願意在山上過一個冬天

嗎？」

「在這裏過冬？」我凝思着：「這我還沒有想過

，不過，天氣太冷了。」

「我們可以生爐子呀！」他說：「如果在這裏過

冬，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山上的雪景，你想：

我們可以冒着雪花在山裏走，圍着爐子在家裏談天；

高興的話，我拉梵華鈴給你聽，我們在山上過一陣清

靜的日子，你說怎麼樣？」

「太好了，讓我們在山上過冬吧！」我心裏這樣

想，不過，我却那樣對他說：「讓我仔細想想再回答

您。」

忽然，迎面走來一個郵差，他交給我兩封信。一

封是唐璋的，一對是唐敏的。

我把一封交給他。他看看信封，就把它塞進衣袋

裏去。無端的又是雙眉緊皺，微笑的臉，又嚴肅起來

了。

我沒有敢跟他多說話，祇告訴他把信去交給唐

敏，便獨自的走進屋內。

中午，唐璋沒有喫午飯，他獨自不聲不響的默在

房裏。我簡直給他弄得莫明其妙，如墮五里霧中。

午飯之後，我無聊地靜坐在房裏，恰巧唐敏進來

找書，我不禁向他問道：「這到底怎麼一回事？璋先

生怎麼忽然又不高興說話了，他的脾氣真難捉摸。」

「他剛才接到信，大概又不高興了。」他一面說

一面在書櫃裏翻書。

「是誰寄來的信？」

「是嬌嬌寄來的。」

「嬌嬌……」我失驚地注視着他的背影。

「是的，她來信說已經啓程到九江來了，算起來後天就可以到了。她還叫我到九江去接她上山來！看她的意思，好像是來伴着叔叔在山上過冬的。」

我失了知覺似的呆在沙發裏，無神地凝注着地板，迷惘地自語着：「來山上過冬的，那麼，你叔叔應該很開心啦！」

「不，他就是爲了這個而愁煩，他跟嬌嬌沒有感情，他根本就不喜歡嬌嬌。」

「但是，嬌嬌呢？」

「嬌嬌是很愛他，不過，愛是很自然的，誰都有權利去愛『自己所愛的人』，可是，誰都沒有權利去叫『自己所愛的人』來愛自己哪！」

「是的，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我同情她。」我在想：「一個得不到自己所愛的人」的愛，和一個不敢去接受「自己所愛的人」的愛，不是有同樣的痛苦嗎？」

唐敏拿了幾本書，悄悄的走了出去。

忍耐了好久的熱淚，已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終

於，我伏在沙發上飲泣了。哭了一回，我的神智漸漸的清醒了，我站起來，掠一掠肩上的柔髮，揩去了面上的淚水，我堅決地對自己說：「我不能讓我的感情左右我的意智，我還有我的前途，還有……」

我立刻把衣箱拉出來，忽忽的把東西收拾好。

壁上的時鐘敲了三下，猛然使我記起這是唐璋喫藥的時間，我連忙走到他的房裏去。

他靜靜的倚着紗窗，我一面在倒藥水，一面對他說：「璋先生，我想等一回就下山。」

他驚訝地諦視着我，那銳利的目光，使我不自覺地垂下頭片鬍，他才說：「外面有霧，要不明天再走吧！」他似乎已經明白了一切。

我向窗外凝望時，祇見對過的山峯，已被濃霧截去了半節。

他頹然的坐在椅上，溫柔地：「薇，我除了感激之外，我也不知道應該向你說些什麼了！不過，薇，將來有一天，或許你會忘記了我，忘記了我們的友誼，忘記了我們在山上渡過的日子；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將來雖然我還不知道飄泊在人間的那一角，可是，我將永遠替你祝福。」

「璋先生，請您別這樣說，您不是早就說過我們是朋友嗎？我們永遠是好朋友。」

他親切地凝注着我，柔聲地：「薇，讓我們一塊兒隱居起來吧！」

「是的，讓我們隱居起來吧！」我忘情地緊緊的握住他的雙手。但是，立刻我的手又放鬆了。我轉過身，凝望着窗外，下意識地說：「不能，我還是要回到山下去。」

「你老記住山下，那個亂嘈嘈的人堆子！」

「是的，我忘不了它，」我說：「我不是一個超人，我祇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祇能生活在人間。」

「不過，將來你總會感覺到我這句話是對的，祇有這世外桃源，才是最值得留戀的地方。」

「也許是吧，不過，那又是將來的事了。」

我們又沉默了片刻。山間的濃霧漸漸的消散了。

「薇，你還是明天走吧，」他說：「現在，讓我們到御碑亭走走好嗎？」

「外面還有霧，我想不去了。」

「那麼，這次就算是我末了一次的請求吧！」

「好的，您先去吧，我立刻就來。」

我送他上洋台，當他一步一步的走下石階時，我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璋先生！……」

「做什麼？」他回轉頭，憔悴的臉上，掛着一絲的微笑。

「沒有什麼，」我說：「您，您忘記了戴帽子，這很容易着涼的，我去替您拿來。」說完，我便走進屋內，把帽子拿出來。

「謝謝你，」他戴上帽子，又對我說：「你就來呀，我在御碑亭等你。」

「再見！」我親切地向他招招手。

「再見！」

我凝注着他那瘦長的背影，漸漸的已走遠了，我還要看他，但是，屋前的那棵大樹，已經遮住了我的視線。我無力地倚着欄杆，低下頭，淚珠已不由自主的落在欄杆上。

當我再抬起頭的時候，濃霧已消散了，祇有幾縷輕霧在飄飛着，我不覺黯然的自嘆着：「這彷彿是一縷銀色的輕霧，那麼美麗，那麼溫馨，那麼的夠人留戀，然而，又是那麼的飄忽無定，瞬息間便又雲流霧散了！」

我把陶媽喊出來，對她說：陶媽，「請你立刻替我去叫一乘轎子。」

她答應着，忽忽跑下石階。忽然又遲疑地回頭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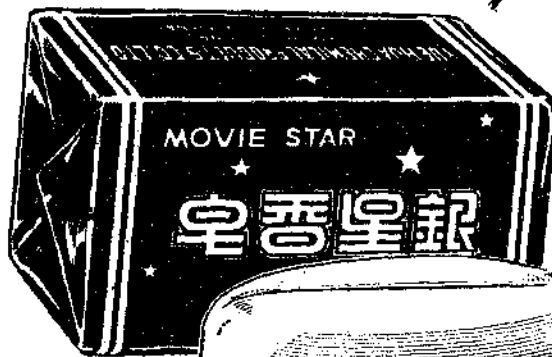
「藍姑娘，您要轎子上那兒去哪？」

「下山到蓮花洞去。」



常用銀星香
皂能預防面
部水汽雀斑

陳燕燕



均到
售處



明星十九愛用

銀星香皂



蠻·河·之·旅·

黃連

譯自 Esquire 雜誌

熱帶河裏的波濤，向我們的獨木舟憤怒地湧，那些混濁的，劇烈的大漩渦；假使有人跌下去，不消一分鐘，就可以吞蝕得形跡全無。我雖然能夠在海洋裏游泳，但若不幸跌進這條熱帶河，我知道決不能多苟延二分鐘。

荒蠻的蘇立南河，從地球的盡處奔流下來，牠的支流，南至亞馬遜河，北入加勒比海。水勢由高而下激起了萬丈波濤；白色的泡沫，跳躍到高大的樹巔。河底的石子，也像要被沖成粉屑。

二十四個節迦划夫奮力划着槳。汗淋淋的身體，在日光下紫晶般閃光。他們都是很好的水手，划船專家。節迦人把生命寄託在河裏，他們常常對着河大喊：「捉住我，河，如果你有本領！」這是一種挑戰遊戲。但是現在不，因為這是巴巴鄧——蘇立南河最猛烈的瀑布。現在他們都很沉靜，恐懼的眼睛瞪着水，機械地把小舟一尺一尺掙扎上去。

我懊悔多此一舉。蠻族酋長已經見過，與他做了

一筆桃花木的交易，合同也簽訂好。週末我可以到河下流的開化區域。真不該在這裏把生命作孤注一擲！除了當地的土人，從沒有一個人敢渡過巴巴鄧，但為着好奇心的驅使，要去看河頂端的情形，竟然冒着這樣的危險。

「我們怎麼啦？」我問志忑地問舵夫摩班，「辦得了嗎！」

「坐下來，別吵！」他喊。我把身子儘向船尾坐動，活像一個凶神。船尾忽左忽右，向上的船頭破浪前進。我不過是一個旅行者，對於他們的工作，一些幫助也沒有。祇好忍住呼吸發愁。我想為什麼這樣傻，要離開家，這時候我很可以舒服地坐在洋台上，瞭望市鎮的屋頂。和這熏臭的蠻林相隔有三千里——黑人的腰布，汗臭甚濃。——真見鬼！我可以坐在中央公園，啜薄荷露，看白鵝嬉水。但是現在——泥水儘往臉上濺，臭氣直撲鼻子去。小舟蝸牛般一尺一尺

往上爬。一小時又一小時，最後我才遠遠望見渺茫的湖面，鏡子般平靜。作孽！要逆流上去。一過巴巴鄧，上面就沒有波浪，怪不得節迦人說是靜水湖。

「啊！」摩班雜在波濤聲裏喊，「趕緊些，用力划！」

他倚靠在舵上，像猴子般綻裂開厚嘴唇，露着白牙齒。我站起來，抽支槳想幫着划。他就咕嚕，「坐下吧！白種人是沒有用的。」

我們這樣做：先是船頭上的划夫用兩根篙子幫襯着，後梢上的划夫和我與舵夫，在急流上慢慢划去，不久就到了鏡面的河上。他們不敢稍稍懈怠，一個人偷懶，另一個就用槳打他。因為稍一疏忽，猛急的漩渦會把我們送回去。我們已離開險境，眼前祇有一片靜水，小船很快的划到岸邊。兩個划夫跳上去，用纜繩把船縛在樹上。其餘的人坐在長凳上，很仔細的把獨木舟中的水舂出。

「老摩，」我說，「做得好！我們休息一會吃午饅。」

「餓死了！」舵夫在咕嚕。從破曉到現在，我們沒有進飲食。他們取出帶來的食物罐，前一夜早燒好的飯和胡椒鹹肉餅。我也開了罐頭食物吃飯。忽然那舵夫站起來，用右耳貼在河邊，高舉兩手，意思要靜

點。而我聽到的，不過是流水濺濺。這些划夫們一個個離開飯罐，把手張在耳上作收音器。

「做甚麼？」我問。

「不要響，白種人。」摩班的命令。我仔細聽聽，仍舊是潺潺的水聲。他們立刻啣啣唧唧地耳語，望着我面有怒色。很快的把獨木舟裏的雜物取出，船底向天，摩班用布繞在槳柄上作鼓槌，蓬蓬地在空舟上敲，忽徐忽急。這種無線電傳達術，外來人自然決不能明瞭。鼓停之後，他們都靜聽回電。我真詫異，除出水聲之外。什麼也聽不見。忽然節迦人都團團圍住我，一個划夫把獨木舟翻轉，解下纜繩，其餘的人把船推下水去。摩班也拾起了舵和槳。

「你闖了禍呢，白種人！」他跨進船悻悻地說。

「我們又要到下流去嗎？」我問，「爲甚麼？」

「鼓聲在叫我們，」他說，「酋長叫回去。」

我說一定不回去，好容易經過巴巴鄧，又要到急流去冒險麼？決不！我覺得他好沒意思。我們仍得吃午饅，照預定計劃到上流去。

「不！不！」他抗議，「到河下流，鼓聲說，白種人闖了禍。」

「甚麼事！」我惱恨了：「我做了甚麼事？」

「酋長說回去，」摩班咕嚕着：「他說回去，就

回去，不要問「爲什麼」。

「真見鬼！」我說，「我們不回去！」我身上帶着手鎗，但是不能打這些節迦人——否則就不得生還——祇好捏在手裏嚇唬他們。

「我不怕，」舵夫說：「我們去，假使白種人要在這裏，讓他留着。」他吩咐划夫都上船。如果我固執着不去，儘可坐在沙灘上望他們去。沒有節迦人來傷害我，然而也不會幫我。一個孤獨的旅人，可以做甚麼，怎樣渡過蘇立南河呢？

嘿，這倒是一個難題目。在荒野的地方，專靠腳是沒有用，又不能老坐在這裏，倒霉！祇有讓他們把我的東西搬進船去。我也踏進獨木舟的尾梢。氣得幾乎發狂。划子打在水中，劃出一絲絲的深痕，我的無名火也隨着上升。

「當心！」摩班的警告，「水勢急啊！」

這真是發神經病！我們又划到那急漩渦，船從河底的大石上溜過，就到了巴巴鄧的咽喉，快得使人發昏。水打進了獨木舟，在一個深淵裏，波浪從頭上騰

過。一忽兒，浪頭把船托起一丈高。船頭上有兩個土人，持着桿子，東支西撐，防着船觸礁石。他們怎麼能夠不被浪捲去，我可不知道。我們從巴巴鄧掙扎上去費了七小時，下來却不消一小時。這種危險，尙是

平生第一次。嚇得我拉住了船舷，以爲死在目前。船

達河下流平穩處，我已是衣服盡濕了：狼狽不堪。瀑布過後，仍是鏡子般平靜的湖水，船快得像穿箭，可是被飛瀑濺進了太多的水，漸漸地要望下沉。他們立刻停止划槳，把水屏出來。有十個人跳下水去，減輕船身的重量。及至回復原狀，他們又爬進船來。

我踏進村莊時，仍是非常惱怒。許多節迦人也是怒形於色地瞪着我。「來，」有一個人說，「酋長在等你！」

「讓他去等！」我恨恨地坐在石上脫靴子。靴子裏裝滿了水。他們圍着我呆看，好像我是一個頑皮孩子，立即要受處分一般。

這村莊像黑人瘋狂院，裸體婦人大喊着四處奔跑，裸體孩子又哭又叫，節迦人失神地望住我。村長鮑沙坐在門前半月形的檣上，垂頭喪氣，用綳布繞了一頭，是生病的樣子。一個巫醫正在執行他的巫術，嘴裏念念有辭，黑白色的羽毛東拂西拭。

「怎麼啦？」我惱怒地說：「爲什麼你要把划夫從巴巴鄧叫回來？」

「我病了！」他呻吟地說，「都是你害的。」

「我沒有做甚麼啊！」我說。

「坐下來！」巫醫推一條襪子給我。

「我的頭痛！」酋長把頭前後搖搖，黑色的臉竟變做醬色，眼睛血紅。

「你給酋長的藥，非常不好。」他的聲音很響，村上的人都聽得見。酋長的妻子們哭着向我擠過來。她們的屁股塗着椰子油和柴灰，巫師給她們塗上的，說可以交好運。我竟想不出做了甚麼事，使這些土人以爲禍害。莫非是我送給酋長的禮物裏，有一件使他生病，是甜酒吧！是的，喝醉了。我問巫醫，酋長喝了多少酒。

「他沒有喝甜酒，他吃的是這個……」他的嘴一張一闔，像嚼滿口的東西。酋長扶着頭哼，愈哼愈響。我摸摸他的胖肚子，也並不脹，與胃沒有關係。他回過頭來，張開嘴用左手指指。我見他滿嘴都是橡皮糖。啊！我明白了，他把十二條橡皮糖一起放進嘴裏，咀嚼了一天，也沒有嚼完，弄得面孔紅，頭裏痛。他哭喪着臉：「我要死了，是你害了我。」

「吐出來！」我說。

「不，不，」巫醫喊，「他不能吐出來！」

村人聽見了，更加憂愁，都大哭起來。原來酋長不能把嘴裏的東西吐出。我就想起：從不會見節迦人吐出東西來，他們在吃飯前，把肉裏的骨頭早已削下，食物有進無出。巫醫說酋長吐出的東西倘被仇人或

魔鬼得去，就可以行巫術，咒死酋長。人嘴裏吐出的東西，一到仇人手裏，牠的用處，比頭髮更重要。

「那末拋在火裏燒了牠。」我說。

「不，不，火神要生病，火神要發怒。」

「掘一個深坑，埋在地下，不是很好？」

「不，不，」巫醫又說，「土地神要生病，他要發怒，我們的五穀要死。」

「給我！」我伸出了手：「讓我帶去，拋在沒有人找得到的河底！」

「不！不！」村人哭叫起來，「不要放在河底，河神要發怒，我們的獨木舟要沉沒的！」

酋長搖搖頭，眼淚汪汪，重又嚼着橡皮糖。橡皮糖實在太大了。嚼一下，上下牙齒就粘在一起，他已沒有勁再分開，一定得他的妻子幫着把下顎扳下來。你嚼不完的，」我說，「即使嚼一星期，也在老路上。」

「我的頭痛！」鮑沙竟然哭了。

我想應該立即想個法子，可以使橡皮糖從他嘴裏出來。他們又有這許多迷信，既不能拋在水裏，也不能丟在火裏，埋掉又不好。那末怎樣可以使他的嘴恢復自由呢？

「吐給狗吃吧！讓牠吞下去！」

「啞，不！」他的一個妻子帶哭說，「不要讓那狗吃，牠會施魔術，殺害我的孩子。」

結果我想到一個辦法，奔到獨木舟裏，打開我的行李，拿出一只銀幣的鐵匣子。那是一隻六吋長十吋闊，銅皮包着，可以鎖的匣子。我放在袋裏，帶到村上，對酋長和他的巫醫說：「我們這樣辦吧！這是一隻堅固的匣子，沒有人可以打開牠，喏！這樣有兩個鑰匙，把你嘴裏的東吐進去，鎖上！」我把鑰匙在他們面前搖搖，把匣子的蓋揭開再闔上。村人和他的許多妻子都快活得叫起來，孩子也不哭了。

「走開！」巫醫喊。等到沒有人在跟前，他把匣子交給酋長。酋長的嘴湊近匣子，把橡皮糖吐進去，立即把匣子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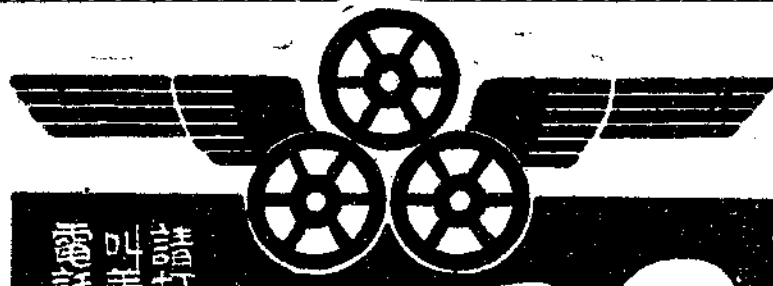
「謝謝你！」他把匣子挾在左脇，右手摩摩酸痛

的牙牀。我倒出一杯甜酒，他搶起來就灌了下去。妻子們揩拭他汗濕的身體，划夫們開始對我笑。

我從此以後不敢再帶橡皮糖到蠻荒的地方去。文明人可以咀嚼橡皮糖，他們不迷信，到處可以吐。但是節迦人沒有開化，他們以為人嘴裏的東西附有靈魂，仇人得着，就可以咒死這個人。這錢匣子我雖然藏得很週到，可還比不來鮑沙藏橡皮糖，他把鑰匙掛在頭頸裏，無論朋友或仇人，都不能碰着牠。

分
站
遍
佈

全
市
各
區



請
打
電
話
叫
差

30189

轉
接

上
海
三
輪
客
車

日
夜
服
務
隨
叫
隨
到

具當路七十六號
靜安寺路海格路口
派克路二十四號
愛多亞路南京大戲院東首
戈登路美琪大戲院隔壁
仁記路六十三號

愚園路伊文泰舞廳
戈登路馬白路中央大戲院
杜美路九號杜美大戲院
福履路二百七十三號
環龍路七十七號
南京路英華街三十一號

總
管
理
處
·
同
孚
路
一
七
五
號
電
話
·
三
三
七
八
四



春夢與童話

溫凡

小陸子照常醒來，他揉了揉眼睛：一股冷冷的，像口香糖一樣甜蜜的花香灌進鼻腔。他舒暢地打了一個噴嚏。太陽正鮮豔地塗抹在淡青色的窗幕上，窗幕上還像浮雕似的顯出一株結着花的茂盛的樹極枝。那上面，一隻叫不出名字的雲雀在跳躍，奏着愉快的曲子……

屋子裡，泛濫着那透過窗幕，淡青色的美麗的亮光。那些小桌子小椅子輕巧得好像隨時準備舞蹈似的停在中間。靠壁，一架紫色的風琴在向他表示微笑，琴頂上還躺着一大堆五顏六色的畫報。

小陸子詫異着，忽然聽見媽媽的聲音，正想問出來，媽媽已經輕輕地，像飄搖似的進來了。他幾乎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媽媽穿戴得像一個仙子一樣。比仙子還美麗。她的頸項裡戴着珠子，臂肘裡又戴着

珠子，好像肚皮上還嵌着珠子的。閃耀着比金子還燦爛的亮光。她的衣裳是什麼做的呢？就像在五月的，碧藍而高遠的天空間，偶而飄過的一兩片雲彩。那種顏色。祇有她左臉上那一點黑痣，還像原來的媽媽。

他媽媽輕輕地撫摸他，像唱歌似的說了：

「小陸子——雀子都起來唱歌了，你還睡着。羞不羞？你爸爸都進廠了！」

小陸子禁不住詫異地問了：「你騙我，爸爸不是老早死了

！發時疫毛病死的，我還看見你哭的……」

媽媽忽然蹙着額，奇怪地瞪了他一眼：又跑過來蓋住他的嘴。小陸子嗅到一股香氣，就像窗外那些說不出名字的鮮花的氣息……他狠狠地嗅了嗅。他媽媽又像唱歌似的說了：

「你昏了！爸爸不是好好地在廠裡做工，幾時死的……下回不許亂說！」

小陸子不敢響了。他心急地爬了起來。床上好像生了一隻大手，輕輕地托住了他的全身；扶他坐起，又扶他下床。自己半點氣力都沒化。

一回，一個比媽媽穿得稍為差

一點的婦人托着一個盤子進來了。她把一大盆五顏六色的糕餅端在桌上，還有一杯冒着熱氣的牛奶。小陸子望了她一眼，又禁不住詫異地問了：

「媽媽：這個人我看見過的：……她不是在普善山莊領粥的？還給巡捕打過……她怎麼……」

他媽媽又蹙着額，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說：

「你真是昏了！什麼領粥？又那裡有什麼普善山莊？……她是我們請來幫忙的。……快點吃早飯，吃了早飯去玩去！小癩子來約你好兩趟了！」

小陸子聽見小癩子就樂了。他心急地在小椅子上坐下來。那些不曉得用什麼奶油雞蛋做的糕餅正向他做着鬼臉，好像在說：你有本事來吃吃看！小陸子屏着氣，莽撞地伸手過去，抓了一大把！原來那些傢伙並不神氣，他禁不住要笑出來

。拚命地朝口裡塞。

吃完了，他偷偷地用袖子揩揩嘴；躍躍出來了。門外是鋪滿了陽光的花園。蝴蝶子在美麗的鮮花中間翻飛。正想用手去撲，一個熟識的口哨響起了。那正是小癩子的聲音。

「小陸子！」

小陸子心裡快樂了起來。定神一望，原來小癩子就躲在一叢青青的，像矮老頭子似的小樹背後。小陸子撲過去了，扭住他的耳朵。小癩子仍舊傻頭傻腦地笑着。又輕聲地俯在他耳朵邊說：

「我們到兆豐公園去！不要給你媽媽聽見！」

不料他媽媽就像神仙一樣站在他們背後。小陸子怔了一怔，但他媽媽卻沒有像往日那樣動怒，反而像自己和小癩子一模一樣地笑了起來說：

「你們去吧！早點回來，領小

癩子到我們家裡來吃飯！」

他們像飛一樣跑了。不知道怎樣走出大門，又不知道怎樣走在馬路上。馬路上顯得特別的熱鬧和快樂。電車、汽車、公共汽車、馬車、兩輪和三輪的腳踏車……那麼多的車子，撒着像風琴一樣悅耳的喇叭，像跳舞似地來往着。行人也顯得特別的熱鬧和快樂，老頭子、小孩子、年青的男女、像媽媽差不多的年紀的婦人……都穿着一式美麗而鮮明的衣裳。愉快地走着。他們的臉上都笑嘻嘻的，沒有一個生氣的。連站在馬路中央的巡捕也像在和藹地笑……

小陸子總禁不住奇怪的心理，老纏着小癩子問：

「小癩子！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癩子却仍舊那股玩了再說，管他媽的神氣，不理他。有時還厭煩地朝他瞟一眼，像在說，你這個

傢伙怎麼這樣討厭呢……

小陸子不敢問了。不知怎麼的，竟發覺自己和小癩子已經坐在一輛三輪車上。小癩子見了巡捕也不怕了。就像畫片上那些騎馬的外國王子一樣，驕傲地望着那些朝後退的樹木、店舖、快樂的人們……小陸子忽然想起自己和王子也沒有什麼兩樣，和那些來來往往的人更沒有什麼兩樣！爲什麼從前要見他們怕呢……

車子歇在公園門口，小陸子心裡又慌了起來。一個高大的巡捕擋在門口。他怎肯放他們進去呢？自己和小癩子身邊又沒有錢，不買票子又怎能進去呢？……小癩子却神氣地走在前面。還得意地打着口哨。突然，那個巡捕坦開兩隻大手，好像在說：孩子們，請吧，請進去玩吧！……

終於走進了公園。

在公園裡，小陸子又揉了揉眼

睛：就像到了外國畫片裡畫着的地方，太陽在笑，草地和池子在笑，連雀子都像在笑。滿地都是鮮花，那些紅的花、白的花、紫的花、黃的、藍的……說不出多少種類的花……孩子們一個個都快樂而健康，穿着像花一樣美麗的衣裳，在鋪滿了像金子一樣的陽光的草地上看着畫報，唱歌，跳舞……

小陸子心裡想怎樣玩法呢？有一個皮球多少好呢？小癩子却管自伸手在袋裡摸着，拿出一個圓圓的，畫滿了花紋的東西來，他拋了一拋，掄起一脚！那奇怪的東西旋轉着，升到高空裡去了，又落下來，彈得高高的……小陸子從心底裡笑了出來，那正是皮球。

他也不問小癩子那裡來的，拾起來就踢。皮球就像紙鳶一樣，升高又升高……美麗的花紋旋轉着，像在朝他笑，說着：你看我升得多高，多高……突然，那傢伙急遽地

落下來了。像生了氣一樣，有意地掉在他腳指頭上，却竟是出奇的沉重，疼得眼睛都花了。腦子裡暈眩了起來；不住地飛旋着金的星星、大紅的星星……漸漸地什麼都看不見了，眼前成爲漆黑的一片。祇剩下腳指頭的，像攢心一樣疼痛的感覺……

睜開眼——一個高大而猙獰的看門巡捕站在面前。正用皮鞋腳在踩踏自己的腳指頭。已經掄起皮棍，要閃打下來。小陸子嚇出了汗，一骨碌站起來。……才意識到自己的。拾垃圾拾得倦了，靠着垃圾桶睡熟的。

那裡有什麼鮮花，有什麼公園？又有什麼快樂的笑聲呢？……太陽是有的，但那裡像在笑呢……世界一絲絲都沒有變……

小陸子的心酸透了，任他怎樣也熬不住了，他就悲哀地哭了起來……

深海的奇觀

李息苓·李祥麟

Thodore Wood 原著

譯自 Natural History

沒有多久以前，大家猜想在海的較深部分，所有的生物總不存在的。現在我們知道並不是這樣的情形。科學家的探險團明顯的證實了魚類、軟體動物、甲壳類、甚至於軟體的海田螺是可能生存在洋面之下三英哩的深度。

沒有日光能透入這樣的深度；雖有很多的深海動物具有眼睛，怕也永久沒有機會利用它們。因為在絕對黑暗中看東西是不可能的。我們常說貓真能在黑暗中視物；事實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總有少量的光線，而且貓眼的構造十分異常，所以它能比人類的眼睛吸進更多的光綫。但在海底是絕對黑暗的，因此視覺器官對於這種海生動物會失其機能。

41 . 但不僅如是。這種動物的軀體必須支持一種幾乎不可想像的壓力。我們自己生活在大氣層的底部，必須承受每平方吋十五磅的大氣壓力；那就是說，我

們身體上所負空氣之重是如此之大。假使我們潛入水底，我們須得另外再支持水的壓力；因為水是比空氣重得多，這種壓力立刻變成非常巨大，致使甚至一個訓練優良的潛水家，也不能降到五十噚（註：度名，長六呎。）以下的深度。

現在魚類以及其他動物已在三哩以下的深度裏被發現。這表示着他們必須在身體的每平方吋上承受着超過二又二分之一噸的壓力，二十五倍於一輛火車被推動用很高的速度行駛時所需的力。

話雖如此，然深海中的棲生者仍有相當之多。在超過二千噚的深度裏，單魚類就有二十種以上被發現。這還不過僅僅探求了海洋的一小部分。

說也奇怪，雖然這些魚類生活在如此深的所在，它們還未完全失去光線。日光當然不能到達它們，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們自己常常能發光。在幾種場合裏，他們的全體因無熱發光而照明，這種光線似乎從皮膚上所附着的粘液所發出的。有些動物光線從兩側似眼睛的奇異器官所產生，這種器官沿着身體的兩側由頭部一直舒展到尾端。因此，這種動物棲息在絕對黑暗的中部，仍然能夠看得見。

有一種發光的魚類，為了一個非常的目的運用他們的光，這是食肉動物；全靠吞食其他的魚類為生。

他們的胃量很大，以致會常常飢餓着。可是他們的運動却非常遲鈍，不易追到他們的受害者。造物者已經賦與他們一種器官，能很神祕地引誘受害者上鉤。他們的背部第一副或最前一副的魚翅是缺的，而被一條長而細的脊柱所取代。其根部是倚靠一種鏈環的連結物牢繫在背骨上，使它能夠自由地向各方活動。在脊柱的末端是一個平滑的尾尖，能發巨大的光。

魚類是極端富有好奇心的動物。任何一樣奇異的東西常能引起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尤其被任何發光體所引誘。例如鈎魚者捕捉梭魚 (Pike) 時常用一種假餌。這是一片裝有鈎的磨光的錫，繫在線上，當擲入水中可迅速轉動。現在深海魚類發光的脊柱，僅是一種天然的假餌，其所有者當感到飢餓時，祇要把它在口部之前上下地拂動就行了。所有鄰近的小魚類一定會來觀察，就被他們的敵人的利齒所攫取。一經他們闖入它的可達範圍時，這種可驚魚類的鈎術是何等的道地呀！我們可以憑他們的親屬——一種通常在淺水裏發現不到的捕魚蛙 (Fishing frog)——所獵獲的被害者的爲數而判決。當他們被捕後立刻殺死而剖開，在腹中就發現不下七十五隻鱈魚 (herring)，而每一隻鱈魚又已吞下了二十五隻比目魚 (Flounder)。

在深海裏有一種鰻鱺 (eel) 能吞沒比這些還大

的食物，因爲他已真正被發現吞食比他自已還大的魚。這或許似乎不可能：事實是這樣，他的牙牀 (Jaw) 像一隻蟒蛇的牙牀，能分裂到驚人的寬度。而他的咽喉和身體的肌肉是異常有彈性的，當被帶到水面上時，在一隻這類魚的腹中可發現長度有其三倍而被捲起來的另一隻魚；從這隻被吞的魚的腹腔中又被取出重量近似其已身五倍的受害者；當第三隻魚吞食如此巨大的被俘者時，他真正會使他自己的鰓脫節哩！

但這些海底的魚類到底怎樣計劃着支持這整個生存中必須承受的巨大壓力呢？

這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所能說的便是他們身體的全部機構脆弱到使他們若不支持巨大重量的水，便不能進行他們的生活機能。同時，他們體內的氣囊或氣泡中所包含的氣體，以及溶解在他們血液中的氣體中和壓力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才能使他們生活在這樣的深度裏，否則他們是永久不會下降的。

由於這種事實，去獲得這些魚類完善狀態的標本也確乎很難。因爲一經他們被從海底升起，壓力開始降低，體內的氣體開始膨脹；當他們到達表面之後，他們內部的器官便會從口內爆出，他們的眼睛會離開了眼圈骨，而且，他們的軀體被壓平扭歪，我們只能猜他們真正的狀態罷了。

有時也有一種最神奇的意外之事降臨到一隻這樣的動物。當很高興的追逐他的目的物，一不小心，升到離海底太大的距離；因壓力的減小，他的氣囊自然會漲大，使這尾魚就其體積而言的比重減小。所以，當他企圖再沉到海底，已發現不可能了；只好仍然上升，而愈上升則壓力愈加減小，直至最後這隻不幸的動物的身體真正爆裂了，破碎的屍體飄浮至水面。事實上這類魚總常常小心防衛着危險，不向下沉也不向上升。

除了魚類，其他還有令人注意的動物，在海的深處被發現。有一種蟹，能攜帶他們的幼兒在身體下面的小袋裏，像袋鼠那樣。因此當幼兒還不能保衛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是受不到敵人的襲擊的。另外一種蟹，有較其身長四倍的足；還有第三類的蟹，其身體以及肢部濃密的被長而尖銳的針刺蓋被着，能自由地揮動。這種深海蟹類的大部分，完全是盲目的，通常他們沒有裝置視覺器官的眼柄。

此外更有非常奇異的寄居蟹 (hermit crab)，被在三千呎或甚至于三又四分之一哩的深水中發現。所有的寄居蟹都有長而堅韌的尾部，露出在保衛身體其他部分的介質甲冑外面。因此，對防禦外敵很有功效。在這蟹類的背部，說也奇怪，通常也有一隻小的海

白頭翁 (Sea anemone)。

其他尚有幾種非常奇異的海生動物，如海蜘蛛 (Sea spider)，它具有昆蟲、蛛蜘蛛、蟹類的混合特徵。他們的足確乎很長而身體極小，口部裝置在伸出頭前的長喙 (beak) 的頂端。但這動物最奇怪的形狀便是腹部呈樹枝狀，展伸至每隻生有利爪的足尖。

最後還有所謂作莖狀物的海百合 (Cnidoid or Sea Lily)，他可被簡單的形容爲一隻海盤車 (starfish)，生長在長柄的末端。這些柄是由一組很多的細小的連綴物所構成。——在一隻簡單的海百合的莖狀的身體裏，有十五萬之多的小連綴物。——而且身體的基部是依靠多量分散的小根牢繫在岩石的表面。

在古代，海百合是極端的繁殖茂盛；在世界各地的岩石裏差不多總充滿着他們的遺體。但直到海牀被探求之後，人們已猜想這類動物幾乎全部絕了種。然而現在我們知道海洋的底部在許多地方茂密地被他們蓋覆着，在數千年前他們幾乎生存在各處哩。

上述種種是深海的幾種奇觀。還有更多的東西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提及。我們不能懷疑當海洋的最下層被更澈底的探求之後，我們關於這些海生動物的知識將大爲增加；甚至於還要發現許多比已發現更神奇的動物生存着。(稿酬移助孫了紅先生醫藥費)



女

參

軍

呂伯攸·撰文
董天野·製圖

這裏，我們先來一個特寫鏡頭：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
這是前蜀丞相周庠的府第。

時間是在暮色蒼茫的一刹那。一會兒，遠處傳來了一陣「賊賊賊」的喇叭聲，一輛木炭汽車便如飛的駛了過來。

兩扇鑲金花的鐵門開了，汽車也從門外駛進了那個繁花怒發的園林裏。那位老丞相很安閒地從車中鑽了出來，自有一班掛着盒子砲的衛兵，簇擁着他向那幢洋房裏走進去。

他剛向前走了幾步，早有那個老管家，含笑鞠躬地在一旁迎接着。

「有客在家嗎？」周庠閒閒地問了一聲。

「有。——趙爺、錢爺、孫爺、李爺……都候在書房裏！」

「好，你吩咐小子們好好地伺候他們！」

這位老丞相雖然是擎天一柱，國事繁心，但是，他有着調劑精神的好方法：每天他從官署裏公畢回來，便邀集了一班文人、門客，喝酒論文，藉此享受一些樂趣。

周庠今天特別的興奮。他平日回到家裏，走進內室，照例要找着他那位獨生的小姐，問長問短的談笑一番，然後才出去見客的，今天，那位小姐雖然嬌聲嬌氣地纏着他，他卻只是微笑着，自管自地一邊在換衣服，一邊在吟着幾句詩句；就是那些侍婢們忙着在替他倒咖啡，拿雪茄，他也好像完全沒有瞧見。

「爸爸，你怎麼的，我和你說話，你沒有聽見嗎？」小姐終於發着嬌嗔。



「啊，好詩，好詩！——你和我說甚麼？你去對媽說，今晚上叫廚房裏多備些酒菜，我要和那些朋友們痛痛快快地喝一頓！……」

「爸爸，不成！——今兒晚上，陳雲裳和劉瓊合演的「良宵花弄月」正在大光明上演，你非帶我去瞧一次不可！」

「孩子，你別鬧！晚上我還有些事，明天一定帶你去！」

「有甚麼要緊的事！左右不過和那班酸溜溜的文巧們，老是嚷些平平仄仄。爸爸，你知道，這些都不通行了！我們學校裏的那位文學教授 Dr. 王，今天又給我們講了幾首 Shelley, Byron……的名詩，不論用字叶韻，都比中國詩幽美得多！」

「這是你沒有親一眼。」

「要是一位漂亮的青年怎麼樣？」

「噯，媽媽，你瞧，爸爸又在欺侮我啦！」她那尖銳的喊聲當然是 High pitch sound。

「好罷，我要出去陪客了，明兒晚上，作準帶你去瞧良宵……甚麼的！孩子，乖一點，別鬧！」周丞相把這位二十歲的小姐，完全當做嬰孩般看待。

周丞相敷衍過了這嬌憨的女兒，便忽忽地踱進那間佈置得十分富麗的書室。



細細地研究過中國舊詩的緣故，所以，我想，……將來一定要給你找一位會做舊詩的姑爺……」

「唔，做舊詩，搖頭晃腦的老古董……」那位小姐大膽地白了她的父



「哦，周老先生出來了！」賓客們都站起來迎接他。

「哈，哈，哈！有勞諸君等候；請坐，請坐！」周庠把右手一攤，便跨了進去。

「昨天那首大作「送春詩」，我們拜讀以後，到現在還是齒頰留芬，真是好詩，好詩！」那位名震詩壇的錢先生恭維着。

「那裏，那裏！——今天，我真的收到了幾首好詩——七律四章，所以特地趕回來，要和諸君共同欣賞！並且，略備水酒，大家預先該替這位新詩人慶祝一下！」周庠一邊說，一邊已經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片。

「經過老先生的法眼鑑定，一定是十分高明的。好吧，讓我們大家來拜讀拜讀！」衆賓客一齊和着調。

那張紙片，很快地遞到一位翹鬚子的手裏了，有幾位老花眼的先生，忙不及地找出眼鏡來戴上了，也湊過頭去跟着吟哦。一霎時，那嗡嗡的聲音，好像有一架電風扇，正在開動。

「詩，真做得不錯，只是，這個名字——黃崇嘏，實在生疏得很，生疏得很！」

「黃——崇嘏，很像是國立大學裏的一位國學教授？」

「不，國立大學的教授羣中，根本沒有姓黃的！」

「那麼，一定是前朝的人物！你瞧，不論鍊字用韻，完全和那位詩聖一個派頭！——周老先生，我的看法對不對？」

「哈哈！可惜諸位都沒有猜中，我告訴你們，他非但不是前朝人物，而且還只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囉！」

「哦，這真難得極了，我們的確該替他慶祝一下！」衆賓客同聲地應和。

「不但我們該爲他的詩篇慶祝，我們還該慶祝他最近脫離了牢獄之災！」

「怎麼，他是一個囚犯嗎？不知道曾經犯了甚麼罪？」

「諸位大約忘記了罷！前幾天的報紙上，不是登載過一段「火首就逮」的消息嗎？他，



就是那東街失火案中的火首。因為他年紀太輕了，被解到警署以後，一時嚇得面無人色，因此，當局格外起了疑心，最後給法院判決，竟定了六個月的徒刑……」周庠很抱憾似地頓了一頓。

「現在刑期滿了嗎？——沒有這般快，」一位冒失鬼的賓客，來不及地接了上去。

「不，不，慢慢地聽我說——昨天，他託人從獄中送了這四首詩給我，我讀了一遍，便覺得的確寫作俱佳。我想，把這樣一個好青年，長期拘禁在監獄裏，不是將他的志氣都要銷磨了嗎？」周丞相望着賓客們，好像要他們立刻回答出這句問話來，可是，終於還是由他自己做了答案：「是的，這樣是太折辱他了！而且，他的四首詩裏，也是明白地表顯着：失火並不是他的過錯啊！所以，今天早晨，我已經奏明了主子，把他特赦了！」

賓客們搖頭愧腦地道：「這是老先生的恩德，自然，也是替國家培養人才之道——倘使有機會，我們倒也願意見他！」

「這個不難，聽說，他今天也許要親自到這裏來向我道謝。」周庠很得意地又在吟哦那張紙片上寫着的詩句。

真是湊巧得很，周丞相的話剛說完，那個總管老家人，也忽忽地蹓了進來：

「外面有一個青年，要見相爺！」總管把那張白宣紙的漢文正楷小卡片遞了上去。

「哦——黃崇嘏，正是他來了。」周庠立刻回頭對那總管道：「快請他進來！」

周庠和賓客們，眼睜睜地向門外瞧着；直到那扇配着磨花玻璃的彈簧門，映的一聲推動，大家立刻覺得眼前一亮，在他們面前，早已站着一個小白臉的青年人：他那白裏透紅的臉上，嵌着一對金鋼鑽似的眼睛，還有那遠山似的眉毛，還有那編貝似的牙齒，還有那懸胆似的鼻子……頭髮，雖然因為多日沒有梳洗，蓬蓬鬆鬆地，可是，正像是烏雲般的一堆，映着他頸子一條雪白的硬領，越顯得黑白分明。身上一套桃灰色的西裝，樣子是一九四三年式的，隨他在監獄裏怎樣的糟塌，那幾條褶痕，卻還是楞角顯然，不失其挺刮。



「你就是黃崇嘏嗎？」周庠向這美男子打量了一番，道出了一句開場白。

「是的！這次多蒙老先生援助，心裏非常感激，所以特地到府道謝！」黃崇嘏鞠着躬，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必客氣，你坐下來，我們好說話！」周庠招呼着，並且帶便把賓客們介紹給他，「你的詩，我已經看過了，做得很不錯；我要請教：你可是本地人？」

「不，我原籍是臨邛，寄居在這裏成都，已經有好幾年了！」

「你府上還有甚麼人？」

「先父母都已亡故多年了，家裏除了一個老乳母替我料理飲食以外，更沒有旁的人了！」黃崇嘏立刻把話風轉變了一下，「所以，這一次的火災，實在是因為她的年齡太高了，一個不留神，竟把一個油鍋撥翻了。幸虧，燒燬的，只是我們自己家裏的一間灶披間，還沒有延燒開去！」

賓客們眼瞧着丞相這樣的看重他，誰都想參加進來和他談幾句。可是，正在這時候，幾個穿着白色制服的Boy，卻恭恭敬敬地走進來請示了。

「相爺，酒席在大廳上擺齊了！」

「知道了！」周庠回去了那幾個Boy，回過頭來，便邀請黃崇嘏和其他賓客們：「今天晚上，我備着一杯水酒，打算給黃先生壓驚，並且請諸位作個陪席，現在我們就到客廳上去吧！」

一霎時，賓主們都在一張紫檀圓桌邊坐定了。自然，那些山珍海味，只要是化錢買得到的，不論牠價錢怎樣高漲，在這丞相府裏依然是滿盆滿碗的擺上桌子來。他們一直吃喝到酒酣耳熱，才又退到那間書室中。

賓客中有的是平日受慣丞相的優待的，現在忽然被黃崇嘏佔了上峯，心裏不免有些妬嫉，可是，詩文是他做的好，大家也沒有法子和他抗爭。他們便故意聯合起來，要掂掂他的斤



兩。他們和他下圍棋，那知圍棋也是他比較要高一着；接着又慫恿他彈奏鋼琴，只見他的手指，在黑白鍵上活潑潑地跳動着，那曲調又是多麼的悠揚圓潤！書寫，他有秀麗的筆姿，繪畫，他有傳神的妙法……總之，他對於每一種藝術，都有着高超的修養，都有着獨特的作風，非別人所能及。

周庠一一看在眼裏，他的胸中早已有成了竹：——無意中又添了一個幫閒階級的人材了。這一晚，賓家們散去以後，他又對這個青年盤問了一番，並且把願意竭力提拔他的意思，略微透露了一些出來。黃崇嘏自然是感恩知己，沒有不同意的。第二天，一張「本府茲委任黃崇嘏爲祕書處祕書……」的任命狀，便送到了他家裏。

由於職務上的便利，黃崇嘏便常常在相府出入，而且，他既然有了那麼一筆固定的相當豐厚的俸給，手頭也比較鬆動許多了；就是四五千元一套的西裝，六七百元一雙的皮鞋，四五百元一條的玻璃褲帶……他都有資格享受。爲了這個緣故，他的豐采，也比較往時格外的漂亮了。

周丞相那位愛嬌的摩登小姐，起先聽她爸爸稱贊這位青年祕書，她滿以爲也不過像那批常常來的賓客們一般，全身腐氣騰騰，彎着腰，曲着背的一班頑固派。她再也料不到，爸爸的手下，會有這樣一位閃爍爍的人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周小姐畢竟和他見了面，並且互相認識了。

她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天真孩子，對於異性大學生們的追求，一向連正眼也不去瞧他們一瞧；真的，像她那樣的家世，像她那樣的容貌，像她那樣的學問，任何臭男子，她都是瞧不上的。只有這位黃祕書，他那風流倜儻的影子，會變成了一枝金針，直刺到周小姐的心裏。

這一對青年，漸漸地親密起來了：凡是公園、戲館、影院、酒樓、舞場……一切公共娛樂場所，都有他倆的足跡。在周小姐的心裏，早在盼望他，總有這麼一天，會向她屈下雙膝，喊出一聲「My sweet heart」來的；但是，等着等着，他從來也沒有正式談到「Love」這



一個字；這使她感到十分的煩惱，十分的惆悵。難道一位年青的 Miss，可以公然向男性求婚的嗎？她還沒有這樣大胆的作風。她的枕頭上，雖然繡着“Sweet Dream”，她每晚卻總是從夢中哭醒過來，從來也沒有得到過一個 Sweet Dream。

她由愛而恨，痛恨黃崇嘏徒然是一個繡花枕頭：有了這樣標準的漂亮外貌，卻不懂得一些風情。但是，她和他一見了面，卻又把這些「恨」完全化成了一陣風，飄到不知那裏去了；他們依舊是儷影雙雙地難解難分。

那位丞相夫人呢，在她的獨生女兒身上，始終是十分關心的。她在近年來，不知在虹廟裏燒過多少次香，希冀這位小姐，早日找到一位有地位、有才學、有財產、有賣相的姑爺；只因她高不就，低不配的，所以一直遷延着。現在，得到消息，既然她和這位黃祕書感情非常融洽，她也就滿心歡喜，打算把這問題，在丞相前提一提。

晚上，在那盞螢光燈下，周丞相剛喝完了一杯高價的 Pommery，臉兒紅紅地，興致非常的好。周太太便趁這機會開口了：

「你覺得黃祕書的人品怎樣？」

「哈哈，他，還用說，當然是個好青年；我也不知和你說過多少遍了！」周庠摸着他那撮小鬍鬚。

「我們的阿媛，聽說和他很說得來。你知不知道，他們每天在一起，真好像是天生的一對！」

「是啊，現在戀愛自由，已經不是一件新鮮的花樣了，何況，黃祕書又是一表人材，我們能得這樣一位女婿，也可以滿足的了！——哈哈！太太，你說是不是！」周丞相很得意地又乾了一杯酒。

「既然你同意了他們的戀愛，何不就請出一位同僚來，做一個現成媒人呢？」

「我想，這件事，就託了那位大詩人老錢去辦，好不好？」周丞相放下那隻捷克貨的刻



花玻璃杯，開始用飯了。

「只是，祕書，這個職位太低微了，也許阿媛心裏不開心，你能不能想方法，給他升幾級呢？」太太先吃完飯，已經把那雙象牙筷子擱了下來。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嗎？今天，齊巧有一個府司戶參軍的缺空出來，只要我給他推荐一下，決不會不成功！不過，阿媛對於他，到底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這，可還得你去探聽探聽！」

「那用不了你顧慮！」周太太拿一根牙籤剔着牙，嫣然的一笑，「嘻，他們小兩口子，一同拍着的並頭照片，我也看到過，還要探聽些甚麼！」

「那很好，我明天一定去找老錢！……」

外面傳來一陣高跟鞋皮鞋的聲響，跟着進來的，就是那位畫着細眉毛，塗着濃口紅，胳膊彎裏掛着一隻挺大的皮包的周小姐。

「哦，阿媛，你晚飯吃過了嗎？今天晚上，張媽燒的真正來路貨的金錢鮑魚湯還不壞，你再吃一碗飯吧！」周太太的母性愛，完全表露了出來。

「媽，我吃過了，而且吃得很飽！」

「在那裏吃的？」

「在康樂酒樓，和小黃一道吃的！」

周太太望着周丞相笑笑，周丞相也望着太太笑笑。小姐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一跳一跳地跳進了她自己的寢室裏。

一個甜蜜的夢，當夜就籠在他們一家人的身上，不過，各人所感覺的，卻有些不同：周丞相是以主婚人的地位，很吃力地致了一篇頌詞；太太默默地看着那位由祕書變成女婿，不覺越看越有趣了；小姐呢，只記得很高興地在那證書上蓋了一顆小紅印。

第二天醒過來，他們雖然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夢，但是，這個夢不是沒有實



現的可能的，因此，周丞相忙着要做的，便有兩樁事：第一，是設法給黃崇嘏補進了那個府司戶參軍的缺；第二，去找老錢，請他向黃崇嘏那邊說媒。

靠着周丞相的手腕，黃崇嘏升官的消息是證實了。可是，從老錢手裏帶回的，卻只是一首字跡寫得非常娟秀的七絕詩：

「自憐身世斂雙眉，宛轉衷腸誰得知？

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

「願天速變作男兒！」周丞相瞪出兩隻圓眼睛，「這是怎麼說的，黃崇嘏難道竟是一位Miss，是一個女人？」——笑話，笑話！這幾個月來，怎麼我一點也看不出！」

周太太和小姐，都躲在一列東洋屏風背後聽消息的；現在聽見了丞相的話，也顧不得外邊有客人在着，竟一齊搶了出來。

「怎麼，誰說黃祕書竟是女扮男裝的？」周小姐還是有些不相信。

「怪道，我想男人那裏會有這樣的細皮白肉！」周太太恍然大悟似的，「老爺，現在既然明白她是一個女人，我可不能容許她在你手下做工作！」

「哈哈，太太，儘管放心，也用不着吃醋！我是應當以身作則的，決不贊成在我屬下安置這麼一隻漂亮的花瓶，讓人說閒話！」

「本來，我很想收她做個過房女兒，只是現在一班做過房爺的，十九存心不良，所以我也只得把這個念頭打消了！」周太太一本正經地說。

「哈哈！做過房爺，那裏有這樣容易！光是一件灰背大衣，一隻鑽戒，我就有些捨不得啊！」老丞相居然也會打趣。

「不要收甚麼過房女兒了，還是讓我和她做一對結拜姊妹罷！」周小姐這樣聊以自慰。這消息終於傳揚了出去，那些新聞記者們，爭先恐後地都趕到黃家去訪問這位女扮男裝

的黃小姐。最後，他們不約而同的歸納到同一問題上，就是：



那知一般人因為常常看見發表我的作品，便說編輯人有意要捧女作家，竟有做起文章來攻擊的。我要避免這種嫌疑，所以，只得穿起男裝來冒充男人！但是我所穿的到底還是女式的男裝啊！」

「甚麼叫做女式的男裝？」新聞記者們解決了一個問題，又來了一個問題。

「請你們瞧我的褲子！」黃崇嘏把西裝上衣揭起了一些，「普通男式的，大概都是在前面中央開着縫，綴着鈕扣的；女式的呢，卻在左右兩邊開縫綴鈕扣。我的褲子，明明和普通式的樣不同，不過一般人不注意罷了！」

當日晚報上的本地新聞欄內，就發見了一篇女參軍訪問記，自此便引起了全體成都人的興趣，大家接二連三的去訪問她；就是街談巷議，也都在說這件事。黃崇嘏不勝麻煩，只得脫下西裝，換上旗袍，帶着那老奶媽回臨邛去了。

「黃小姐為甚麼要扮做男人？」
 「起先，我並不是故意要扮男裝，只是為了在騎自由車上下的時候便當一點罷了！後來，不料會影響到生活上的問題了，更不得不一直穿着男裝……」

「這是甚麼意思？」新聞記者覺得她的話有些奇怪，不等她說完，便接着問。

「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人，平日只靠在各種報章雜誌上投投稿過活。

一九四三、四、一〇、於秋長在室燈下。



怎樣拍海底電影

胡澄源

譯自 The Popular Mechanics 雜誌

海洋底下有一羣「美人魚」正在上課。她們都各自安詳地，專心記着教授的演講；而教授一面在口講指劃，一面用粉筆在黑板上塗寫，解說他的功課。

突然有一位小姐舉起了手。她抱怨道：「先生，我冷。您可以把爐火弄得旺一些嗎？」於是教授就轉過身子去撥爐火，一陣烟雲嫋嫋地直從烟突裏冒出來，飄散開去。

這是最近公映的一張海底電影中的場面，而且你可以在許多其他海底電影中見到類似的情景，它們的真實性是完全地無可懷疑。演員的態度那樣地自然，那樣地舒適，也許你要堅持他們在水底下呆了十五分鐘或更久吧？

這種電影的奇蹟到底是怎樣成功的呢？演員們一口氣到底要在水底下停留多久呢？最適宜回答這些問題的人該捨牛頓比萊（Newton Perry）莫屬了。他在「銀泉」工作了十餘年，歷任編、導、演，各職，而且寫了許多關於海底電影的文章。他的出品不少，長片已有十五部，新聞短片則達二十餘部。銀泉是最適宜拍攝海底電影的地方，水深七十呎，清澈見底。

水底電影是怎樣拍攝的呢？攝影員是乘了一個四呎方、七呎深的鋼桶下到水中。鋼桶的一面是玻璃的，頂上空着。攝影員可以拍攝到水底下二十呎深的景物，可以掉轉鏡頭拍攝水面的活動。一般的，並

不需要什麼特殊的光線設備。

在拍攝每一個場面之前，演員們都會經過充份地預演。如果比萊是導演，他只是問一聲：「都預備好了嗎？」大家點點頭然後動手。

多數的場面只需要二三十秒鐘；少數的例外，則需要兩倍的時間。比如，「水底羅曼斯」一片中的結婚場面，牧師，新娘，新郎和賓客魚貫地穿過水底教堂的門口時，共花了一分十五秒鐘。比萊手下男女演員的年齡是從十六歲到二十五歲。其中三分之一是女的。

一個優越的水面游泳家不一定就是水底游泳家的敵手。比萊倒更願意以他自己的方法訓練一個普通的游泳手；因為一個女孩子若是

有了水面游泳的經驗，她往往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只要是一個有強健的心臟和肺部，有強壯的體格和堅強的工作意志的生手，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技巧教給她。

所有的演員第一必需的條件，

就是至少要能夠一口氣屏四十五分鐘。因此比萊就訓練他們大口地吸氣。在入水之前他們都學着盡力的吸一口氣，然後再用力地呼去。他們要這樣連續練習一百次。在拍攝一部影片之前兩個星期，演員們每天至少做一小時半的呼吸練習。

比萊還發明了一種水中嬉戲場面的特殊划水方式。

所有的女演員都像歌舞團中的舞女一樣，必須學習動作的和諧與一致；所以她們游泳的姿態不僅美妙，而且整齊。每一個演員至少要在空中停留一分鐘，一口氣至少能游到水底六十呎深處。

約摸經過了兩星期的訓練，她

們就能夠相當熟練和自然的做到這一點了。訓練先從水面潛水開始；其後學習二十呎深的水底游泳，漸漸地加深到六十呎。

比萊堅持他所拍攝的影片沒有一個是虛構的。在“Naptune's

Daughter”一片中，他的一個學生在水底學校的黑板上寫了幾行字。許多觀眾認為這場面是虛構的。但不然。她游泳到水底中去的時候，的確寫了幾行字。自然這是經過了相當時間的訓練才做到的。

他們所表演的一切全不在弄玄虛和靠了開麥拉的技巧賣噱頭，完全是長期堅苦訓練的結果。你如果再看到海底電影的短片時，該會想到它是多少人努力的結晶吧！

拍攝海底電影有許多驚心動魄的、刺激的經歷。比萊自己曾為派拉蒙拍攝了一張着火衣潛水的短片，一不小心火焰就有竄進鼻孔和肺部的危險。類似的例子有許多呢。

部的危險。類似的例子有許多呢。

部的危險。類似的例子有許多呢。

華綸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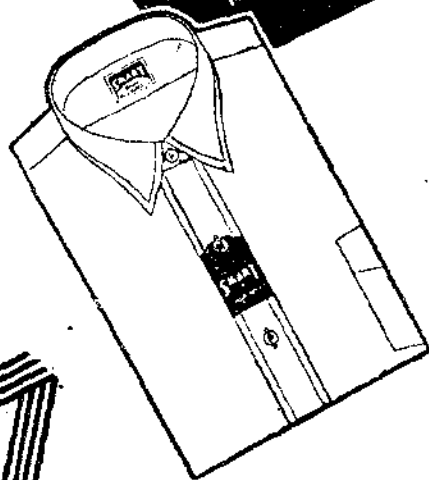
質料高貴
花式摩登
色澤鮮艷
洗滌不退

各大公司代理發售

上海華綸廠出品

最新標準內衣製造廠
最新出品

BEST QUALITY
★ SMART ★
Shirt



特殊高貴

非常貢獻
華麗絕倫

始終滿意

永安先施新新大新
中國麗華及全市各
大百貨公司均售



車 · 馬 · 道 路

王仲鄂

城中車馬應無數，解得閑行有幾人？

——張水部

有一個時期，電車和其他公共車輛不時漲價，頗引起一般人的物議。原是便利大眾的交

通工具，現在變得便利了，至

少說是不能用昨日同樣的代價來達到目的地了，於是激起一些公憤，可是仍沒有效果。最好的抵制辦法據說還是「不合作主義」

，車價漲，我們有的是腿，提倡步行。這一個的呼喚很獲得許多人的同情，於是人行道上行的路

人不斷增加，印上各色脚步，正如波濤的此生彼滅，沒有間斷的時候。步行是好的，其間寓有運動的意義，且有人列傍晚的散步為一日間例行的工作，而散步可

以容你冥想，容你閑眺，有時會使你對於人生，發生大澈大悟的見解。所謂「道旁的智慧」，大概在於這種偶然的澈悟。當然，也僅指薄暮時的散步而言，至於晨間要奔赴辦公處，爲了要趕在九點鐘以前讓自己的名字落到簽到簿上，或是要趕到課堂中聽教授第一句的演講，那是決無閑眺與冥想的道理，不得不以一本正經的姿態，加倍快的步伐，匆匆地趕，趕，趕，——其心境之緊張，正不亞於一千米接力賽的運動員一般。

尤其是居住於都市中的人們，市政廳早已爲居民鋪砌好平整的人行道，道旁的樹枝在此時初夏的日光中已經抽發苗條的綠葉，無論你的步伐是急促或遲緩，都給予一種舒適的感覺。至於夾列在人行道中間的柏油路，雖是在不過火的評價下，不失爲人類文化高度發展中的產物，却是於開始寫這篇小文之初，就不預備給與庸俗的歌頌。鋪造一條柏油路，原是爲買辦階級之流的汽車平穩地駛過之用。而汽車不是人能夠享用的交通工具。

因此也看不慣紅綠燈和指揮交通的印度巡捕。二者只是爲汽車的行駛而存在的。站在廣衢的四叉路口，作爲一個不被人覺察的觀察者看來，橫路口雖有無數的人力車、老虎車、塌車……，簇擁得路口儼如一座小小的邱陵，紅燈決不輕易變爲綠燈。如非，如非是有一輛汽車嘩地一聲，

追蹤於這一座邱陵的後面，管制交通的印度巡捕才感到值得把指揮棒由縱變橫，開放橫路的綠燈，讓這些休息了足夠時間的車夫重上征途。這時，黃包車夫像一羣獲釋的囚犯一般，喜出望外地拔脚飛奔，重載的老虎車、塌車

轉轆趕上，以免錯過這僅有的時間，接着汽車也揚長穿越四叉路口而去。跟在後面一丈路遠的一輛黃包車，正以最迅速的闊步飛跑過來，其巴結與努力的心境，堪稱並世無兩，可是剛趕到叉路口，綠燈已變為紅燈，指揮棒方向的更換，嚴厲有若執法如山的法官的判斷，判斷你最後一輛黃包車只得打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留守在白綫以內，等待下次機會。紅綠燈是無情的，指揮棒太嚴厲了，對於最後一輛人力車的至誠和巴結視若無睹，因為服務的目標，在彼而不在此。偏狹和虛榮，恰與人間其他的不平事一般。

隨着戰事的變化，年來汽車數量已減少到十分之一，往日「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勝景，早成為歷史的遺蹟，紅綠燈遂為人們所淡忘，孤零零地矗立在路畔，迎送朝暉與夕陽，昔日的不可一世的光輝呢？這該可拍手稱快的吧。

人力車現在可以比較便當地通過路口了。在一個步行者的目光中，最舒適的車輛還要算人力車。速度的徐疾恰至一個理想的程度，叨了柏油路的光，不致有些微顛簸，只是輕緩地跳動，如其害消化不良症，飯後坐一次人力車，準會把東西慢慢消化，其功效如同服食一切酵素片劑一樣，雖然和車夫論價錢是一件麻煩而頭痛的事情。馬車也逐漸中興起來，這是富於中世紀情調的交

護膚 百雀羚

百雀羚係醫學界一致公認之 Chemical Pure 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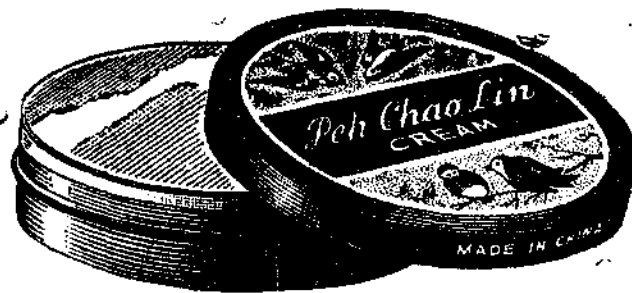
olin 為

主要成份能深入皮裏滋養細胞柔嫩肌膚治癒燥裂日常搽用「百雀羚」可使肌膚瑩潔

天真永免皺黃枯黝之虞

富貝康公司出品 化粧品

各處均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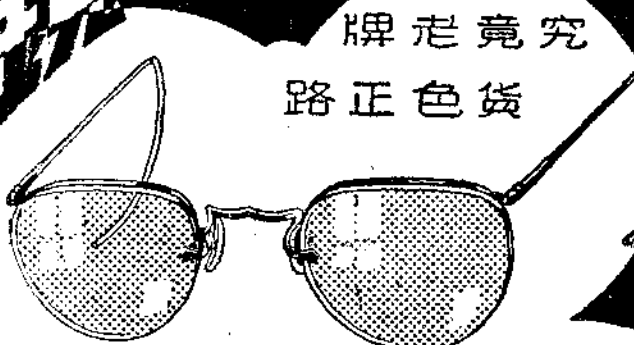
通工具。假如在去龍華的煤屑道
上，暮色蒼茫中有一輛馬車從容
駛去，蹄聲得得，車輪轆轤，間
雜着御者呼喝，怎麼不使人感到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的
意境？馬車的形式，以一種後輪
龐大，車身寬敞而又高爽的最好
；馬匹要選壯健高大，有昂然千
里之勢；項間如能飾以一串耀眼
的銅鈴，可使跑時丁丁作聲；鞭
絲插在御者的座旁，搖曳生姿。
好馬不大需要鞭子的抽打，只聽
到馬夫一聲「嚙——噓」的口令
，便會跑動。都市通衢中偶然會
見到過這樣理想的一座馬車，恰
巧車中坐的是一個風華蓋代的少
女，端莊和凝重，彩色紗巾在微
風中飄忽，街路上嘈雜緊張，配
着這幅如畫圖一般的景色，像一
瞥的驚鴻。目擊者想起車中少女
的姿勢，只有「亂世佳人」四字
可以概括他瞬間的感印。是瀾濁

之中的清麗，塵世原有不少瑣屑
的矛盾。

馬生長在都市中，僅有駕駛
的功能，確是用違其長。何以不
利用牠在原野馳騁呢？除了駕車
，只會在狹隘的芳草地，幾匹馬
載了矯健的騎師，潑刺刺地奔跑
一圈，作為賭博的工具！都市的
人們太聰明了，豢養好無數匹燕
北駿駒，比賽先後，多少人為了
一串數字，寄託在最先到達終點
的一匹馬上，而夢魂顛倒。如其
這一個數字所代表的馬勝利了，
他立刻成為富翁，多幸運呀，祝
福奔馳在芳草地上的馬匹都是千
里神駒。年年有不少人爲了這匹
千里馬做着白日夢：宿債可以還
清了，該是娶一個美麗的妻子的
時候了，製幾襲新式衣服，上杭
州去玩一個暢快……等等，等等
。賽馬的引誘力是驚人的，連最
智的人也想「投資」一下，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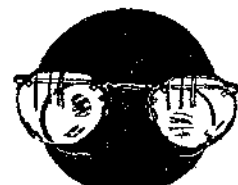
吳良材眼鏡

究竟走牌 貨色正路



南京路拋球場西首

世界聞名



驗光準
貨色好
價格廉

中國第一

碰自己的運氣看。

在承平時日的春半踏青時分，都市的郊野如中山路上，西人馳騁往來，確成一時風尚。不過在今日說起，已如過眼雲煙。極目郊野，只見四蹄飛揚，塵土滾滾，古代遊牧民族的雄姿如同在我們眼前復活。尤其當此春末夏

江灣兜一圈，這也可以算作中西好尚不同之一吧。但是騎馬與自由車之間，假如不會武斷的話，是有崇高與猥瑣之分。馬上英姿，至少含有男兒志在四方的意味，若是換了一架自由車，便覺得平淡無奇。

初的氣候，凡屬晴天，總有騎馬來去的游客。「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這不是最理想的馳騁的季節嗎？但是誰也不能否認現實的殘酷，砲火洗刷掉一切，不獨馬匹凋零，徵為別用，就是騎馬遊客，大都集中於指定地區，一時難獲自由。撫今追昔，「風和聞馬嘶」的機會，我們只得待諸異日。至於中國人歡喜運動的呢，騎馬似乎還不大流行，粗綫條的運動對於都市兒女不大能夠接受。最適宜的還是陪了愛人各跨一架自由車在龍華

尤其是都市中的自由車，離實用漸遠，一部份人認為這是時髦。正如戴黑眼鏡塗口紅一樣。凡事趨於時髦就不免庸俗。承平時對於一輛自由車，以為是販夫走卒所用，大家俱以鄙夷的目光看待；現在自由車到了揚眉吐氣的一日，但也反映了人類前倨後恭的炎涼態度。世上最悲哀的事大概莫過於這類被自己所嘲弄的喜劇。

在都市間行駛人力車或踏自由車，因為路面平整，便利不少。若在內地小城市，街道多半用石子鋪砌，就有顛躓不平之苦。

陪了愛人各跨一架自由車在龍華

在都市間行駛人力車或踏自由車，因為路面平整，便利不少。若在內地小城市，街道多半用石子鋪砌，就有顛躓不平之苦。

新樂能的

白濁白帶
從此解決



• 治分女男 •
• 售均房藥 •

—前以『新樂能』

！藥病淋治根無決

—後以『新樂能』

！品類同的步進無更

有時石子路中央凹下去成一泥窪，車輪滾過，可以使乘客身體向上一聳，雖不至翻出車外，却要受到小小驚惶。又因街道狹仄，已有行人和人力車來去，腳踏車很難平安駕駛。因此碰撞行人的事時有發生。行人的討厭腳踏車正如腳踏車上人討厭行人一般。駕車者偶然不慎，碰撞了行路人後，雖然沒有損傷，只是輕微的一碰而已，所得回答先是一個復仇性的白眼，接着就來冷冷地一枝箭：「不會踏，就少出來獻醜！」現在有幾條通衢已經拓寬，這種爭吵事件比較少得多。這就城內而言，若是城外，已由街、巷、弄……等名稱變為馬路的稱謂，有二倍於石子路的寬闊（只是少一層柏油的遮蓋），且有馬車汽車行駛，情形自然不同。城內城外騎馬的人比都市普遍，春秋佳日或歲時令節，便是石

子街上也有騎馬的遊客。馬蹄聲敲擊在石砌路面上，清脆而有節奏。在荒街冷巷中，難得有一匹馬得得跑過，人家小孩，甚至連大人在內，都要趕到戶外，以歡迎的心情，觀看馳過的白馬。只是豢養在內地的馬匹絕少雄健高大，總是瘦瘠的居多。至於城外的幾輛馬車，更其不像樣子，偈促轅下，大約已過中年，雖然識途，但是力量有限，如其有四個以上乘客，車夫往往要求分乘兩輛，減輕老馬的負擔。至於飾以銅鈴的油壁香車，可算絕無而僅有，停在城外較大旅館門口，以備外來游客的僱乘。近來城中也可通行馬車，這是街路拓寬以後的事，若是曲街小巷，仍以人力車來得便當。

照我國眼前建設的發展而言，汽車不致闊綽到平均每幾人有一輛，如金元王國所發表的統計

華綸牌

均公司

被單 枕套 窗簾 拾布

質料高貴 花式摩登 色澤鮮艷 洗晒不退

★品出版綸華海上★

五三〇七九話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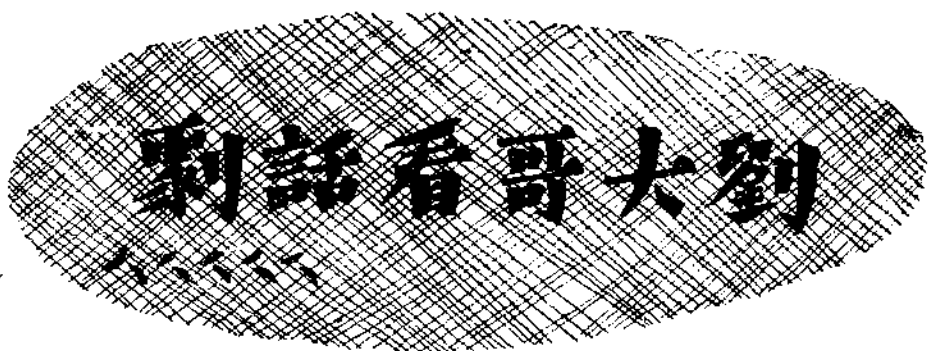
，因此柏油路不會普遍至於各縣各鎮。我們遂只得停留於人力車的階段了。若是馬車，照理說來利用獸力挽車應比人力來得更其人道，但以近日糧食的匱乏與飛漲，連芻秣的料量，也成問題；養活人口尚且艱難，還要維持馬的生活，確是一件蝕本生意。於是只有爲人力車喝彩，儘管讓來自汽車普遍之邦的外人斥爲非人道，但人力車爲普遍代步工具，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可是在都市中我們還可以看見一種獨輪車，這本是鄉野的阡陌間通用的交通工具，尤其適用於農村搬家，往往一面堆置了箱籠什物，一面坐了婦人和小孩，男的就作爲車夫，推着轆轤進行。如其專用於坐人，則兩側共可坐四人，都市中所見的就是如此，而且不必結了熟識的同伴共坐，車夫沿路招喚乘客，合滿四個

不相識的同路人，即可推行。速率當然很慢，但取費極廉，乘坐者並不以陳舊而加摒棄。爲了祇有一個木輪，都市中人美其名曰「一輪明月」，則是出於象徵主義者筆下的美稱。如其陰歷十四五月明之夜，在靜安寺下了電車，走上極司斐而路時，就有獨輪車來向你招攬生意。在寂靜的馬路上，坐着了一輛木車，蹣跚行去，確是別有風味。你可以聽同車者的閑談，有時車夫也要加入攀談幾句；坐了地下的「一輪明月」，而有天上的一輪明月送你歸去，馬路是冷清清的，路旁的樹木寂然不語，只臙木輪發出咭咭棉棉的聲音，你定然不會相信是處身於都市，但不容你不信，道旁矗立的是洋房，對面有二道白光射來，一輛汽車倏地駛過。

油路的存在，於是一切車輛甚至古老的獨輪車可以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並駕齊驅。有時這種獨輪車裝了一車磚瓦或是菜蔬，被後面汽車喇叭聲追急，推車人一陣慌亂，左右手失去平衡的力量，木車立即翻倒，如其是蔬菜，損失倒還可以，若是載的一車磚瓦，那就不必說了。這種不大不小的「慘劇」，時時可以遇到。但不能不欽佩獨輪車夫對於生活的執着，雖有危險，仍不願拋棄掉這個行業，依然按着世代的習慣，以推車爲生。同樣，凌晨騎了自由車送牛奶的差使，也覺得是一個難於討好的工作，只要有一次意外，情形就不可設想。但是爲了生活，送牛奶人還能多所顧慮嗎？

由此觀之，道路是需要寬闊、平整；交通管制是要審慎執行，但決不和少數汽車階級相關。



駱 北 撰 文

石佩卿製圖

劉大哥來到上海一晃也有四五年了，剛來的時候，他還是土頭土腦，一腦門子傻勁，穿的是白布襪子，千層底鞋，外罩一件長短肥瘦不稱身的藍布大褂。現在可大不同了，冬天是甚麼「鐵克斯」做面的灰鼠袍子；春秋是時新花呢的夾衫；夏天是白紡綢的褂褲，外罩派甚麼斯的長衫，走在馬路上，威風凜凜的。你猜怎麼着？咱們劉大哥闊了。怎麼闊的

？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就是那麼回事：今天買點甚麼，明天賣點甚麼，買來賣去的，劉大哥就從一個小夥計搖身一變成了大老板了。既然做了大老板，可不能再露着從前那份窮酸氣，當然得講究一下排場，所以就短不了今個請×經理吃個館子，明個請×副裁看齣京戲；可是吃來吃去總是甚麼錦江、新雅、京華，

……看來看去也總是甚麼荀慧生、譚富英、程艷秋、張君秋、吳素秋，……弄得咱們劉大哥真是膩煩得要死，謫一句新文學吧：「生活實在太單調了！」當然劉大哥是不會懂得甚麼「單調」不「單調」的，他只懂得又麻將「單調紅中」。不過他也覺着這樣活下去不大帶勁，得找點新花樣玩玩，所以他每天一空下來就到處閒逛，沒有吃過的館子總得進去嘗嘗，沒有聽過的戲也得硬着頭皮去聽聽。這麼一來可倒好，廣東菜、潮州菜、湖南菜……五味雜陳，紹興戲、甯波戲、廣東戲……五音連彈。反倒把咱們劉大哥招得患起消化不良症來了。劉大哥一氣之下，覺得還是吃吃家鄉館子，聽聽四郎探母來得過癮，從此十樂坊、洪長興，黃金、天蟾，……便跑得更勤了。

這一天，也不知道怎麼一來，咱們劉大哥忽然心血來潮，想到了要去看話劇。——並且決定帶他才打鄉下來不久的德配太太一起觀光。

「話劇——嗎玩意？」劉大嫂似驚似喜，拖着—雙半改良的文明脚移了過來。原先大哥沒這麼闊，大嫂住鄉下，壓根兒就不懂什麼玩意兒，這回讓大哥接到上海，「劉姥姥進大觀園」，總算見過了世面，可她也還得只懂大鼓、落子、蹦蹦調；什麼叫話劇，聽也沒有聽過。

「沒看過，是不是？」劉大哥一得意，就起勁，他一拍大腿，嘴角上唾沫紛飛：「好看着呢。這是上海頂時髦的改良文明戲！督軍強搶女學生，戲子跟姨太太自由戀愛，還有大學生殺親爹，土老兒逛窯子，……要什麼有什麼，情節好，冊兒文明。咱們今個晚上就去，大嫂也邀着。大狗子當然也得去開開眼，見識見識。」

「啊！」大嫂驚叫一聲。「那麼我先跟大嫂說去，讓她打個中覺，晚上看戲也好有精神。」

她迫不及待，說完了顛顛巍巍就要走，預備給娘家大嫂也來個意外的驚喜。她一肚子高興，沒處發洩，到了門口，還忍不住轉過身來，裂開那張血盆大嘴，向咱們大哥笑了那麼一笑。嚇！敢情大嫂還真有那麼一手！劉大哥也跟着笑了，這一笑讓他想起十年前的一個夜晚。那天大嫂是新過門，一個人悶聲不響地坐在床沿上，活像一座觀音大士像。而咱們大哥呢？也是一個老實頭，想來想去也提不起話頭子。於是就這麼坐着坐着的，可就坐到了十二點了。大哥心裏一急，這才福至心靈地問了大嫂一句話。

「我們吹燈好嗎？」

大嫂聽了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只是衝着大哥那麼嫣然地笑了一下。嚇！這一笑勁頭兒真不小！更何

況咱們大哥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所以一直到今天，咱們大哥對大嫂這一笑還不能忘情。

劉府上的晚飯今天開的特別早。爲甚麼？這你還不懂？咱們劉大哥是老上海啦！當然懂得看話劇的訣竅。看話劇這玩意兒比起看京戲可大不相同。看京戲講究的是到的晚，專看壓軸子和大軸子。看話劇可就得趕早兒，要不然，半截當中，黑咕嚕咚摸進去，準會看得你個「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咱們劉大哥是過來人，化錢絕不能找彆扭，所以不到七點，合府大小便都吃好了，現在他正在一本正經地等候傳令出發。

別瞧我們大嫂是鄉下人出身，不含糊，化粧程序講究一步也不能差。擦鞋子，上雪花，撲香粉，抹胭脂，在她那張紅吹黑六的俏臉上，洋學生畫圖似的，儘往上頭加顏料。不料最後輪到畫眉毛，却老半天完不了工。也不知道是美國眉筆製造得不合標準，還是由於美國人過份講求曲線美的緣故，結果弄得我們大嫂畫出來的眉毛，總是那麼曲裏拐彎地，像一條條蠕動着的小蚯蚓，這夠多不像話！大嫂是個好强的性子，不肯阿Q似地歸罪於美國眉筆，所以只好畫了再塗，塗了再畫，前後這麼一耽擱，不要說大哥等得不耐

煩，就是大狗子也撅起着小嘴，滿臉透着不高興。娘家大嫂是客人，嘴裏自然不好說甚麼，可是心裏怎麼樣，這誰還不明白？大嫂一氣之下，便索興左右開弓，擦擦兩下，一面一筆。嚇！這回可直了，可是壞處又在太直了，活像兩條橫扁担！

「怎麼樣？」大嫂飛過眼風，轉過身徵求意見。

「好！好！就是這麼直一點得勁！」娘家大嫂心裏着急，由不得嘴裏不撒謊，她眼明手快，一把抓起那個灑香水的小玩意：「我幫你來灑香水！」別的忙不會幫，灑香水可是老內行，因為她在鄉下菜園子裏每天就是那麼用噴壺澆水，澆慣了的，拿起水瓶澆那麼幾下，那真還得算「大才小用」！可沒想到大狗子早就沉不住氣了，他哭喪着個臉一拖一拖地走到大嫂的身邊。

「媽！咱走吧！」

「好！大狗子！別着急！咱們這就走！」大嫂一隻手拿着梳子在黑髮上前後揮動，一隻手撫着大狗子的後腦門在低聲安慰。

「大狗子！別去磨纏你娘！先到舖底下把昨天從采芝齋買來的黃埭瓜子翻兩聽出來，待會兒到戲院子裏好磕！」大哥好意地爲大嫂解圍。到底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大哥這時候不體貼我們大嫂，還有誰體

貼？

我們大嫂呢？也真不愧爲識時務的俊傑，也早就趁了這個時候三把做一把梳的，把蓬鬆的一頭亂髮梳成了摩登的飛機式，現在她已經在忙着換衣裳了。

「咚！咚！」門響了兩下。

「誰啊？」大哥在裏面發問了。

「是我！」

「噢！進來！」大哥聽出來是張媽的聲音。

張媽一手推開了房門，然後畏縮地移進來。

「嗎事？」大哥十足地擺出老爺的架子。

「回老爺！兩輛三輪車都叫到了，老五爺子叫我上來回一聲。」

「車子是不是轎式的？」大哥一心想讓自己太太開開眼，所以特意喊的順風牌三輪轎車。

「是轎式的，就是那種兩個人一塊在前面蹬，上頭有個蓋子，走起來活像一口小……」

「少廢話，叫老五吩咐他們趕快預備！」大哥知道張媽這個漏嘴子說說就快沒有好話，所以事先攔住。這麼一來張媽也只好把說了一半的得意形容詞嚥下去，慢吞吞地走下樓去。

「走！」大嫂換了衣服，得意地瞧了一下鏡子，便第一個拔腳預備做開路先鋒。大狗子不甘示弱，一

隻手抱着一罐瓜子走在第二。娘家大嫂走在大狗子後面，大哥是主人，走在最後，於是大隊人馬便浩浩蕩蕩地從樓上直開下去。

坐上了車子。大嫂心癢癢的想，真舒服，可張媽

的形容詞也真不含糊！這的確像兩口小棺材，可就顯着高了一點。要不然，倒真夠得上一九四三年的摩登新產品——活動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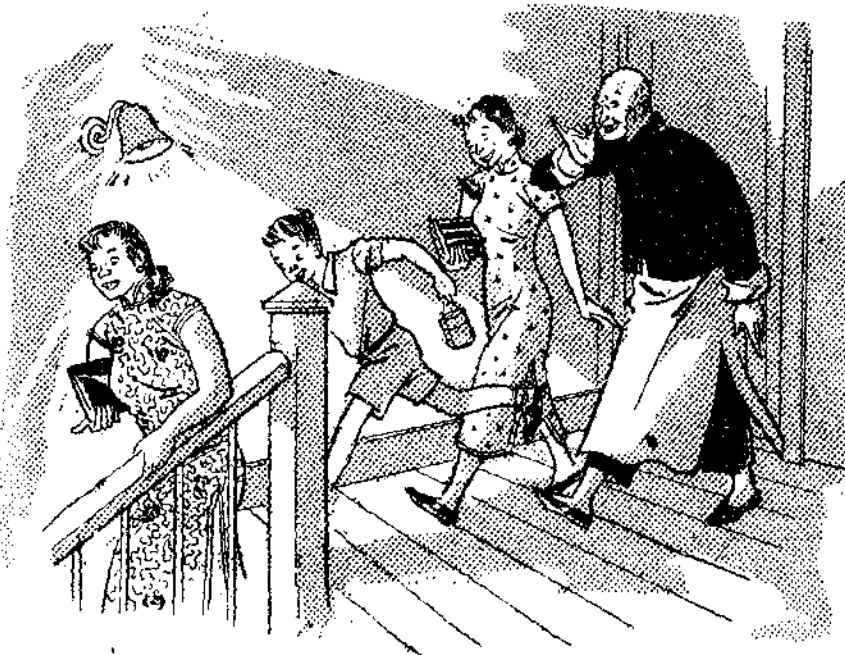
剛走了一段路，忽然一陣汽笛長鳴，這可把我們大嫂給楞住了。

「怎麼？別是又到了浦口江邊了吧？要不然那兒來的小火輪叫？」大嫂心裏不住在納悶。

「這是防空演習警報！」大哥看出來她那種狐疑的樣子，便好心地向她解釋。

嗚！嗚！第二聲警報又在響了，汽車、三輪車、黃包車，一古腦兒都停在十字路口附近，巡捕和自警團員一齊動員拉繩子，有的便在高聲地吡喊：

「請大家靠左邊走！」



得！這下子可熱鬧了！看話劇偏巧碰見甚麼防空演習。幸虧是有咱們劉大哥，他是老上海，「啞巴吃餛飩，心裏有數」，他悶聲不響地開了車門就朝下走。大嫂一看情勢不對，一把就拉住了大哥。

「怎麼？打回票嗎？」

「用不着打回票！」大哥是成

竹在胸。

「那可怎麼辦呢？」

「怎麼辦？開步走！」大哥危急之中，不忘幽默，倒的確是林語堂的高足。

「嗎事？」娘家大嫂也從小棺材裏面探頭出來詢問了。

「嗎事？開步走！」大哥一面付清了車資，一面從容不迫地跨上了左邊的人行道。大嫂一看不好，趕緊拉住了大哥的一隻右手，另一隻手却拉住了娘家大嫂。剩下的大

狗子只好跟在後面，高一步低一步地往前走。一個跟頭，便低聲地抱怨着。

「嚇！怎麼這麼黑？」大嫂脚底下一頓，差點蹣

了一個跟頭，便低聲地抱怨着。

「還好，天上有月亮，要不然可更認不清道啦！」

「娘家大嫂在邊上也接上了碴。」

大狗子本來無聊，現在讓舅母這一提醒，便仰起頭來看月亮，可是看來看去還是那麼光光的，圓圓的，覺得不怎麼帶勁，便把眼睛注視在自己面前的一塊亮光，原來這塊亮光就是他爸爸頭上冒出來的，這下子大狗子可放了心了。

「他媽的就是天昏地暗，咱老子也不怕！反正我爸爸頭上會冒光！」大狗子一邊在安慰自己，一邊更悠然地望着爸爸的光頭出神。沒想到一個大意勁可就

把媽媽的腳後跟踩了一下子。
「找死啊！」大嫂心裏正因為路上沒有燈直覺着驚扭，偏偏大狗子在這時候會給她來了那麼一下子，一氣翻過手來照着大狗子就是那麼一個脖溜。嚇！這一下子可真脆生！打得我們大狗子是兩眼直冒金星，可又不好哭出聲來，便只好那麼摸呀摸的。大哥瞧了心裏有點不忍，便停住了腳，等大狗子過來拉着一齊走，一邊還低聲地安慰大狗子。

「大狗子乖！別哭！前頭這就到了，咱們進去看話劇。」一邊說一邊指地可真就到了戲院的門口。
「嚇！可走到了！」劉大嫂異常地欣慰。劉大哥却臉上表示不大高興。

「得，忙來忙去，還是趕個晚集！」劉大哥一面

看着直指八點一刻的大鐘，一面在抱怨。

大嫂一聽大哥這個意思，好像純粹向自己找碴。心裏可就有點沉不住，剛想分辯兩句，忽然發現大哥滿頭大汗，神色慌張地在身上東掏西摸的，那張肥臉真是紅中透紫，紫裏掛青。

「怎麼啦？」大嫂好心地上去問。

「票子！票子找不着啦！」大哥一邊說一邊還在口袋裏摸索，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

「戲票啊！別是在你皮夾子裏吧？」別瞧我們大嫂是鄉下人，倒是地地道道走幫夫運，咱們大哥摸來摸去摸不着的戲票，果然從皮夾子裏翻出來了。

「走！」有了票子在手，咱們大哥突然神氣了十倍。收票員一看氣派真不小，便一個勁地往裏讓，連領票的都派的是拿摩溫。

「喂！慢點！慢點走啊！」大嫂在暗地裏真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便在後面窮嚷嚷。

「噓！噓！」左面，右面，不約而同地向我們大嫂開起汽水來了。

「怎麼着？放氣啦！」娘家大嫂也莫明其妙地在噓咕。

「噓！噓！」這回下動員令的更多了，四面八方好像都有埋伏。領票的拿摩溫一看風頭不對，拉着大

嫂的玉手便往前走，大嫂子另外一隻手還沒忘了拉着娘家大嫂。

「請坐！請坐！當中那兩個空位子！」拿摩溫把這二位寶貝太太領到了，便如釋重負地請他們往裏邊坐。

「得！可到啦！大狗子跟大狗子的爹呢？」大嫂這才想起來還有兩個人。

「噓！」大哥坐在位子上低聲地在禁止，大嫂偏過頭來一看，才瞧見大哥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邊上看戲，身旁坐着大狗子。

「噢！原來你們早進來啦！」

「噓！」後面又有人下攻擊令了。大嫂一看風頭不對，便強咬着嘴唇，一句話也不說，一個人悶着頭在看戲。娘家大嫂本來還想幫着大嫂向後邊開汽水的入算賬，後來一看大嫂既然忍下了這口氣，自己也就不必強出頭，便也坐下了靜心看戲。

「劈拍！劈拍！」大嫂正看得起勁，忽然聽見這種熟習的聲音出現了，便側過頭來搜尋這個聲音的來處，一看原來是大狗子一個人正捧着罐子在磕瓜子。這回我們大嫂可學乖了，她知道這會見得用動作代替音語來表示自己的需要，於是便悶聲不響地把手向大狗子胸前一伸。大狗子乍看之下，吃了一驚，後來仔

細一瞧，原來這隻手就是剛才在自己脖子上撫摸的那隻巨靈之掌，便慷慨地抓了一大把瓜子放在裏面。大嫂接着了瓜子，便把手縮回去，另外又好心分給娘家大嫂一半，於是國粹式的三人合作配音，便抑揚頓挫地奏了起來。結果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劉大哥，不過他總算過來人，懂得內中的甘苦，所以不便從中干涉，更何況這幾位表演者又恰巧都是他的皇親內戚，即使真想做一個主持正義者也感到無能為力了。可是儘管劉大哥一個人可以不響，其他的正義主持者還是大有人在，於是乎「噓！噓！」的聲音便又此呼彼應地響了起來。

「好小子！你們又來了，老娘給你們來一個不理會，看你們怎麼辦！」大嫂索興大磕其瓜子，採取精神抵抗法。

得，這回我們大嫂可勝利了，她的精神抵抗法一直實行到第一幕終了，還沒有一個人敢再下攻擊令。燈亮了，我們大嫂暫時地放棄了磕瓜子，現在她要盡情地瀏覽一下這個院子裏偉大的建築了，然後頗為高興地向娘家大嫂吐出了讚美的諛詞。

「倒底上海是大地方，戲院子造得可真講究！」「可不是？你瞧每個位子後面還都裝着一個盛瓜子皮的小銅盒呢！」娘大家嫂一進來就發見自己面前

的椅子背後有一個小銅盒子，所以磕下來的瓜子皮便嚼青菓一樣，回味好！」

「哎！這不是！製得可真細巧！」大嫂也撫摸着甜味兒了！」大嫂呷了呷嘴，覺得這瓶黑水的確不是甚麼可怕的藥胰子水，便咕咕咚咚一口口地又倒了下去。

「得啦！得啦！別外行了，那是烟灰碟子！」咱們大哥覺得這二位簡直愈談愈不像話，只好插進去好意地爲他們解釋一句。

「爸爸！我口乾！」大狗子一眼發現賣汽水的紅衣BOY，便提出了要求。

「好！好！咱們買汽水喝！」大哥究竟是疼兒子，聽了那麼一句話，便不住地向賣汽水的BOY揮手。賣汽水的過來了，大哥給每人挑了一瓶金菓。

現在每個人手裏算都有了一瓶金菓。大哥大概是渴急了，第一個拿起瓶子，對準了瓶口便咕咕地喝了起來。大狗子則一面喝着汽水，一面欣賞那個上下大的汽水瓶子。大嫂子起先看見瓶子裏黑黑的，有點發毛，後來看見他們都喝得那麼津津有味，便也不甘示弱，「咕咕」也是那麼一大口。

「喂！怎麼帶點藥胰子味！」大嫂匆匆地嚥下去一大口汽水，忽然覺得胃裏一陣難過，便大聲地抱怨。

「好太太！你說話小點聲，好不好？不喜歡喝，咱們再換瓶綠寶桔汁。其實這種汽水更開胃，就好像能例外。」

「哎！這句話有點意思，可不是現在嘴裏就有點甜味兒了！」大嫂呷了呷嘴，覺得這瓶黑水的確不是甚麼可怕的藥胰子水，便咕咕咚咚一口口地又倒了下去。

四周的燈又暗下去。第二幕開場了。台下頓時呈現了一片寂靜。大嫂瓜子是磕完了，汽水也喝光了，便靜靜地定下心來看戲；可是她看了老半天，情節是糊裏糊塗，說話又似懂非懂。心裏正在納悶，忽然「噹啷」一响，不知道誰的汽水瓶子倒翻了，大嫂心中大爲不滿，先也「噓」了一下，然後再向聲音的來源搜查，這一查不要緊，原來正是大狗子闖的禍。

「小鬼！當心點！」爲了表示母教的尊嚴，大嫂便輕輕地叱了一句。

「噓！噓！」前後左右又不約而同地下攻擊令了。劉大嫂在四面楚歌的包圍下，心裏更覺得氣憤。

「他媽的又開汽水！」這是大嫂心裏的話，可是她沒敢說出來，對啦！雙拳難敵四手，還是忍着點的好，大嫂子只好定下心來再看戲。

「媽！我要撒尿！」大狗子一到了拉屎撒尿，總會好意地想到自己的媽媽，在戲院子裏撒尿當然也不能例外。」

「女！我帶你去！」劉大嫂剛剛灌了一大瓶藥水，此刻似乎也覺得頗有同感，便也站起身來預備一塊出去方便方便。

「怎麼啦？」劉大嫂好不容易擠出了重圍，轉過頭來低聲問。

「大妹子！等等我！」娘家

「新做的旗袍給撕了！」娘家大嫂的聲音有點顫抖。

大嫂的屁股也跟椅子分了家。原來她早就忍了大半天了，這個機會當然不能放過，便緊跟着也往外擠。三個人才擠了一半，便聽見一聲尖音的銳叫，接着又是四面八方的「噓」聲。

「嗎事？」我們大嫂一隻腳的全部重量整個地壓在某女士的腳背上，可是她老人家却還不自覺地在驚異，奇怪人家為甚麼要尖叫一聲。



「不要緊：明個兒讓大哥給你再做一件！」大嫂一邊攙着大狗子向前走，一邊回過頭來安慰娘家大嫂。娘家大嫂既然得了保障，便也坦然無事地跟着向廁所走去。

等到他們從廁所裏出來，院子裏已經是燈火齊明，原來第二幕也演完了。大嫂驟然間獲得了大量的光明，便神氣活現地又開了一雙文明腳，拉着大狗子就往裏去。這下子可苦了娘家大嫂子，她是賊人心虛，一個勁地貼着大嫂的後背，一步也不敢離。為甚麼？還不是爲了那件織錦緞旗袍上裂了一條大縫？

可是中國人好管閒事的畢竟太多了，第一個發現娘家大嫂旗袍上有一條大裂縫的人便指點着告訴自己的女伴，而那個女伴呢？又恰巧是被我們大嫂踩過一脚的，便忍不住得意地放聲大笑，於是乎衆目所視，衝來衝去眼看這就可以殺出重圍了。突然「吡拉」一聲，娘家大嫂一件新做的織錦緞旗袍在烟灰碟子的小釘上，一半給分了家。

可是中國人好管閒事的畢竟太多了，第一個發現娘家大嫂旗袍上有一條大裂縫的人便指點着告訴自己的女伴，而那個女伴呢？又恰巧是被我們大嫂踩過一脚的，便忍不住得意地放聲大笑，於是乎衆目所視，

衆手所指，娘家大嫂的下擺，便成了全場注意力的集中地。娘家大嫂雖說是個鄉下人，可也不能當衆丟這個臉，一怒之下，紅脹着個粉臉蛋兒就往外跑，大嫂一看樣子不對，緊跟着就往外追。沒想到一個不留神絆在一位男士的腳上，整個地便翻了下去，蹣了一個大馬爬。

「哈哈！哈哈！」頓時全場內充滿了笑聲。大哥一看不好，拉着大狗子，三脚做兩步地趕到跟前，一把把大嫂扶起來。

「怎麼樣？蹣着哪兒沒有？」劉大哥好心地在撫問。

「怎麼樣！走！回家去！」大嫂在身上拍了幾下，便氣沖沖地向外走。

「怎麼？不看完了走？」劉大哥拉着大狗子跟在後面問。

「看完了？孫子王八且才看這種倒霉的話劇！」大哥一聽口風不對，只好悶聲不响地隨着往外走。到了門口才看見娘家大嫂正衝着漆黑的街道發楞。

「走！大嫂咱們一塊回家！」大嫂走過去輕輕撫着娘家大嫂的肩膀，覺得彼此都有點同病相憐。大哥看到了這種光景，也只好無精打彩地招呼好了黃包車，耐心地侍候幾位都上去，然後才一屁股自己再坐上

去。

車子走了，這時候防空警報還沒有解除，路上依然是這麼黑黑地，似乎給每個人的心上更添了不少的不快，尤其是娘家大嫂，她老忘不了旗袍上那條大裂縫。

「他媽的，孫子王八且再陪你們來看話劇！」劉大哥心裏忿忿地想，不覺下了決心似地重重地踏了一下車板。大狗子聽見聲音便趕緊回過頭來看。

「咦！又是那塊亮光！」大狗子眼睛緊緊地注視着劉大哥的光頂，好像又發現了新大陸。

機器電磨 用鈍刀片

大同貿易公司專用機器
電磨各種用鈍刀片及刀
剪利器一經電磨無不鋒
利如新

(地址) 浙江路五七五弄廿四號
(電話) 九〇九〇五

代理處
先施公司
新新公司
麗華公司
三大大公司

老當益壯

若素



頭昏眼花？

頭昏眼花，為每個老年人所不免，其所以如是者，身體與神經衰弱之故也。「若素」可使身體神經二者俱健。於是「若素」遂成爲老年人不可離之良藥。

(各大藥房均售)

病中談「病」

果 厂

有生卽有煩惱，疾病不過煩惱之著乎形式者，然落魄人於此蓋尤不堪，黃仲則「途中遣病愴然有懷」可爲代表：

搖曳身隨百丈牽，短檠高照病無眠，去家已過三千里，墮地今將二十年，事有難言天似海，魂應盡化月爲煙！調糜量水人誰在？况值傾囊無一錢！

所說皆卽目前景物，並未隸事用典，而動人力量，絕不在「如此星辰非昨夜」之下者，正因此情更覺戀愛的事爲普遍易曉耳。遠客在外三千里，雖亦有所謂俸錢也者，其實與黃君之傾囊相去無幾，自四月四日兒童節起，一連偃臥五日，「搖曳」中不禁憶起如此之詩，於是乃格外生一層說不出的感觸。

幼年時很喜歡以病爲撒嬌的機會，平常總是嚴肅的父母，一聽見子女健康有問題也要添出幾倍的愛撫來。弄到現在一感覺不合適就要喊一聲「媽呀」！大約就是兒童時習慣之遺留，不單是我，人人全是一樣的。上中學時離家遠了，交通既不便，我非到寒暑假往往是不回家的，一有病痛，除獨對短檠之外，實無

可告語，你要知道，將疾痛告訴了別人，取得別人的關心，這在病者，好像就有了安慰。然而同學都上晚自習去，且彼此不相熟，也很不情願說出自己有病，蓋在有交誼有感情的人前說，固可惹人憐惜，若不是這種關係，却引起人家的訕笑與討厭，也是最要考慮的。到了頭痛得最厲害或發燒太凶的時候，多半還是掙扎起來給父母一封信，敘述着目下的苦况，無疑的，這便是代替了那「媽呀」的呼聲，可是當第二天或第三天人已好了，照樣跳跳蹦蹦的在操場上時，作媽媽的却正對着剛剛寄到的信在垂淚，和父親商量該派什麼人去看看孩子，和應當帶上什麼東西之類，如此一星期之內，定會見到家裏派來的長工，年青人反而爲此發起脾氣來，「我早就好了，誰讓你來的？家裏真是小題大作！東西拿回去，我不要！」臉上訕訕的走出「學生會客室」，倒弄得長工摸不清頭腦。如今這事相隔二十多年了，在發高度熱的昏睡中，不時還有這許多影子在眼前朦朧的跑來跑去，一清醒過來，分外有些空虛。

但中國人卻不免把病當作閒情逸致之一，名士與美人，尤不能不按時而「多愁多病」。只看看宋人詞句，不是「顰眉」就是「腸斷」，不是「消瘦」定是「無眠」，就可證明。有人說中國文字不是長於敘事的，而是長於抒情，所抒的情，是什麼，我約略統計起來，總是離情別緒居多，而屬於男女相思的別離，尤其是才人筆端的家常便飯，要想點染此情此緒的難於禁受，只有把病字強調起來，以使別離的苦更具體的顯現在一般人面前，在修詞上這也許是屬於「夸大格」的。可是能夠迴腸蕩氣的作品，大半還是仗了病字的力量。好些人都罵這是不健康的現象，以為像這樣無病呻吟的文章大可拉雜摧燒，然吾意以為倒也不妨隨他去，蓋感情這種東西，根本是病態的，假使太健康了，反而讓人看了是不近人情，譬如看西廂記十里長亭而分毫無動於中甚至罵張生雙文太兒女子氣，亦是說不過去的。殘忍與同情之判，相去極小，雖然末流會距離甚遠，其實在心的出發點只一線之差耳。人大抵是應該人道一點，不能相會而非以病來點染心情豈不重可哀乎？則吾人固不願將天下痴兒女盡罵為沒出息，其理由原也說得過去了。且雅人也者，對於病又有一種趣味的看法，那就是因病得閒是。藥本

是不好吃下去的，但紅樓夢中寶玉反把黛玉房裏的藥香作為難得的雋永，又如浮生六記裏也把病裏光陰禮讚得特別有情致，中國士大夫很喜歡把不藝術的東西看成藝術，病與愁殆均其一端也。這裏我想也有一點潛在的原因，那就是士大夫階級平時的生涯太呆板嚴肅，缺乏了實生活的趣味與動力，迫不得已，只有在這些時候覓一發洩的機會，恰如佛羅德講精神分析的 *Libido*，遲早必覓一出路以資宣洩一般。譚瀏陽在「仁學」裏所講的兒女關係不宜過於神祕，何嘗不是如此說法。最近會見知堂先生，他說中國自古是民主的思想，所以皇帝的生活并不像我們想象那麼暇逸，因而許由務光之流，竟會視皇帝如敝屣，直到最近，有人在北京會見一度作過太子的「大阿哥」，向他訪問當年宮掖情形，他說當皇帝是頂沒意思的，每天早晨三點鐘就要起床，讓太監領到這裏領到那裏，不是叩頭，便是行禮，所與衆人不同的，只是什麼都可以隨便索要而已，這許多話實可以代表中國理想的官吏生活，幾乎完全為型式的禁欲的了，苟不為是，一定都會成爲昏君與亂臣。沉潛在聖經賢傳的擺面孔空氣裏，不容不藉病發揮一下自家的情感，南宋以來的道學家，多爲詞林能手，憂國憂民之餘，還要自己的感

情跑跑野馬，這也是需要後人的了解與原諒的。故普通批評中國文學病態的色彩太濃厚爲欠健康云云，我則覺得健康的感情根本不在乎病與不病，中國號稱東亞病夫，其病原不指多情的病，而是說我們的禁慾式清道徒生活，根本不會有什麼健康合理的機構耳。

看紅樓夢因而自疑爲寶黛者也很多，本無所謂，而亦「黯黯愁侵骨，懨懨病影成」起來，真是有點肉麻。其實這多半是沒有經過男女正常關係的青年之變態，我所看到大部正在爽朗的變愛之中男女們，反而沒有這種現象，也可見禁閉式的教養法之不甚得體矣。D·H·勞崙斯在「查泰來夫人之情人」一書裏罵英國紳士的生殖器都是僵乾的，他們只是夜禮服的架子，所以健康而感到需要的年青查泰來夫人，只好同野獸一樣的麥洛士在疾雨中裸體追逐於密林中了。委屈而不得正當發育的性生活，轉變成愁悶與病象，此乃中國美人多病的最具體的原因，且亦最不容氣最不含蓄的解釋法。然我覺得是這樣，要含蓄也含蓄不來的。同時，中國詩歌之獨多抒情之作，正是爲了此力量之昇華，敘事實直，有不可能者，皆由是宣之，朱淑李清照殆均有若干的不滿與要求而云然也。

野馬跑得遠了，還是回到病痛的本身來吧。對於

一個平時很康壯的人，疾病的襲來真如雷霆萬鈞，可以立即昏厥。卽如我個人，十五年來，幾乎沒有害過什麼病，我常是自詡爲「牛」的，自己幹的事情，也恰如牛馬一般。從前作教員的時候，經常清晨跑步約兩華里，然後緩緩歸來，吃稀飯饅頭，可以比別人多進三分之一。下午一覺睡起，又是打網球的好時間，不到渾身大汗是不止的，自到江南，此情可待成追憶，荏苒三年。雖然不是作着什麼劇職繁缺，而酬酢亦難免，於山野之人，蓋頗不適於華燈看舞醉裏聽歌，所以每以接到請客帖或具柬宴客爲苦。廿九年夏連在秦淮河畔某肆用飯三次，遂大病，獨臥公寓，真的有黃景仁調糜量水之感了！若此次之病，雖只感冒，倒頗覺不輕，昏夢中種種惡象，俱至眼前。在中學時的病苦，不過其一。病了兩天之後，漸漸好了，想照舊辦公，不意感風復發，意緒大壞，因爲很疑心是發瘧疾，四月六日知堂翁到南京，本想去接的，以此不果，到後來還是沈啓无先生先來寒齋，以病店相詢，這時已發了汗，證明不是瘧疾，心頭稍稍痛快。我對瘧疾有切膚的經驗，十五年因張大元帥與基督大將在南口劇戰，學校輟學，我就在家裏發瘧疾，自暮春至初秋，反復十數次，冷了時只有飲開水，熱時不知說

些甚麼。秋日入學與舅父同行，二百里長途要騎在驢背上，沒有汽車更無火車，至九十里後瘧疾大作，伏在驢上，進退唯谷，那是我平生未曾遇到過的一次苦惱。及至讀書稍多，見金石錄後序上趙德父在江南病店，寶物落失，性命不保，看到自池陽船上臨發入行在一段，想想自己的二十年光陰，亦有不能已於廢書三嘆之勢。現在總算不是病店，不免暗暗歡喜一番。但南京的瘧疾確是易於傳染的，趙明誠一向住在山東河南，故一到「下江」，不免於難，亂世的人，不知怎樣便會送掉性命，惜在史實上可稽考的很少，頗引爲憾。因又想起親友凋零於流離道路中的也不少了，這也可稱爲戰亂之賜與，殺人者不僅是子彈，若干可繫念的死者，當臨終一瞬，遠較吃槍彈爲可憐！「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我們還能側在病榻上吃吃家人之稀粥，不亦大可以慰乎？

詩人大抵當病時有詩，自然，不是在最危篤的時候，——不過絕命之詞，實亦多臨終口占者，如放翁臨死示兒詩卽一例。中國人無論受儒家思想影響或受佛老浸染都是一樣，便是能將死生看得開，不至於過分固執與留戀。所以絕筆詩詞，倒是見道之作多，感慨辛酸之作少；沈啓无君會同我說，中國文學與西洋文

學最大的區別就在象徵與寫實，中國文章無不象徵者，不獨李商隱李長吉的篇章很晦澀，凡詩人大約均只說出五七分，而愈有痛感，愈作得和平，若不深明底裏，或毫無所動於中也未可知，此乃東方文化精髓，而在病中表現得最清楚者也。理智當靜處時頂易活動，佛家坐禪，或取意於斯。我們健康時候，老是動的，一刻不肯休止，如一塘污水，上有風波，下有魚蟲，中含沙礫，看不見一點清澈透明的本體。既病臥在床，外事不得不暫時從腦筋裏擠出去，於暫時之安息裏，收視返照，猶之池水暫靜，沙礫下沉，風波不起，可以洞見表裏，細數游魚，故在病榻乃大有悟道的機緣，而一有述作，乃絕妙焉。且人與人之間，倘非病時，如霍布士 Hobbes 先生所說，簡直像與狼相處，一方是伺隙，一方是嚴防。唯一遇病時，多少須拿出一點同情，因此我說，病榻也許是社會上最安全的地方！「人與醫學」這本名著裏，有一章是專門討論「何以病人值得同情」的，手頭無原書，不能摘抄，大致記得是說病人在未病時是社會工作中的個體，既因爲公共的事，得不到休息，現在病了，可說是爲大家犧牲的時候，理應寄以安慰。故病人的要求，無論如何，是不應當拒絕的，病院中必須以溫柔的女孩子充護

士，不能不說是一樁「德政」。世尊割肉飼饑虎，敵人在病楚時大抵也化除彼我之障，而不忍聽其呻吟飲泣。世界紅十字會即基於此而創設。殺人是鬥爭，英雄的表演應當一刀一劍，所以放瓦斯以及細菌戰實爲不名譽，因爲他是先將人置之於病的地位，使之喪失戰鬥力而殺了的，猶之我們壯漢打擊臥床不起的病夫，殆必爲人所嗤。於此我想起中國號稱爲東亞病夫之又一意義，照我們的戰爭說，尙不能充分利用機器，衝鋒陷陣無非仰賴大刀紅槍，人家的殺人機器一開，我們就病了，這所謂病夫，反而有許多光榮的成分了。數年前我於古城中聽砲聲震耳，忽一晚警察傳令家家預備黃泥大蒜矢溺，謂此可防禦瓦斯，如有異味即以溺合蒜及黃泥塗鼻口云云，即大學教授亦無不如法泡製，以待萬一，幸而不用，假定真的大家嘴邊銜起上述的口罩，誠亦大奇事也。病夫只是病夫，終以任其自然爲妙，雖然我也不會持刀殺人。

梁任公在病苦中能集宋詞爲聯語，往往精妙。苦痛中的小玩意兒序云：「……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極人間未有之苦痛，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

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任公是自詡爲有趣味并樂觀的人，遇此也不能自遣。我以爲自家苦痛，還能自知，唯有目覩他人輾轉床第，殊不可耐，尤其是與自己最有關係的親戚朋友。故我最不願探望人病，一則目覩之餘，不免怵心，一則別人的心緒不佳，反而要出面招待，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從前我身體好時，我的太太時常鬧病，而太太一病倒，則自我的拖鞋至孩子的書包均有找不着所在之厄，其餘米鹽瑣屑自不必提，所以一遇此境，我是一則以懼，一則以怒。懼者，萬事都無頭腦，怒者，哼哼唧唧，聽了很不舒服。痛苦不在己身，始則同情，繼則厭煩，終至恨惱。現在自己病臥在床，看了家人焦慮之意，不免頗悔昔時。太太遂也向我發牢騷說，「我病了，你只是生氣，現在你病了，我們要生氣行不行，」弄得我也無言可答。但我的厭恨，乃是出自願意別人快痊癒的迫切期待心理，絕非願仇人病死，或釋迦見生老病死起而厭世意的說法，這總算可以表白的。對於疾病之不耐，在每一男子的普通習慣，不只是別人，如初唐四傑中的一位，固亦曾爲癱瘓而自殺，是足證對自己之長期不獲健康，也可以照樣的不滿意也。

四月十五日衡門室病起作



：文 心譯文：

：董天野製圖：

我時常向珍說：

「在莎士比亞還沒有將人生分做七個階段以前，爲什麼就沒有人曉得「世界本是一個舞台而男女都不過是演員」這哲理？」

珍點點頭。

我又說：

「爲什麼在歌德以前，就沒有人說出「誰個少女不善懷春誰個少年不善鍾情」這句話？」

珍還是點點頭。

魯時常說我愛說過於玄妙的話，其實我覺得珍的點頭纔有資格担當玄妙這兩字的贊頌。這種玄妙不是空泛的玄妙，而是所謂「玄之又玄是爲至玄」的富有

人生哲學色彩的玄妙。
珍的眼睛正盯在天上孤另另的一朵棉白的雲上，我不敢打斷她的玄想，粉碎別人的美麗是最殘酷不過

的事情。可是等她的眼睛重回到我的臉上時，我說：「珍，我覺得你的點頭太玄妙，我永不能在你的點頭里，找出一點你是非可否的痕迹。」

珍燕然一笑，還不回答。直至我的手輕輕地溜到她的手腕上，她纔撥過頭來，古怪地望着我說：

「你剛才這幾句話是否意思是：因爲你是男孩子，所以你在愛着我？」

我很想我能承認地說：「不錯。」但我不能，我訥訥不知如何回答。

她像是知道我一定不能回答她的突擊，所以並不逼我直接回答，她一轉便換了個題目：

「照你意思，你現在和我在一塊兒不過是在演戲而已？」

這攻擊太厲害，將我的手從她的臂里嚇得縮回來。我亟亟地分辯說：

「我從沒有想到這層。」

珍那麼真善美地一笑，善意地將手握着我的：

「傻孩子，這麼嚇幹麼呢？我並不是想窘你，我不過借此解釋你剛才的兩個問題而已。你剛才在承認莎士比亞的譬喻爲哲理，但你一忽兒便又否認了。這就是在莎士比亞和歌德之前，沒有人說出莎士比亞和歌德所敢說的話的原故。」

我一想，恍然大悟。

突然，我接受了一種新的靈感。我勇氣百倍地將雙手緊握住她的手臂，注視着她，激情地說：

「珍！」

珍將指頭捺到嘴唇上：

「傻孩子，不要響，我曉得你的意思。但你所要說的不過是別人都能說的話而已。」

我一想，果然。

珍嫻靜地低下頭，將細軟的髮圈宕到前面和微風玩着打鞦韆。我曉得她美麗的大眼睛正在髮圈後面注視着我的動作。我想——但我不敢，誰叫我不是歌德，不是莎士比亞！？

希普金詩：（不是普希金）

無畏的勇士呵，

拿起你的長矛，

決戰罷！細聽，

震盪的鑼鼓聲，

在沸騰你的血；

瀰漫着的陰霾，

等着你去掃蕩。

勇士呵，勇士，

爲祖國的光榮，

爲騎士的榮譽，

決戰罷，勇士！！

.....

「嗤！」

「你以爲他這詩寫得不好？」

她搖搖頭，頭髮又在打鞦韆。

「珍，你一定有你想的思。」我幫她將飄到前面的頭髮撥到耳後去，不讓她借着弄頭髮來延宕時候，好想點頑皮的狡黠的話來窘我。

「難道你唸這詩時，你一點感想也沒有？」

我想了想：

「哦，你以爲希普金沒有資格寫這類的詩嗎？不錯，沒有親自到戰場上而從想像中來描摹，無論寫得怎樣美麗，總是缺少真實性和親切的意味的。」

珍點點頭：

「不錯。……但這只是我所要說的一半，還有一半呢？」

「這就是我所能領悟到的一切。」

珍滾動着頑皮的眼珠：

「不會的，你這聰明的孩子，難道連我這一點兒

的意思都領悟不來？想想看，不要只想別人，也想想自己。」

給聰明的高帽套上，我不甘屈服。想了一會，我臉紅耳赤地說：

「珍，我明白了。你說我也沒有資格欣賞這種詩？不錯，從今以後不唸這種詩也是藏拙的一道。」

「但文，我也並不是笑你。假使是的，那末我自己不也是在內？」她很誠摯地安慰我的忸怩。每次她勝利時她總有這麼一副誠摯的態度。

「我相信你，珍。」除了相信她以外，我是絲毫無能爲力。

希普金的詩不唸了，我們靜靜地對坐着。一會我說：

「珍，我時常對自己很失望。」

我希望她會問我爲什麼，但她沒有，她只微微一笑。她這種微笑又是很玄妙的，和她的點頭一樣，我曉得她的機關槍就要掃過來了，果然。

「文，你以爲希普金寫這種詩有沒有意思？」

「我認爲是不需要的。叫一個睡在象牙塔里的人而高談流血，是永不會親切的。」我想了想，先順她一句再聽下文。

「但文，我却認爲這是絕對需要的。」不出我的

推測，她所說的又和我的相反。我最愛賣弄這種小聰明。

「你是站在美的觀點，藝術的立場？」

「不，在戰爭的立場。」

這倒遠出我意料之外。

「文，」她解釋說：「你曉得寫這種詩的人固然不是真正的鬥士，但真正的鬥士却不會寫這種詩。我們需要這種詩人來鼓勵後方的士氣。」

「但珍，真正的鬥士也不會欣賞這種詩。欣賞這種詩的人也不見得會給激勵起來。」看看這回我要駁倒她了。

「文，你很愛強。」

我給她塞住了嘴。

好一會，我才找到了句話，但她又先我而說了：

「但文，我也是愛強的孩子，你不討厭我？」

我除了將她的雙手抓住外，別無話說。

她的眼珠停逗在月亮上，足足超過了十分鐘，一動不動。這並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畫里的月亮，她的傑作。

她的畫是否足以媲美奧蘭都的作品，我不敢說

。但從她的眸子思索地欣悅地停在它上面如許的長遠來推論一下，至少這幅畫足以和麗奧蘭都的傑作「芒娜·麗莎」伯仲一下，這是毫無疑義的。

站在珍的後面一同欣賞她的得意傑作，我看她的心情幾乎完全浸淫在畫中的月亮里，但我的注意力却



完全集中在她臉部的表情上。我想，珍不會在鏡子里將自己臉龐的輪廓和表情，作一幅希世的生香活色的描繪，而斤斤她的美的觀念於平淡的月亮上，真是失策。

珍並沒有忘記我在旁邊——這是我認為最足感慰

的——，回過頭來向我愉悅地一笑。

「珍，」我才敢開口：「你的畫真出色！有着文藝復興初期拉斐兒的作風。」

她將畫筆扔到水缸里，舌頭輕輕地吮着略染上顏色的小指頭（假使我會是她的手指頭的話！），像是很明瞭我的讚頌：

「拉斐兒？他是誰？」

「寫得這麼出色的畫的人還不懂拉斐兒是誰！」我心里想。但我仍舊很誠摯地：

「你不記得嗎，珍？他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義大利名畫家。」

「那麼拉斐兒怎樣？」她裝做詫異地仍在吮着她的小指頭。

說幽默而別人聽不懂你的幽默，還要你自己解釋你的幽默，這是人生「亦一窘也」之一。我真窘，但我在珍面前是自然而然的很有耐性，我不厭其詳地補充一下：

「我說你的畫有着拉斐兒的格局和氣氛，色彩和諧、靜秀、美，他是以此著名的。」

「哦，」她裝出恍然的樣子，眼珠很奇妙地一轉。隨即很「放心」地從水缸里拿出調色筆來，仔細地調和着暗褐的顏色，邊說：「但文，你爲什麼不爽快

地說一句我的畫里色彩很和諧呢？」

這是人生「亦一窘也」之二。

一會，我說：

「珍，這正和我將你的眼睛叫做溫泉里的黑寶石一般，可作同一解釋，我只能間接地這麼回答你。」

我覺得我這話回答得很漂亮，我有點自負地偷偷地望她一眼。

她並不顯得特別的高興，只平淡地說：

「你意思是這僅是詩人的吐屬而已？」

這是人生「亦一窘也」之三。

我沒有勇氣承認自己是詩人。

「文，」她說，將畫筆塗出畫中的遠山：「我猜你要記得這麼多的固有名詞，以便有機會間接地從談話中表達你的意思，一定很吃力。弄得不好，別人仍然不會明瞭你。他們只不過裝出一付聽得懂你的話的樣子，暗里覺得你了不得而已。你以為你自己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很高興。他們也以爲他們是有學問的人，也很高興。完了。」

「珍，這其實是——是一種修養。」

我囁嚅地分辯——

「然而，我以後不再向你掉文便了。」

「文，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說修養，譬如說，

我不懂得什麼拉斐兒，但我現在不還在作我的畫嗎？

你懂得拉斐兒，但你連調調顏色的最淺近的作畫常識都沒有。不錯，修養，所以許多一點音樂技能都沒有的人都會高談貝多芬，月光曲——文，幹嗎這樣不高興？」

「珍，」我在她耳畔低語：「你一直都在使我氣餒。」

珍微微一笑，不說下去。

她靜默地作畫，我靜默地瞧她作畫，都不出一聲。好一會，她才說：

「譬如我再舉一個例子，」邊偷眼瞧我一下。我猜人生「亦一窘也」的話又要來了，但我得忍耐地傾聽：「我就最怕魯在給我的信中這麼寫：『我粉紅色的安琪兒呵！』這給我很大的反感。我喜歡像你信中簡單地寫：『親愛的！』不是嗎？我每次看見你的『親愛的』，我就感到你在親切地叫我做親愛的，不像——呵，文！跑開，不要——」

這次我不管她答應不，我在她的面頰上狂吻着，不管她的畫筆在地板上畫符。我不再裝做紳士來掉文了。

珍的確是可兒。

• 彰益得相 • 士名人美 •

顧橫波的一一

譚

顧橫波爲明末秦淮名妓之一，在當時會紅極一時，後來嫁給合肥人龔芝麓，經過亂離之後，終得偕老。芝麓與吳梅村、錢牧齋在清初有「江左三大詩人」之稱，可是後世知道梅村、牧齋的人很多，而知道芝麓的却很少。

而且他們三人同樣和秦淮名妓有過風流佳話，但是吳梅村和卜玉京的離合，曾有「傳卜賽吳梅村懺情」(中國文學學校談之一，譚正璧著，載青年界)及「吳梅村與卜玉京」(陸以正著，見本刊第二卷第四期)二文譯考其事，錢牧齋和柳如是的韻事，則有最近發表的「絳雲樓韻話」(亦譚正璧著，見本刊二期)。考證甚詳，而龔芝麓和顧橫波事却獨付缺如。所以我也來拾殘補缺，寫成這一篇「顧橫波的一生」，以爲「狗尾之債」。從此「江左三大詩人」的風流佳話，可以如「金甌無缺」，同樣地流播於人間了。

雯

一波是她的別號，江蘇上元人。嫁給龔芝麓後，改姓徐，或云改姓陳，字智珠，芝麓尊稱爲善持君而不名。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十一月三日。姿容秀麗，舉止靚雅，通文史，工詩詞，善畫蘭，爲當時秦淮河上南曲中第一等人才。余懷板橋雜記云：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研靚雅，風度超群，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

陳文述西冷閨詠有湖上懷顧橫波詩，其所附小傳云：

橫波名媚，字眉生，一字眉莊，秦淮人。歸龔芝麓，改姓徐，字智珠，封一品夫人。工詩詞，善畫蘭，著柳花閣集。有海月樓坐雨詩。

許夔臣香咳集選存附小傳云：

徐橫波字眉生，一字智珠，號眉莊，本姓顧，名媚，江蘇上元人，合肥尚書龔芝麓側室，著有柳花閣集。

孟森心史叢刊云：

閩秀詞鈔引渾珠閩秀正始集一則，中言龔尙書以爲亞妻，改姓陳，此爲異聞。他書皆言改姓徐，此獨言改姓陳，當是傳聞之誤。

顧橫波名媚，又名眉，字眉生，一字眉莊，橫

橫波姓名字號的不同，及其才、色、文藝，昔人書籍所記，悉如前引。我頗疑心她歸龔芝麓後的改姓徐，是回復到她原來的姓。因為妓女在未歸良家時，往往用假母之姓，所以嫁人之後，便不願再用它了。至於她所著的柳花閣集，今已不存。現在所見的，僅存下列的詩和詞各三首：

自題小像詩——見陸以滌冷廬雜識

海月樓坐雨詩——見閨秀正始集及香咳集選存

醉楊妃菊——見閨秀正始集

憶秦娥閨怨——見衆香詞及徐乃昌閨秀詞鈔

虞美人答遠山夫人寄夢——見同上

千秋歲送遠山李夫人南歸——見同上

憶秦娥閨秀詞鈔作花深深，乃同調異名。詩詞本文，當於後文陸續附入。

橫波未嫁時，所居名曰眉樓，陳飾豪侈，爲當時曲中之冠。其遊客之繁，艷名之噪，亦一時無兩。現在據拾當時人記載於後，以見一斑。板橋雜記云：

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坐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願家廚食品，差擬

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

板橋雜記另一則又云：

曲中狎客，有弦卵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教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二李謂李十娘與李大娘，都是當時曲中紅妓，其家中遊宴之盛，不亞於眉樓。板橋雜記又云：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如舉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丙子爲明思宗崇禎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其時橫波才十八歲，而明祚猶未達危亡之境，所以文人雅士，都沉浸於酒色之中。陳則梁爲後來力勸橫波早脫風塵的人，橫波果從其言，可見二人交誼之深。冒辟疆同人集有盟言跋，即爲則梁所作盟文，題下有註云：「癸未夏至後書於樸巢。」則當爲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作，就是歷史上最慘痛的思宗弔死在煤山上的前一年了，和板橋雜記所記不同，未知何故。

橫波未歸龔芝麓以前，有三件事可以在這裏一

述。一件是她受文士余集生譚友夏之托，試誘黃石齋而未遂事，方苞石齋黃公逸事云：

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法新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愜。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詣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詣公伺焉。公驚起，素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調，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

看了她對於石齋所下考語，可見她的識見亦屬不凡。逸事下文尙有「顧氏自棲公，時自懟」數語，那麼她也會以此一試爲愧疚。此文見虞初新志，僅云顧氏而無名，秦淮廣記則逕書顧眉生，文句亦稍異，當爲直錄望溪集中原作。一爲與劉芳約爲夫婦，而後來她忽背約，劉芳因之情死事。吳德旋初

月樓聞見錄記錢湘靈陸燦事云：

先是，湘靈友劉芳，與妓顧橫波約爲夫婦。橫波後背約，而芳以情死。湘靈爲經紀其喪。蓋尙氣好立名節，固其天性云。

此事記載僅見於此，但許婚背約，是青樓中常有的事，劉芳竟以情死，也太不值得。一件爲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橫波幾至愛惡速辱事。孟森以爲詞客即前述之劉芳，僅爲猜測之詞，恐不確。（見心史叢刊）板橋雜記云：

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風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罨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

據此段記載，則解圍之功，似盡屬於板橋雜記的作者余懷。但據陳則梁與冒辟疆的書信中所云，那麼則梁亦爲當時一重要的折衝者。此書見同人集

，云：

眉兄今日畫扇有一字，我力勸彼出風塵，尋道伴，爲結果計。辟暉想見，亦以此語勸之。邀眉可解彼怒，當面禁其此後弗出，以消彼招致之心，何如？

看了此書，可見受窘雖因余懷的一激而解，然釋怨的事，仍由則梁周旋其中，既邀眉以解彼怒，可知橫波有向彼僮服禮之舉，而勸她脫離風塵，其動機亦純因欲使彼僮無可招致。那時詞客如果是劉芳，那麼橫波既受僮父之辱，應該死心塌地傾向詞客，何以反會負約以致劉芳情死呢？那是不合情理的事。由此可見詞客與劉芳之決非一人。

恰巧在這時候，龔芝麓來爲眉樓入幕之賓，橫波已厭倦風塵，又遭橫辱而聽陳則梁之勸。遂脫籍嫁之。芝麓的定山堂集中有登樓曲四首，爲他初入眉樓之作。詩云：

曉窗染研注花名，淡掃臙脂玉案清。畫黛練裙都不屑，繡簾開處一書生。

芳閣詩懷待酒酬，粉牋香艷帶殘籌。隨風珠玉難收拾，記得題花愛並頭。

彩奩勻就百花香，碧玉紗廚掛錦囊。淡染春羅輕掠鬢，芙蓉人是內家妝。

未見先愁別恨生，那堪帆影度春陰。湖頭細雨樓頭笛，吹入孤衾夢裏心。

詩中所寫，盡爲初見情景，而未首又有才晤卽別之意。可見此次之會，橫波並未卽嫁芝麓，而訂婚則或有之。冷廬雜識載程春廬嘗於其姪銀灣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上幅右方有款二行云：

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生樓，玉樵生王樸。

王樸爲保定畫家，以人物仕女有名北方，畫徵保及歷代畫史彙傳中都有他的傳。己卯爲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時橫波已二十一歲。在小像左方還有詩二首，其一云：

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

下署「淮南龔鼎孳題」。其一云：

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

下署「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

庚辰爲崇禎十三年（公元一六四〇），爲王樸作畫的後一年。觀橫波詩中語氣，可見已與龔有婚姻之約，而「識盡飄零苦」一語，尤可見她這時厭棄風塵之心之甚。

樓波和芝麓初晤，蓋在芝麓北上過金陵時。北
上之後，非常記念她，集中在登樓曲後，即接江南
於後；

憶四首，正爲憶眉樓而作。詩云：
銀蒜低垂月過牆，金屏小睡背蘭缸。春風玉枕
含嬌怨，似訝遲來錦瑟傍。

綉句驚人思未降，珊瑚筆格對雕窗。團香璧玉
無人見，親領明珠廿八雙。

別袂驚持人各天，春愁相訂夢中緣。縷金鞵怯
長安路，許夢頻來桃葉邊。

手翦香蘭簇鬢鴉，亭亭春瘦倚闌斜。寄聲窗外
玲瓏玉，好護庭中並蒂花。

此詩第二首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以爲是登樓
曲的第二首，而云作於芝麓初入眉樓時，實爲大誤
。但從此詩第二首中知橫波曾有詩五十六字贈芝麓
，爲七律一或爲七絕二則已不可知，因爲這些詩現
在都已不存了。

芝麓是崇禎七年（公元一六三四）的進士，可
知他初入眉樓，已在成名之後，所以橫波肯嫁給他
。至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官至兵科給事
中，有秋夜省中賦懷七絕十首，觀詩中語意，其時
橫波已北上同居。由此可見橫波之嫁芝麓，當在崇
禎十三年之後，十六年之前的二年中。詩很艷麗，

暖豔寒香繡戶迴，昨宵詩思謝家才。攜將天上

金盤露，灑向花間玉鏡台。

傾國溫柔老是鄉，却憐撲被待明光。鴛鴦瓦上

如霜月，祇覺今宵玉漏長。

秋砧遙送玉壺遲，辜負香衾是此時。小翦蘭膏

封釧合，退朝親爲點蛾眉。

綺屏紅袖護初寒，賸有冰絃語夜闌。封事經秋

殊冷落，乞將筠管代花彈。

宮衣百濯鬢香浮，畫省人如畫圖幽。戶外玉繩

低苑柳，棲鳥應報漢宮秋。

未央前殿月痕移，團扇猶吟桃葉詩。身是花間

雙蛺蝶，金風吹上萬年枝。

玉台淡掃遠山生，當代爭傳是小名。珍重近來

千喚熟，珊瑚敲枕易分明。

天涯約夢到長安，××××××××。今夜鳳凰

池畔夢，依稀同作隔年看。

揚雄初賦已成篇，清蘼芙蓉執戟邊。好傍玉爐

添五夜，曉窗憑几有香肩。

鍊裙間改道人妝，斗室新開貝葉堂。聽鑰翻經

風露迴，金門遊戲總清狂。

「身是花間雙蛺蝶」，「珊瑚敲枕易分明」，

「曉窗憑几有香肩」，可見風光的倚妮。而「玉台淡掃……」一首，明謂「眉」爲此君小名。「天涯約夢……」一首，卽述前引江南憶中的第三首，可作江南憶確爲憶橫波而作的旁證。其中原缺一句，常是指山東路阻，卽壬午（公元一六四二）清兵入塞事，「依稀同作隔年看」，是必爲癸未（公元一六四三）所作的明證了。

是年十月，芝麓以疏劾周延儒等得罪下獄，可卽被釋放。所以在這年仲冬爲橫波所作生辰曲，頗寓憤慨世事，棄官歸隱的意思。其詩云：

一林絳雪照琼枝，天册雲霞冠黛眉。玉蕊珠叢難住置，吾家閨閣是男兒。

奇襟逸思湧春潮，吐蕙食蘭靜若遙。夏倚菱花隨意看，風前鬢影福難消。

閒裁好句鬥丹霞，碧玉奩藏錦字餘。翠羽明珠驚入掌，生成解語卽名花。

綠紗窗几靜無塵，點染秋山入鍊巾。雙黛聯娟宜淡掃，倚風身是畫中人。

博山香汽鬱金釵，蔬筍看經月一街。繡佛應憐人寂寞，太常妻子更清齋。

蕭條四壁不堪愁，酒債琴心自唱酬。近識文君操作苦，侍臣無復鷓鴣裘。

九關豺虎太縱橫，請劍相看兩不平。郭亮王調今寂寞，一時意氣在傾城。

星高魚鑰一燈寒，貫索烏啼夜未闌。敢望金雞天際下，妝樓小帖暫平安。

琉璃爲篋貯冰霜，諫草琳琅粉澤香。笑泣牛衣兒女態，獨將慷慨對王章。

今日初辭神武冠，明朝買掉白鷗灘。五湖大有同心客，弋外冥鴻天地寬。

此詩之後，接寒甚善持君送被夜臥不成寐口占答之二首。大約芝麓因舊案未銷，尙有待訊等事，夜不歸寓，故橫波送被爲臥具。詩云：

霜落井州金剪刀，美人深夜玉纖勞。停針莫怨珠簾月，正爲羈臣照二毛。

金猊深擁繡牀寒，銀翦頻催夜色殘。百和自將羅袖倚，餘香長繞玉闌干。

詩中自稱「羈臣」，可爲芝麓尙在待罪中之證。二人婚後靜好，始終如一，於此可見橫波之嫁芝麓，確出於真心誠意。

明年甲申（公元一六四四），爲明亡之年，芝麓有上元詞和善持君韻一絕，可惜橫波原詩已不傳。芝麓在明末，頗自附清流，如不遇亡國慘變，以彼之清才麗句，亦屬一時文壇俊傑，何至爲人垢病

。明朝之亡，不獨民族之不幸，也是他的大不幸。但他雖然後來身受李闖僞封，入清也仍居官，被列入貳臣傳中，而他始終沒有「助紂爲虐」之事，亦無如揚雄「劇秦美新」之舉，至多是個貪生怕死的人罷了。他正和錢牧齋處境相同，爲不明白文人處身亂世應付艱難者所指責，其實是很可憐的。讀了他的上元詞，我不禁對他下了這樣的恕辭。詩云：

紫霧晴開鳳闕初，五侯絃管碧油車。芳圍此夕殘燈火，獨照孤臣諫獵書。

他陷入賊中的時候，關於橫波的態度，有着兩種相反的記載。一種是說她會勸芝麓自殺的。龔道人遇變記略云：

顧歸龔定山，官御史，李自成陷京師，謂龔曰：「若能死乎？我先就縊。」龔不能用，而是語傳播搢紳，一時以爲美談。龔仍出爲巡城御史。賊西竄，大衆出城求生，顧恆俯拾塵土以自汚，日暮危途，艱辛萬狀。

石齋黃公逸事中亦云：

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傳爲美談。

另一說是說她阻止芝麓自殺的。冷廬雜識云：

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

心史叢刊云：

明季北略征逆諸臣六科給事中單：龔鼎孳，南直合肥籍，江西撫州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科，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顧媚也。湖廣按臣黃澍有疏。按馬士英疏定從逆案，亦及此語。

按此兩個絕對相反的記載，究竟孰是孰非，本來可依照橫波本人的性格來決定。可是一切記載，關於橫波的個性，遠不如卞賽柳如是等的可考，令人印象模糊，簡直無從下斷。關於這，只好存疑以待有新材料發現時再考定了。

定山堂集中，有中秋日感懷六首，當作于芝麓陷賊之後，降清之初，明寓亡國隱痛。因爲後來的人都瞧不起他，所以都不加注意，其實都是有血有淚之作。詩云：

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亂蟬哀。飛虹橋外清宵月，曾照含元鳳輦迴。
佳麗春殘苑草荒，葳蕤金珮過斜陽。門前誰繫青驄馬，爭道新開政事堂。

杲恩曉日舊曛曛，寶瑟塵生玉帳空。座上休文

愁不語，金貌對數落花風。

萬年枝上月黃昏，鐘鼓沈沈掩涕痕。海內舊游膠漆解，故宮無復奏雲門。

柴車日夕碾春沙，紫鳳驕垂白鼻騮。只有玉河橋畔柳，解吹飛絮入宣華。

小葉疎花綴不斑，梳妝樓上隱煙鬟。千年雲物驚彈指，又過銷魂萬歲山。

芝麓入清以後，仍爲大官，然而終因娶橫波一事，爲人所勘，而致于降級調用。清史稿龔鼎孳傳云：

順治元年五月，審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卹典。給事中孫培齡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離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顧大肆其武斷把持之醜，請飭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議，降二級調用。

孫培齡所勘，固言之成理，但這是清廷對待降臣一貫的手段，不獨對芝麓如是，對錢牧齋亦是如

是。就是吳梅村在強徵入京爲官，後來因丁憂辭職後，也常常因案牽累，使他終生不得安定。所謂欲加之罪，無患無辭，所以因芝麓而牽涉橫波，乃是現成的題目。但據孟森所考據，那麼培齡所勘，也非無中生有。心史叢刊云：

所云聞訃而歌飲留連，實爲確事。觀集中丙戌南歸，正匍匐扶觀之日而所至聚飲留題，與平時無異，且敘其哀感之事，輒用大篇藻麗之詞。蓋芝麓于禮教大防，直爲本性所不具，驚才絕艷，自是天賦，以此爲樂，遂不擇地而施之。集中五言排律，如南歸舟中述懷寄秋岳，用杜工部寄司馬嚴使君五十韻；如寄懷袁籜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皆作于奔喪時山東道上，組織太工，若讀者按其身世而論之，已足齒冷矣。

丙戌，卽清世祖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其時橫波已二十八歲。夫婦聯袂南下後，芝麓又獲譴謫官，遂久不北上。直至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始再赴闕。這五年中，多數時間，均寓居西湖之上，爲他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代。徐鉉詞苑叢談云：

龔定山尙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泛舟西湖，作醜奴兒令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

，月明如洗，繁星盡殫，天水一碧，偕內人擊艇于子寓樓下，剝菱煮芡，小飲達曙。人聲既絕，樓台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日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紀其事。子瞻有云：無地無月，但少閒人如我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

詞長不錄。讀自序，可見二人在湖上生活恬靜的一斑。芝麓于此時所作詩中，時見與橫波同遊踪蹟。橫波的海月樓坐雨詩（香咳集選存作海月樓夜坐），亦此時所作。詩云：

香生簾幕雨絲霏，黃葉爲鄰暮捲衣。粉院藤蘿秋響合，朱欄楊柳月痕稀。寒花晚瘦人相似，石磴涼生雁不飛。自愛林中成小隱，松風一榻閉高扉。

詩中意境，已渾然不憶繁華舊夢，這時的她與在眉樓時的她，截然成爲兩個不相同的人了。和她在這時常來往的人，有女文學家吳巖子。西冷閨詠有藕花居詠吳巖子卜篆生詩，其小傳云：

按巖子初卜居石城青溪間，江東亂，乃與徐夫人智珠，登金焦，遊虎阜，後至明聖湖，縱覽孤山葛嶺之勝，詩篇日富。

在定山堂集中，有許多和巖子的詩，皆作于順治四五年間，中有登北固和吳巖子韻三首，大概就作于她們同登金焦的時候。其時橫波的秦淮舊友董小宛亦已歸冒辟疆，兩人間亦常有音書來往。小宛著匾豔成，橫波向之借閱，竭力促辟疆付梓。辟疆影梅庵憶語有云：

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贊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

小宛沒于順治八年新正二月，故知亦爲橫波居湖上時事。順治八年，芝麓還京，以後詩中提到善持君者較少，大約他是有戒于前此孫埈齡的疏勘了。但此後芝麓居官，不但不甚得意，且時遭論責降級。順治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六），時橫波已三十八歲，芝麓奉使入粵，携橫波南下，至杭州而別。定山堂集中有月夜虎林與善持君言別及善持君移舟相送兩詩，卽此時所作。十四年，芝麓自粵歸，不卽返北，在十一月初三日，爲橫波開壽宴于秦淮，仍不減當年豪邁本色。板橋雜記記其事云：

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設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千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

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簾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鄂孝威作長歌紀其事。

壽宴畢後，二人遂即北上。橫波此後遂終老北京，沒有出過遠門。她居北京時，軼聞很多，最著名者有兩事，一爲讀了朱竹垞詞 以千金相贈，見戴延年秋燈叢話：

國初宏獎風流，不特名公鉅卿爲然，卽閨中好尙亦爾。鄭尙書芝麓顧夫人眉生，見朱竹垞詞：「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傾奩以千金贈之。

按宋詞見江湖載酒集 題爲阻風湖口，用酷相思調。芝麓死後，竹垞有龔尙書挽詩八首，其第六首云：

別有新詞麗，樽前賦物華，歌翻舊桃葉，笛按小梅花。檀板柳三變，金荃溫八又。江南斷腸句，回首向誰誇？

末自注曰：「公最賞予阻風湖口詞。」不曰「夫人」而曰「公」，乃是竹垞識大體處。竹垞猶有

題顧夫人畫蘭詩云：

眉樓人去筆牀空，往事西州憶謝公。猶有秦淮芳草色，輕紈勻染夕陽紅。

那麼使不但對龔有存歿之感了。一爲脫徐州奇士閻古古于禍難。趙慶楨青樓小名錄云：

夫人禮賢愛士，俠骨嶙嶙，閻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

古古名爾梅，爲清初逸民，不肯應清廷羣試，爲當事所忌，欲捕之，橫波能不顧一切而匿救之，確屬難能。故橫波歿後，芝麓有同古古伯紫諸君夜集限韻六首，其末二律云：

更殘動地朔風來，起舞重呼濁酒杯。自許梁松牀下拜，爭看李燮座中回。兩都亡命尊備保，萬里題詩到草萊。明月寒霜人健在，芒鞋履壁未須哀。

二十餘年感逝波，春風卷陌夕陽多。唾壺擊急江潮斷，金馬吟成鉄騎過。巴蜀有人傳錦字，鄱陵何地問雲羅。傷心青眼素巾者，不見吾曹擊筑歌。

後有小注云：「追憶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難，今不可復見矣！」可見他們對於此事懷感之深，尤因爲那時古古已得自由了。

當時文士，對橫波皆稱顧夫人，亦非泛泛美稱

，而為會清廷封誥之故。板橋雜記云：

元配童氏，明兩封孀夫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尙，居合肥，不肯隨仕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得一品封典，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

據此文所記，那麼芝麓的原配童夫人，也非一位平常巾幗。但橫波自歸芝麓後，始終無出，但她望子之心頗切。板橋雜記亦記其事云：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為男，四肢俱動，錦綉繡襪，雇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亦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為人妖。

這還是他們寓居西湖時的事。她後來生過一女，不幸又痘瘍，所以終橫波一生，沒有一子一女。阮葵生茶餘客話（初刻一卷本）云：

龔合肥司寇所寵橫波夫人，生女嬰痘瘍，司寇為建醮于城外佛寺。時江南某上舍適寓寺中，寺僧以幡幢屏聯囑其代書，及女嬰靈前一聯曰：「已現童女身，而無壽者相。」次日，司寇見之，詢其名籍，贈百金，力掄揚之，遂知名。

此上舍不知為何人，因橫波喪女而得此僥倖，

真是意想不事到的。

橫波死於清聖祖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享年四十六歲。板橋雜記記她死時異狀云：

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她的身後哀榮，亦可於此文中見其一斑。但芝麓所作白門柳傳奇，未見傳本，否則她的一生歷史，出于同夢者之手，一定有許多他人所不知道的資料。順治五年（公元一六六六）芝麓請假南下，攜橫波遺櫬歸葬。定山堂集中有寒食感懷為善持君旅櫬將南發一詩。詩云：

寒食春風廣柳時，兩行人去惜臨歧。吞聲已是三年別，悲莫悲兮死別離！

上述橫波的卒年，就是據這首詩來推定的。此後定山堂集中悼亡之作，尙有善持君櫬南歸六如上人禮懺有作因和原韻及仲冬三日山左道中有感是日為善持君生辰，後者作于同年回京途中，可見此次芝麓請假南歸，純粹為了歸葬橫波。再過九年，芝麓亦下世。

橫波居秦淮時已以善畫蘭出名，歸芝麓後，聲價既高，求者更衆。板橋雜記云：

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于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筭筒，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

但她的畫也並不因人而重，固爲一代絕詣。畫

徵錄云：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號橫波，龔宗伯芝麓

妾，工畫蘭，獨出己意，不襲前人法。

陳維崧婦人集亦云：

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蕙，蕭散落拓，

畦徑都絕，固當時神情所寄。

除蘭花外，她也偶畫人物，女文學家汪端詩的自注中，曾兩次題到她曾摹小青畫像（見自然好學齋詩鈔），于此可見她藝事的精深。

她的遺詩與詩，除已見前引者外，尙有多首，因不明寫作時期，所以一起鈔在這裏，作爲本文的結束。醉楊妃菊云：

一枝籬下晚含芳，不肯隨時作淡妝。自是太

真酣宴罷，半偏雲髻學輕狂。

憶秦娥閨怨云：

花飄零，簾前暮雨風聲聲；風聲聲，不知儂恨，強要儂聽。妝台獨坐傷離情，愁容夜夜羞

銀燈；羞銀燈，腰肢瘦損，影亦伶仃。

虞美人答遠山夫人寄夢云：

明春一別魚書悄，紅淚沾襟小。却憐好夢渡江來，正是離人無那倚妝台！朱欄碧樹江南路，心事都如霧。幾時載月向秦淮，收拾詩囊畫軸稱心懷？

千秋歲送遠山李夫人南歸：

幾般離索，只有今番惡。塞柳淒，宮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閣。問何日，衣香釵影同綰幕？曾尋寒食約，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紅汽冷，一棹青山泊；憑任取，長安裘馬事輕薄。

遠山李夫人不知爲誰，觀二詞情意，知非泛泛之交。「幾時載日向秦淮」，大約夫人亦爲金陵人，橫波在北京時，曾招之北遊，及返，作詞送之，故題爲送遠山李夫人南歸。梁乙真評曰：

詞幽婉而有頓宕，情文兼至，女子中卓然名家，非淺淺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可見其造詣之深。

本文係依據板橋雜記橫波小傳而作，更排比一生事跡，而證之以諸家筆記詩文所載。但困難中手頭乏書，故遺漏不多，補綴之工，當俟之異日。

一九四三、三、二五、下午完稿。



無字的文稿

文：吳克勤 畫：章育青

這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那是在我們剛要結婚的前一個月。

我剛從C地重來上海，文到輪船碼頭來接我，他對我說：『前幾天已把××書局的職務辭去了。』

我還是一個剛成年的孩子，不知道世途的艱辛，這消息一點也沒引起的我的思慮，我淡淡地說：『辭去了就辭去了吧。』

但文好像很憤激：

『可是，這事我做錯了，我受了老田的騙，——老田，你總還記得吧？還有傻子阿烏，也被同時拉了來。——他當初原和我約定，介紹我到另一個大書局裏去當編輯主任的；不料等我辭了職，他却只在那家書局的經理先生那邊，支了一筆款子來，另外設立一個編輯兒童書的機關，我得到的是一個主任的虛名，

其實一切主權，都操在他手裏，而且，他爲了要討好那位經理起見，每星期由我和阿烏，編輯一本兒童書以外，每人還須在晚上趕出四本兒童文學叢書來。這一向，日夜儘是忙，連我們的婚事都沒有功夫籌備：……』

『既然這麼着，你不能和他拆夥，另外找工作嗎？』我還是滿不在乎似地。

『你說得好輕鬆！』文簡直惱了：『人浮於事，這年頭那裏找這麼個現成飯碗去？老田也就是抓住了我這個弱點，所以他這種鬼域伎倆，我們一時就沒法和牠抗爭！』

『現在，我們且把婚事辦了，再慢慢地設法對付他吧！』我只好安慰他。

我們的婚事，雖然等我到滬以後才籌備起來，幸虧各方面進行很順利，一個月以後，我們便開始同居生活了。」

蜜月——多美的夢！多浪漫的黃金歲月！這是人生告別童年以後唯一值得陶醉的節目。可是，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們的新婚生活是那麼慘澹。文連一天的婚假也無法請，我們剛從結綵的汽車中跨下來，文脫去了禮服，便急急地趕到那家彷彿是某大書局的外室似的辦公處去了。

晚上回來，我期待着的燈前密語的一境，又夢似呢？

文接着——

的破碎了。我枯寂地坐着，文低着頭在案前不住的寫，那嗖嗖的筆聲，就像吃桑葉的蠶子一樣，竟蠶食了我們的溫柔的新婚之夜。我寂寞得常常想發脾氣。

「工作，的確……！」
可是，文的話還沒有說出來，老田却已經變了臉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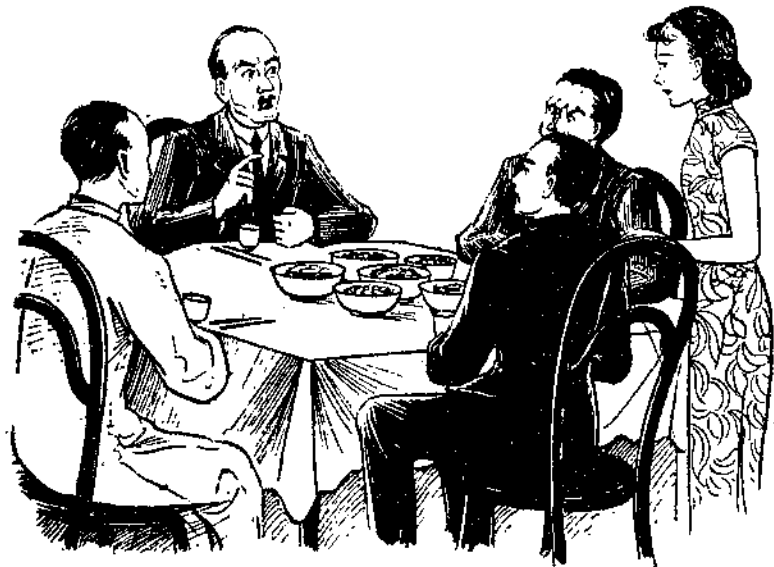
除夕那天，謝謝天，書局裏總

色。

算放了一天假，我趁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備了一些酒菜，請幾個熟朋友來敘餐，老田阿烏和傻子也都在座。

酒酣耳熱，談話不知不覺地又談到工作方面去了，阿烏第一個發牢騷：

「書局給我們那麼一點微薄的月薪，白天已經替他工作了八九小時，晚上是我們自己的了，怎麼還爲他編書？田先生，請你和大經理商量一下，從明年起，把我們晚上的苦工解除了吧？否則，我們得要求另外給一筆薪水。」



傻子自然並不傻，趕快接控，不肯放鬆：

老田先是一楞，接着自己轉了圈：
「哦，吳姐姐，你不要生氣！——也許是我多喝

「是啊，就是我畫圖的，也太苦了；你想，一個
了一杯，有些話無倫次了。不過，我們四個人應該同
月裏要畫四本週刊和八本單行本的插圖，怎麼趕得出
舟共濟的，是不是？我們剛創立這個機關，我的意思

，該做出一些成績來給他們瞧瞧，然後，可以要求當局擴充組織，給我們加薪！……這完全是一番好意，是不是？我們四個，彷彿就是四弟兄，有什麼不好商量的呢！吳姐姐，你有甚麼意見，大家不妨談談；好，大家來乾一杯，我們把這誤會消釋了吧，——是不是？」

「可是，我，我委實幹不了。天天這樣熬夜，老實說，這一點薪水，給我買魚肝油吃還不夠！」阿烏紅着臉，還有些涵涵然。

「是的，我們這樣的生活，乾脆還是大家散了夥！」傻子也發起傻勁來。

只有文是比較沉默的，他只是滿臉泛着十分不滿的神色。我覺得這個局面要是再僵持下去，結果會弄得不歡而散。望着老旧的狡猾的臉，一種報復的慾念從心底滋長起來，我忽然想：要能好好的戲弄他一下，是多麼痛快的事啊！

我笑着——

「好了，大家既然多是好朋友，也不必多說了；你們如果來不及，讓我來幫一下忙吧。」

「那麼，再好也沒有了！」老田高興得向我作了一個揖，「我早就想請吳姐姐幫忙了！只是說不出口；現在，請問：可以担任幾本呢？」

「他們白天忙編週刊的事，晚上的確不能再叫他們不休息一下了；我反正是一天到晚沒有事做的，他們晚上應該做多少工作，一起都由我來担任就是了！」我說得這樣慷慨，連文也莫明其妙地望着我。

「我知道，吳姐姐一向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弄幾本兒童讀物，一定勝任愉快！——那麼，我一准拜託了！」老田忽然把剛才那種悻悻然的神氣緩和了下來：「只是，我和經理先生約定的繳稿期，却萬不可耽誤了，啊，是不是？」

「幾時繳稿呢？」我問老田。

「下個月十五，來得及嗎？」

「來得及，來得及，即使再要提早那麼幾天也不妨事！」我坦然地寬了他的心。

那坐在一旁的阿烏，傻子和文，只是面面相覷，彷彿他們的眼光，都變成了疑問符號，一道道的射在我臉上：「你用甚麼方法趕出這許多稿子來？」

可是給我這一來，大家緊張的心鬆弛下來了；於是喝酒的喝酒，抽煙的抽煙，談笑的談笑，重行又變做了好朋友似的，再也沒有一些芥蒂了。

酒闌人散，文解衣就寢的當兒，還是很不放心地問我：

「你到底是甚麼意思？你一個人能包辦那麼多？」

而且，你是不會畫的，難道傻子的幾十幅插圖，也由你畫嗎？不要到了期限繳不出，那才笑話呢！」

「你不必管我，」我故弄玄虛地笑笑：「你等着看戲好了！」

元宵節的下午，我們剛吃完了點心，老田真守信，他畢竟實踐了除夕晚上的約定，到我們家裏來討那筆文債了。文替我着急着，窘得期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

我不發一語，向書廚裏捧出了八本原稿，文瞪着一雙吃驚的眼，老田看見了這一大疊用紅格子稿紙釘成的本子，却早已笑逐顏開的向我道謝，我一本一本地揀出來，指着那封面上的字，告訴他：

「這是兩本故事：一本是小蘭兒的夢；一本是鏡子裏的小花狗；這兩本詩歌：玫瑰花叢裏；小黃鶯，……」八本原稿子封面，都給他過了目，他只是滿意地微笑着。我隨手找出一張報紙，替他小心地包裹起來。

「好，停會見，我今天要到總局裏去領上半月的薪水，讓我把這稿子一總繳了去。我想經理先生看到了這樣的成績，下月份也許就要加我們的薪水了。是不是？」老田挾着那一大疊本子走了。

晚飯以後，阿烏和傻子在我們家裏閒談，忽然後

門上打得十分火急，不久只見老田像一頭猛虎那樣地，直向我們的客堂裏衝了進來：

「這，這，這太說不過去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爲甚麼給我上這樣一個大當？」

「甚麼事？到底爲了甚麼事？」文和阿烏同傻子都莫明其妙，只有我是肚子裏明白。

「你們瞧！」老田把剛才帶去的稿本，一本本翻了開來，「這八本稿子，每一本只有一個書名，裏面竟是一個字也沒有的，我被經理狠狠地羞辱了一頓，不但這半個月的薪水全部扣留，明天他還要到我們辦公處去澈查！你們想想，這禍闖得多大！也許我們這個組織就要被裁撤了！唉唉，吳姐姐，你也和我做了兩年朋友了，你到底安着什麼心？你不替我們的飯碗打算，難道也不替你的文打算一下？——好，瞧着吧，大家餓肚子的日子就要到來了！」

我感到痛快，冷冷地向他反攻：

「餓肚子，也是活該，像這樣的逼迫人，叫他們在饕餮裏怎能打得出油來！即使不餓死，也得被逼死了。」

第二天，經過經理的澈查，事情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前幾個月文他們晚上所做的工作都另外開出了稿費，完全被老田落了私囊，而且還查出了他種種營私

舞弊的情形。那結果，老田是被攆走了；這個駢枝機關也就併入了那家書局。

文和阿烏，還有傻子，同時正式加入了那書局。一晃是十八年，這已經是十八年前的舊話了。十八年來我沒見過老田的面，而且早把這些事情忘記了。

昨天下午，我們家裏忽然來了一個蓬首垢首的癩三，他身上穿着破西裝，下身穿着一條破舊的黃色短褲，腳上穿了一雙破跑鞋，一隻是黑色，一隻是白色的，牆下還夾了一個報紙包。我獨坐在客堂裏看書，驀地見了這個人，不覺嚇了一大跳。

「吳姐姐！」那個人不住戰抖着，眼睛老釘在我臉上。

聽了這似乎熟悉的聲音，仔細對他看了一會，「哦，是老田，你怎麼……」我叫了起來。

「吳姐姐，我實在過不下去了，倘若你不幫我的忙，我祇得等着餓死了！吳姐姐，我和你們從前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他坐下來，坦白地訴說了他的經歷，我才知道他

在這別離後的十八年來的風雨。這也是當然的：卑鄙，刻薄，沒有信義；工作又只圖取巧，不肯認真，社會雖然混沌，到底也免不了失敗！他的身上，便由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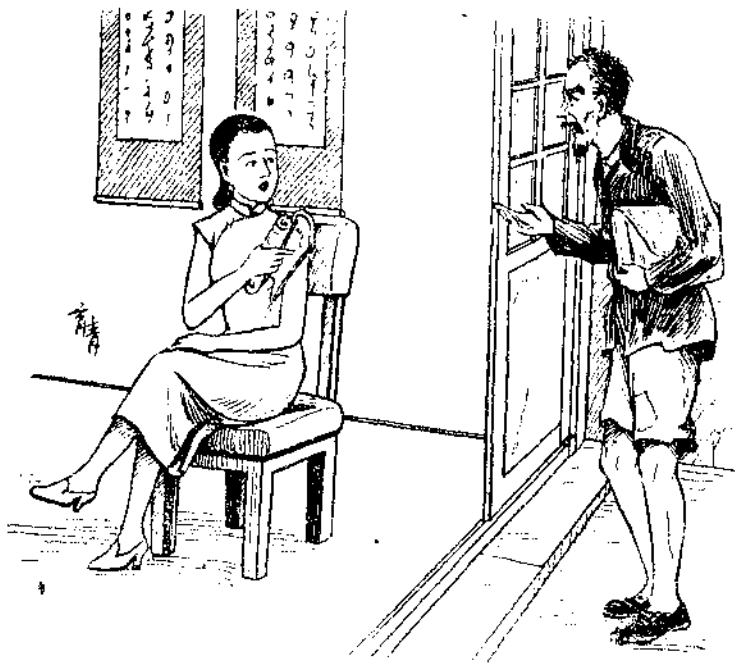
着金銀鍊，鑽石別針的筆挺西裝，漸漸地變成了現在這模樣。

「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呢？以後預備怎樣？」到這時候我反而對他有了些不忍之心。

「我，我想和你們商量一件事情！」他囁囁着。

「是不是要借錢？照你這樣子，一下子用完了，以後怎樣呢？」我不覺替他躊躇起來，「這樣吧，我叫文給你找些工作，你總要有了職業才好！」

「我也這樣的想，不過，遠水不能救近火，我委實是等不及了！」他顫着手，把那報紙包裏打開來，「我所有的東西，都已經當盡賣絕了；今天那隻破箱子底下，掏出了這一包稿紙，還是道林紙的，在從前是不算怎麼一回事，現在却值錢了，這裏一共八本，足足有一千張，你們寫文章的



，反正要買稿紙的，何妨就把我這些買了，我可以特別便宜些。啊，是不是？算了一百五十塊錢吧！」

我向着他那報紙包裹望去，原來就是十八年前那八本沒有一個字的原稿，封面上還有我題着的字！不過紙邊上的顏色，却已經泛出黃澄澄的了。我想着年輕時所幹的事，心裏非常不安，並且立刻引起了一個「我雖不殺伯仁」的念頭，我好像曾經推了他一交，使他爬不起來似地，覺得有些對不起。

我一面接過那疊可作紀念的稿紙，一面從皮篋裏掏出我們僅有的五張百元紙幣，「你先拿去買件棉衣穿吧，過幾天，再來聽回音！」

他作揖打躬地道了謝，顛巍巍地跑出去，我怔怔地望着他那落拓的背影。

黑與白

愛梅

演講者：新娘的禮服是白色的，因為白色表示快樂，結婚的日子可以說是她一生最快樂的日子了。
一個聽眾：那末，新郎爲什麼穿黑的呢？

第二個丈夫

愛梅

「貝莎，你怎會和你的第二個丈夫認識的？」
「那是很巧的。有一天我和我的第一個丈夫在穿過一條馬路時，我的第二個丈夫恰巧駕車駛來把他撞死了。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開始。」

· 痰多咳嗽· 肺癆之源 ·

驥製半夏麴

是防肺的先鋒！
是保肺的健將！

咳嗽服之就止

痰多服之立消

肺病服之即愈

癆症服之健康

- | | |
|--------|--------|
| 能止新老咳嗽 | 能消各種頑痰 |
| 能愈肺癆咳嗽 | 能去痰多胸悶 |
| 能除肥體痰多 | 能治喉癢作咳 |
| 能解傷風咳嗽 | 能化痰痰不爽 |
| 能清肺以治癆 | 能順氣而寬胸 |
| 是痰咳之良藥 | 是肺病的救星 |

上海

山西路
寧波路口

辦香廬藥房

電話購貨：九一六五二



愛的治療力

蔡瑞保

——美國迪斯女士原著

有一個博學的心理學家在研究的治療力。他所研究的不僅是兩性的愛，還有家庭的愛，父母的愛，朋友的愛。他發覺愛有着偉大的力量，可以援救神經衰弱和患利己病的人。大家早就曉得愛是一帖萬靈藥，可以醫治種種的病痛，現在才由科學來加以證實。

他們都抱着感激的心情，來證明愛的力量。

比擬。愛使所有的藥品，置諸高閣。男子對愛的反應，是令人滿意的

天真的愛對兒童，也有卓著的成效。真的，當一個男孩初次揩淨耳後的積垢，或是自動擦亮皮鞋，梳光頭髮，自願結上領帶的時候，往往正是他開始注意才搬到鄰近來住的那女孩子，初嚐戀愛滋味的當兒。

數不盡的母親，千方百計的要改變他們的兒子的外觀，養成他們愛美的觀念，可是毫無辦法，不料經那鬚髮扁鼻的刁皮小妮子那麼一眼，打中了他的心房，於是立功效見。

，愛對於女子的力量，幾乎可說是神奇的。我親眼看見過一個少女，在瀕死的險境中，被愛救活了。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女兒，精神上受了嚴重的打擊，差不多要把她送入墳墓去了。

愛能做接脊骨的外科手術，使

她睡不着。她不吃東西。她不注意自己的外貌。……她的母親心

沒有脊骨的有起脊骨來。愛能使平凡的面貌變成美麗。愛能醫好病人，使跛子拋棄拐杖去跳倫擺舞。愛是悲哀、失望、不安、憂鬱、怯弱、或其他任何難病的最有效的消毒藥。幾百萬受苦的人，曾經由這神奇的藥劑所引渡，得以脫離苦海，

以愛作補藥的價值，真是無可

，對於人生毫無興趣，一天天軟弱，她始終臥身牀上，像個死人一樣

下去。

後來突然有一個極普通極平凡的青年男子被她碰到，她和他發生熱烈的戀愛，於是一切都變了！醫生所治不了的病現在霍然而癒了。她就這樣從牀上一躍而起，會走路，當然跳起舞來。她就此身體健旺，精神煥發。鬆弛的肌肉有力了，呆鈍的眼睛發光了。她對於服飾與自己的容貌，發生熱切的興趣，在不到兩星期中，她從死神門前掉頭，走向婚禮的聖壇上去，一筆殲儀館的生意，現在落到代辦嫁妝者的手中去了。

尤人，吹毛求疵了。

那些使醫生致富，住滿療養院的女人，多數是被忽略了的妻子，她們的丈夫不會再用諛詞與甘言的藥膏，去敷她們的虛榮心，也不再用糖衣的愛情藥丸給她們吃。由此看來，男人假使能在家庭的藥箱裏，裝滿大量的愛情良藥，倒也是省錢之道呢。

把愛當化妝品，更是天下無匹的了。愛是大自然的美容師，它的法力不是美容家所能與抗衡的。愛能使容貌平凡的女子，變成美女，使美女化為天仙。在巴爾札克的一篇小說裏，他談到一個没人要看第二眼的醜陋女子，祇要熱吻與情書，就可以把她變成美女了。

這是真的。愛對於女人的容貌，真有神奇的能力。愛能使最呆鈍的眼睛燃起火來。愛能把平直的嘴唇吻得像愛神的弓一樣彎。愛能在平凡的臉上發射光輝，罩上一層神

祕、浪漫、動人的面幕，因此每個曾經愛過或被愛過的女人，都有她美麗的時期。

愛對於男子的效力，沒有像對於女人那樣顯著，也許是因為他們對於愛情良藥，能夠少量吞服，而是時服時輟，或許是因為他們意志薄弱，有時候會放着貨真價實的家製愛情良藥不吃，而去嚙徒有其表的江湖醫生的假藥劑。

可是還有許多愛情治病的故事，是衆所共知的事實。比方說，我們看見過愛把怠惰遊民的疏懶性醫好了，使他捲起袖子孜孜不歇地去工作，以供養他所愛的女子。我們也看見過愛使懦夫奮然而起，勇氣百倍去爭取，結果使他暴富成名。我們也看見過愛使酒徒不再喝酒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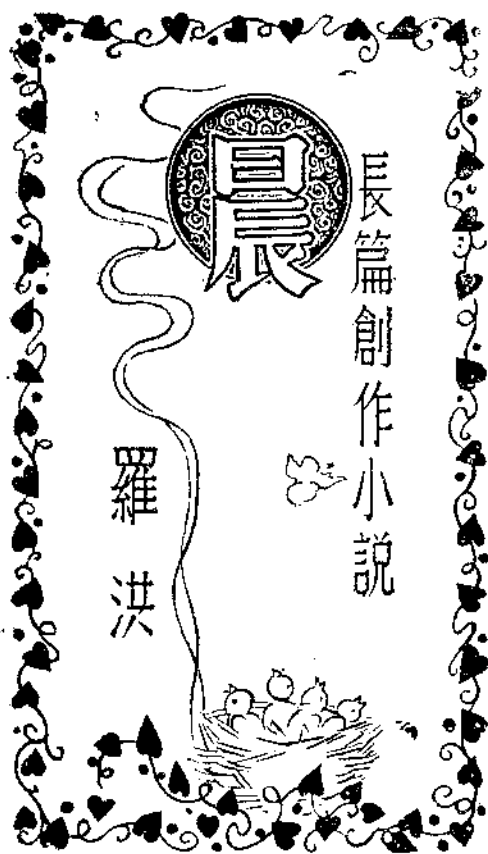
愛在治療上的價值是極大的。試嚐嚐看吧。愛是肉體、精神與靈魂上任何症狀的萬靈良藥！

呂太太對丈夫看了一眼，好像故意還不願說話，向門口的阿香招招手，要她把咖啡杯收拾去。正好電話鈴子在這時候響了，打破那凝凍起來的空氣，呂太太才活潑地走去聽了。她雖然向電話裏只說了一句話，但聽那語氣，以及一連串應聲裏的興奮成分，各人都已猜到不是有人來約明天打牌，就是市場裏有什麼特殊消息。果然她放下聽筒就對大成說：『是唐太太的電話，唐先生得到一個消息，市場在最近又要變動，外面有四行撤退的謠言，外匯又得大縮。快準備好別差過機會！這消息知道的人還不多呢！』她的樣子是等待大成聽了會高興得跳將起來，不料大成只讓劃洋火的手停住了，向太太點點頭，竟是一

種不大在意的神氣說：『又是大變！』跳起來的倒是倩萍，她把大條在二月中旬一次漲風裏拋出了，襲上她腦海

再劇變下去，一定會有許多驚人的數目字出現，一定會有許多驚人的局面出現。呂太太却又接着說：『有人在估計，大條要漲到一萬，外股更要漲得厲害……我想唐先生得來的消息不會錯。……』

『我相信不會錯，』鍾成說。『有許多估計往往不會準確，但對於市場的漲風，却大半不會錯。現在有人估計大條漲到一萬，不用半年一定會到一萬，再過半年當然又有謠言要到兩萬，那麼一定會到兩萬，慢慢地又可以到三四萬！這是戰爭時期的反常現象，也可以說是上海人投機的瘋狂現象，大哥你說怎麼樣？』



的一個念頭是這一兩天裏，是否再要買進兩條等待猛漲。鍾成和志偉都倒抽一口冷氣，覺得上海這地方，不知有多少人不能再忍受這種「大變」之下壓上頭來的重量；鍾成是剛來這裏，更覺得情緒震撼得十分厲害。漲，劇變，再漲下去，

大成笑了一笑，沒有說話。

「那也沒有辦法的事，上海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慧珠還是很興奮。

這些話，很古怪地使屋子裏變得沉悶起來，單是呂太太一個人興沖沖的神氣也無法把它挽回。在大成，明知道只要自己放開手做，眼前這機會如果真來了，賺進十萬廿萬算不了什麼，然而他此刻毫不興奮。「漲吧，漲吧，我看再漲下去，上海灘倒要沉了！」志偉在壁爐旁邊走了幾步說，「鍾叔你看吧，今天你第一天到，也可以知道個大概了！越是不斷的變動，市面越是不斷的趨向畸形繁榮，馬路上的露屍會更多，躲在家裏沒有米燒飯的人家也更多。去年米價漲到四十塊錢一擔，人心極不安，好像已經恐慌到極點。現在已經七十多，大家說今年就會到一百！照這樣下去，不用說三百四百，就是一千塊錢一擔，又誰敢擔保不會漲到呢？假如說米價真從現在的六七十衝到百元大關，當然一切東西也跟着上漲，人心一定極驚惶，覺得肩膀上壓着一種重擔。我相信這種重擔會一次次的壓上來，壓得人轉不過氣！……」志偉的話是溢着熱情的，然而像一瓢冷水澆在各人頭上。慧珠也覺得這客廳裏完全是沉悶的空氣，一種寂靜的氣氛，輕輕地潛入進來，把剛才那種馥郁熱鬧的成分驅着出去。這是她不能忍受的，她一生就不愛忍受寂寞、孤單或者煩惱，不要說忍受，便是聽到這些字眼兒，也要不高興，不痛快；她腦海裏又缺乏分析的能力，這客廳裏怎麼會突然轉變了氣氛，她不能分析，也不願分析，只以為是給志偉一句話破壞的，所以她悻悻地向這前妻所生的兒子看了一眼，再也不願默在這裏，就要大成一起去結算一筆賬目，那是剛才唐太太電話裏特地提起的。大成其實也沒心去結算，但看看談鋒已經衰了，早沒有剛才那樣的興緻，跟這分別五年的弟弟似乎有千頭萬緒的話要傾吐，一時也不知從何說起，就覺得趁此動動也好。

倩萍也乘機回到自己房裏去，她心裏有點不自然，叫鍾成早點兒休息，她說上樓去該先看看他的房間，阿香有沒有完全安排妥當。倩萍走後，客廳裏只剩下叔姪三個。振業直到這時候才活潑起來，

從沙發裏跳起身子，要志偉明天早上幫他的忙，但志偉很抱歉地告訴他，明天的課都在上午。

「那怎麼好？」振業看看壁上那隻掛鐘，「今晚趕不及了！」

站在窗邊彷彿品評這客廳的鍾成聽見振業失望的話，以為是差過了末一場的電影。

「鍾叔倒真會開玩笑，」志偉笑着說，「振弟是着急明天沒預備好的功課，我上午沒有空，不能幫他的忙！」

鍾成也笑了，他那輕鬆的笑，明明白白在臉上寫出已經看透了振業的荒唐，對功課只講究臨時抱佛脚，敷衍了事。但也好像是說這點小事何必着急。「那麼明天早上我幫你，就怕教科書上的東西，我已經太生疏了。」

「鍾叔剛回來，明天早上也得多休息休息吧……」振業一邊高興，一邊表示客氣。

「這倒不用擔心，」鍾成接着道。「安安穩穩跨下輪船，居然坐了飛快的出差汽車到家裏，吃過很好的晚飯，舒舒服服坐在彈簧沙發裏談天，還需要什麼休息呢？」他從調侃的神色慢慢變得嚴肅起來。「你們到內地那些古老城市去看看，才知道我們江浙一帶地方是天堂了！」這話雖說得嚴肅，但語氣之間又留着一種耐人尋味的警惕的意思。振業覺得鍾叔的話，每一句都有一種力量會把他吸住的，正這麼想，又聽得說：「不過叫人高興的是我們下江人到了內地，路途上無論怎麼辛苦，走幾天也好，幾天沒睡覺也好，大家不哼半句，這種精神我覺得最值得寶貴……」鍾成似乎要記起什麼，突然停住了，扶着沙發靠背慢慢坐下去，也招呼志偉和振業坐在他的旁邊。

振業聽到鍾叔肯幫他的話，心已放下一半，但看見那嚴肅起來的神色，不由得又全身不安，那些話只是飄飄渺渺的在他耳邊吹了過去，却耽心着：鍾叔怎麼老看我呢……他這個能吸住人的眼光實在有點可怕！果然鍾叔的話落到自己身上：「振業，我們分別這五年，你長大了，但是也變了。剛才你爸爸的話，我是故意來擋住的。」這句話說得十分親切，沒一點譏諷的意味。「我很想要你們到後

方去看看，內地的學生，大半是身上少不了補釘，脚下都鞋碎襪破。你這套西裝給你哥哥穿上，或者還不惹人眼，你實在還是一個孩子的模樣，何怪你爸爸要追問了？」鍾成臉上故意堆着笑，讓聲調也轉得很輕鬆，唯恐這位嬌養慣的姪子要受不了。很瞭解他的志偉早已明白這一點，他看出鍾叔心裏正十分難受。振業勉強笑了一笑，抖抖身上這套西裝說：「我不過是穿着覺得好玩罷了，怎麼鍾叔也當真起來呢？」

「當真？」鍾成笑起來了，笑得振業只感到慚愧，恨不得有個地縫可以鑽下去。「你們哥兒兩個從小跟我都親密不過，志偉小的時候，跟我更淘氣慣的，我從不把自己看做叔叔，只當你們是最親密的朋友，所以在老遠的異鄉想起家，第一總是想起你們。我們可以說不幸生在這亂世年頭，但也可以說很幸運的生當這偉大的時代。這一次的戰爭，不論那一個偏僻的鄉村都驚醒了，我們下江人本來都過慣舒服的生活，現在大家都知道不能苟安，不能再戀戀於過去。這種精神上的收穫，豈不是很可寶貴？自從去年九月歐洲大戰發生以後，整個世界都激動得十分厲害。上海是一個國際性的都市，一切都比較敏感，所以我願意到這裏來生活些時候，也許另有一種趣味。」鍾成的眼兀又落在振業臉上，鋒利明亮得直使振業打個寒噤，以為鍾叔要把自己的祕密全部搜索出來。但鍾叔的眼光即刻給志偉吸去了。

「現在荷蘭比利時已經不能支撐下去，現在要看法國怎麼樣？」

振業覺得哥哥的話沒頭沒腦，但回過頭去，看見他神色很認真。「鍾叔，如果這樣下去，不說別的，單是我們這個遠東的市場，一定有許多驚人變動會飽你的眼福！鍾叔，你來得正好！」

鍾成和志偉都笑了，振業却是恍恍惚惚，哥哥說的話，也沒有完全聽進耳朵去，只覺得他們笑得並不愉快，彷彿還混着一股悶氣。

「鍾叔來看看市場變動時候的市面才有趣啊，我們學校裏也有一些專做投機的同學，上課簡直沒

有半點心緒，忙着用鉛筆在紙上計算，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用心錄筆記。一有空課不是互相議論，就是打電話探聽行情，趕做買賣……」

這些話倒引起了振業的興頭，他告訴鍾成一個漲風起來時，價格像報上所說的，直線上騰：今天漲，明天也漲，可是公司商店裏的顧客擠得也可說直線上騰，今天擠，明天更擠！這時振業說得高興，幾乎把自己買東西送女朋友的情形也說出來了。

鍾成又譏諷地笑了笑，「投機，發財，喪心病狂……」

阿香走進來收拾東西，看見他們還談得很高興，替他們沖了熱茶，笑着說：「鍾少爺還不去歇息？振官，要我把鬧鐘放在你房裏嗎？」

「誰要你管閒事！」振業飛過一個白眼去。

「又生氣嗎？」鍾成捏住他手臂，這輕輕的一句話，並不責怪他，但他感到比責怪還大的力量。而鍾成却很自在地向志偉說道：「怎麼又翻起報紙來了？」

志偉蹙着兩道挺秀的眉，好像有滿腔的話要傾吐出來，可是他隔了半晌才說：「報紙上都是些血腥的氣味，我不想看，又覺得不能不看！整個世界可說遍地是烽火，整個世界上每天有無數戰士倒在血泊裏，向世界永別，他們有的是爲了主義，有的是爲了種族的生存……」

鍾成的臉上毫無表情，默然接過報紙，客廳裏這一忽兒靜得只有阿香收拾雜物的聲音。振業對於這些向來就漠不關心，因此一個困倦的呵欠接着就來了。

「鍾叔，」他亟力想把他們的注意從那種索然無味的問題移開去。「你講點前方的故事呀，哦，你還傷了腿，到底傷得怎麼一種情形？」

「我剛才已經向大家講過了，你遲到，就罰你過幾天再聽。至於分別幾年的種種情形，那不是幾分鐘說得了的，我慢慢的會告訴你們。你倦了，振業，不用在這兒伴我們。」

「還有歐洲，你住了很久，也該講點風景什麼的給我們聽聽。」

「我不是三天五天就走，日子還多呢。你是疲倦了，該恢復點精神對付明天的功課了！」這時候，又有一個使振業害怕的微笑留在他的嘴上。

振業本來是敷衍，只因為不好意思就回到房裏去，而且明天需要幫忙的事，畢竟還沒有說得妥當呢。志偉猜中了他這樁心事，拍拍他肩頭說：「鍾叔答應明天早上幫你呀，還不放心的嗎？」

於是他說了一聲明天見，一溜煙走了出去。留下這弟兄般的叔姪兩人，又注意到剛檢出的那張報紙，跳躍着幾個大字：歐局有急轉直下勢。客廳裏這一忽兒很靜，剛才一番熱鬧的空氣，還滯留着一些，正跟着那些零落的咖啡杯子，開着的煙缸，殘餘的菓盤，給阿香和另外一個女傭收拾出去。鍾成定神地向這客廳裏一切器物端相着，一半是陌生，一半是友愛。

這客廳並不怎樣寬大，不過安排得很妥貼整齊，這兒有兩組沙發，一組在靠窗，一組在左邊，右邊是一個相當寬闊的百寶櫥，稀稀朗朗地擺着些小玩意兒，近門口又有兩張單人的沙發。幾隻獨腳的煙缸和小小的茶几分別安排在這些沙發旁邊，客所中間是一張圓桌，上面有藍色的絲絨檯毯。牆壁上兩幅油畫，鍾成對於油畫國畫本來都是外行，他現在的眼線接觸到這兩幅藝術作品上面，雖然不品評什麼優劣，但覺得它們的色調，襯着那奶油色的牆壁，相映於這些傢俱之間，的確是那麼調和，那麼妥貼。這一忽兒，他的心境像目前客所裏的空氣一樣沉靜，「這是家？這麼陌生，却又這麼可愛！——這幾年他奔波慣了，此刻舒舒坦坦坐在溫軟的沙發裏，自然會另有一種心神。他偶一抬頭，看見志偉正看着自己，慢慢地走過來說：

「鍾叔，你回來了，一定給我生活方面添上不少生氣，至少我每天回到家裏，有一個跟我痛痛快快說話的人了！你看這世界吧，從小的環境看到大的環境，再看到整個世界，不能不叫我們這些年青年人激動，有時候，我真的覺得一顆心快要爆裂開來！」

「我明白你，志偉。」

阿香看見他們說話這樣認真，心裏覺得奇怪，一不留神把東西摔在地上，使這叔姪倆吃了一驚，鍾成就隨口問道：「我的房間呢，阿香？」

阿香摔破了碟子，心裏着慌，一時回答不上。志偉就說陪鍾叔上樓去，看看那新收拾的房間。

「這是鍾叔第一次見到新的家，你可以看出爸爸怎樣費心佈置過，也可以看出他近來又不大關心了，」志偉挨在鍾成旁邊，輕輕的說。「他預備在每個轉角，佈置一些小巧美觀的東西，可是安排了紅木高脚几，就沒有下文了。媽要放些盆景，爸說是太俗氣！」

鍾成一路轉彎過去踏上樓梯，默默地把這些話聽了進去。

二層樓上中間那扇門半掩着，透露出濃重的色調：幾件紅木傢俱，烏油油地發着光。他知道這是大成夫婦的房。靠左邊一間，志偉告訴他是倩姑的，右邊一扇也半掩着的側門，則是振業的臥房，一片淡綠的光從裏面放射出來。

「這小房間很有趣，我在三樓就挑了它！」

給志偉這麼一說，鍾成不由的站着端詳了一下。呂太太正從裏面走出來，她雖然趕忙堆上笑臉，搭訕幾句，但是已經太遲，叔姪兩個都看見她沒有剛才的那種風采了。他們都以爲她在振業房裏教訓了一番。

然而事實上她生的是大成的氣，並不是去教訓兒子。原來大成跟她在書房裏結過賬，沒有興緻再到客所去撩天，就要她一同上樓，劈頭就是：「振兒這孩子也不小了，我近來對他鬆了點，你看鬧成個什麼樣子？這要你分點時間出來管管他才好。」

慧珠聽着，不禁變了臉色，這差點兒把她氣壞了。依她看來，大成不是要教訓兒子，是存心教訓自己。

「怎麼啦？大成，你今晚好像有什麼跟我過不去似的！」她滿臉不高興地說。

「那不是這麼說，慧珠，我們都是爲他好。夫婦之間，那裏有什麼過不去？你看，振兒真是有點變了，剛才我思想實在很寒心，假如連子女都教育不好，我們挨在上海這地方更沒有意思！我早就打算到外面去走走，不過你也知道我受的刺激多，想到人心可怕，就想過些清靜生活，不願再去擠了！離開青島的時候，有些人把公司的財產現款都強佔去，向外面放些煙幕，遮掩事實，趁亂離的時候發財，現在有的做寓公，有的借此去經商，做老闆，這真叫我看得心灰意懶。像旭初那樣，太正直了，就受人排擠……」

「得了得了，你怎麼越說越遠，向我發起牢騷來了！」慧珠岔斷他。「世界上做人，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有什麼大驚小怪！旭初是好好先生，總是什麼都講究良心，講究道義！我也不是說一個人不應該有良心，就是說要講究得見機——見機！你，大成，我看你差得不遠！」

大成全身一陣寒顫，又一陣燥熱，他感到這些話正刺在自己心上。「慧珠，說話別這樣任性，難道你真的一點不明白我的心境？」

「那我怎麼知道？」太太又像剛才在客廳裏一樣，只管有一口沒一口地吸煙，大成一着急，她說話索性更愛理不理了。「你自己要尋到我的頭上來，在客廳裏把振兒來奚落還不夠，又到房裏來教訓我。」

「唉，你竟是這樣歪曲我的意思……今天晚上那許多話，引起我不少感觸，你也得同情我，怎麼反怪我教訓你？既然這樣，振兒的管教就由你負責，我不准他看無聊的電影，不准他穿這種衣裳，弄得不像一個十六歲的孩子！」

「哼，你今晚上要跟我算賬啊？」

「不是的，慧珠，你不用鬧意氣……」

地球牌



萬人必備
人人歡迎
萬病良藥
一搽即愈

統治內外病症家庭靈便良藥

萬 人 油

各處均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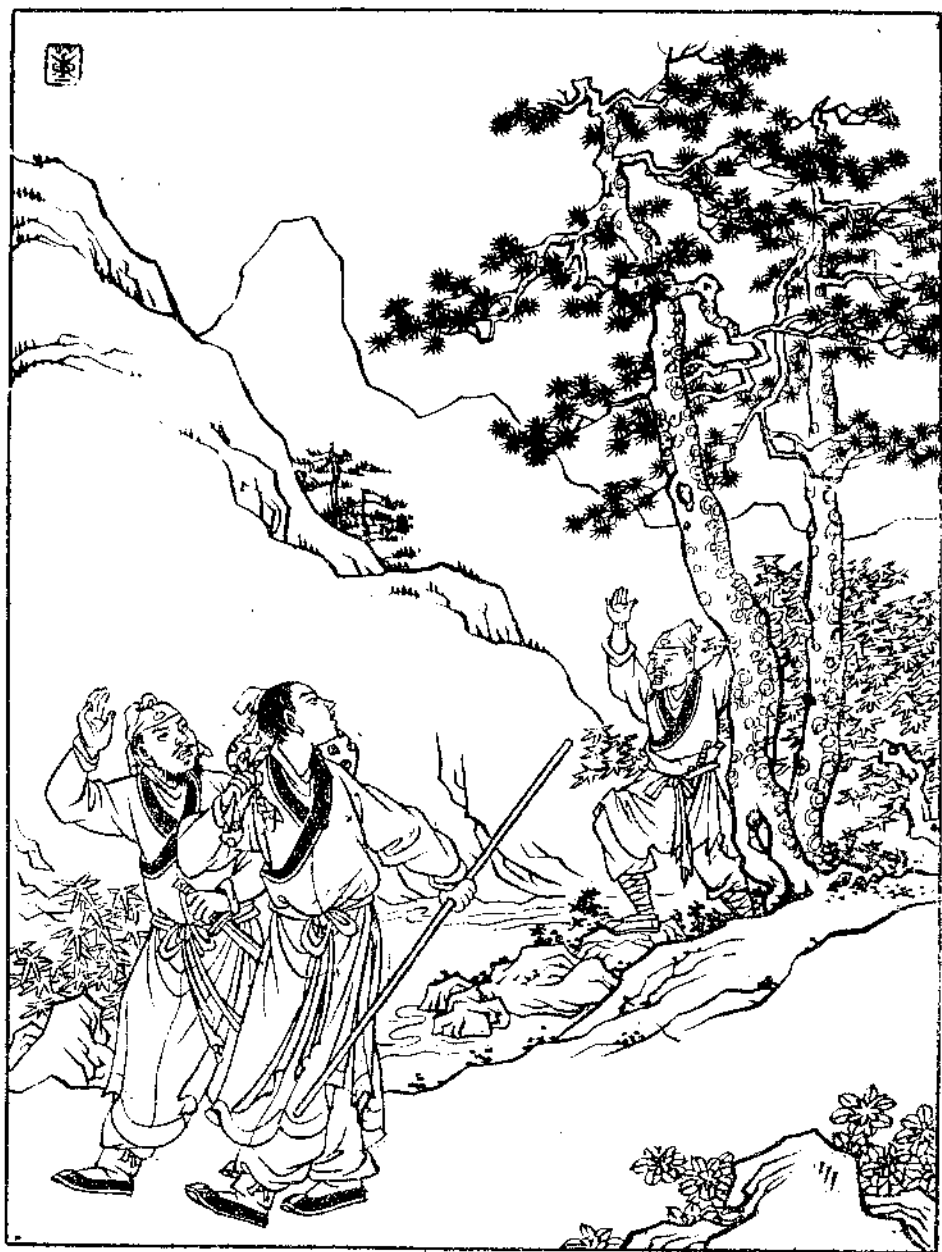
上海環球大藥廠出品

潘

巧

雲

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裹，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覈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扑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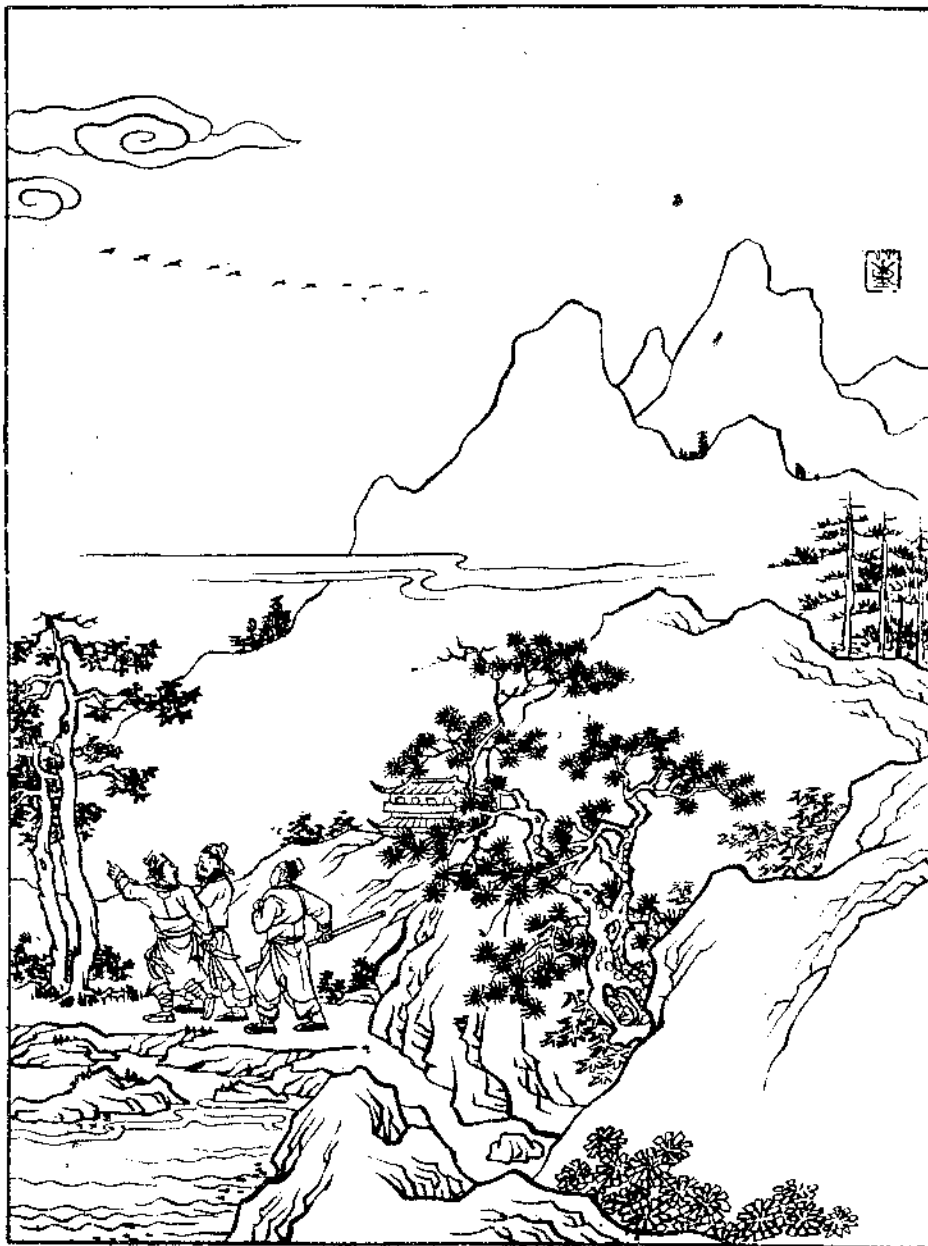
傳

畫

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

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

(全圖完)



• 圖六三第 •



利人主義 (獨幕劇)

周錚

德國 Kari Ettlinger 原著

比羅幽憂之疾，長日惘惘然，寫讀都廢；欲肥遜鳴高，而仰事俯蓄之資無所出，惟日走香雪園作老圃，賣花易米而已。日者蝶衣書來，為「萬象」徵文，自媿才盡，心緒復惡劣，苦不能得隻字。偶憶往歲讀英譯德國名作家安德林格氏所作獨幕劇「利人主義」：「Altruism」，諷刺都會中人之謬妄虛偽，利己損人，有深入顯出之致，與海上為况，如出一轍，所云利人主義者，蓋反言之也。大索三日，得之故紙堆中，命兒子譯之，聊以塞責，桃僵李代，或不為蝶衣所訶乎？

· 登場人物 ·

- 一 乞兒
- 一 市民
- 一 市民之妻
- 他們七歲的兒子
- 一 美國人
- 一 藝術家
- 一 蕩女
- 一 侍者
- 一 工人
- 一 青年
- 二 巡警
- 羣衆

地點：巴黎
時代：現在
在賽茵河畔

背景是一座碼頭的盡頭處。一根竿子掛着一條繩和一個救命圈。附近有一個乞兒席地而坐。右面是一座咖啡館；兩張桌子露天放在街上。一

張桌子上，坐着那侍者，正在閱讀新聞紙。另一張桌子上，坐着一個蕩女和一個黃髮碧眼的青年。左邊一張公共板凳上，坐着那藝術家，他手執一本速寫簿和一支鉛筆，正在給那蕩女寫照，她也覺察了，老是和他做眉眼。

(婦人從左面走到右面)

(男子從右面走到左面)

乞兒(唱)：好先生，請你發發慈悲心，記得這個老乞人。可憐的老乞人。

侍者(坐在桌子的右角，從新聞紙上抬起眼來。)：不許響！

乞兒：不要神氣！我從前也會當過侍者的頭目！侍者：那一定是一個好地方。

——瘦鷓識

乞兒：當然囉。我當着侍者週遊全世界。在做乞兒之前，曾經度過好日子。

青年（坐在左邊桌子上，很親熱的向那蕩女。）：我要是真的做了大富豪——那麼我發誓一定要買一輛汽車給你，對於你任何東西決不會覺得太貴的。

蕩女（在左面桌子上）：我親愛的袋鼠，你是何等的慷慨，我原知道我是你的第一個愛人。

青年：是的，要是不把那個在我家裏當了五年的廚娘計算在內，那麼你的確是我的第一個愛人——是啊！我可以發得誓。（他做着手勢）

乞兒（向侍者）：是啊，是啊！一個人會墮落下去。

人生好像走繩索，一不留心，就會失去你的重心，於是你就躺在地下了。

侍者（放開了新聞紙）：你應該去工作，這比你多說多話要好得多。

乞兒：我也曾試過工作，但是我們的工作仍然是使我們窮苦的。你要知道向人乞化，也並沒有什麼樂趣。一分錢一分錢的乞化了來，而一方面又要不停的應付警察——好！好！我要是再投生到這世界上來時，那我要做一位政府裏的官員。

（一個男子走過。一婦人從左面進來，乞兒在中央攔住了婦人，托出他的帽子唱着。）

富人高坐在大廳：

我所渴想的東西，他都享受得稱心！

窮人只得拾些兒掉下來的零零星星；

我因此唱這歌兒給你們聽。

好先生，請你發發慈悲心——

（男子向左面下）

你可瞧見嗎？他一些兒也沒有什麼給我！

青年（向蕩女）：我還要買一架飛機給你，但是你決不可一個人坐着飛——呀！同你坐着飛到一千米突以上——多麼的高遠和闊大——祇有你和我們的愛——

蕩女：你是一個何等可愛的孩子。

（她向藝術家做眉眼。）

乞兒：我會有多少次要自殺。但我爲什麼要把自殺來使別人快意呢？——自殺是一種罪惡，我以爲是沒有什麼好玩的。我常常對自己說，只要有一座牢獄在着，一個人決不會挨餓。

侍者：你這人沒有人格。

乞兒：沒有，我的人格早在十年以前被法律奪了去了，但是我也不一定要它回來。

侍者（厭惡似的）：我要喚警察來攆走你。

乞兒（信賴似的）：你是不會的。昨天我出了三十法

郎，向我的夥伴們買這地段。（摸索着衣袋）有收條在這裏，我決不肯離開這裏。除非警察抱了我去。這幾天他們似乎單單爲了我起忙頭。（笑）

侍者：討厭的老乞兒！爲什麼世界上有這樣的人——

（其餘的話，在他牙齒縫裏漏去了。）

（市民，市民之妻和他們的兒子一同進來。市民肩上擱着那孩子，因爲用力過度，流着汗。）

（侍者走向桌子的右面。乞兒走到中央。）

市民之妻（和孩子站在中央偏左，嘆息着。）：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儘讓我說出來吧。儘讓我說出來吧。我決計要提出離婚。

市民（跟着她）：你給我發一個誓。

市民之妻：我現在才明白男子們爲甚麼都被稱爲一夫多妻者了。

市民：老婆子，安靜些吧！常言道得好，結了婚的女人都是好廚娘，結了婚的男子都是一夫多妻主義者。

乞兒（唱）：富人高坐在大餐廳，

我所渴想的東西，他都享受得稱心！



窮人……

市民：讓他在大餐廳中安靜些吧。

（他們在剛才侍者離開的那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了下

商標 註冊

到處有售 堅固質料

大宏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來。)

孩子：我要拿些東西給這可憐的人。爸爸！錢！爸爸！錢！

市民之妻（與孩子接吻）：我的小菲烈，有一顆黃心的心。性格像乳酪一樣，這是由我遺傳下來的。

市民：怎麼說？向人要錢就是乳酪般的性格嗎？

孩子：我拿東西給了這可憐的人，他就會裝模作樣引我笑的。

市民：自從我結婚以後，我裝模作樣不知有多少次數了，却從沒有人給我甚麼東西。（在他的手冊中找尋着）糟了，我只有一分錢在身上。

市民之妻：當然囉，你情願我們的菲烈長大起來有一顆鐵石的心。孩子們，應當教導他施愛於人。他們一定要這樣的撫育長大——敬愛那些最不幸的人們——咦，那個女人怎麼這樣的香？像這樣的女人是不應當容留在城中的。

青年（向蕩女）：我還要給你買兩隻美麗的飛艇，一禮拜六天給你買半個月兒；每逢禮拜日，給你買一顆星斗，我那千千萬萬的錢一齊貢獻在你的腳下。（伸他的手）侍者，請你再來一杯水。

蕩女：我的小野馬，我願意和你接吻。

（侍者在中右拂拭着桌子。蕩女向藝術家做眉眼

。)

（市民夫婦倆和他們的孩子坐在中右的桌子上。）侍者（向市民）：我給你弄些甚麼來？

市民之妻：給孩子弄一杯牛乳，一定要煮透的。（向孩子）一小杯好奶奶，給我的小親親，是那大母牛的一杯好奶奶。

市民（嘲笑她）：給我一杯紅酒——一杯好的紅酒，給我這老公牛。

市民之妻（發怒）：真有你這樣的人。爲了你自己的孩子吃一杯牛乳，就得咕噥起來——當然囉——只要你自己有雪茄抽，有酒喝好了——

市民：吾愛，我這裏儘讓小菲烈喝乾三頭母牛的乳。你再把我下禮拜的工錢，買一羣母牛給他。

孩子：我要巧格力！巧格力，媽媽！

市民：儘你要好了，要多少是多少。小菲烈！你可要一杯香檳，一支雪茄，和一盆大母雞做的生菜，好嗎？

青年（站起身來，走向中央，跑到藝術家那邊。）：先生！先生！這個從來沒有聽到過，你老是在畫着這位姑娘。她是一個有身份的姑娘，你可明白嗎？你得知道她也許要做我的太太。

藝術家（冷冷的）：不但如此——我知道她也許要做

你的老太太。

青年（囁嚅着）：我親愛的先生，我要和你算這筆帳，你是甚麼意思要——

藝術家：你爲什麼這樣發急呢？你瞧，我畫得好像呀？

青年（慌亂似的）：當然，畫得是很像的，不過我要問你，先生，你怎麼敢畫我的新夫人？

市民之妻：這兩個青年在吵嘴了。你往往把我帶到像這樣的地方來。我們所到的地方總要鬧些事情出來的。

蕩女（走近了，在看着那幅畫）：我很歡喜，我很想要這幅畫。

藝術家：我親愛的小姐，你要是樂意的話……

蕩女：我不願意白拿。（向那青年）給我買下這幅畫來。愛人，你可能買給我嗎？

青年：我以爲並不怎樣好，你自己實在要美得多哩。

蕩女：你決不會推辭我這小小的要求。（向藝術家）這幅畫，你要多少錢？

藝術家：我本來不想賣掉它——只因爲太和你相像了，就算十法郎吧。但是你必須允許我重新給我寫生——（很鄭重的）也許就到我的畫室中來，明天中午，好嗎？

蕩女：樂意的！很樂意的！（青年出錢買了那畫）你

可願意坐下來同我一起吃東西嗎？

藝術家：你的未婚夫可不反對嗎？

青年（很冷淡的）：再好沒有！（三人坐了下來）孩子：巧格力不好吃，我要吃牛乳。

市民：停會兒我要拿根手杖來，給你吃一頓。

（美國人帶了一頭狗走進來，從左邊走到中央。）乞兒（唱）：富人高坐在大餐廳；

我所渴想的東西，他都享受得稱心！

窮人只得拾些兒掉下來的零星星星；

我因此唱這歌兒給你們聽。

好先生，請你發發慈悲心，

記得這個老乞人，可憐的老乞人。

美國人（漠不關心似的聽完了這一支曲兒）：你唱完了嗎？侍者，弄個口套來，套在此人的嘴上。（

走向右面的桌子。）

市民之妻：這一位就是我所謂文雅的男子了。我常常要你也做一身像他那樣的衣服。你去問他是從那裏買來的？出多少錢？

市民：我決不能去向一個不相識的人，探問他的衣服出多少錢買的。

市民之妻：你當然不肯，然而要是換了一個女人的話

，那麼你早就趕過去了。

孩子：媽媽，那頭大狗在咬我！

市民之妻：我親愛的先生，你的狗在咬我的兒子。

美國人：太太，你弄錯了。我的狗是一向訓練好了的

，除了熟肉外，決不會吃別的東西。

藝術家（向青年）：請恕我動問——這位小姐是你的

太太呢？或是你的未婚妻？

美國人（坐了下來，把兩條腿擱在另外兩張椅子上。

）：侍者！給一杯克力谷酒，並且拿一張菜單，

給我的狗。

（那蕩女一聽得克力谷酒四個字，抬起頭來，開

始向美國人做眉眼。）

孩子：那大狗在向我扮鬼臉。

市民之妻：先生，請你留心，你的狗真的要咬我的孩

子了。

美國人（點上了他的烟斗）：你的孩子值多少錢？

市民之妻：值多少錢！我的孩子！你可會聽得過這樣

的事情，我要你明白我的孩子——

美國人：侍者，喚這婦人不要大聲大氣的鬧！——你

的孩子到底值多少錢？

市民之妻：我的孩子是無價的！你可明白嗎？

美國人：呀！你的孩子原來是沒有價值的——我的狗

恒豐綢布莊

網呢綢 常年薄傾 出時品 應新穎 服務實 誠可靠

人人說品質精良

——設分門東小——

支店 · 八仙橋車站 · 飛霞路龍口 · 電話

八二二二八 · 電話 · 八二二二八 · 七六二五八

却值八塊錢。請想一想——你的兒子可是好種嗎？我的狗倒是純血種——請想一想——要是你的兒子傷害了我的狗，我得要你負責——請想一想。（在杯中斟滿了酒。）

蕩女（向青年）：小鼠子，你以為那個男子是甚麼人？

青年：一個純血種的美國人。

藝術家：我以為他是一個德國人，而在紐約住過兩個禮拜的。

市民之妻：亞歷史蒂，你難道老是坐在那裏，讓你沒有保護的妻子給人家這樣侮辱嗎？

市民：吾愛，你要是有你的舌子在着，那麼你不算沒有保護。

市民之妻：去向他理論，是你的事情呀！（和孩子接吻）我可憐的菲烈！你父親不是人。

市民：我結婚以前，原是一個人呀！（走到美國人那裏）先生，我的名字叫亞歷史蒂蒲勒柏。

美國人：這不是我的過失。

市民：我是一個家庭中的父親。

美國人：我實在很替你受不了。

市民：我有一個妻和子女——

美國人：這個只能怪你自己不好。

市民：你的狗——

美國人：我並不要和你討論狗的問題。我不相信你對於好種的狗，有甚麼認識。侍者，叫這個人坐到他位子上去。

市民：這個我要說，這個——

侍者：先生，你快不要鬧吧。這是一座頭等咖啡館。

有一位真的王太子曾在這裏吃過飯。這是我所要叫你明白的。如今，請你走過來吧。（帶了那市民，回到他的座位上。）

市民（很不願意的坐了下來）：這廝決不能得到我一文錢的小帳！一文錢都沒有！

美國人：侍者！侍者！弄一塊肝來給我的狗吃，不要太肥。還要一隻燒熟的番薯。

乞兒（走到中央來，一面跳，一面狂喊）：我再也受不了了。一連八天我的胃裏沒有裝過一些熱的東西，我再也不是一個人類了。我還是自殺。（跑到船塢的邊沿上，聳身跳了下去。大家聽得了水聲，市民之妻和市民同喊着：「救命！救命！」那時一大羣人從四面聚攏來，向水中望着。）

市民之妻：他竟跳到賽茵河中去了。啊！上帝！啊，

上帝！

羣衆：他已經跳到河中！

美國人（坐在右面的桌子上）：這是一個何等嘈雜的

地方！

（市民站在中央，脫去了他的外衣，正在解開他的半臂時，却被他的妻抓住了。）

市民之妻（在中央嗚咽着）：亞歷史蒂，要記得你有一個妻，又有子女在着！

市民：所以我要做這一回。

市民之妻：亞歷史蒂，那麼我要跟着你跳到河裏去——

——真的，我要跟着你跳到河裏去！

市民（慢慢地穿上了他的外衣）：那麼我就不幹了。

（同他的妻走到人叢中去。）

一個聲音：快快去拿救命圈！（好幾隻手伸出去，拿

那救命圈，但是一動都不動。）

另一個聲音：不要拿那救命圈吧。你們不見牌子上寫

着「不許移動」四個字嗎？

一個男子：這救命圈是沒有用的。不能幫什麼忙。

另一個男子：當然沒有用！這是城中的公物。

蕩女（顫抖着）：我不忍看……（回到她的桌子上）

一個婦人：瞧呀！他浮起來了！在那邊！

孩子：我瞧不見。

市民之妻：我的小心肝。（向他的丈夫）你爲什麼不

抱他起來？你不聽得孩子瞧不見嗎？（市民將孩

子擱在他的肩上。）

青年（回到桌子上）：這些人都是沒有心肝的，真叫人瞧不上眼。

美國人（高聲喊）：我願意出二十塊錢打賭，他一定要溺死的，那一個來和我賭東道？二十塊錢！

青年：你是個人呢？還是一頭畜生？

美國人：年輕人，還是閉上你的鳥嘴好！（斟滿了他的酒杯。）

青年：可是沒有人懂得利人主義的意義嗎？

藝術家：利人主義！哈，哈！（輕蔑似的笑）愛你的鄰居。上帝還是不要人類信奉利人主義吧！

蕩女：你是什麼意思？你難道一些兒也不關心嗎？

藝術家：非常的關心。（人叢中有人弄了一隻小船上

的鉤子來，放到河裏去。）

美國人：我出二十五塊錢打賭。他是不會溺死的——出三十塊錢！（他見沒有人附和他，現出一種厭

惡的神情。）全是吝嗇鬼！

藝術家：人生本來是這樣：一個人的成功，就是別一個人的失敗。一個人爲了一種信念而犧牲，他是英雄。一個人爲了他的同胞而犧牲，他是傻子。

青年（做着演戲的姿勢）：是的，這是最崇高，最貴重的本性，所以我眼瞧着一般人見一個同胞掉在水中而袖手旁觀，心中實在難受。竟沒有一個

人跟着跳下去搭救他——

美國人：你自己跳下去呀！年輕人，你自己跳下去呀！

青年（站在中央）：我的情形却就不同，因為我正和一位小姐同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美國人：沒有人和我打賭。這裏真是一座地獄。（撫拍着他的狗）可憐的毛麗，她是何等的不安定。這裏的一切使她太激動了。

（進來了兩個巡警。）

巡警甲：瞧那亂糟糟的一羣人。這裏大概出了什麼事情了。

巡警乙：這裏可不是禁止許多人聚在碼頭上的嗎？

巡警甲：當然，這是違反法律的。甚麼一回事？

巡警乙（搖搖他的頭）：這地方不是我們所能插足的。（二人一同向左下。）

藝術家（向青年）：你可曾覺到真的愛了你的鄰人，不但是單調乏味，並且使人忍受不住嗎？

青年：那邊正有一個人快要溺死了——而你却站在這裏發議論。

藝術家：爲什麼不？我們每天要讀到二十件自殺的新聞。（走向左面椅旁。）然而我們回到家裏吃飯，胃口照樣很好。如此何必爲了一個投河的乞兒

大新振漂印染織廠

(司公限有份股)

品出

新 錨 霖 藍 布 · 美 人 魚 元 斜

廠址 · 極司非而路一四弄五號

事務所 · 甯波路一〇二弄二二號

電話 · 二一九七九 一四八五一

而動情呢？我決不搭救一個跌在水中的人，至於自己跳下水去，更不用說了。

青年（很熱情似的）：先生！我瞧不起你！（走向人叢中去。）

（有一個人已抓到了救命圈，即忙拋到河中去，一面喊着：「留心！」）

藝術家：愛鄰人是一個假面具。人們戴着這假面具來遮掩他們真面目的。

美國人（走到左面藝術家那裏）：不，我反對你的話。我是極贊同愛鄰人的，真的，聖經上就告訴我們：要愛鄰人如愛自己。呀，我是極信奉這句話的。我愛美國，每逢禮拜日就上禮拜堂去。我在美國從不喝一滴酒。

一個聲音：那救命圈沉下去了！

另一個聲音：所以稱之爲救命圈！（一陣笑聲。）

蕩女（很同情似的，向美國人）：你說話何等有趣！我是很愛美國人的。

美國人：在我們家鄉，愛鄰人有兩種愛法，一種是應酬和跳舞，一種是第二天你可以在新聞紙上讀到的。

工人（他剛剛進來，走向右面）：這裏是出了甚麼一回事？（擠向人叢中去）到那邊去！讓我走過去！（脫去了他的外衣，束緊了他的帶子，在手中吐

了一口唾沫，就向水中跳去。引起了羣衆極大的激動。）

青年（在中央，喜極狂呼）：一個英雄！一個英雄！美國人（漠不關心的高喊着）：我出六十塊錢打賭，

他們倆都要溺死的！——七十塊錢！七十五塊錢！（很輕蔑的樣子）這裏竟沒有一個人敢打賭，我要回到美洲去了。（藝術家走到人叢中去。）

蕩女（在左面桌子上單獨和美國人在一起。）：忽忽的就回去了嗎？

美國人：我參觀過了巴黎，立刻就回去。你可能領導我去看看這市鎮嗎？明天四點鐘我在歌劇院前和你會面。

蕩女：我一定來！我一定來！我是歡喜美國人的。羣衆（歡呼着）：他抓住他了！好啊！好啊！（一根竿子伸了出去。）

美國人：我要知道那侍者到底要我等多多少時候，才拿肝來給我的狗吃。（走向右面的桌子。）

青年（很快樂的走到桌子旁來。）：他是得救了；謝上帝，他是得救了。你瞧那可憐的人跳到河中時，可覺得難受嗎？

美國人：年輕人，這河難道是我的河嗎？羣衆（又歡呼起來）：好啊！好啊！（大大激動。）

(那工人和乞兒都從水中濕淋淋的爬了上來。他們扶着乞兒坐到椅中。)

工人(站在中央，灑去他身上的水。)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個婦人(在中央偏左)：當心一點，你把我全身的衣服都濺濕了。

乞兒(在左面嗚咽着)：啊！——啊！——啊！——

青年(在左面，和工人握手)：你是一位義士，我瞧到你是何等的勇敢！

工人(好像做交易的樣子)：你瞧見的嗎？如此把你的姓名和住址告訴我。

青年(給了他一張名片)：字爾藍卜夫，住五德維街。

工人：還有什麼人瞧見嗎？

乞兒：啊！啊！啊！

工人：閉上你的嘴，過後再要你說話。還有什麼人瞧見我搭救他嗎？

市民(在中央偏右)：亞歷史蒂薄勒柏，住拉尼街A字十四號。

市民之妻：你可是什麼事情都要管到嗎？這不關你的事，你可是自尋煩惱嗎？你並沒有瞧見甚麼事情。你爲什麼要自尋煩惱？你甚麼都沒有瞧到，你還是剛剛到這裏來。(向工人)喂，你要人家姓

名住址，幹什麼？

工人：你以爲我爲了健康起見，來作冷水浴嗎？我實在爲了要得到一塊救人的獎牌。

一個旁人：你救人性命，有獲得卡乃奇獎金的機會。

工人：難道我不知道？昨天我早在「人道報」上完全讀到了。不然的話，我肯輕易跳到水中去嗎？

(一羣人圍在乞兒的四周。)

乞兒：呀，上帝！呀，上帝！我的身上濕透了！

美國人(很冷淡的)：這算得希奇嗎？

乞兒：我冷得甚麼似的，我要凍死了。

蕩女：侍者，給他一杯白蘭地，算我的帳。(侍者向右下。)

孩子(嗚咽着)：我也凍死了。媽媽，我覺得冷。

市民之妻：我可憐的小菲烈。(向她的丈夫)你從不想到替孩子帶一件衣服出來。噢，我愛，你立刻

喝一杯熱咖啡吧。

孩子：咖啡是苦的，我要白蘭地。

市民(很嚴肅的)：白蘭地不是孩子喝的，你只許喝咖啡。

市民之妻：那一個說白蘭地不是給孩子喝的？你的腦袋裏全是獸頭獸腦的思想。我的孩子，別響，別響，給你喝白蘭地好了。

美國人：他們應當弄一塊獎牌，賞給那殺死這一類妻子的。

乞兒：呀！（嗚咽着）呀！我是度着那一種的生活！

那一種的生活！

（一個人餵糖給狗吃。）

乞兒：我願意自己死了的好！他們爲什麼拖我起來？

我要死！活着於我有什麼意義？活着於我有什麼

樂趣？

藝術家：死了之後，你的樂趣更少。（一陣笑聲。）

乞兒：只要我年輕一些。只要我仍有兩條粗壯的臂膀

，我夢想不到自己會弄到這步田地。我自己真不

相信——四十年前我是一個工人，是呀！一連四

十年，直到發生一件意外的事——

工人：老哥，你可是聯合會的會員？

乞兒：當然——當然。（很謹慎的樣子）我不一定是

聯合會的會員，但是——

工人：怎麼說！你不是聯合會的會員！（向他衝過去

。）

市民：你要怎樣對付這可憐的人？

工人：仍然把他拋到河裏去！（大家攔住了他。）

乞兒：我在機器上工作了四十年——現在却一無成就

，只有兩葉不健全的肺。

中國

公勝棉毛織染廠

——司公限有份股——

織造 漂染 全部 自製 出品 種類 繁多 選料 堅固 耐用

○九〇三九...話電 號二一三樓大華國路京北...所務事
○一六七九

市民之妻（很堅決的）：亞歷史蒂，我們回家去吧。肺病是要傳染的。

工人：這是資本主義所給與你的。資本家吸乾了工人的血，就攆他到街上去挨餓，但我們民衆終有出頭的一天，等到大家一致起來——

美國人：咦，請你不要演講。

乞兒（嗚咽着）：我從軍得來的獎牌，不見了，一定是失落在水中的。你看我臂上還有刀傷的痕跡。

青年：這是祖國報償他勇敢的兒子的。

乞兒：沒有人知道我爲法蘭西怎樣的犧牲。我會在遠征軍中服務了二十年。

美國人：這傢伙，大概不久就要慶祝他二百歲的生日了。

乞兒：呀！上帝——我可憐的妻——我可憐的子女——

——最小的一個只有四個月——

蕩女：可憐的人，我這裏給你兩法郎。（旁的人紛紛拿出錢袋來。）

乞兒：小姐，上帝保佑你。（托出帽子，接收別人的錢。）

（在這激動的氛圍裏乞兒向人叢中走過去，一面乞化，一面唱：

富人高坐在大餐廳；

我所渴想的東西，他都享受得稱心！

窮人只得拾些兒掉下來的零星星星；

我因此唱這歌兒給你聽。

先生，幫助一個苦惱人。

美國人（突然驚呼起來）：我的狗，我的毛麗！她跳到河裏去了！（羣衆靜靜地聽着他）她要溺死了！（跑到碼頭的邊沿）她正在那邊——游泳着。呀，我的毛麗！我出了八十塊錢買她來的。（很着急的樣子）誰能救我的狗？我給他一百塊錢，一百塊錢。

一個人：你這話是真的嗎？

美國人（他似乎沒有聽得，老着急）：一百塊錢！我把它放在侍者那裏，一百塊錢救我那可憐的狗。

人叢中一片呼聲：一百塊錢！五百法郎！

（大家爭先恐後的擁到河邊。他們一個個跳到賽茵河裏去，發出一大片激水聲。岸上只留着美國人，青年，蕩女和乞兒。）

美國人：我可憐的毛麗！她愛我像一個兒子一樣！那鉤子在那裏？（抓住了鉤子擲到水中去。）

一個聲音：喂！呀！我的頭！

美國人（發狂似的）：那邊——在那邊——這可憐的狗，從沒有學過游泳。（瞧見了青年）你站在那

裏做甚麼？你那對於鄰人的寶貴的愛呢？一百五十塊錢救我的狗！快快跳下去！這裏是錢。（把錢塞在他手中。）

青年（準備跳下去，但是一到水邊。就頓住了，轉過身來。）：不！爲了一頭狗嗎？決不！

美國人：這是一頭純血種的狗。快跳！我給你二百塊錢——我再帶你到美國去——我出錢給你學習音樂——任何事情——只要你肯救我的狗！

青年：我救了你的狗，你真的肯出錢給我學習音樂嗎？

美國人（靠牆跪下來）：那邊甚麼樂器都有——鋼琴、小笛子、喇叭、銅鼓，——只要跳下去——跳下去！

青年（向蕩女拋了一個告別的吻，做出一個勇敢的姿勢。）：上帝佑我！（聳身跳入河中。）

美國人（站在碼頭的盡頭處，斷斷續續的說）：可憐的毛麗！（將手帕揩乾他的眼淚）要是救了他活着回來，我願意捐一座屋子給窮苦的巴黎人。（向蕩女）呀，親愛的小姐，我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在歌劇院前和你會面？我已發生了傷心的事故。（走下行人道來）我一定要打個電話給救生處。（趕進咖啡館去）可憐的毛麗！我給他所保的險

一共是三千塊錢。（和藝術家一同向右面走進咖啡館。停頓了一會。）

乞兒（發怒）：該死的；那頭狗！我望她活活地溺死！我正在做一筆好多天來最好的買賣，却給那該死的狗全部破壞了。萬惡的孽畜！

蕩女：我不知有多少次要求你不要說這種粗暴的話。乞兒：怎麼說！一個女兒可以這樣的教訓她的父親嗎？

？你這無恥的賤貨！我得教訓你一下！我願意以

後仍然拐脚的。拐了脚我可以用一根拐杖；手裏有了拐杖，就可以教一個女兒尊重你。十法郎；你知道那是那張畫的代價。（他說時，脫去了外衣和半臂，顯出裏面束着一根軟木的救命帶。）

那個自殺的把戲，已給我玩過了——弄不到五十法郎——而我却要出二十法郎買這地段。來，我的女兒，我們回家去吧。（高喊）侍者——侍者！

蕩女：爸爸，他沒有聽得你的喊聲——侍者，你要是不就來，那麼我們不付錢就要走了。（侍者拿着一隻濕濕的帽子走進來。）

乞兒（拿了一個金幣塞給他）：侍者，叫一輛出租汽車來。（侍者拿了錢，很恭敬的鞠了一躬，吹起他招呼車輛的口哨來。汽車喇叭呼應着。乞兒和蕩女大模大樣地下去。）

——幕下

關於人工氣胸術

徐名模

致肺病患者

拙作「癆病鬼的復活」一文在萬象四月號發表後，承許多讀者不棄，陸續來函詢問其中所說的醫師醫院何在，除已分別函覆外，萬象編輯部要我另外寫一點公開答復，以供病者作切實的幫助，我既然不怕獻醜在先，現在不妨再竭盡所知，貢獻幾點補充的說明。

我那篇文章很明顯的是一篇宣傳的文字，但是有許多人說這是在替某醫師做廣告，那我可不能承認。實際上，文中的L醫師不過是許多印像的複湊品，並非實有所指。我早已說過，人工氣胸術並不是甚麼難能的醫術，全上海這種專門醫師多得不知道有多少，同時科學的醫學界中也並不需要英雄的人物，差不多每一個熱心謹慎的醫師都夠得上我們的托付。現在且把上海比較有名，而就我所知比較可靠的幾家醫院或醫師，介紹在下面：

- 1 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 海格路三六三號
- 2 虹橋療養院 霞飛路九九〇號

- 3 劉德啓醫師 西摩路二〇四號
 - 4 沈志明醫師 巨籟達路四三八號
 - 5 南洋醫院 福熙路薩坡賽路口
 - 6 德濟醫院 靜安寺愚園路口
 - 7 普濟醫院 陶爾斐斯路三十八號
 - 8 上海防癆協會肺病診所 白利南路三七八號
- 爲便利起見，我把上列八處分爲三等，二三四屬於第一等，五六第二等，七八第三等，紅十字會則三等都有。這三等的手術費相差很大，大概最貴的二三千元，最廉的五六百元（以全年計），病者可依各自經濟力量以定去就。爲妥全計，最好各處都去試診一次，再選定一處印像最好的。

人工氣胸術需求忠實的皈依，最忌三心兩意，游移不定。最高的效果唯有最堅之信仰者始能得之。當然，人工氣胸術也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弊，不過撇開其他不說，單從「在病人的精神上成爲一種有力的基礎，足以承受全部的希望與信念」這一點看

來，它是確有熱烈擁護的價值的。也許有人將譏笑這是肺病治療的「唯心論」，但物質條件無論如何總不及精神力量來得重要，至少在目前還可以這樣說，而且將來即使有了肺病的特效藥，心理的調整也不見得可以完全忽視。（也許將來永遠不會有肺病的特效藥，慢性的疾病不能脫出時間的限制；兩三年的疾病要在兩三天內霍然若失，這無疑是一個夢想。）

關於抗癆，我有一個忠告可以用一句口號來表示，就是「休息第一」，或「睡眠第一」。無論已病未病，請先改善你的睡眠。安甯你的心緒，祛除你的煩慮，不要專在食物、藥品、日光、空氣或其他物質條件上空勞心機，枉費金錢。充足而酣甜的睡眠將使你終生與癆病無緣，最大的鼾聲無疑能替你驅除最凶惡的結核菌。

但是「休息第一」並不是提倡懶惰。請健康者

儘量努力工作。工作與肺病絕對無關。不論勞心勞力，如何辛苦，只要有適當的休息，絕無招致肺病的危險。反之，無節制的懶惰、閒散、娛樂，却往往是致病之由；最大多數的肺癆病人得病於通宵的「又馬將」（！），也有許多由於嗜酒、吸煙、縱慾。結核菌可說是一位公正無私的制裁者，它制裁一切的「生活脫軌者」。

以上所述也許不免失之偏激，但至少都是一些老實的私見，可供同病者的探討和玩味。希望高明者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附啓——我寫「癆病鬼的復活」本來用好一個筆名，不知怎樣在發表時被校印者換上了真姓名，由此驚動了許多熟識這個名字的朋友。其實這些書簡半出之於幻想，並不是我個人的事實，因恐引起誤會，特在這裏聲明一下。

長篇 武俠 偵探 小說

黑
衣
人

案情曲折 引人入勝 文字生動 奇趣橫生

• 原著 •

依 茄 華 雷 斯

• 譯者 •

胡 梯 維

• 發行 •

中 央 書 店

(三加尺足制首)

寶大祥

美物廉價 · 一唯滬全

網緞呢絨棉布莊

門東小 · 橋仙八海上

童裝部	被單部	送貨部	駝絨部	軸幛部	成衣部	禮券部	顧繡部
定價特廉 式樣美觀	絨毯絨毯 花邊廉售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奉送選力 代贈金子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贈親友 最受歡迎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隱情

程育真·文
黃也白·圖

雨過天青，彩虹懸掛在蔚藍的雲幔中。

我獨倚窗間，閒眺着平曠的原野，遼闊的天空，隨風飄盪的柳絲……。

小鳥拍着滿載雨珠的翅膀，在窗邊輕盈地掠過，剎那間，又遠遠地飛去了。

靜靜地，許多思潮都湧上了我的心頭，我想着人生的悲歡離合，我也想着自己迷惘的往事和渺茫的未來。悠悠的沉思，我已經忘懷自己。但是，意外的叫喚聲把我帶回了現實。

「楓影，幹嗎？又是想起了……趙醫生？」淘氣的雲鴻偷偷地閃進來。

「別調笑我，瞧着我的病體你不能給我一些同情嗎？」違心的說話使我的面頰有些發燒。

「跟你鬧着玩的。楓影，再休息幾天可以起來試試走走了。」雲鴻走過來撫摸着我的手。

「是的，我也這樣想。」

「不是我說笑你，你想想你的戰勝疾病，是不是該

歸功於趙醫生？」雲鴻走近鏡台前，對着鏡子裝模作樣地弄着秀髮，還扮了個笑臉。

我祇瞧着她這種怡然自得的神氣，並不曾給她任何答覆。

自然，雲鴻的話是對的，然而我沒有向她承認。雲鴻總是那樣樂天，一無掛慮。愛說什麼就說什麼，說話就是這樣一無拘束。她從鏡台邊又跳到我床邊。「如果不再想起趙醫生，保證你明天就可以起來。」她輕捷地一笑，突的又閃了出去。

我目送着她，長長透了口氣，無力地依着床欄。室中又變得沉寂無聲。

無邊的黑暗已經籠罩着大地，是那末幽暗，那末沉寂。

無意間我的手觸撥着無線電的機紐。

美妙而靜謐的音樂迴盪在我四周。柔情的樂聲，又彈動了我脆弱的心弦。

上一個月因為盲腸炎，父母把我送進了白康醫院

。精明能幹的外科趙醫生把我從危險中拯救回來。

當然，父母們十分感謝他，而且據說趙醫生十分了。

年輕而有禮。

在我，却以為趙醫生不過是盡了他應有的責任治

愈了一個病人，所以不會注意過他。偏偏護士們嘮叨地向我描摹趙醫生是怎樣多情，而且性情又如何溫柔。

可是，我始終不會見到他一面。

醫院裏就擱了一星期。每天，每一個清晨當我張眼時，床前瓶中總是換上了新鮮的花，但是沒有送花人的名片。

一天，我假寐着等待送花人。推門進來的却是醫院裏的僕役，我好奇地問他道：「這花是誰叫你送來的？」

「趙醫生。」僕役換上鮮花又推門出去了。

我簡直不明白為什麼趙醫生要每天送給我花朵，我跟他又是這末生疏。反覆的尋思，我無法解釋。

人是有情感的動物。尤其是我，些微的激動足夠使我煩惱多天，何況趙醫生是這樣多情。

平靜的心緒，變得不安，擾動起來了。

疾病全愈，我就離開了醫院。至終我仍沒有見到他。趙醫生的行動神祕得令人莫測！

室中沉靜得可怕，我發覺無線電的唱片已經結束

黑暗中我凝視着郊野，窗外是星斗滿天，碧雲千

里。

晚風柔綿地拂着我的垂髮，心頭感到一陣淒涼和哀感。

自然地我闔着手掌，向流雲寄託了一片衷情。

然而，趙醫生能夠知道嗎？我想。

× × × × ×

在一條幽幽的長道上，我迅速地騎着自由車趕向朋友韻馨的培玉別墅去。

這是我病愈第一次騎車出外。

朋友因為慶祝我們將要大學畢業的人，特地開了一個小規模的音樂會。我也是被慶祝者之一。

遲到十分鐘，節目已經起始。我躡足走進客廳，在門邊的椅子上坐下。

這時候，正有人在獨奏 *Maiden's Prayer*。淒婉的情調，飄渺在室中，我的心頭汎起了悵鬱的浪濤。

一曲告終，聽眾們掌聲如雷。客人謙恭地回到原位。

主人韻馨滿面笑容：「柳沙先生是一位天才的音

樂家，這次能為我們客串鋼琴獨奏，真是十分榮幸，代表致謝。」說完她向音樂家微微彎一彎腰。

立刻我向音樂家注視一眼，可是一下子我就收回了目光。

柳沙先生的可怕的面貌使我沒有勇氣再看他第二眼。那雙眼睛呆笨無光，嘴與鼻子配得又不相稱，身體却蠢得像條牛。總之，在我心目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感。

美麗的樂聲怎會出於他的手呢？實在太不相稱了。尤其是「音樂家」的榮名，加在他身上真未免有些褻瀆。

客廳裏換上了輕快的旋律，客人先後旋入舞池。剛好的身體不能過分勞動，我還是坐在椅子上欣賞。

突然，我發現那個音樂家也不會參加跳舞，他呆地坐在屋隅，無神的目光正在注視我。我感到一種異樣的不安，立刻立起身來走到外邊花園裏，這樣我可以避免再直視他。

明月當空，我默默地依着粗大的柳樹。

輕快的韻律，恣意的笑聲，更陪襯了我內心的暗澹。

為什麼我就偏偏會這樣多愁呢？對於自己我開始懷疑起來。

似乎石道上有浙浙的足聲，我趕快掉過頭來。銀光下，我看見是那個音樂家。他慢慢地走近我身旁。我正想躲避他，可是，他已幽幽地向我說話。



「俞小姐，欣賞月亮嗎？」他略略抬頭仰望。「今晚的月色真好！」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小姐，這兒有風，還有露，留心你的身體。」雖然出於好意的規勸，我沒有表示一些謝意，瞧着他這股蠢相我簡直有些微愠。

他若有所憾，却依然很有禮貌地說道：「小姐，畢業以後怎樣計劃？」

「還沒有想到它。念了這門化學實在沒有什麼用處。」

「化學人才在目前是很需要的。」

我沉默。肅穆中片刻過去。

裏面音樂已經停止，我隨即回進客廳。

深晚十二點，慶祝會方才結束。

音樂家自告興奮地要送我回家，我婉言拒絕。

× × × × ×

詩人永遠懷着殘缺的美夢，而我却永遠過着矛盾的生活。

愛慕的抓不到，厭惡的却終日纏擾我，我將如何排解？

那天音樂會後，那個柳沙先生就時常來找尋我，一次爲我介紹了一個職業，一次又送了幾張 Beethoven 的名曲。我都沒有給他應有的感謝。

有幾次他還親自來探望我，承他多情還規勸我少悲觀一點。不過我以為這似乎是多餘的。

傍晚，我茫然地坐在沙發上，閉了眼作着片刻的靜思。

「楓影，起來，我陪你到白康醫院去瞧趙醫生。聽說今天他要爲一個病人割診呢。」雲鴻又悄悄地閃進了門。

聽了她意外的提議，我驚喜得從沙發上跳起來。

「真的嗎？那末，你瞧我該穿那一件衣服去？」我拉開了櫥門，請她代爲挑選。

雲鴻斜睨着頭，左手托着顫，表情十足。

「這件玫瑰紅的衣服最好，你穿了一定是嬌艷得像個天仙，趙醫生看見了那會不……」

「住嘴，你再調笑我，我寧願不去。」

「好，好，我不說了，你快些穿上呀！時間不早了。」

雲鴻手忙腳亂爲我梳頭化妝，我自己早就失去了寧靜。

走出大門，我拉住了雲鴻的手。「慢着，見了趙醫生我該說些什麼話？」

「再簡單沒有了，就說你每天每小時想到他。」我用力擰她。當然，現在是她調笑的機會了。

醫院前我沒有勇氣走進去，可是雲鴻用力把我拉進去。

應接室裏，雲鴻向護士詢問道：「請問外科趙醫

生在這裏嗎？我們要見見他。」

護士向我們打量一下，然後笑道：「趙醫生每天四點鐘離開這裏，對不起得很，他不在這裏。」

「我好像知道他今天有病人要割診，是不是？」

「趙醫生因為辛苦的緣故，這次割診手術由黃醫生代替了。」

滿腔熱誠竟撲個空，我們都沮喪地離開了醫院。

「雲鴻，命運不允許我見到趙醫生。」

「我想不會。」

岔路口，雲鴻有事折向東去了，我一個人沿着人行道漫步。

「噢，俞小姐，到什麼地方去？」

我抬頭一看，又是那個音樂家柳沙先生。「隨便走走。」

「那末到附近的花園裏去散散步好嗎？」

心中已經有說不出的怨憤，那裏還有興致跟他去玩？可是我却幾乎是有點惡意地答應了他。

小河邊，音樂家玩弄着碎石。他似乎竭力要打破僵冷的局面，找出話來說：

「已經是初夏了，天氣還這麼涼。」

「涼，氣候的幻變是很難捉摸的，什麼都勉強不

來。」

他略略感到不安，低垂了頭。

與其各抱着不同的感情互相敷衍，我想還是直率地向他表白。這樣雙方都能減去一些痛苦。

「柳沙先生，我不知道你對感情這問題是怎麼個看法；我是覺得這也像天氣一樣，祇能聽其自然的，因為……」

他悲苦地抬起頭來，隱約間我看見他的眼睛裏蘊藏着無限的傷感。

「因為愛是不能勉強的。」他低低地接下去。我們都立起身來握手道別。這是首次也是末次的握手。

× × × ×

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我不會瞧見韻馨。

突然的相遇，使我格外起勁。我請她坐下，談談各人的近況。以後她從皮篋中取出一張照片，我拿過來細細一看，就是那個音樂家。她問我：「楓影，你認識他嗎？」

「怎麼不認識，他不是柳沙先生嗎？那個自命不凡的音樂家。」

「不錯，同時他也是著名的外科生醫。」

「外科醫生？」我驚奇極了，照片從我手中飄落道。了，我抓住韻馨用力搖撼。「是那個白康醫院的趙醫生嗎？」

「正是他，你原來就認識他嗎？」

我遮飾地搖搖手，「不過聽人家談起。」我從地上再拾起相片。

天呀！我爲什麼這樣魯莽？瞧，那雙眼睛多麼深邃有神？而且還蘊藏着溫柔。那張嘴與鼻子配得太貼合了，體格多麼地魁梧，在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

「趙醫生爲人太好了，又溫柔又謙恭又……」

韻馨的說話像是尖銳的細針直刺在我心上。我不安地站起身來走向長窗邊。韻馨也跟了過來。「告訴你趙醫生不幸的遭遇。」

我是故事中的主角，我自經歷過，不是比她間接的講述更明白些？我雙手抓住窗沿，壓制自己不安的情緒聽她陳述：——

「趙醫生有過一個比較熟悉的女朋友，據說也是這醫院中的女醫師，不過在趙醫生跟那女醫師並不大投合。忽然醫院中來了一個割診的少女，趙醫生診療以後，無理由地鍾情着她，那少女却天真得一些不知

「當真嗎？」我的心幾乎要跳出心房。

「以後趙醫生多情地每天送她鮮花，同時特別顧念她。」

「那末趙醫生既然愛慕着那少女，爲什麼又不去見見她呢？」

「什麼，你的意思？」

我知道說錯了話，趕快補上一句。「我的意思趙醫生可會讓少女見到他？」

「沒有，礙於女醫師的面，他始終沒有向少女吐露過真情。後來少女病愈，離開了醫院。有一天在音樂會中，趙醫生遇到了這個少女。」

「但是他爲什在音樂會掉換姓名？」

「這是他的個性，離開醫院他就以柳沙的名字出現。」

「這才怪呢！」語氣中我實在有些怨怪趙醫生。

「事後，趙醫生熱情地照顧着少女，也會向少女表示過意思。你猜少女如何給他答覆？唉，一片衷情付諸流水！那個少女却始終沒有給他一絲溫存，一些感謝。」

我委曲地掉過頭去，眼睛模糊不清。她驚奇地問

道：「楓影，你在流淚！……」

「不，不……」我毫不顧慮地伏在她肩上，放聲大哭起來。

韻馨把我的頭髮掠起，輕輕問道：「爲什麼？告訴我！」

「韻馨，這個少女就是我！天呀！誰能解釋這件委曲的事？我對不起趙醫生。」

韻馨遙望着孃孃的炊烟，聽我詳細的解釋。

「唉，也怪不得你。」

「你能幫助我嗎？」我握住了韻馨的手諦視她。

「盡我的能力幫助你，聽說他暫時離開這裏，一個星期以後才能回來。」

「祇要他肯饒數我，我已經滿足有餘。我的罪太深了。」

朋友點點頭，走了。我獨個兒留在室中；抑制不住心中的哀怨，又大哭起來。

一星期以後，朋友告訴我說，趙醫生這次離滬是跟女醫師行訂婚禮。猝然間，我猛烈地倒在沙發裏。

「神會祝福他。韻馨，他原諒我沒有？」清醒以後，我喃喃問着。

「他會原諒你的。」朋友離開了我……

現在我已經無意逗留在上海。

前天叔父寫信來，要我到南洋去。一方面探望多年不見的叔父，一方面排解我內心的愁苦，我寧願飄泊到異鄉。我把這消息告訴了韻馨。

星期日早晨，燦爛的陽光下，我走上了海船的踏板。

尖銳的汽笛聲鳴叫了二下，是開船的時間了。

江岸上衆人揮手送別，可是誰來送我？

遠遠地，我忽然瞧見有人從人堆中擠出來；呀，是他，趙醫生！

他匆促地像在我尋，等他見到我時，他傷感地伸出手來向我招呼。我也慢慢地舉起手來。這時候各人都抱着一控無由訴說的隱情。

可是，海船已經離開江岸了。

漸漸地，我覺得眼睛迷惘，模糊得瞧不清楚。我雙手原抓着鐵欄，淚水已經濕潤了我的面頰，滴入洶濤的海流中。

「不平凡的相逢，爲什麼又有這樣不平凡的相離呢？」

我悵然！



談紙

念珍

在白報紙漲到一千數百元一令的時候，頗使我想到中國原有的紙。這心情，打個比方，恰如討了小老婆以後受到了一次「獅吼」而懷念到正妻的馴良，雖然我沒有討過小老婆。

中國的土產紙在日本稱爲「唐紙」，唐紙該是各種竹紙的總稱。所謂竹紙，乃是以竹爲材料而製成的東西，與以稻草、樹皮製成者不同。至於「唐紙」這個名詞，却也由來已古。據說中國在唐朝的時候，四川內地的製紙業極爲發達，大概那時候有產品輾轉流至日本，纔得了這個名稱吧？自唐以降，竹紙的製造業至宋、元、明各朝，似乎更見發達。同時製造的技術也次第傳布至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湖南一帶。

自明至清，浙江各地的製紙業尤爲興旺。其時該地學者輩出，又多名僧，因書籍之大量出版，紙的需要也似乎更大了。同時因浙江各地多有竹林，紙的原料蘊藏極富，而其第二原料石灰，該地也得天獨厚，故製紙業的發展遂有一帆風順之概。

竹紙極爲堅韌，雖然看去似乎一觸即碎，但決不碎裂。寫上去的字的墨色，也特別美觀。這種紙的紙質之所以優良，或者與製造所用的水有關。

然而中國的製紙方法是「祕術」之一種，從業者向不輕易告人。儘管外國紙的製法飛躍進步，他們却依然固守先人成法，絕不願與科學文明發生糾葛。這情形，却又令人聯想到一般正妻之堅貞自守。

大概說來，竹紙的製法是這樣的：伐取出土後三、四個月的毛竹（或苦竹、淡竹），鋸成每段長五尺光景，復將每段縱剖而浸于石灰水中。約三個月後，竹片的纖維素即行解離，于是移于石臼中搗碎，加水攪拌，而成紙漿，再將紙漿敷于竹簾上，即得竹紙。

竹紙種類很多。就製造原料言，大別爲黃白紙與黃燒紙二類。前者用當年出土的幼竹製成，後者則不問竹之年齡、大小、種類，皆可充爲原料。故黃白紙白色柔軟，質優；反之，黃燒紙却呈黃色，質亦較粗。

黃白紙又可分爲白紙和黃紙二類，其中白紙包括元書、花箋、京放、鹿鳴、毛邊諸種，大都供寫字用；黃紙則有南屏、方高、黃元諸種，多供糊壁，包裝等使用。黃燒紙也有千張、粗高、邊黃、折邊等之別，均供雜用，或作爲「火紙」，供燒化用。

說到「火紙」，其爲中國之特產，殆與麻雀牌相似。古代江西紙中，火紙極爲著名，其用途即在于神佛之

前燒化，消災祈福，作用與冥錠等。故外國人稱為「Joss Paper」。Joss 者，中國之偶像神佛也。

然而火紙的使用又並不限于中國，在台灣，也有焚燒火紙的習俗。台灣人稱火紙為「禮拜紙」，將其裁成三寸見方，以數十張為一疊，投于火中而焚燒之。如紙的中央貼以一小片錫箔，稱為銀紙，錫箔之染成黃色者，則稱為金紙。金紙用于祭祀喜慶，銀紙用于祖先的忌日、喪葬等。

台灣的竹紙大都用一種桂竹製成，也有採用蔴竹或茅茹竹為原料的。紙的種類也多至十餘種，品質却大同小異，一般都很粗劣。

最懶惰的人

愛梅

一個地主共雇有二十個工人，但他覺得這二十個人都很懶惰，他想了一個方法去玩弄他們。

一天早晨，他召集他們報告道：「你們聽着，我現在有一種很容易很優待的工作，給最懶惰的人去做。你們中間自信最懶惰的可以上前一步。」

在同一時間內，十九個人都走上了一步。

那地主問那後面沒有上前的一個：「你為什麼不走上來？」

他懶懶的說：「走上一步？多麻煩呀。」



集美照相館

主持

鏡頭的角度

鏡頭的高低，對於面部之美是有着很大的關係，因此，我們是以顧客的面部輪廓而定燈光和鏡頭的高低角度，這樣才能拍成完美的照相！

地址：

愛文義路
九九五號
戈登路東

西行心印錄

吳觀蠡

軍興以來，湘鄂黔桂浙贛一帶的旅行生活，大都回復了中古以上的原始情形。偶於無意中遇到一位跋涉萬里的旅客，談起旅渝實況，纔知道古人所說的「老不入川」，確有至理；因為川省多高山峻嶺，道路崎嶇，決非老年人所宜。我遇到的這一位旅行者，尚在壯年，談到旅途的艱苦狀況，尚有談虎色變之概，要是換了老年人踏上這征途，那是越發苦不勝言咧。

這位旅行客的發足點是上海，目的地是黔省的貴陽，因為獨行無伴，又是初次長征，一切旅行習慣，水陸路徑等都不熟悉，所以耗費的精神物質與時間，比較「老出門」都不免浪費。自發足點到目的地，先後共走了五十二天，據他說其中二十九天是過着馬背上的生活。

旅行的季節是在春末夏初，經歷杭州、富陽、蘭谿、金華、鷹潭，或乘火車，或坐民船，這一段都是些平凡過程。從鷹潭騎馬到樟樹鎮，換趁小火輪到吉安；到了吉安，再無水路可走，前途茫茫，全是陸路

，自吉安經過湘贛交界的界化龍（地名），到達湖南省的茶陵，就是革命先烈譚延闓先生的家鄉。那一段路程，只有馬匹可以代步，否則惟有步行，馬匹沿途僱賃，代價不貴，每天賃資六元，另加馬伕工資每天三元（當時的代價）。馬在平地走，除晚間必須休息外，自晨至暮，平常每天可走一百二十里。但這山徑中，道路崎嶇，不是上山，就是下坡，絕少平坦的大道，馬的速率，大為低減，與平地相較，只有三十與百之比，走了整整一天，至不過三四十里吧了！

騎馬過吉安四十餘里，走到贛省永陽地界一個山谷中，剛下了山坡，正想從山坳中走上另一山坡，突然發生了意外的小事變；從僻徑小路躍出梢長大漢四人，手持盒子鎗，身穿黑色工人制服，頭上一律雍著和尚頭，攔住去路，喝一聲「站住！」不讓他的馬匹過去，這分明是白晝路劫，除了高舉雙手，任其搜索外，更沒有別法，便把馬背上的行囊，囊中的旅費，身上的衣服，臂上的摩凡陀手錶等，如數聽憑取携。做他們的「鹵獲品」。幸虧事前有「老出門」替他設計，把較貴金的百元鈔幣多少張，折疊深藏在一頂破舊不堪的橡皮雨帽夾縫中，居然混過路劫者的耳目，還算不幸中的大幸。終日跟隨在馬後的馬伕，步行較緩，往往遺落在後，常在道旁打尖歇息了半小時，他

纔氣喘吁吁地趕到。此番遇劫，馬伕遠在若干里後，但即使在旁，也不過多舉起兩隻手臂吧了！他一鞭而外無寸鉄，前不把郵，後不把蒼，縱便能發出求救信號，在這四顧無人的地區，有誰趕來救援呢？

自茶陵到萊陽有公共汽車，從萊陽到衡陽，經過桂省的桂林、柳州，再到金城江（地名，屬桂省），這一段是鐵道線，萊陽衡陽間是湘桂鐵路，自衡陽南行，另有粵漢鐵路。衡陽共有兩個車站，粵漢路站俗稱東站，湘桂路站俗稱西站。從金城江西行，又只有公路車可趁了！在公共汽車中，經過一個小站名獨山，再西行若干里，就到了貴陽。這次旅行全程共五十二天，在江西省界的馬背生活，却佔了二十九天。

當地婦女，也多乘馬出門，她們的騎馬姿勢，純是中國古式，橫坐在馬鞍上，側著身軀控制韁轡，與我們男子雙腳分開，據鞍疾馳的姿式，大不相同。但她們坐慣了，熟能生巧，四圍山色，一鞭殘照，高舉皓腕，輕撥馬尾，一樣也能絕塵而逝，迅若追風。

騎了一天馬，只行三十里，當然是曉行夜宿，沿路住的問題，尚不困難，有馬伕沿途作嚮導，道旁的農家，就是旅行者的臨時行轅，半椽茅屋，破被草薦，聊蔽風雨，藉以禦寒，自然比不得「霍退而」的摩登設備。在江西境內，有一惡劣現象，使人最不能忘

場歌袖領 • 袖領場歌

場歌樂高

五五九五九話電 址原樓三界世新

• 券門售不 • 場兩夜日

起半時七（場夜）起時二（場日）

候	伴	點	歡	堅	陣	歌	基
教	座	唱	迎	強	容	星	本

，沿途見到的鬍鬚頭以及身上生瘡者之多，可稱中國第一，真是「瘡痍滿目」，不忍卒睹。造成瘡與鬍鬚的原因，不外乎不潔。他們生長山林，絕少河流，本來無水，又懶於盥沐洗滌，這是皮膚病的最大原因。吉安樟樹萊陽一帶，都是「無鹽之鄉」。原來其地向不產鹽，民間食鹽，都是浙省輾轉運來，陸路轉運比水運困難，倘遇時局不靖，交通阻塞，那就更成問題，家家有絕鹽淡食之虞。據說人淡食了若干時期，即有全身骨軟不能生存的危險，因此當地人民，重視鹽粒，無異珍珠。醬油的名詞，根本沒有產生過。有一種整塊的鹽，名曰「鹽把」，鄉下農人燒煮菜蔬，用熱水澆於鹽把上，略取鹹味，加入菜肴，已算美味，那整塊的「鹽把」，永遠不忍剝碎，以爲剝碎了就是暴殄天物，不但非常浪費，還顧慮到要遭神譴呢！

乘馬獨行深山中，固有路劫之虞。但公共汽車也未必安全。一輛公路車駛過萊陽（湘境）縣的鄉間，車中滿載二三十位旅客，正躡行於山道中，也是下了山坡，準備向另一山崗爬行之時，突聞一個山頭上砰碰劈噓的怪聲音，衝破了鱗鱗的車胎轉動聲，機警的車夫神經最靈敏，首先感覺到反應，說是「鎗聲！」而且是「步鎗！」大家探首外望，只見山巔上站著兩人，果然手執步鎗，用鎗彈傳達他給予我們的停車命令，此時倘不煞車，鎗彈就有洞貫車腹的可能。無可奈何車煞住，車門啓處，另有一人站着，這是他們的「崗位」「步哨」，車中二三十人都已劃入他們的「警界線」內，面面相覷，計無所出。另外更有一人，手執短鎗，闖進車來，吩咐了三字命令「弗許動！」其實車中人本來不動，這一句，大約是他們循例的「寒暄口號？」接着又來第二道命令：「東西拿出來！」以後就是「拿」的節目。山頭上兩位長鎗手也已降臨，車中所有，不分細軟粗硬，被他們一洗而空，不留片紙（紙幣）。在他們揚長飽載而去之後；有一位發表空談的「高調論者」當衆太息道：可惜我們來不及在事前開一個會議否則，我搶步上前抱住短鎗手的腰，另外衝出兩三人，襲擊那個長鎗步哨；我們雖然徒手。畢竟人多，不難將他繳械；等到山上兩個「開鎗的」下來，我們也可用包圍方式，實行徒手奪鎗；我的理想要是實現，不但破財可免，並且捕盜有功云云。有人聽了發笑道：敬聆高論，不勝欽佩！但是這方法，除非要叫盜匪預先送你一個確信，說明他們只有同黨四人四桿傢伙，纔能依法實行；否則他們四人之外，倘有十六人接應；十六人之外，再有三十二個後備隊埋伏，那不是白送了我們性命，結果還是免不了丟失東西嗎？說得大家苦笑了起來！後來汽車開

到萊陽縣城，要求縣長派兵追捕盜匪。縣長面有難色，說：匪已遠颺，追緝不易，即使派隊，徒勞無益。原來這公路車的老闆，就是本省公路局，縣長為敷衍老闆面子並為自己「老成」起見，自動捐廉二千餘金，對於這次遭劫的車友難友，每人捐贈八十三元，作為前途的旅費，一件劫車巨案，就是這樣了結。

在這條路線上運送貨品，另有一種保險方法，名為「買卡」。其法與北方旱道上的鏢局差不多；鏢局主人都是聲名赫赫之輩，在當地豪強及綠林圈內，有「兜得轉」的能耐，重要城鎮市集，設立總局或分局，凡有貨物自甲地運至乙地，均可委託該局經手代運，並負保險之責；雙方訂定手續，言明代價若干，約就送達日期，由局出給紅色硬紙一張，寫明條件，交給貨主，作為憑證，此紙即名為「卡」，取得此卡，即為「買卡」，另外由局出給提貨憑單，屆時由貨主到目的地憑單提貨，如有缺少，或約期遲到情事，局方負賠償之責；運費及保險費之標準，分貴重品及普通品二種；貴重品計值論酬，大約值百抽二，價值一百元者，酬勞二元；普通品則以公斤論值；將貨物交給局方，買卡運貨，沿路決無意外搶劫等事發生，非常穩妥，萬一發生意外，亦由局方照賠，絕無食言反悔等事。局方運貨，全用馬匹，往往有數十匹馬魚貫

只此一家
並無分出

葉樹德堂藥號

八仙橋青
年會對面

• 特設 • 接方送藥 • 代客煎藥 •

• 電話 •
二二四四

保心安神丸

(即保心丹)

本丸之特點

心為一身之主不可受病故無論何種病症均病則力可痊愈此心藏病則病屬危殆此心藏全則病屬危殆此心藏宜使心強健此心藏神以本丸為最妙因本丸以珠珀珊瑚八種鍊而成選藥配方均有精而研究非普通藥可比與本丸絕無副作用故服本丸絕無副作用故其他不良反應發生並可常服連服一月無毒之害凡一切心藏疾病無論新久輕重之立見奇效如神

每逢朔望及一號
十五號優待九折

而行，開首第一匹，馬首扎有綵綢，馬額上並有長柄大絨球一枚，高高豎起，一路走著，一路顫動；頸項中還有銅鈴一串，行走時發出唧唧之聲；這就是鏢局（亦稱卡局）運貨馬匹的陣容，可謂相當浩大，比了北方旱道上的舊式鏢局不過少了幾杆「鏢旗」吧了！

西行的困苦，既如上述，於是浩然有歸志。轉輾經過了水程的鄆都城（人間的）、白帝城、巫峽、巴東、萬縣等地，到了鄂縣的三斗坪，不能再循水道，只好捨舟登陸，取道長江南岸的鄂省松滋監利等縣（就是江北岸宜昌的對面），必須到了新隄，纔有小火輪搭載到漢陽；到了漢陽，渡過襄河，（即漢水）到達漢口，就可一路順流東下了！最艱苦的旅程，是從三斗坪坐民間小木船到松滋，那一段江水全是漩渦，操舟者稍不小心，便捲入江底，與屈大夫爲伍。江中有山名「獅子口」，宛似一頭雄獅子張開了血盆大口一般。這獅口的危險，甚於虎口，要是誤入獅口，必沉無疑！所以坐小木船的人，到了獅子口，無異在森林中遇到獅子一般，過了此口，心上的塊石頭纔得放下。可是起岸後松滋監利縣境的六天山路却比水路小木船更困苦。那裏平日並非通行大道，都是樵手獵戶出沒之區；近因水路阻隔，纔開闢這羊腸小徑，作爲西往東來陸上必經之道。經行之處，全是山徑，比較

西行時江西馬背上所經的道路還要艱苦；足下所履，有時是人工的石級，但爲數最少；有時是天然的亂石，有時是泥濘的土路；那傾斜度，有時竟像「上天梯」，必須手足並舉，纔能行走；所以牲口馬匹，完全失效，只靠腳與手及渾身的精力，纔能通過這山徑。山中也有「滑杆」，兩根竹竿穿一張破椅或硬板凳，由兩個壯健的本地鄉人抬上山去；他們是走慣爬慣的，旅客要是真到了筋疲力盡時，可以僱乘滑杆代步。還有一種「兜」，一個鄉人在背上縛着一個老布的大口袋，叫旅客蹲在袋裏措在肩上，馱上山坡，每遇十分險絕陡絕之處，或是無力爬行的婦女孩童們，那就只有坐「兜」上山的一法；幸虧他們的足力，相當可靠；要是這一位「兜伕」，立足不穩，摔在深谷中，不但兜的本人粉身碎骨，連他背上的人，也連帶犧牲；因此兜伕比滑杆伕越發精壯，必須少壯派纔能幹這勾當。

依我們的理想，這樣艱苦的山中旅行，旅客一定稀少的了！豈知不然！來來往往的人，却是終日絡繹不絕，一路之上，並不寂寞。最多的是運物的小經紀商，他們不是「肩挑」，全是「負販」，所有東西，都揹在肩上，一步一步趨的西往東來，川流不息，他們運轉的商品，以川省食鹽爲大宗。原來鄂省長江南岸

，食鹽的名貴，僅亞於贛南；贛省離浙省較近，又賴浙鹽供給。鄂南離浙較遠，只有仰給於川鹽之一法。川省無海，沒有鹹水可供煮鹽，但有鹽井，井水味鹹，一樣可以煮成鹽粒。並有山間的火井，做他們煮鹽的燃料。高原地區，能自井中取鹽，在不明地質學原理的人，就不免說它是「天意」，是老天特地留給人們的一條生路咧！凡鹽井中產生的鹽，粒子細，顏色白，鹹味烈，比了沿海產生的浙鹽及淮鹽，更爲精究，這批小販們，都從川省買了鹽，運到鄂省松滋、監利、公安、石首等地出售，據說利益甚厚，靠此營生的人，不知其數！併且鄂省商販，西行入川，並不空身前往，另有川境最感缺乏的日用品，在長江區域，尙易購買，他們趁便帶入川省，待價而沽；這樣一往一來，都不空手，那就「利在其中矣」！這是山間販販不絕於途的一個大原因。

這樣艱苦的山間跋涉，先後六天之久，當然是曉行夜宿，沿途找尋民家旅舍——借宿民家——這已成了習慣，縱然素昧平生，也可踵門請求下榻供餐，所有食宿的代價，倒也相當，並未遇到杭州人所謂「刨黃瓜」，上海人所謂「敲竹槓」等情事，常聽人家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就是說湖北人最刁鑽最刻薄；在這原始生活的山間，却遇不到什麼「九

頭鳥」，大約就因爲是山間的關係，與平地上的人接觸不多，所以還保留些「山林氣」，還沒有沾染到「平面惡習」；這是「立體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優點。因這立體生活四字，又想到這六天山間生活，可以另題一名稱，名爲「立體旅行」；山間平坦的道路太少，不是「向上爬」，就是「向下俯衝」，名爲「立體旅行」，倒是確切不易。不過山間的食品，未免太「原始化」了！菜肴不能入口，自在意料之中；最叫人作噁的，是豬肉的皮上，大都不懂「去毛工作」；往往連皮帶毛，送入口腹；有一種鄉人，在竈突中燒紅了鉄的火鉗，在豬身上一陣火燙，把豬毛燻焦，變成灰屑，我們覺得那一叢叢的毳毛根，都還遺留着，但他們已算是比較講究的做了「去毛工作」咧！試問這樣的肉味，如何下嚥？

還有兩件事合行附帶報告：一樣是住在西部高原的人，因爲空氣稀薄，平時感覺到呼吸有些窒息的樣子，雖屬輕微，但在生長江南的人，似乎不慣。還有一樣，在那裏遇到的婦女們，不管貧富階級，臙脂香粉，絕少有人應用，都以天然肌膚示人，面上並無「偽裝」；至於香水、生髮油、香肥皂等，那是更不易發見咧！



俠盜魯平 奇案之五



(六)

孫了紅·口述
丁之·筆錄

一五 廿一年前可歌可泣的舊賬

如果要從頭算起，即應該不是二十一年，而是二十二年之前的『舊賬』了。

二十二年前，魯平正是年富力壯之時，風度翩翩，朝氣勃勃。——他根本連自己也意料不到，在二十二年後的今天，會以『奢偉』的假名，在崇拜着一位與二十二年容貌相似的少女（然而並不是追逐或甚至想佔有），並且因她險乎喪失了生命。

正因為『年富力壯』，少不得也『血氣方剛』。凡是社會上，發見一些殺人不見血的，不平的，欺詐的勾當，祇要映進他的眼簾；閃過他的腦海，都會惹得他怒髮冲天，恨恨之聲不絕。

也正由於上述的緣故，雖然當時魯平，僅僅還祇有一十九歲，因為他秉有『抱不平』的天性，和具有獨特的感覺，與敏銳的視覺，他曾經搜索到若干證據，代一個被遺棄的弱女子，向一個玩弄女性的劣紳，痛罵得體無完膚，並予以相當的懲罰。最後，為她索得了一筆足夠維持三年個人生活的贍養金，鼓勵她利用這批『血腥臭』的金錢，去培植她自己。後來，他知道，二年的勤奮耐勞，刻苦研習，她已速成爲一個與二年前性格絕對不同的，剛毅有爲的女子，她不怕一切障礙，阻撓，毅然決然地投身到輕視女性的社會中去，成爲爲社會服務的一員了。

復次，他曾經爲一個與他年齡相髣髴的『初出茅蘆』的青年，辨明了冤屈。他搜集到足夠的憑證，在法庭上分清了是非黑白，使那個青年從『不白之冤』中跳出身來，仍舊有充分的機會，讓他發揮年青的熱誠，爲社會服務。

之外，他又曾幹過其他若干俠義的事。然而，他雖竭力爲弱者方面予以援助，但是，他却有一個毛病，就是：他從不會純粹幹過『義務』工作，白當過差；他必須從中獲得一些利益，雖然這『利益』是完全從弱者的對方攫取到的。

所以如此，也自有他的苦衷。因爲，他本身是個貧苦無依，寄居於『他人籬下』的人，所有一切衣食等等費用，如果自己可能想法到，又何必必要仰仗他人呢？久而久之，積『陋』成習，無形中他已成爲『盜』中之一員了。所以可以告慰於他人的，他另外還具有『俠義』之風。

上面一節紀述，粗粗看來，似乎與本文『一〇二』無關。因之，筆者十分擔憂，會使讀者諸位，感到枯燥乏味而不滿。如此，筆者且撇開『閑話』，『言歸正傳』吧。

那正是二十二年前。

一個暮秋的侵晨。如往日一般，魯平匆匆從寓所出來，挾着一份當日的新聞紙，循着走熟的道路，上兆豐花園而去。

進了兆豐花園，他逕往池邊的一塊他多月來坐熟了的石塊。離牠十來碼遠的，斜坡形的沙灘上，也是固定不移的，安置着一張有靠背的，漆着草綠顏色的單人椅。在它上面，每天，或先或後，總是被一個『老主顧』佔據着。那是一位淡妝倩彩的，二九模樣的少女。她，十分用心地，總是低頭於相當厚的書本上。

差不多近二月來，他與她，每天總是在這十來碼之隔的兩地對坐着。他，管自讀他的當天的新聞紙；而她，管自讀她的書籍。

他與她從不曾交換過半句話。事實上也沒有交換談話的機會。所給予他們的機會，不過是，僅僅在彼此抬頭的時候，一瞥彼此的『尊容』，或彙合一下『電流』。

在一次加一次的『一瞥』，使她的容顏，在他腦海裏，由慕生，半慕生；到相熟，極相熟。雖然他不會與她說過一聲『您早』或『您好』，他的心版上，是早早刻劃上了這一位少女的倩影。

二月來，她總是穿着一身湖色竹布的上衣，包裹着一個相當纖細的，却也並不顯出『林姑娘』式弱不禁風的瘦弱的身材。袖子短到——也可以說是長到——臂彎裏，露出一段如削去了皮的藕般白的手臂，一條黑

紗的短裙下，可以窺見她的滾圓的膝蓋，它們是被白色的長統紗襪緊緊包裹着，腳上套一雙平底圓口，有打配鈕的白帆布鞋子。

領口的正中，平平正正的長着一顆蛋形的頭顱。兩條彎月似的秀整的長睫毛下，藏着一對含情的，深不可測的，點漆似的清秀的眼珠，在某一瞬間，好像充滿一種磁性似的熱力。頗高的鼻，不偏不倚的「居住」在整個臉龐的正中；是在櫻桃般的小口的兩邊，當若有所思，或若有所得之時，往往會堆上兩朵笑靨。

相當美麗，也在一瞥之下，就令人會感覺到相當可親。

然而，畢竟在某一個機會之下，繼「睹」而進一層到「談」，由閑談到熱烈的討論：從不相識成爲相識，進一步變成膩友，再進一步而超出友誼之上，連續又拉開了一幕哀淒的悲劇的幕布。

而所謂「機會」，卽就是產生在這個「陰」「暗」兩可的侵擾。

當魯平正自傾全神於報紙上，細細詳讀新聞之際，陡然間，驀地眼前一暗，使紙上的鉛字模糊起來。他心頭知道不妙，還不會喊出「啊呀」來，也不容他抬起頭來，暴雨已如突然損壞了的自來水龍頭般，任意地打落到他的頭上，臉上，身上。

所幸在離他一箭之外，有一個長滿了野草的土墩，一棵生長得彎曲到可笑的樹木歪斜在它的傍邊。然而，幸虧它生長得「可笑」，纔使它傾斜到一方的枝葉，形成了一個絕好的躲雨所在。

魯平瞥見這個所在，當卽就「勇往直前」，奔到彼處去。他一邊抽出手絹，拭去頭上臉上的雨滴，一邊抬頭向天際望去。祇見：濃意的含着不知多少「辛酸淚」的雲塊，正連續不輟的推來。

當他的視線收下，他看到了十來碼遠外的那位少女，驚惶失措地，在找尋她躲雨的地方；她分明也看到了他旁邊的空位子，她羨慕，但是又遲疑，儘讓無情的雨珠灑落到她的穿得非常單薄的身上，不知所措。

由於憐憫與同情她，魯平不自禁的向她第一次打着招呼，稍微提高點聲音，說：

「喂！密斯！這裏來，快到這裏來躲一躲！」

說後，在魯平的眼網裏，這一位少女的情影，迅速地擴大，擴大；直擴大到僅僅被她的臉部塞滿了兩顆瞳人爲止。此時，這一位二月來與他永遠相距十來碼遠的少女，經過蒼天的「作伐」，已在他的身傍了。

他們間隔着相當的距離，管自坐下，管自拭拂着頭上臉上的雨珠。暫時沉默無語。充滿空間的，僅是「殺喇殺喇」的，如山巔上往下沖瀉的，瀑布般湍急的雨聲。

經過相當難捱的沉靜之後，「吾友」魯平，第二次向此少女開口：

「密斯真用功，每天我總看到您捧着書。」

她，含羞地，輕盈地一笑，兩朵笑靨，瞬息在她的頰上一閃，溫柔地回答說：

「說什麼用功，那祇不過是一些小說而已。」

說話相當穩重，文雅。然而，她所說的所謂「消遣品」，却是一冊描寫下層社會的作品。當魯平說聲「謝謝」，借到手裏，翻看一遍內中的分標題，知道是自己早早拜讀過的，同情貧苦者的佳作，而自己也相當受到它的影響的。

魯平若有所感地嘆息說：

「這一冊真是好書，不應該侮辱它是『消遣品』。密斯，您說，和書中同樣生活着的人，即就在上海一隅之地，也難以計數，是多麼令人憤怒與慨感啊！」

她並不答話，祇是意味深長地點點頭。

又是沉默。

之後，這位少女蠕動着嘴唇，低低地問：

「密斯脫尊姓？在哪裏讀書？」

「余，人未余，」魯平毫不滯疑地回答。「去年畢的業，『畢業即是失業』，人浮於事，至今還不會找到職業，賦閑在家。——密斯尊姓？」

「羅！」

「魯？」魯平稍稍驚駭地截住問：「魚日魯？」

「不，是四維羅。」

「哦，密斯羅。久仰久仰！在哪裏讀書？」

對方「噗味」一笑，笑什麼呢？魯平猜測不出。大致是他的「久仰久仰」的「應酬」話出了毛病，但是，不容他思索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她已在回答他的問句，她依然溫柔地說道：

「與密斯脫余一樣，我也是去年脫離中學的，我父親不願意一個女孩子家繼續升學上去，原因是「女孩子家總是別人家的人」……」

說到這裏，她不由自主的，一陣紅暈浮上了她的容貌，使它更顯現得可愛。雖然這一變幻早已閃進了魯平的眼網，但是，她還是需要掩飾。她故意地低下頭，瞧一瞧左臂上的手錶，突然，她「呀」的喊叫起來，說道：

「呀！現在已經八點鐘，我要回去了，母親等着我一同吃早飯呢！」

「但是，這樣的大雨……」

「我也要走！」

她堅決地回答。

於是，魯平「毛遂自薦」，願意陪伴她回家，並且，脫下上裝，請她兜在頭上，權充一下雨衣。但是，她接受了前一個，而拒絕了後一個提議。

他們正各執一詞，相持不下之際，一線陽光，射開了陰霾的雲層，而雨也稍稍的微小下來。

在細微的小雨中，他們，相互偎依着，從旁人看來，恰像是一對情投意合的異性伴侶，匆匆的出了兆豐花園。

第二天，已是「天高氣爽」，魯平挾着報紙，到兆豐公園去。沿着斜坡形的沙灘，繞水池而行，那個固定地位的草綠色單人椅上，並沒有昨天的那位密斯羅，而相反，她却躲藏在昨天避雨的地方。

她看到魯平，微微抬起身來，招呼道：

「密斯脫余，這裏來坐。」

誰也不忍拒絕這種邀請的，如果也逢到此種艷遇之時，於是，魯平順順從從地，按照指定的座位，放下

了屁股。

他們繼續談話。一天，一星期，一月……越談越深入。他們繼續談話。從生活，家庭，嗜好，思想……越談越接近。

他知道她的姓名是「羅絳雲」，較自己遲出母胎七個月零十三小時，有頗爲糊塗的，擁有一妻三妾的父親，對於她一概不聞不問，祇有一點是相當「關懷」的，嚴厲吩咐她「不許胡來」，也就是中輟她繼續求學的理由；有「心經」不離口的慈祥的母親，相當愛護她，視她如掌上之珍珠，然而，也祇是給予她一點物質上的安慰而已。她沒有姊妹，沒有兄弟，家庭中除她之外，祇有母親，和一個愚笨的傭僕。父親是經常住在外邊「金屋」裏的，偶然，恰像去拜訪朋友似的，回一次家，順便放下一筆維持幾個月的費用。她非常孤獨，寂寞，日夜與書籍爲伍，如此而已。

然而，遁跡在「空門」中的僧尼，多半是受到過深刻的刺戟。「空門」般的生活，豈是富於熱忱的，擁有年青熱力的她所可忍受？因此，她在內心中選擇，選擇一個與自己所具有的一切完全相同或近似的同性或異性，作一個膩友，既可解除寥寂，復能增進智慧。

基於上述理由，她之與他，立刻成爲深交，似乎並不突兀吧？

他們已成爲無所不談的莫逆交。甚至，坦白到，一次他曾經這樣向她詢問：

「雲！當然，你有你的目標，你將用你的志向、毅力，走向你的目標去！結婚不是你的事業。但是，你總不能終生不嫁，你總在挑選一個符合你理想的人，與你結合；換言之，你將幫助他，同時，也以他的助力，來完成彼此的事業的願望的吧？你有沒有這個意思？」

她一點也不含羞地，坦白地承認，說：

「有！」

「那麼，」魯平再緊逼一步，問：「映進你心坎上的，是誰呢？」

她仍然毫不含羞的坦白地說：

「萍！是你，是你！」

（在彼此交談中，魯平告訴她，他的姓名是「余萍」，這在前文裏，筆者無暇插入，特此補正，請讀者諸位原宥！）

魯平聽了這話，却驚駭到目瞪口呆，無言回答，要不是那位少女，在他的耳邊低低說着：「萍！你怎麼啦？」他真不知會呆到幾時咧！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演變，使魯平墮入到沉思中去——對於這位羅絳雲小姐，他是深深地愛慕着，而且，也頗有佔有她的慾望。以前，魯平——雖祇有十九歲——與異性交際過的，却也有相當的數目。然而都沒有讓他留下怎麼深的印象。祇有這位羅絳雲小姐，在未交談之先，他已經熟稔。她的舉止；而在已交談之後，又探索得了，她的性格，思想，有與自己類似之處。而在二月來接觸的過程中，又深深地窺知了，她心底的深處：她是有着溫柔和忍耐的特長。一次，魯平偶然在某一項新聞內，找到了可惱的氣人之處，大發雷霆，恨聲不絕。而她，羅絳雲小姐，却溫柔地，然而不是帶着使他消沉意志的媚態，閃上兩朵逗人的笑靨，鼓勵地輕聲說：

「萍！這樣的暴跳如雷，就能夠使這類不合情理的事從人間自動消除嗎？不，不！萍！你真傻！以後不要如此，還是靜靜地發掘它的根源吧！忍耐着！到有了充足的能力時，把它齊根剷除！那多麼好？不要冒無名之火吧，對你的康健有損害的啊！」

是多麼溫柔，而深情的話語呀！但是，並不叫人沉醉在她的懷抱裏，而是叫你去幹有意義的工作：努力去「發掘它的根源」；同時，她叫人再「忍耐」，而不是叫你「忍耐」着一切不問不聞，是「到有了充足的能力時」，然後「把它齊根剷除」！

是這樣一位逗人歡喜的姑娘，正是許多人「夢寐以求之」而得不到的，魯平會不愛她的嗎？

那麼，為什麼他聽到她訴說她心目中的人是「他」時，他會驚駭到目瞪口呆呢？它的原因安在？

由于，他既傾全生命愛她，因此，他不願意害她。他固然要影響她成爲一個更有爲的女子，所以如此之與她接近，有意無意之間，把一切灌輸給她，但是，如若接近到精神上，甚至實行結合，却不是他的本意

……

其時，羅絳雲小姐見他沉思不語，異常疑惑不解，柔聲地打斷了他的沉思，說：

「是嫌我的話說得太突兀？或是……」

「不，不！」魯平矢口否認，截斷她的話，說：「並不突兀。事實上，我心中又何嘗不作如是想呢！不過……」

至此，魯平縮住了往下的話，面部上呈露着杌隉不安之象，顯然有難言之隱。

羅絳雲小姐，痛惜地，低低地說：

「難道，萍，到此時期，你還有什麼不可告訴我的話嗎？但是，我依然希望你坦白告訴我！」

「我……我……」魯平吞吐地說；「雲！不知道會不會使你驚駭和鄙視我？如果我坦白誠實地向你說，我是個……我是個劇賊！」

「劇賊！」聽至此際，果然，羅絳雲小姐驚惶失色。繼續嚙嚙地說：「這……這……」

魯平之說出他的行踪，恰像吐去了一根鯁住咽喉已久的骨頭，反覺得輕鬆，平靜得多。此時，他鎮定地向她搖搖頭，滔滔地告訴她說：

「雲！不要驚慌！且聽我說完我所以幹這勾當的由來——」

「我向你訴說，我的姓名是余萍，其實，我不姓余，而是姓魚日『魯』，不叫浮萍的萍，而是不平的『平』。」

「從我有知覺起，我就沒有了父母。我的父親本是一個五金富商。一次，他老人家爲一個老友伸冤，耗損了他一半以上的財產，結果，他老人家的老友，雖然是用金錢買放了，因爲遭受了過多的極刑，就奄奄病死了！他們真情同手足，自小平素又在一起合夥。我父親眼看他的老友，被歹人覬覦財產，僞造憑證，栽害而亡。于是，鬱鬱不歡，不滿二月，相隨他的老友，脫離了這光怪陸離的世界。繼着，我母親悲傷過甚，染上了火症傷寒，不治而死了！此時，我不過不滿四歲。從此，我由我的叔父領養。他，我的叔父，模樣『道貌岸然』，實具『狗肺狼心』！不但吞嚥了我父親的財產，而且，把我如同『貓』『狗』一樣地餵養，一直到現在。」

「一次，偶然的機緣，從我的乳娘處得到了上述的悲慘的報告，我的『憤怒之火』，不禁油然而生，這也所以是導誘我走到這『劇賊』的一條路的一種力量！」

「我看到許許多多的所謂『正人君子』，他們花天酒地，出入汽車，在路上橫衝直撞。稍有不豫之色，動輒呼么喝六，頤指氣使，視同是十月懷胎的他人如狗彘。動輒以『強盜』、『賊坯』等等『頭銜』冠于他之頭上。然而，他們的卑鄙惡劣的『斂財』行徑，正要比『強盜』、『賊坯』高明萬千百倍！」

「我的叔父即是此中之一，我目所見，耳所聞，都深深地『儲存』在心房之中。如你所說，忍耐着，等抓得住若干憑證，即予以嚴厲的制裁！然而，從另外的偶然的機會中，我曾代若干人，消除了冤屈、侮辱。我自以為非常得意，並且，由此而從所謂『正人君子』那裏，我也取得了若干『臭錢』，超脫了我的『貓狗』般的生活。」

「雲！我就是這樣的人物，是一個罪犯，是一個敲詐，竊盜犯。我愛你，我的整個心，已經無形中被你攫奪了去，跳進了你的胸腔。但是，回視我自己的『作風』，使我退怯——雖然我是怎樣的悲哀于此種退怯——使我畏縮不前，走向你的面前，要求你屬于我。雲！我怕，我怕我會害了你，害了你的名譽，害了你的

……」
至此，魯平無力再往下說，他，目不轉睛地，向她凝視着，想從她的深不可測的瞳人中，獲得什麼。

她滯疑了片刻之後，勇敢地向魯平提出抗議，說：

「不，不！萍！哦！平！我不贊同你的說話，我希望把我屬于你，也把你屬于我……」

由于這一席話，在魯平的心版上，鐫刻上了永世不可泯滅的傷痕！……

× × × × × × × ×

光陰先生頗不留情，在『吾友』魯平與羅絳雲小姐相持不下之際，悄悄地溜逝，溜逝，從暮秋到隆冬。突然，爆竹一聲，輕輕地給魯平與羅絳雲小姐，各各添加上了一歲。

雖已『春回大地』，但是，氣候還是相當寒冷，兆豐公園中的枯枝上，恰像『風燭殘年』之老者，風光慘澹；風，『呼呼』的掠過枯枝，被『掙』出蒼老的『嘩嘩』的吵聲。

風是那樣地猛烈，誰都會被刮得顫抖。但是，逆風而行的魯平與羅絳雲小姐，却似乎都一些也感不到，祇是在熱烈地爭論着什麼。

羅絳雲小姐的容顏，顯然消瘦得多了！憔悴，疲乏，焦煉，惶惑，從她的每一個毛孔裏爬出來，爬滿了整個臉面。她，默然地，低低地，柔聲向魯平說：

「平！沒有考慮的餘地了嗎？你與我之間的事？」

「是的！」魯平沉痛地說：「雲！委實我考慮不到一個妥善的方策，如果一定要在現在決定。」
凜冽的寒風捲起披散在她額際的細髮，但是，她已失去了整理它們的情緒。她的心緒，也恰像細髮似的散亂無序。她繼續說道：

「讓我再說一遍，可以嗎？平！對於你我的事，我說得快『舌敝唇焦』了。但是我還是再想嘮叨一遍。平！你不記得我第一次對你所說的話嗎？我說：我不管你是一個『強盜』，或是個『賊坯』，我還是願意作你終身的伴侶。那時，平！你以為我知道了你是個強盜之後，我就鄙夷你嗎？不，不！平！請你放心！我絕對沒有一點鄙視你的念頭。我祇有更敬慕你，更愛戀你！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在你的身傍，不但不會沒辱我，相反的，祇會使我驕傲。你，平！以你的行爲，與那些偽善的『正人君子』相比，不是一方面卑鄙得可恥；而你是幹得赤裸裸的叫可愛啊！而且，縱然你的行爲有可議之處，也並不是你的錯，而是社會之罪啊！平！這種話，請你記一記看，我向你說過了多少遍了呢？平！我的平！我願意做你的伴侶，我也願意做你的幫手，我要幫助你，完成你的理想——把一切不合理的事，發掘它的根源，然後，絕不容情地剷除它！——我希望你，在今天，不再叫我失望，拒絕我的請求吧！」

「在今天？不能，不能！雲！請你不要悲傷！」然而，魯平自己却顯得十分悲哀，幽幽地說：「今天我約你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重提舊事，而是，我將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我有一個做牧師的朋友，他，非常虔誠地信奉着上帝，準備在三天後，啓程到雲南去傳教。我非常想和他一起去，爲了想懺悔我過去所犯的罪惡，但是，目前我正被一件要緊的事纏住了，最快也非在半月之後方可以結束。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希望你跟他一起去，暫時把賜予我個人的愛，廣泛地散佈給每一個值得我們愛的人！我，雲！當我了結了這一件要緊

的事情之後，再等到接到了你的固定地點的來信之後，我將追蹤前來。如果在傳道的過程中，我領悟了一切，而可以刷清過去的污點，那時，雲！我自會向你求愛的。因此，我約你到此地來，是爲了：第一，你我之間，不可解決的事，希望放在「彼時彼地」去解決；第二，爲了你的思想、康健，希望你答允我離開此地，專心一志，從事傳道的事業。雲！你是否捨得離開你的母親；同時，你是否爲了愛，捨不得離開我呢？」

「吾友」魯平，傾全生命愛着羅絳雲姑娘，然而又自以爲滿身都是污點，會玷辱了這位姑娘。因此，他需要洗刷，懺悔。他經過數度的考慮，毅然去找尋一位當牧師的朋友，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而這位牧師，正擬動身上雲南去傳道，他給予了魯平這樣的一個指示。

羅絳雲小姐對魯平，比自己更要信任。她，聽說了他的話，低頭依隨着他的步子，在堅硬的地面上，向前邁開脚步，沉吟不語，在暗自盤算着。

稍停，她抬起頭，兩串明珠般的淚珠，映進了他的網膜，微微地咬着下唇，向他點點頭。

「考慮過了嗎？沒有問題嗎？愿意到這偏僻的地方去嗎？」

魯平，緊緊地摟住她的纖腰，熱誠地，發出了這一連串的問題。

她，羅絳雲小姐，還是點點頭。接着，她抽噎地說：

「平！我愿意去。母親，我可以棄捨的，她雖然愛我，但也是狹仄的自私的愛，我要飛出這軟性的自私的囚籠。」

他們各各浮上了甜蜜的，悲酸的笑。

又匆匆離別了。

三天後，停泊于十三號碼頭旁的駛往香港去的郵船中，牧師、魯平與羅絳雲小姐互道着珍重。

羅絳雲小姐淌出了淚水，悲哀地說：

「平！你……不能失約的啊！」

「自然，」魯平輕地聲說。「雲！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你可以放心。老實說，我何嘗又願離開你呢？祇等我接到你的來信，我立即來找你。你，雲！你是我心目中的「瑪麗亞」呢！你是我的崇拜者，我可能捨

棄一切，然而我不能棄捨掉你。」

無情的汽笛，突然「嗚嗚」的嗚叫起來，催逼着送行人的歸去。

魯平癡癡地望着。望着船身的漸漸移動；望着羅絳雲小姐手中的粉紅色手絹兒迎風飛舞，直到模糊，消失；他纔嗒然神傷地回到他的寓所。

至此，筆者又要向讀者諸位「曉舌」了，羅絳雲小姐是否即是他的愛子小平的母親呢？回答是：「否！」否則，筆者起初所說的「悲劇」，豈非前後矛盾了嗎？

離此郵船啓旋後二個月零五天，魯平從綠衣人處，接到了一封久候不至的雲南寄來的信。

看信封上的筆跡，分明是他的朋友牧師的手筆，他不明白爲什麼羅絳雲小姐不親自給他寫信，但是，他祇要讀到，她已經平平安安地到了雲南，他不是也安心了嗎？至此，他不再妄加猜測，急速地拆開信來。

首先落到桌子上的，是一張不大的信牋，祇寥寥數十字，是羅絳雲小姐的娟秀的筆跡：

平哥：

妹托福已平安進了雲南的境界。但是，在郵船中，因貪婪着海上的風景，受了涼，至今還是患着極重的傷風。大致明晚我們就可到達昆明了，等我安頓好後再給你寫封詳細的信。祝

好

你的雲 二月二十四日

另一張信箋上，是這樣寫着：

平兄：

且請你抑制住感情，讀完我給你的信。

是今晚到的昆明，可是，羅小姐沒有一同來。在今天黎明的時候，她，已被我和幾個土人，草草地埋葬在離此七哩的深山叢草中了！

我本擬在她的重傷風稍稍好些後再一起走，但是她不願意這樣做。她急於要到達目的地，或許正爲着你的緣故，因此，有着熱度，還慫恿我趕路。前天清晨，我們束裝就道。按照預計，五十三哩路程，我們可以在前晚趕完。可是，因她帶着病體，脚步不得不緩慢下來，以致在昨天的傍晚，

我們還祇走了四十六哩。

我們稍稍歇腳，正待再前進。突然，在這漫無人煙的深山曠野，閃出了三個剪徑賊，他們搶劫了我們所有的一切，或由於羅小姐的容貌美麗，又起了淫慾之心，羅小姐抵死不從，喪身在他們的尖刀之下了……」

雖然寫信的人，要魯平『抑制住情感』，讀完他的信，但是，叫魯平怎樣忍受得住，抑制得住情感？他，出娘胎來第一次，淚水如潮般的湧出了眼眶……

他的眼前頓時黑下來，雖然在白天，他已失去了他的明燈，他是處在茫茫無標無的的黑暗中了！

× × × × × × × × × ×

至此，筆者將二十二——二十一年以前的舊事，已經交代清楚了。

自羅小姐離開這人世間，『吾友』魯平無形中打消了到雲南去的念頭。他既已失去了指示他前進的明燈，使他彷徨於黑暗之中；又感到『天下烏鴉一般黑』，加強了他對人世間的憎恨，他立意繼續他『不名譽』的作風，予患害人世間的一切盞賊以懲罰！

他是如此地痛心於他的戀人的天殤，他十分內疚：『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沒有他的催促，她，羅絳雲小姐，決不會走上她的死路的。

羅絳雲小姐最難能可貴者，她有超特的思想，內剛毅而外溫柔的性格，她超出於一切女子，甚至比若干庸碌無爲的男子更有爲。她是他所敬慕的戀人，他是他的『聖母瑪麗亞』，給予他勇氣，鼓舞，愛情……

然而，不幸，她竟作了無辜的犧牲者了！把她投擲出了這個人世間！她在這個世界上滅跡了！她帶着她，的沒有廣佈開去的『大愛』含恨地進了泥土。但是，她所賜予魯平的情愛，則永永不會從他的心版上抹去。

發生此悲劇的十八年後，距今三年以前——

他爲着要探索某一個醫生，用怎樣的手段誑騙了一個年青寡孀的『私房』，而丟棄了這可憐的女人。他知道，她有一個金殼的法國掛錶，被那醫生當作了『紀念品』，在這錶壳之內，細巧地鑄有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名字。因此，魯平假扮了一個病者，想去探索得這一個金錶的所在，進一步而落到自己手裏，當作一個憑

證，使那醫生啞口無言而甘心就範，予他一種精神上的補償。

他穿着一件藍布大罩袍，披着一頭散亂的頭髮，現着極度疲倦的姿態，跳上了二十一路的紅色公共汽車，到他要去的目的地去。

車廂中相當擠軋，不但沒有空座位，連站得住腳的空隙地位也沒有，他不得不把雙手一齊高舉，抓住車頂的銅梗，來穩住他的搖晃。然而，出其不意的竟在此車廂之中，有人仿效着俠士之風，慷慨地站起身子，讓位給他，他跌坐下去。

但是，當他偶而抬起「倦眼」，方始發覺讓座給他的人，乃是一個身段纖細的女子。

他陡然已忘却了此時的任務，而收回了他的「疲憊」的兩眼，換一種注意的，睜得非常之大的眼睛，光芒四射的凝注在她的面龐上了。

越注意，他也越忘却了「此時此地」。他完全失常地，閃射着一種驚怖、疑訝與傷感所交織的情感的花，並且，他的嘴角也開始微微顫動，而喉間已响出了一個二十二年所叫慣的字：「雲！」但是，便是一瞬之間，他發覺已錯認了人，而鬆弛了緊張的情緒，閃上一絲苦笑，又重復恢復到先前的疲憊失神的狀態。——她，站在他面前的姑娘，是多麼酷肖她——二十一年前的羅絳雲小姐——啊！而且，即此「讓座」一點，已深切地說明了她的不同於其他的女子，她的性格，也顯示了有與雲相似之點。

他腦膜上浮現着一切，想到過去的溫柔的雲，即偷偷地向這位仁慈的姑娘，投送一種又像留戀又像畏怯的異樣的眼色。

幾站路過後，他瞥見那位姑娘匆匆跳下了這公共汽車，雖然他的目的地還差幾站路程，但是，他却也跟著跳下，悄悄尾隨在她的後面。

由此，魯平想不到，竟又展開了一幕意想不到的悲劇，而在他的心版上，又刻鑄上了一幀與二十二年前容貌鬚鬢的情影。

……
魯平聽到余雷熱誠的聲音，說在自己痊癒之後，他將刮自己兩個鬆脆响亮的耳括子，原由是：自己這件

事做得太傻。他雖然忍住着口渴，想靜聽余雷繼續講述，自己在暈迷之後他所探索得的經過，然而，不知怎麼，自己竟會忍俊不禁，笑出聲來，說：

「該打，該打！」

這一句突如其來的說話，使兩人大吃一驚；繼之而大笑。差不多同時地，四條有力的光流，射上了他的清瘦的臉龐。余雷熱切地問道：

「今天好得多了麼？」

「不錯，好多了。」

魯平簡短地回答。接着喟然而嘆道：

「想不到我會完全控制不住理智，而一憑情感作祟，幹出非常對不住兩位的事。我，你們兩位，大致還不明白，所以我爲什麼幹這一件傻事的緣由吧？因爲，那位易紅霞姑娘——我忘記了從前有沒有告訴過你們——她的容貌，性格，舉止，甚至她的名字，與二十二年前，爲我犧牲的另一位姑娘，完全相同……」

「你是說，羅絳雲小姐？」

响着難堪的吵聲，孟興急切地問。

「是的，羅絳雲。」魯平又繼續說道：「絳雲，紅霞，名字的意思是何等相像？！容貌又是何等相像？乍看一眼，就翻動了我的心底裏的沉澱，使它在我心中復活起來。我紀念絳雲，我於是追逐紅霞。數度的接觸之後，我發覺易姑娘的性格是那麼溫柔，忍耐，與絳雲又完全同一，所稍異的，前者是頹廢，而後者是進取的。爲了紀念絳雲，爲了使她——我的「瑪麗亞」——能夠重活在世間上，因此，爲抱着極度的希望，要改變她——易姑娘，使她成爲與絳雲一式無二的有爲女子。」

由於過度的渴噪，他舔舔嘴唇，又繼續說道：

「我已是中年人，沒有佔有她的慾望。所以那樣地熱烈追逐她，是在於要她變成「完人」。三年的過程，僅僅完成我理想中的一半之際，而突然發覺她將有生命之危，我由於感情的衝動，而貿然的不顧一切，幹下了此種傻事……」

至此，他憂傷地沉默不語了。

孟興與余雷，相視不語，心中各自浮泛上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

「我，」魯平見他們兩人不說話，又繼續請求道：「我現在不能動彈。對於我昏迷之後的事，從適纔你們的談話之中，獲得了一些外，其餘的一概不知。但是，適纔所聽到的，雖然也是我急於想知道的，却還是次要的。請問你們，現在易姑娘究竟受了什麼傷，有沒有危險呢？」

孟興與余雷聽後，面面相覷，各各怨懟適纔自己的魯莽疏忽，以致於一切都均被魯平竊聽了去。

余雷嚙嚙地，違心地答道：

「她，她……據我所知，她沒有危險吧？」

魯平正擬進一步追問：易姑娘病在什麼醫院中，看護小姐進來，阻止了他說話，又因為探病的時間已到，她把孟興與余雷兩人「驅逐」出了病房。

一六 繼續過去的作風

爲着要重與易紅霞姑娘相見，奢偉先生抑住了自己的情感，收斂住「思想之箭」，不讓胡亂奔馳，使腦海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而讓病體早些恢復健康。

太陽照常地出沒着。過了一天又是一天。醫師與看護照常地工作着。他們，每天替奢偉診治病況，換紗布……孟興與余雷也是這樣照常地工作着。他們，每天都來探視他們的首領，逗遛若干時候，走了。

壁間的日曆，落葉似的飄落了十五頁；奢偉的病體，又差不多完全恢復了。「再過一星期，」醫師曾經說過：「你可以出院了。」

這天，天色相當晴朗。他在病房裏移動脚步。他的脚步是那樣的什亂無序，搖擺不定，恰像剛學步的嬰孩那麼地艱難於走動，但是，他還是努力地摸索。

飯後，他悠閑地仰躺在靠窗的軟椅裏，等待醫師的到來。溫煦的陽光，一些也不受玻璃窗的阻礙，撲瀉進病房，灑射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周身相當溫暖，他的心房也感到了異常的溫暖。

醫師進了病房，含笑地走近他身邊，慇懃地問：

「奢先生，今天覺得怎樣？」

「謝謝你，大好了。」

說後，醫師把手按上他右手的脈搏，之後，又按上他左手的脈搏。點點頭，說：

「唔，真的與常人無異了。——奢先生，你此次的能起死回生，全靠一位姓易的姑娘呢！此人你認識不認識？」他看到奢偉點頭示意，又繼續說道：「當你進院的時候，是多麼的危險？因為流血過多，若然不在十二小時之內給你輸血，奢先生，你將完全不活！——在平常，那是極容易的，祇消找到一個與你血液相同的人，給你一輸血，馬上就可以度過難關。但是……」

醫師突然停住，向病房內看了一周，見沒有人，稍微抑低些聲音，說：

「但是，湊巧這時候輸血會員們都罷了工——原因是他們所出賣的血，價錢實在太低賤了！數度向醫院當局交涉，可是總不肯提高價鈿，明欺他們都是無能為力的貧窮人。他們忍無可忍，就在此時罷工不幹——找不到一個輸血的會員。正在束手無策之時，奢先生，似乎是合了『吉人自有天相』這一句話吧？來了這麼一位身材纖細的姑娘。她向我們醫院裡的醫師詢問，說：『有沒有一個姓奢的？他手指上套着一個嵌一尾鯉魚戒指的？如果他需要輸血，我願意。』奢先生，她問得相當仔細，然而還不見定心，直到看到了你，看到了你的手指上的戒指之後，纔含着笑，勒起她的衣袖。——奢先生，由于這一着，你，不錯，你是得救了，而她……」

說到「你」字，語氣特別着重，而說到「她」却又突然停住了，樣子不勝惋惜。

「她怎麼？」

奢偉的心頭，陡的浮上了一絲恐懼；同時，他也記起了半月前，余雷嚙嚙所說的話，「她，她……據我所知，她沒有危險吧？」這是一句不負責任，含糊的話。當時，因為自己過于疲乏，無意深加研究，以致被他敷衍過去。而現在……他異常驚駭地，岔斷了醫師的說話，顫抖着聲音問。

醫師也相當會「鑑貌辨色」，自知已失言，即立刻「轉風使舵」，打岔到另一個話題上去：

「奢先生，她還須要靜養靜養，不宜多思索。——哦，等會見。」說着，他站起身來，匆匆地準備向門外走去。當他將出病房的門口時，奢偉忽然想到了什麼，叫住了他，說：

「醫師，請問你，我可以上草地去晒晒太陽麼？」他伸出不大有力的手，指着窗外的綠茵草地。

醫師沒有作覆，不過頻頻地點着頭，走了。

奢偉之提出「晒晒太陽」的請求，實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真的要晒太陽，而是想借此機會，探索易紅霞姑娘的踪跡。他斷定，易姑娘一定也病倒在此地，否則，何以這位醫師會知道得如此詳盡呢？醫師最後的「而她……」的慨嘆語，則是一個謎。是指「她」還是病得很兇險呢，還是已經爲了自己，已經病死了？

他必須要去發掘這個謎底。

他慢慢地站起身子，顫抖着無力的腿，摸索着，慢慢地出了病房。他靠在走廊的白粉牆上，放開視線向前看去。祇見僅有二三棵小樹的園地中，遍地都叢生着蔥綠可愛的短草，使他的視覺爲之一新。

但是祇不過一新雙目而已，立即他掉回頭來，向平坦的走廊走去。他，每一個病房的房門口，都要呆立一下，凝神注視一下門口的搪瓷牌子，看有沒有註明着「易」字的。

但是不幸！真所謂「勞而無功」，他看過了約摸十來塊牌子，却不曾找到那個「易」字。當他失望之餘，嗒然地正擬回身之際，突然，隨着溫煦的春風，飄來了一陣低弱的，斷續的呼聲：

「嗚……嗚……奢……」

飄進奢偉的耳膜，是那樣地親切熟稔。更甚于此者，這哀切的呼聲中，含糊地分明有着了「奢」字。由此，使他猛然省悟，這呼聲正是屬於易紅霞姑娘的。

他，似乎被無形的鉄拳，重重地畫上了鼻樑，感覺到一陣難忍的痠疼，繼之，滿眼眶已被淚水所浸沉，而遮斷了他的視線。

他趕快拭去這可羞的淚珠。似乎「騰雲駕霧」地，失去了自制的力量，恍恍惚惚的邁開脚步，撲進了傳出這呼聲的病房中去。

他看清了一切：病床邊上坐着一個白衣的醫師，在他的旁邊的站立着一個看護。他們都瞪着驚訝的眼，被這位直衝進來的「不速之客」所怔住了。

他又看清了……床中央，一顆纖細的瘦怯的身子，被包裹在白色的薄被單裡。露在被外和擱在枕子上的，是一個散髮蓬亂的頭顱，它的上面是可怖地呈露着焦黃之色，而瘦削到竟連什麼都凹陷了下去。凸出的，是兩顆失神的眼珠，兩方高聳的顴骨，和兩排雪白的牙齒。然而，總不能因之而改變了它的原來的狀貌，它，正是那位溫柔、忍耐、天真無邪而又勇敢得可愛的易紅霞姑娘的頭顱。

他，失去了常態地，撲倒在床上，拚命地搖擺着她的瘦怯的身子，急切而真誠地叫道：

「玲兒，玲兒！瞧！奢偉在河裡！」

易紅霞姑娘並不轉動她的頭顱，事實上，她已失去了此種力量！過去的「驕工」「趙馬」的功夫，早早在她的身上逝。她，僅僅轉動她的無神的失了光芒的眼珠，向奢偉一瞥，隨即又困乏地緊閉上，欲點頭而沒有點，祇是幽幽地，斷斷續續地說：

「你……奢先……我高……高興……極了！你還……還活……着……。饒倖我……沒……有……白送……掉……性……命……」

奢偉痛心地叫着：

「玲兒！你救了我，你輸血救了我。但是，玲兒，我却仍舊不會救了你，你呀！玲兒！」

易姑娘悽慘地一笑，又：

「奢先……不會救……救我……我的身，我……我的……心，奢先……救了……我……我的心……謝……謝……你……我……我要……，離開……這……世……痛苦……世界！希望……活……活在……你奢先……的心……心裡。」

說後，又緊閉住她的漸漸灰白的嘴唇。

此際，恰像小菜櫥俾在奢的心頭突然攪翻了地，各種各樣的滋味混和在一起，悲酸、失望、憤恨……他啞聲地嗚咽着：

「玲……玲兒！」

但是，易紅霞姑娘似乎已不再聽得奢偉的喊聲了。她閉緊了眼，臉部一陣緊一陣的抽搐，呼吸一陣緊一陣的短促，淚珠，湧出了眼眶，滾着，滾着，滾向太陽穴去。

病房中似死樣的沉寂。

但是突然，從易紅霞姑娘的口中，迸出了一聲喊：

「天哪！」

接着，她，天哪！她畢意像羅絳雲小姐一樣，祇能活在奢偉先生的心裡了！

他迷惘地站起身子，搖擺出病房，迷惘地不斷地喃喃自語着：

「完了！她也完了！」

他已完全迷塞了他的理智，他已完全忘了他將往哪裡去，他祇是茫茫然的搖擺着腿腳，向前走着，走着。他，不知不覺間，已走出了醫院的大鐵門。

他還是不知不覺地，一直向前走着，還是迷惘地不斷地喃喃自語着：

「完了！她也完了！」

恰是三月中旬的天氣，下午五時，陽光還是那麼可愛，那麼有力，撫拂在人身上，感到煖洋洋地舒適。大西路一帶，兩傍人行道，隔着相當距離種植的樹上，每根枝杈上都呈現着綠色的新生的嫩葉。路中，來來往往的行人，都已卸去了笨重的冬衣，而換上了鮮艷的，輕便的春裝。……

這些都不會觸進奢偉的眼臉，他，祇是癡癡地，喃喃自語地走着。而浮現在他眼前的，祇有二個倩影，二個相貌類似的情影。

不錯！羅絳雲完了，易紅霞也完了。絳雲曾經給予他幾許勇氣，叫他靜靜地去發掘不合理的情事的根源，而把它齊根剷除！紅霞攪起了他心頭的沉澱，重又鼓起了他的勇氣。但是，她們都完了！他的眼前的明燈

完全破滅了，他將永遠生活在黑暗中了！

但是，一個响亮的吵聲，在他的耳邊盤旋：

「不，不，決不這樣！」

那多麼肯定的回答，使他猛然吃了一驚。他抬起頭，遠矚着無涯的天際，默默地禱告：

「上帝！真的決不這樣麼？」

立即，他得到了回答，依然是那樣堅定的語氣：

「真的，決不這樣！」

他放下視線，瞥見對街一所百貨公司，正是春季大減價的時期，廣告的旗幟，觸目地在旗桿上飛舞。門首，一架擴大機正發出吵吵的聲音，又在繼續着問：

「無論如何不這樣？」

奢偉不禁暗自失笑了。他錯疑電台裏的播音者爲「上帝」，不是有趣的事麼？

此時雖是將近黃昏之際，然而一抹夕陽，把半方碧藍的天空，渲染成可愛的淡紅，使他心神一暢，而頭腦也隨之清醒得多。他記起了下午自己的舉動，訕笑自己的真真變成個「大傻瓜」了。

他暫時放下一切的思緒，打算他目前的「歸宿」。

「依然上醫院去，還是回自己的寓所呢？」

他這樣地問着自己。

「回寓所去吧！」他回答自己：「應該快走了，已經是近晚的時候了哩！」

突然，他又悲哀起來，彷徨，躊躇在路途上了。

「黃昏，啊！黃昏，」他喃喃地自語着。「我個人的人生旅途，不正走到了「黃昏」，而將接近「黑夜

」了麼？那麼……」

于是，他的哲學又變成了「黑暗論」了。

「無論如何不這樣！」

雖然他已離開這百貨公司數碼之遠，但是，無線電裡的播音，還是那樣肯定地有力地响着，深深地打入了他的心坎，在他的心坎上，震起了迴响：

「無論如何不這樣！」

最後，他打定了主意。於是，愉快地跳上了黃包車，叫他向自己的寓所拖去。

車上，一陣陣的晚風，拂上他的面龐。他清醒着，默然着，但是，他又放射了他的漫無止境的「思想之箭」。

奢偉有了肯定的打算：「無論如何不這樣，」這是他的現在的，也是今後的「人生觀」。他以為：他今後的處世方針，還是，而且要更進一步，繼續過去的「作風」。為着他要實現羅絳雲小姐的理想——靜靜地發掘它的根源吧！忍耐着！到有了充足的能力時，把它齊根剷除！——和為她們——羅絳雲與易紅霞——與她們或他們同樣的弱者報仇，即是剷除掉一切人世間的弱肉強食的不合理的事和強暴兇惡的蠹賊！

他並不會走到所謂「黃昏」，事實上，他現在正是重見光明的時候。他有了深切的信心，心中放出了光明的火花，照耀着自己，驅自己向有為的前途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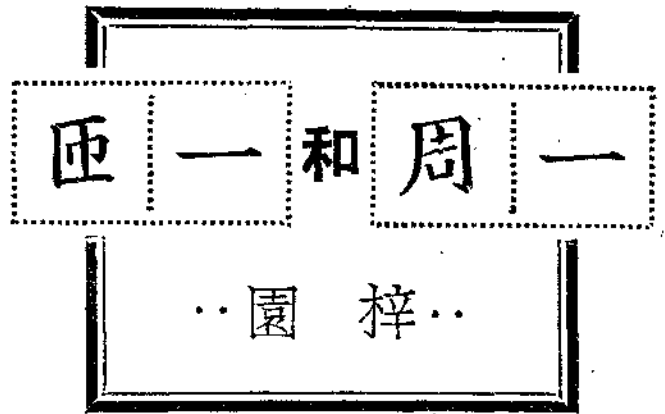
他，抱着絕大的雄心，讓黃包車送他到自己的寓所去。

（附誌：本篇筆錄者，上期誤刊為「楊茹」，特此更正。）

孫了紅先生 醫藥費捐款 徵信錄

- | | | | | | |
|-------|-------|----|-------|------|-------|
| 周祖法先生 | 樂地儂·鈣 | 一盒 | 大興西藥行 | 可阿古連 | 一盒 |
| 王也樵先生 | 二百元 | | 唐依仁先生 | 五十元 | 水棧生先生 |
| 蔡文芳先生 | 五十元 | | 水禹臣先生 | 五十元 | |

萬象編輯室公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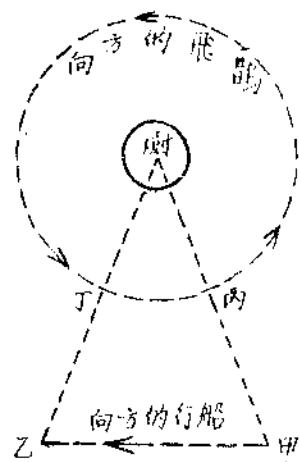


查辭源：「匝，周也；環繞一周曰一匝。」

「周」和「匝」這兩字本來沒有區別。但是從昨天正午到今天正午，說是地球自轉一周，這未免欠通；從前月之望到本月之望（不說望日而說望，是恐怕多算了一天），說是月球環繞地球一周，也同樣地未免欠通。我現在忤斷地

說：「從昨天正午到今天正午，地球自轉一匝；從前月之望到本月之望，月球環繞地球一匝。」這樣一來，「周」和「匝」的意義就大有分別了。到底是怎樣的分別呢？我現在斗膽地下一個定義罷！「絕對的繞一個圈子叫周；相對的繞一個圈子叫匝。」從前曹操在船上擊節賦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曹操的船假定是慢慢地走，那麼他在船上看見烏鵲繞樹一匝，是相對的繞一個圈子，不是絕對的繞一個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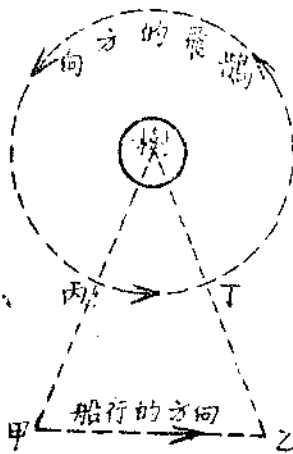
譬如第一圖，船在甲處看見鵲飛過丙，人、鵲和樹成一直線。船向西行，鵲向東北，而北，而西，而



南。船到之處，看見鵲飛過了，人、鵲和樹又成一直線；他就以為烏鵲已經繞了一個圈子，實在還有丁丙一小段未曾繞完。又如第二圖，船行的方向和前相反，鵲飛的方向仍舊不變。船在甲處看見鵲飛過丙，人、

第一圖

鵲、樹成一直線。船向東行，鵲也向東飛；鵲飛過了，迅速地向北，向西，向南，仍舊回到丙，再向東第二次過了丙，這時船到乙處，恰恰看見樹、鵲和自己再成一直線；他以為烏鵲繞完一個圈子，實在烏鵲已經繞了一個多圈子。所以從第一圖看來，一匝比一周小，就是說一匝沒有到一周；從第二圖看來，一匝比一周大，就是說一匝有一周多。這就是「相對的繞一個圈子叫匝」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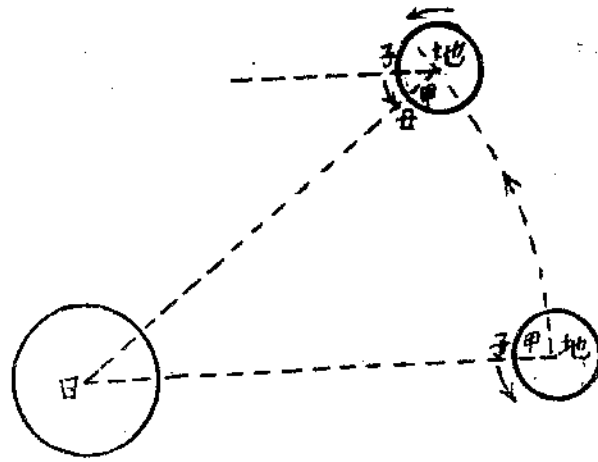


地球的自轉，地球上的人自己看不出來，觀察太陽的視動纔知道。假設地球周圍的空氣一點兒不流動

絕對的繞一個圈子。

，祇隨着地球的公轉而移動。在地球表面上取一甲點，在空氣切近地面處取一子點，最初甲、子兩點切合

第三圖



。倘若地球沒有公轉，今日正午甲點和子點切合；地球自己轉一個圈子，到明日正午，甲點仍將和子點切合。但是地球除自轉之外，還有公轉；所以地日連心線在今日正午經過子點，到明日正午，却經過丑點。在今日正午甲點和子點切合；在明日正午以前，甲點早經過了子點，恰到正午，甲點進而和丑點切合。所以，從今日正午到明日正午，地球自轉一匝，比一周

要多。

。因為空氣是假定的一點兒不流動，而地球自轉，那麼甲點離開子點，繞了一個圈子，仍舊回到子點，這就是甲點絕對的繞了一個圈子，這就可以說是地球自轉一周。地球的中心和太陽的中心用一條直線聯起來，就叫它地日連心線罷！地球表面上甲點的

從平行線間內錯角相等的定理看來，知道地球自轉一匝比一周所多餘的角度恰恰等於地球公轉一日所行的角度。自轉一周是三百六十度；地球自轉一匝有三百六十一度弱（弱則不到一度）。

的正午，就是甲點恰恰轉到了地日連心線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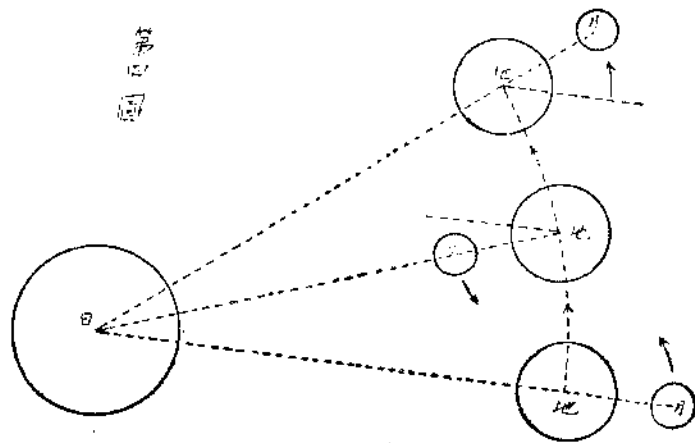
空氣是流動的，空氣中固定的子點和丑點到底找

不着；那麼我們用甚麼方法可以得到地球的自轉一周呢？太陽光線四面放射，本來不是平行的。但是我們周圍數十丈之遠和地日距離九千三百萬英里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所以太陽光線射到這千百方丈之內是平行的。地球直徑七千九百二十英里，和地日距離九千二百八十九萬七千英里比較起來，是一與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之比，不能算作微小的數；所以地日連心線的移動不是平行的。談到太陽以外的恆星和地球的距離是用光年計算。一光年是恆星發來的光走一年所行的距離。光速每秒鐘十八萬六千英里，太陽光射到地球只需四百九十九秒，即八分十九秒鐘。一天有一千四百四十分鐘，一年有五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分鐘，所以一光年的距離有六萬三千倍的地日距離。恆星和地球的距離有的數百萬光年，近的也有二十萬光年，這種數目乘以六萬三千所得的積數，和起碼偶數二比較起來，豈不要使黃道中徑變成了微乎其微麼？地球

直徑更談不上了！距離如此的遼遠，可以算作無窮遠了，所以恆星和地球的連心線，無論地球走到甚麼地方，都是平行的，就是它的方向永遠不變。這樣一來，地球自轉一周的痕跡就找着了。從某恆星今天經過本地子午線的時候算起，到明天再經過本地子午線的時候為止，就是地球自轉一周，就叫做一個恆星日。通常從今天正午到明天正午叫做一個太陽日。一個恆星日是地球自轉一周，就是地球自轉三百六十度；一個太陽日是地球自轉一匝，就是地球自轉三百六十一度弱。在時間上一個恆星日比一個太陽日大約短少四分鐘。地球公轉一周有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tropical year），却有恆星日三百六十六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換一句話說，地球公轉一周，地球自轉三百六十五匝又萬分之二千四百二十二匝強，或三百六十六周又萬分之二千四百二十二周強。

月球繞地球也和地球自轉一樣。如第四圖，月球走入地日連心線的垂直面（和黃道平面垂直）內而和太陽在地球的異旁時爲望，從前月之望到本月之望，也因爲地日連心線不是平行移動的，雖然可以說是月繞地球一匝，但不能說是月繞地球一周。月繞地球一周經過三百六十度，月繞地球一匝却經過三百八十九

度強。在時間上月繞地球一匝，需要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三秒弱；月繞地球一周却只要二十七日七小時四十三分十一秒半強。地球公轉一周，恰合月繞地球十二匝又千分之三百六十九匝強，或月繞地球十三周又千分之三百六十九周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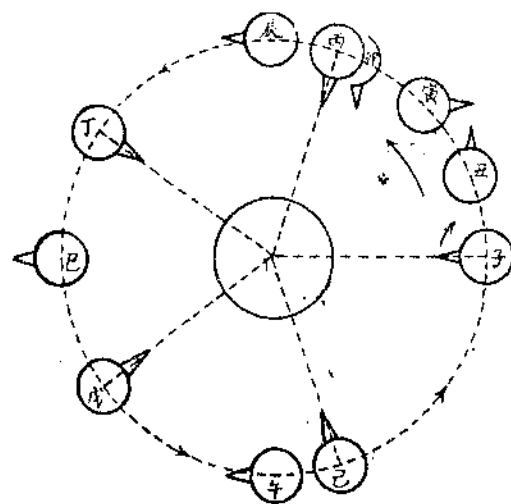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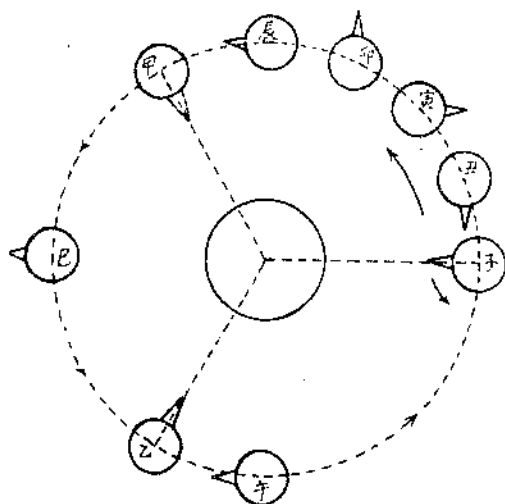
第四圖

談到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地球公轉一周適合月繞地球的周數比匝數恰恰多一，地球自轉的周數比匝數也恰恰多一，就是一年之中恆星日數比太陽日數恰恰多一。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地球公轉、自轉、和月繞地球的三種旋繞方向都是相同的。又因爲平行線間內錯角相等的緣故，地球自轉一匝比一周所多餘的度數恰恰等於地球一日中公轉的度數；月繞地球一匝比一周所多餘的度數恰恰等於一月中公轉的度數；各種多餘的度數積之一年，恰恰等於三百六十度。倘若月繞地球和地球繞日的方向相反，那麼地球繞日一周，適合月繞地球的周數將比匝數

少一了！

現在我們假定有木球繞金球，同時木球自轉；木球繞金球一周，恰恰自轉四周。如第五圖，木球自轉和公轉的旋轉方向相同。最初木球在子位，木球上的尖頂向西，正對着金球的中心；慢慢地走到丑位，尖頂向南；到寅位，尖頂向東；到卯位，尖頂向北；到辰位，尖頂復向西，

第五圖



第六圖

最初木球在子位，球上尖頂向西，正對着金球的中心；慢慢地走到丑位，尖頂向北；到寅位，尖頂向東；到卯位，尖頂向南；到辰位，尖頂復向西，完成了自轉一周。自轉第二周到巳，第三周到午，第四周回到子位，和前圖一樣。但因為自轉公轉的旋轉方向相反，自轉一匝如在丙位的時候，還沒有完成一周；所以

丙位在卯之後，卻在辰位之前。尖端正對着金球中心的位置有五個，即子、丙、丁、戊、己，彼此相隔以七十二度。在這種情形，木球公轉一周，自轉四周，但是自轉五匝，周數比匝數少一。

是正對着金球的中心。這尖頂正對着金球中心的時候，一在最初位子，一在甲位，一在乙位；從子到甲，從甲到乙，從乙到子，都是一百二十度，所以木球公轉一周，自轉四周，却只自轉三匝；周數比匝數多一。

次如第六圖，木球自轉和公轉的旋轉方向相反。

關於「周」和「匝」的道理有這許多，怎麼可以含混過去而不加以區別呢？

(附誌) 本文內的天文數字，是根據 Charles A. Young 所著的 The Elements of Astronomy, 而來的。



影劇

月曆

華藝劇團自與藝光分手，退出

蘭心，招兵買馬，大事擴充，一度

傳將出演巴黎，現悉已與新建之銀

光大戲院（按：現已改名為上海大

戲院）簽訂合同，首次公演劇目，

預定為「女人」，次之為「曹禺季

」，次第公演曹氏名著「雷雨」「日出」「原野

」「北京人」「正在想」等劇。

藝光公演「天羅地網」以後，將公演偵探劇

「福爾摩斯」，由石揮擔任導演。石北歸省母之

意，暫時打消。

英子肺病，於五月中旬實行割診，經過情形

良好。一二月後，即可行動如常；唯療養尚須假

以時日。據醫生觀察，一年後可完全康復，從事

演劇活動。

中旅自北方南歸演員，在麗華以「金絲雀」

一劇捲土重來，團務由唐湘青一力主持。「金絲

雀」女主角羅蘭，觀衆頗寄予希望。中旅方面，

亦加力捧，不脫其一貫之「捧角」作風。

又：中旅主持人唐槐秋、唐若青，現羈留北
國，一時無南返希望。

自中旅入麗華大戲院後，中中劇團即宣布解

散，其主要演員，孫景路及仇銓入華藝；冷山入

上藝；馬笑儂入上聯，一時風流雲散，「中中」

二字，蓋已成歷史上之名詞矣。

顧蘭君退出影壇，自組劇團，將出發外埠作

巡迴公演，其第一旅行目的地為廣州。

魔術師麥克領導之神光魔術團，新自海外來

滬，不久即將在滬公演，聞節目中有魔劇「隱身

姑娘」一種，以魔術入話劇，頗引起社會注意。

黃宗江已抵重慶，仍將從事話劇活動。

劇人從商風氣，忽爾大盛。吳仞之夫婦在赫

德路靜安寺路轉角開設舊貨商店，開幕在即。藍

蘭之時裝公司，籌備成熟，以無適當地址而暫行

擱置。姚克有往溫州海道販貨之計劃，亦正着着

進行中。

夏霞現仍居陝，新婚歲月，備極歡愉，滬上

舊友，頗多通訊者。在渝之于伶等，有邀夏赴渝

重作馮婦之意。



北游歸來之大批劇人，成各劇團逐鹿之的，其結果韓非、毛燕華加入華藝；梅邨、孫芷君加入上聯。華藝、中旅均有羅致上官雲珠之意，而上官似尚在倦勤狀態中。

影星陳雲裳，為紀念亡母，發起於父母節日廣事募捐，移贈上海平民婦孺醫院，募款達六萬元。又，陳雲裳即將結婚退休之說，甚囂塵上。

劇本荒為話劇界一般現象，而目前竟有「於今為烈」之勢。平劇「玉堂春」，有改編話劇可能。王小逸之小說「風雨同舟」，亦有加以改編者。

自英美片絕跡海上，一二放映法德電影之戲院如巴黎、金門、杜美等，生涯鼎盛，臣門如市，雖新聞片如「世界運動會」之類，亦有座客常滿之盛。

丁力為後起話劇演員中頗受矚目，羣許長才之一員，去冬返北方探母，迄今杳無消息。華藝當局，正函邀中。

「滿江紅」在金都連演月餘，生涯茂美。故

上聯將繼之改編張恨水另一著名小說「啼笑姻緣」。按張著「金粉世家」，聞早有編成話劇者，不知何以未見上演？

「秋海棠」在滬，已成強弩之末，而京滬線上如南京、蘇州、常州等地，均紛紛搬演該劇。在蘇州上演者，由徐渠擔任導演；在常州上演者，由電影界在野滑稽明星尤光照擔任導演。足見其鋒頭之健。

報間曾傳，英美片在滬將開禁。並指定由南京、美琪兩家放映。但此說一時似尚難證實。

是月也，有三新劇先後上演，卡爾登演顧仲彝之「三千金」；蘭心演載耳之「天羅地網」；金都演楊絳之「秘心如意」。楊為女作家，此劇為其處女作，李健吾亦在該劇粉墨登場。

以翻譯舊俄名著聞名文壇之耿濟之氏，亦嚐試話劇之寫作，初次出品為「慈母」，聞已脫稿。

田漢之新作「秋聲賦」，在內地上演。

影劇

月曆



安 慰

雪 華

天亮了，太陽漸漸地升起。

一張長方形的書桌放在臥室的窗前

，從窗外徐徐爬進的朝陽首先照上了牠。那一面是暗紅色的，似乎用很考究的洋漆漆着，所以在淡淡的微光中反射出一陣陣微弱的光亮。桌面除了照例的器具雜物，還有幾樣值得注意的東西——

靠裡放着一本小小的黑面金邊日記簿，翻開放着，那一頁上寫着許多細小的鋼筆字，因為陽光實在太淡了，所以看不清楚，只有在幾行細字的末一行有幾個很觸目的大字，是：「戀愛！事業！空虛中兩個求安慰的泉源啊！」

在日記的旁邊，放着一疊不厚不薄的桃林紙，那疊紙的頂上用一隻紙夾夾着，好像成了一本書。在封面的一張紙

上有一行用墨筆寫的很端正的字，是：

「三用軟皂的原料、製法及優點。」

此外，在日記簿的另一邊，放着一

張淡紅色的信箋，上面寫了許多比日記簿上略大的字。可是信箋的三分之二摺攏着，只露出末了兩行，是：「……：清啊，我是一隻負傷的小羊，現在來到你的面前，求你醫治，求你撫愛，你總不忍拒絕我罷！……：鳳仁。」

還有一樣使人注目的東西，便是一個小小的銀色鏡框，裡面是一個年輕女子的肖像，那女子看上去是很美麗的。照片的邊緣貼着一張黑色的小紙條，上面寫着「亡妻佩珊遺影」。

淡淡的陽光從書桌上移到裡面來了。從那掛着白紗帳的銅床裡發出一下剛

睡醒的沉長呼吸聲，接着床欄杆一陣動搖，一個臉色蒼白頭髮蓬亂的青年男子從帳子裡鑽出來。

他便是這屋的主人于鳳仁。

「啊！快六點半了，昨晚睡得太遲了！」從枕邊摸出一個懸着金鍊的掛錶一看，他不覺咕噥一聲，匆促地伸手去取沙發上的衣服。

走到窗口，他的眼睛不自主地垂下來凝注着桌面，兩塊熱烘烘的紅暈在他蒼白的臉上升起來。盯着那張淡紅色的信箋，似乎看見一個可愛的紅白相映的臉在那信箋上顯現，一雙黑寶石的眼，放出兩道異樣的光彩，直射到他的心裡；他全身的血肉都跳動起來……

但他的眼睛移到一疊桃林紙上時，

另一個幻像在他的眼前浮動了：似乎一隻玻璃燒杯中一層乳白色的東西已從實驗室桌子上取到張經理面前了，又似乎張經理素來陰嚴的臉孔在微笑着嘉讚他：「好！你這個聰明的青年發明家！」

「戀愛！事業！這空虛生命中兩個求安慰的泉源啊！」他眼前的幻像稍模糊後，日記簿上這一行字刺入他的眼簾，他微笑了，伸手從筆架上取下一枝鋼筆，在這一行字的旁邊添上一句：

「看啊！今天是三月一日，是我大膽地開始在這空虛的生命中去尋求安慰的日子了！」

合上簿子，輕輕拉開中間的抽屜拿出一隻小小的信封，把那張淡紅色的信箋摺好放在裡面，然後寫「丁曼清小姐親展」幾個字，把它塞在衣袋裡，把那疊桃林紙卷起來用一根橡皮圈套好，又把日記簿藏進抽屜，並且鎖好。

現在他立起身來了，他的眼睛却忽然停留在鏡框上，他久久地望着照片，才喃喃的嘖叨着：

「佩珊，我已爲了你苦守了三年，

你總不能怪我的無情罷！」

× × × × × ×

于鳳仁是光明化學工業社的技術主任，在喪妻失業兩重痛苦下忍受了三年寂寞無聊的生活。雖然他父親有一筆巨大的遺產留給他，可以使他一世享用不盡，然而他是生成憂鬱的性格，一顆空虛的心竟不知安放在何處！

在痛苦中似乎只有兩樣東西可以安慰他，就是戀愛和事業。

表面看來，這在他都極容易辦到。他年輕，英俊，更只有一個男子求戀愛的第一要件——錢，只要他稍一用心，要女性來愛他不是件難事。再說他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親戚朋友都在社會上很有地位，要做一番事業也毫無問題。

可是于鳳仁竟整整的蹉跎了三年。

原來于鳳仁與普通人有些兩樣。第一他覺得戀愛是最神聖偉大的。亡妻佩珊雖是從小父母替他配訂，可是婚後的兩年生活中，她所給與他恩愛真是一言難盡。尤其在佩珊臨終的一剎，實在使

他永難忘却。所以他不由得要爲她苦生幾年。「曾經滄海難爲水」，同時他再

決定，將來必需有一個像佩珊一樣美麗溫柔的女性才能作他的對象，否則他寧可孤獨一世。第二他覺得事業是一種天才的啓發，決不只是以名利爲目的，雖然有許多職位待遇極豐厚，事務極簡易，但都與他的志趣不合。固然他不敢說自己有什麼科學的天才，不過既然自己所學的是科學，所崇拜的是科學，他便決定要幹一番科學的事業。

「有志者，事竟成。」二個月前一位老同學把他介紹到新創辦的光明化學工業社來任技術主任後，非但事業問題得了解決，連他渴想着的戀愛對象都找到了，第一天進辦公室的時候，他就發現一位比亡妻佩珊更美麗溫柔的女同事丁曼清。

事業！戀愛！他現在是應該向這目標逐步邁進的時候了，他細細的籌劃好一晌，昨夜也就是他起步的開始。

他經過數十次試驗所發明的一種「三用軟皂」最近已經完成了。計劃書和

報告書也已於昨晚脫稿。同時乘着興致他把滿腔的熱情傾吐在一張淡紅色的信箋上，預備今天親手去授給那夢裡的天使。

X X X X X X X

但他回轉身正想離開她時，她忽然又抬頭對他一笑。啊！那一笑啊！他彷彿已獲得了世界上所有的珍寶！一聲門響，于鳳仁猛地清醒了，很快的從椅子裡立了起來。

，所以是一種極實用的東西。而且牠還有許多特別的優點：第一普通的肥皂粉只能溶解於熱水中，但這種軟皂在冷水中也能溶解；第二普通的洋肥皂或香肥皂遇含有礦物質的井水不易起作用，但這種軟皂中含有X X 酸素，遇任何硬水都能起很強烈的作用。還有許多優點，我已寫在計劃書上，總之，我覺得這雖談不到『發明』，但至少是個小小的『貢獻』，如果將來大規模製造起來，對於人民日常生活上也是個小貢獻……」

九點過一刻的時候，光明化學工業社的經理室裡坐着面紅氣喘的于鳳仁。他一手捏着一個玻璃杯，一手握着一疊報告書。雖然這兩件東西合起來稱稱還不到半斤，但我們的于先生却兩手抖抖的不勝其重。這是因為他剛幹這一件震撼靈魂的大事：所以簡直激動得無法鎮定。

現在他坐在椅子裡等待張經理的時候，他眼前還浮着方才的景象。當他抖瑟地把那信授過去放在了曼清的桌子上時，兩道光彩立刻從她寶石般的眼珠裡向他臉上射來。這光彩裡先顯着驚訝，一會兒似乎沉思，再過一會好像悟解，最後終於微笑了。接着兩朵比玫瑰還鮮艷的紅霞飛上了她白嫩的雙頰，她含羞地低下頭，抓住那信往絨線外套的袋裡一塞，沒有再抬頭向他看。

「哦！什麼貢獻？」張經理的眼睛已射到他手裡的玻璃杯和報告書。他將計劃書送到張經理面前，一面指着玻璃杯裡一層乳白的浮沫：「這是我經過數十次試驗而成的一種『三用軟皂』。為什麼稱牠為『三用』呢？因為平常人們洗衣服總用洋肥皂，洗頭髮總用洗髮粉或肥皂粉，洗澡總用香肥皂。但這種軟皂能兼有那三樣用途，就是非但宜洗衣，又宜洗髮洗澡

快

「哦！什麼貢獻？」張經理的眼睛已射到他手裡的玻璃杯和報告書。

于鳳仁說到這裡，眼睛直盯着張經理，心裡在怦怦的跳。

當他抖瑟地把那信授過去放在了曼清的桌子上時，兩道光彩立刻從她寶石般的眼珠裡向他臉上射來。這光彩裡先顯着驚訝，一會兒似乎沉思，再過一會好像悟解，最後終於微笑了。接着兩朵比玫瑰還鮮艷的紅霞飛上了她白嫩的雙頰，她含羞地低下頭，抓住那信往絨線外套的袋裡一塞，沒有再抬頭向他看。

「這是我經過數十次試驗而成的一種『三用軟皂』。為什麼稱牠為『三用』呢？因為平常人們洗衣服總用洋肥皂，洗頭髮總用洗髮粉或肥皂粉，洗澡總用香肥皂。但這種軟皂能兼有那三樣用途，就是非但宜洗衣，又宜洗髮洗澡

「哦！三用軟皂？」張經理接過那個玻璃杯，細細的研究了好久，臉上似乎有些滿意的表情，咳了一聲，接下去道：「東西的確不差！我也正在想，本

好

「這是我經過數十次試驗而成的一種『三用軟皂』。為什麼稱牠為『三用』呢？因為平常人們洗衣服總用洋肥皂，洗頭髮總用洗髮粉或肥皂粉，洗澡總用香肥皂。但這種軟皂能兼有那三樣用途，就是非但宜洗衣，又宜洗髮洗澡

現在于先生不等我說已發明了這東西，很好很好！我想這樣罷，讓我把計劃書

比玫瑰還鮮艷的紅霞飛上了她白嫩的雙頰，她含羞地低下頭，抓住那信往絨線外套的袋裡一塞，沒有再抬頭向他看。

用途，就是非但宜洗衣，又宜洗髮洗澡

先看一看，過後再細細考慮，如果看上去利息厚，銷路好，那我們不妨立刻製

外

用途，就是非但宜洗衣，又宜洗髮洗澡

去利息厚，銷路好，那我們不妨立刻製

造起來。」

「好的好的！那麼我過幾天再來聽回音罷。」于鳳仁欣欣然地走出了經理室。

這一天，似乎寒暑表上溫度突然昇高了二十度，昨天于鳳仁穿着灰色呢襪夾西裝覺得有些冷，今天却全身熱烘烘的像浸在溫泉裡。他靜靜的坐在辦公室的寫字檯前，彷彿看見自己面前有萬道金光在閃爍着，一會兒那金光裡跳出一個美麗的臉孔，啊！那是丁曼清的微笑；一會兒又似乎成千成萬寫着「光明三用軟皂」的罐頭如山一樣堆起來了，堆得直聳到半空裡！……

三年昏暗的日子終於過去了！戀愛！事業！這是他的安慰！他生命中的明燈！

× × × × × × × ×

戀愛原像是一架上路的飛機，起飛的時候雖然比較費力，但既離開了平地，一閃眼就會直上雲霄，逍遙在人所不能到的高空了。自從于鳳仁在驚喜交集下接到了曼清寫給他的第一封纏綿多情

的回信以後，他們的愛情竟在極短的時期內迅速長成，快達到開花結實的程度上。

那是春天，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誘人的春色把這對沉醉在戀愛中的男女吸引到一所僻靜的花園裡。

丁曼清穿着一件草綠色的薄羊毛外套，白嫩的兩頰搽上一層淡淡的脂粉，在暖和的春光下，更嬌艷得桃花都為她減了色。

「曼清！」于鳳仁不能自持地在她面前蹲下了。雖然他覺得這也許太早，也許太冒昧罷？可是內心像火一般燃燒着的熱情使他鼓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勇氣，他抖瑟地緊執了丁曼清的纖手，用哀求的眼光和聲音向他低聲道：「告訴我，曼清，你肯做我永久的伴侶嗎？」

她凝注着他，似乎要看透他顫抖的心靈，又似乎要把他永遠攝進自己的眼膜。這樣過了最神秘的一剎那，她終於像接到他第一封求愛的信時一樣微笑了，默默的向他點了一下頭，一面伸手扶了他起來。

戀愛中最高的關口已平穩地度過了，樹上的小鳥唧啾地鳴着，也彷彿在羨慕着他們。

傍晚于鳳仁別了丁曼清回家時，他的心像一個得了世界錦標的勇士，興奮、歡悅，愛的溫熱深伏在他每一個細胞裡。

他做了一夜美麗的夢，第二天一早就到社辦事，因為張經理已把他的計劃書看過，認為滿意，答應他立刻製造，並約定他今天一同去配定原料。

于鳳仁滿臉高興走進經理室。
「對不起！我來太遲了罷？」他見張經理眉心裡有些皺褶，一想大概在嫌自己到得遲了。所以急忙抱歉地陪着笑臉。

「不！于先生，你來得太早了，我們今天不能去配原料，製造『三用軟皂』的計劃只好暫擱了。」這回答比嫌他遲到壞到一百倍。

「暫擱？為什麼呢？經理。」他心裡像澆進一瓢冷水。

「因為昨夜忽然市面變動，肥皂原

料缺貨，方才有一位朋友打電話給我說現在原料正成奇貨，價錢高極了，萬萬買不得，說不定有了貨就會跌下來，所以我們只好暫擱，等原料稍跌後再製造罷。」

張經理的語氣雖然婉轉，于鳳仁聽來竟像冰霜一樣刺心，他萬分失望地啞了一聲：「那真太可惜了！」就垂頭喪氣的出了經理室。

可是他走到自己的辦公室門口時，一對寶石般的眼珠已等在那裏了，他的心立刻像雨後的天空，忽然開朗起來。

「早啊！哪，這送給你！」丁曼清將一朵深紅色的月季送到他手裏，又對他嫣然一笑，跳着走了。

丁小姐真是他的快樂之神，一剎間他覺得心裏的懊惱失望全消了。

× × ×

張經理說的「暫擱」，是真沒有騙他。大約過了二個多月，「三用軟皂」的大批原料已由一輛卡車送進光明化學工業社的製造所來了。

于鳳仁當然是忙得不可開交，張經

理却主張他在開工之前先把「光明三用軟皂」的種種優點寫一篇文章，登在報上作一次宣傳。照他的經驗，認為這種預告與將來的銷路極有關係。于鳳仁答應立刻寫，預備當天把稿子寫好送到報館，明天的日報上就可以登出來。

這幾天，于鳳仁非但工作忙，同時他和丁曼清的戀愛也達到最高最熱的頂點，已預備在玫瑰盛開的六月裏請朋友們吃「蜜糕」了！現在他們每天下午四點半公事完畢後，總一塊兒到附近公園裏去散步談心，直到天黑了才肯依依不捨的各自回家。

春已到了最後幾天，夕陽淡抹着的大地顯得有點燥熱。

「鳳仁，你看那些花多美啊！」丁曼清倚在于鳳仁身旁，指着公園裏一枝很高的淡紅色的薔薇。

「是啊！這些花真像你……」于鳳仁微笑地側過頭來望着她，但說到這裏，背後忽然來了一陣女子尖銳的喊叫：

「鳳仁哥！鳳仁哥！」

于鳳仁驚惶地回頭一看，原來是亡

妻佩珊的妹妹佩瑚。於是他急忙向丁曼清介紹道：「曼清，這位是徐佩瑚小姐，是我的……」他正想說出「是我的妻妹」時，看見佩瑚用驚奇的眼光向丁曼清一瞥，他就不自覺地轉口向佩瑚道：「瑚妹，我還沒有告訴過你罷？這位是我的朋友丁曼清小姐。」

佩瑚笑着叫了聲「丁小姐」，把眼光移到于鳳仁臉上要緊地道：

「鳳仁哥，我等了你好半個多鐘頭了，後來等得實在不耐煩，就跑到你們社裏，可是一到社裏門房說你剛走出，大概到公園去，所以我會跑到這裏來找你。怎麼？你忘記了嗎？上次同我約定的事？……」

「喔！對不起，瑚妹，我真的忘記了！」于鳳仁被佩瑚一提醒，立刻記起上次會替佩瑚介紹了一個家庭教師的位臵，並約定今天下午陪她去接洽，可是這幾天事情實在太多了，所以竟會忘記得乾乾淨淨。於是他抱歉地道：「好罷！我們現在就去。」他又回頭對丁曼清說道：「曼清，對不起！今天我只好先

走了！」

他並沒有留意丁曼清的臉就匆匆地和佩瑚走了。

第二天早晨他到辦事處，張經理正在閱報室裏捧着一張報紙得意洋洋。

「啊！于先生，你這宣言寫得真好！真好極了！」

于鳳仁心裏萬分高興，他忙着趕讓到工場去監工。他對工作的進行十分的滿意。

然後他去看丁曼清。

當他像平日一樣在她的辦事室裏找到她時，他大吃一驚：她的眼目腫得像胡桃，見了他低着頭裝作不看見。

「曼清！什麼事啊？」于鳳仁嚇得舌頭都打了結。

她把頭低得更下些，不理他。

「不舒服嗎？」于鳳仁走過去撫她的頭髮。

「你以後別來看我！」她將他的手用力一推，抬起頭來恨恨地，又立刻把頭低了。

于鳳仁如突然發了瘧疾般全身顫抖

起來，他知道她誤會了。她向他解釋：

「曼清，你誤會了啊！佩瑚是我的親戚，上次她託我介紹職業，約定昨天下午去接洽，因我忘記了，所以她來找我的。……」

「得了！得了！你快去罷！」那知丁曼清不讓他說完就怒冲冲的截斷了他。

于鳳仁無可奈何地望着她，不知道自己安放到那一處去好！

X X X

假使戀愛果真像一架上路的飛機，那麼這次丁曼清因徐佩瑚而起的誤會可說是飛機中途遇一次小小的險罷？幸而這險總算在于鳳仁的多方解釋之下安然度過了，丁曼清又恢復了平日的溫柔美麗。

于鳳仁從此得了一個很大的教訓，以後在丁曼清面前，要儘可能的少與別的年輕女子接近交談，並且也不宜多向丁曼清提起別的女子。

同時丁小姐對於于鳳仁似乎也多了——一種責任，就是除了愛他，還要時時刻刻監視他，連往來的信札都要先經過她

的手。

過了二星期，他們的感情經過了一點挫折也還是直線地進行，他忙着看了小姐，但更忙的是監工。

清晨一起身，他就匆匆到工場去，可是他剛跨進門，就覺得這一天的空氣有些兩樣。

「喂！于先生！你可來了？不得了！工……工人罷工了！」在工場外面的休息室裏，張經理現着非常難看的臉色在同幾個人講話，一見于鳳仁進來就氣呼呼的對他說。

于鳳仁急得臉孔像白紙，一時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那些壞蛋！他們要求加一倍工錢還不夠，還要求減少工作，星期日要休假，你想狠心不狠心？哼，我倒要看看他們本領有多大？」張經理肥胖的面頰却漲成了猪肝色。

工人罷工了！那快製造完成的「三用軟皂」如何辦呢？化了這麼大的資本不說，自己又費了這許多心血時間，難道讓牠半途而廢嗎？于鳳仁心亂如麻。

「經理，我想目前最要緊的是趕快……」于鳳仁正想把一切情形告訴丁曼的標題：

設法復工，因為……因為那『三角軟皂』清，那位丁小姐却似乎不歡喜聽，搶上

「光明化學工業社之罷工潮明晨可獲解決。被警局捕去之八名工頭定於明晨復工後一小時開釋！」

「好啊！軟皂的完工可無問題了！」

「當然！不過這些工人是得寸進尺面金邊的。我買了一本，可惜今天忘記

「于鳳仁從心底笑了出來。」

的，要依他們的條件是萬萬不能的。現帶來給你。我預備將我們過去及未來

× × ×

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甯可化錢請巡警的一切紀念品都藏在那本冊子裏。昨晚

這是星期日，照例廠裏的工人雖仍

來彈壓！」張經理嘴角露出一絲冷笑。我已把你寫給我的第一封信和二張照片

要作工，辦事處的職員是休假的。可是

于鳳仁腦子裏一陣模糊，又似一陣貼在裏面了。」

于鳳仁仍很早到廠裏去觀察了一趟。

高興。那經理的話祇有一句吸引着他：

他第一個先看見張經理。

「只有一個辦法。」他唯一的願望，是我看看。」

「你看這些工人不是賤骨頭嗎？好

只要讓「三角軟皂」不致功虧一簣。他

好的做工偏不安分，要罷工。嘿！我會

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製造所，慢吞吞地

怕他們？昨天請警局把八個惹事的工頭

踏上辦事處的石級，一個熟悉而美妙的

關起來，今天服服貼貼了，真不識好歹

聲音在他背後響了。「鳳仁！」

「哦！」于鳳仁沉默一會，突然側

！哈哈！」張經理笑了，聲音裏充滿着

「曼清！」他立刻笑了出來，快樂

過頭熱烈地望着丁曼清：「曼清，你明

高興得意。

之神又在他面前了。

天下午到我家來好嗎？一直總是我來看

「好極了！好極了！」于鳳仁也得

「鳳仁，聽說我們工人罷工了，真

意地笑了，不過張經理是得意他自己的

的？」丁曼清跨上一步，和于鳳仁並排

權威，能毫不費力地制服一大羣工人；

走進辦事處的大門。

于鳳仁說到這裏笑了；丁曼清臉上

于鳳仁却是得意那偉大的發明「三角軟

「是啊！我正要告訴你。真糟！否

皂」即可完成。

則再過三天第一批軟皂就可完工，現在

廠裏果然開工了，不過他看出個個

都是垂頭喪氣的樣子。一會兒，門外有一陣輕微的聲響，警察押着八個工頭來了。

「媽的！這次饒了你們，下次再惹事，小心你們的腦袋！」警察神氣十足地說着，又回身走了。

于鳳仁突然起了一陣莫名其妙裏射的顫慄，因為他看見那八個工頭的眼睛出一種痛苦、怨憤、憎怒、及近乎想復仇的可怕的光，箭一樣向他直射過來。

回到家裏，于鳳仁匆匆吃過中飯，忘記了剛才那些怨毒的顏色，心裏開始烘烘地發起燒來，原來丁曼清快要來了。他幻想着半小時後的甜蜜鏡頭。

可是正在醉薰薰等待丁曼清的時候，突然電話鈴很急促地一陣響。

「是于先生嗎？你快來！不得了！廠裏又出了大事了！快來快來！」電話裏一陣驚急的聲音。于鳳仁正要問什麼事，對方却把電掛斷了。

于鳳仁心裏猛跳起來。他聽得出打電話給他的是事務主任周龍生，知道事情一定不妙，雖然已和丁曼清約好了，

也不得不先去走一趟。

「潘媽，我現在要出去一會。等會兒如果有一位姓丁的小姐來，你對她說我就要回來的，請她先到我房裏坐坐。」他臨走時匆匆叮囑了老媽子。

走到中國化學工業社的門口，于鳳仁嚇得不敢上前：數十個武裝警士包圍在四周，一個熟人都看不見。好容易在辦事處の後門口找到了氣喘喘的周龍生。

「于先生！不得了！方才十一點半鐘張經理坐包車回家吃飯的時候，突然在路上給七八名暴徒綁架去了。車夫被他們用麻繩縛住推倒在一條小弄裏，過了半小時才由行人發現。同時我們廠裏今晨開釋的八個工頭突然失蹤，警局認定這事與張經理的被綁有關，說不定那些暴徒就是這八名工頭，現在包圍工場，因為其他工人也很有嫌疑。」周龍生見了于鳳仁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啊！……」于鳳仁又渾身劇烈地戰抖起來，禁不住從心底喊出來：「完了！」

他負着一顆沉痛的心走回家裏，他

預備倒在丁曼清的懷裏痛哭一場。

進了門，三腳二步的奔到樓上。奇怪，丁曼清却不在房裏，只有一堆花花綠綠的紙頭碎片飛散在地板上。

他走到窗口的書桌前，發見一張小小的字條，他的臉色猛地變了，變得像死人一樣灰白！

你這騙子！你這混蛋！你既然念念不忘於你的亡妻佩珊，為什麼還要來騙我？嘿！我們從此完了！

丁曼清最後留條

他又發現放着亡妻遺影的銀色鏡框已碎做幾塊，顯然被丁曼清用力摔過；而地板上那些撕碎的紙片正是一本精美的紀念冊上的紙頁。

于鳳仁眼前一黑，身不由己的倒了下去。「戀愛！事業！」不時地在耳鼓裏作響，又彷彿有一個尖利的聲音在譏笑他：

「你想在女子最深固的劣性——嫉妬——未消滅以前在戀愛中求安慰嗎？你想在社會騷動未安定以前在事業上求安慰嗎？嘿！你真是自尋煩惱了！」

楊庶勣遷宅陞官

：戾天樓名人傳記之十一：許翰飛

巴縣楊庶勣字滄白，少聰明，讀書能穎悟，中西文均刻苦自學而得。川地僻處西陲，在清末的時候，風氣是很閉塞的，而楊思想獨新。其宅附近有一所福音堂牧師是美國人，和藹可親，就向他學英文，稍窺門徑後，即潛心自習，而成就之大迥非常人所能及。弱冠已爲人師。宣統元年任重慶府立中學堂監督，時已加入同盟會，暗中以民族革命思想，散布於青年學子，辛亥革命成功，他的助績是不在荷戈之士以下的。

癸丑之役，李烈鈞在湖口倡二次革命，袁世凱殷芝貴爲江西宣撫使，率師南下，決以武力

對民黨。不久黃興入據南京宣布獨立，分兵守徐州，與馮國璋，張勳相持，中山先生通電全國，促袁辭職以謝國人。那時袁的假面具已揭穿，革命空氣瀰漫南北，楊乃往說重慶師長熊克武曰：「袁世凱暗殺元勛，野心勃勃，終爲國民之敵。此次東南各督，欲以武力濟法律之窮，誠兵以義動，吾川豈容坐視？」

初，熊欲舉兵抗袁，恐川中袍澤意見不一，躊躇未決，聞楊語，遂於八月四日宣布獨立，組軍政府，自任四川都督，以楊爲民政長。事敗，楊與熊都亡命東瀛，袁政府派胡景伊爲成威將軍，虐殺黨人，抄查財產，楊氏遭

富貝康化粧品公司出品

原料高麗
不含鉛質
細淨幽香
逾乎尋常

百雀香粉



各大公司商店均有出售

受了很大的損失，但後來他的事業就是從此植了很深的基礎。他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參預機樞，成爲中山先生的有力幹部。

籌安會之亂興，袁世凱背叛民國，蔡鍔入滇討袁，唐繼堯任可澄通電擁護共和，楊間關返蜀，代表中山先生與護國軍策劃反袁軍事。袁死之後，馮國璋段祺瑞復竊國柄，民國六年九月非常國會依據軍政府大綱，選舉中山先生爲大元帥，通電否認北方非法政府，下令討伐，以熊克武爲川軍總司令，逐走北政府的爪牙，楊則奉大元帥命爲川省長，與熊克武協辦善後，喪亂之餘，流亡載道，楊臨民以寬，治戎以則，益州人民，至今猶有追思焉。

從中阻撓，吳景濂等更與一部分議員相勾結，改組軍政府，易元帥制爲總裁制。中山先生知其目的在於排己，就通電辭去大元帥職下野赴滬，潛心於三民主義的著作，楊滄白這時離川相從，參預帷幕，暗中頗有建白。民十陳炯明叛變，楊銜中山先生命入桂，以大義說滇桂軍出發靖難，十二月十日陳軍退出廣州，中山先生遂於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返粵，三月二日大元帥大本營組織成立，楊被任爲祕書處長，十三年改任廣東省長。在此時期內，國民黨外受種種無理的壓迫，內有叛黨武人擾亂，艱難險阻，辛苦備嘗，中山先生準備北伐，而庫藏空虛，給養不足，海關又爲外人所把持，將應得關稅餘款，解送北方，致軍需無着，有巧婦難炊之嘆。楊建議照會使團，將粵海關所得關稅撥歸粵府，中山極

鮮大王醬油



鹹裏帶鮮 滴滴開胃 消毒衛生 不久藏霉

發行開業紀念優先券 照六個月老個前價三個月內利益

標準醬製品造工場出品 • 電話三七三一 • 歡迎惠訂

謹其言，乃令外交部長伍朝樞通告使團，要求截留稅款，使團集軍艦二十餘艘於省河示威，中山先生不為所動，令楊撰擬宣言，倘要求不遂，就把廣東改為自由商埠，以示抵制，使團卒屈服，由美使出而調停，圓滿解決。這篇宣言在國民黨外交文獻上為重要之一頁，附錄於下：

余自去歲二月回粵之後，即決意着手於重行建設事業，乃直系利用北京政府為傀儡，藉金錢武力，紊亂綱紀，侵犯邊境，致建設事業，未克設施，苟直系一日得特列邦放回之國稅餘款為其財源，則其破壞之政策，一日不息，此事之彰明較著者也。且此國稅餘款中，有一部為直系之所不應得者，即如本政府轄境內所收關稅，倘將其保留撥歸本省之用，為本

省人民謀福利，而不若今之解往北京者，則直系將無從染指而利用之，是故欲求粵省之長保和平與安寧，必使粵海關之收入，今後不復與直系而後可。本政府有鑑於此，今特行使管理支配此項稅收之職權，令仰總稅務司及海關稅務司，於粵省以外各海關稅收足敷償付所抵外債之時，務將本政府轄境內所收稅款，保留供政府之用，諒總稅務司及粵關稅司，均為中國政府公僕，對於粵事，自應在本政府節制之下，而服從其命令也。本政府轄境外各埠海關之收入，於攤付所抵外債外，尚年餘數百萬元，是列強對比實無干涉之權。且考歷屆條約，並未允許列強於中國未拖欠關稅所抵外債之際，共同的或

被單 枕套 窗簾 拾布

上海華綸廠出品

質料高貴 花色繁多 鮮艷 不洗退色

上海華綸廠出品

電話九七〇三五

單獨的有權干涉中國海關。蓋海關始終爲中政府之機關，卽列強固亦承認關稅餘款之支配與使用，純屬中國內政問題也。至關稅收入，半歸列強管理之現行制度，未爲條約特許，純係列強之約外行動，此乃無可諱言者，但卽此制而論，本政府決意保留關稅，免資直系用武力以禍吾鄉里，列強在理在勢，亦不應加以反對也。本政府更有聲明者，倘中國他處關稅收入不足應付其所抵之外債時，本政府甚願就其所收之關稅內隨時酌撥抵補也。

民國十四年，臨時執政段祺瑞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楊隨中山先生入京共謀和平統一的方策。中山先生逝世後，楊淹滯西山，段任之爲農商總長，辭未就職。旋復改任司法總長。執政政府瓦

解後，楊蟄居舊都，奉母禮佛，不問理亂，恆以詩酒自娛，其詩清麗可誦，深得中唐人的神髓。有詠瓷器詩一百首，傳誦士林。他有愛好骨董之癖，尤喜古瓷，藏柴窑古瓶一，價值連城，爲骨董商所覬覦，出重金求讓，楊不允，嘗語人曰：「我是天生的窮命，做官經商，都不知道發財，收古董不是嗜錢，好古董誰願出賣？」

楊先生的確很窮，他住在東堂子胡同的時候，雖沒有到簞食瓢飲的程度，七八年來過的是食無魚出無車的生活。書籍古董之外無長物，楊是有讀書癖的，臥室中滿堆了書，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一日，有位懂得些風水陰陽的朋友見訪，朝窗外看了半天，欲言又止地道：

「楊老先生這屋子，對面有一長衝衝，在風水上，中了一個

「洩」字弊，太不聚財了。」

「不聚財就不聚財好了，這有什麼關係呢？」楊回答得很乾脆。

九一八之後，楊先生因爲別的原因，遷居到外交部後街，那位風水先生又來了。

「楊老先生這屋子朝東南，紫薇高照，是個貴人宅相，你一定要高陞。」風水先生聳肩簸腦，肯定地向楊賀喜。

楊先生是國民黨老同志，素爲中山所敬，而十四年仕於執政府，未予人以口實，所以國府奠都南京後他一直沒有參加過，鬱鬱舊京東堂子胡同七八年。但自遷宅後，不到一個月，他就被徵爲國府委員，此雖由於巧合，却更使楊先生虔誠禮佛，太夫人及夫人病故時，均遵佛法火葬。

事變後，楊由京遷蜀，卅一年秋沒於故里。

游園偶記

金琇

仲春，薄暮時分，從令人窒息的辦公室出來，我和童踏進了外灘公園的門。像久錮得釋的籠鳥，我們開始翱翔於自由的藍天下。雖然僅是那麼一小塊經過人工斲傷的自然天地，可是那向榮的春花；蔥翠的草坪，對我們已是十分的新鮮與滿足了。

暮風裏還夾着料峭的寒意，迎面的江風使昏沉的頭腦清醒了許多。憑着臨江的鐵欄，遠眺着淡陽帶着浪漫的感覺，斜抹在層層矗立的建築物上，那麼慵懶無力，奄奄欲墜，祇一瞬間，江上泛起一片渾黯的紅光，蒼茫的暮色替我們帶來了蒼茫的愁緒。

沉默中我們各自勾描着美妙的夢境，神馳於自然的樂園；我們忘記了一切人世的煩囂，現實的醜惡。

「唯有在自然的懷抱裏，才能感到真和美，才能領悟人生的真諦。」這是童的感慨。

「可是物質文明的進化，將我們殘忍地隔絕了自然的美。朝朝暮暮，我們在人工的誘惑與折磨裏，浪擲着生命，損毀了康健。」十里洋場中，每天在電車上擠進擠出，在馬路上穿來穿去的，那一個不是自然的子孫，那一個不懂憬着美的自然呢？」我也不禁唏噓起來。

烏鴉迎着晚風，往綠葉叢裏，尋它們的甜夢去了；我們又擠進了混濁的電車，回到了自然以外的另一個世界，對自然的戀慕與憧憬早被囂囂的市聲粉碎無遺了。

…… 備必遊出 ……

無量油

主治

中暑感冒
傷風頭痛
時行痧疫
無名腫毒

內服
外用
奏效
迅速

每盒二元

上海萬國大藥房發行

支店
同孚路新路口
電話六〇〇七一

總店
福州路山東路
電話九一八二五

新藥出品



協大祥

週假棉布莊

物美
廉價

足三尺
加三

白運歐美呢絨
推銷選辦名廠
發售絲羅駝
絨絨

總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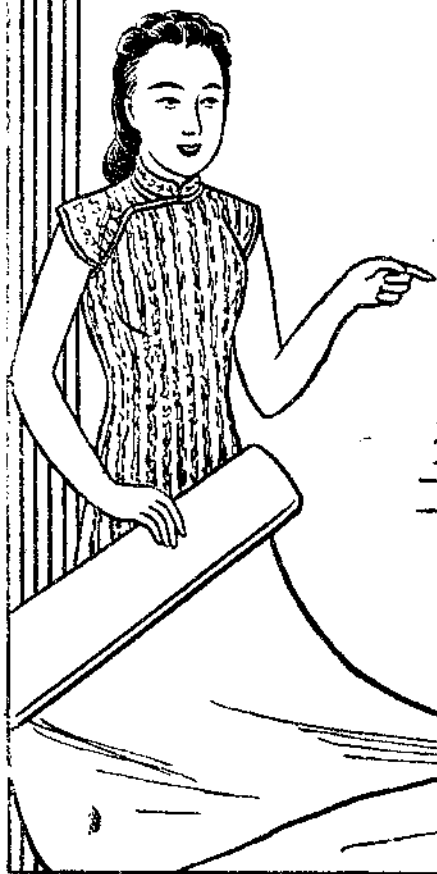
小東門大街
電話一〇四六

第一支店

八仙橋小菜場
電話八三〇二

第二支店

大世界南隔壁
電話二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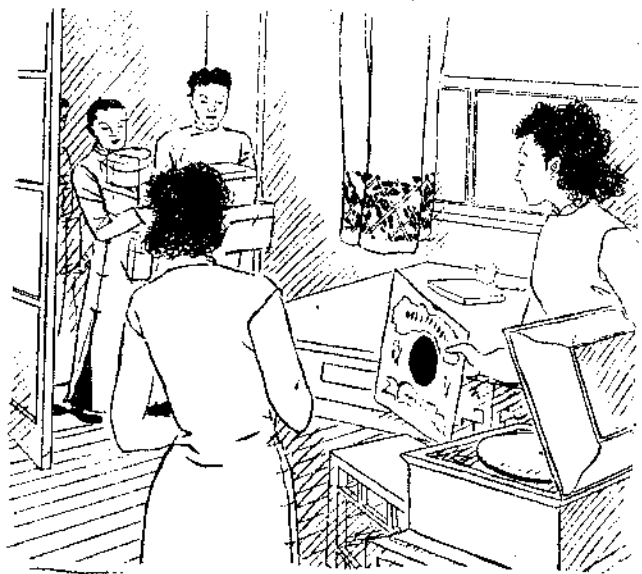
二四 無法拒絕的餽贈

二一八

萬可幹將毛正義這封信接到手上看了一眼，笑道：「好，就是這個樣子，對各方都不大着痕跡，你就交給我，讓我代發好了，因為我也要寫封信給他的。」毛正義心裏很明白，這件事要完全說出來，連自己也是脫不了干係的，本來也只想寫封信騙騙萬可幹，把這事就敷衍過去，不想他看了這封信，竟不肯拿回來，這是沒有法子可以挽回的了。於是向他笑道：「將來祝同志回平了，萬先生總可以證明，我這話不是假的。」可幹也不會料到他這幾句話裏，還有什麼用意，因道：「你也太多心了，有道是疏不間親；他還能因為這一封信，就把他多時的愛人給拋棄了嗎！我們去這封信，也不過提醒他一點，要怎樣來解決這件事，必在他回平以後，看到了實在的情形才知道的。好了，我還有事走了。」說着，他已站立起來，將帽子戴着，轉身便走。正義覺得他所答的話，簡直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不過他是總代表，他有權威，不能反抗他的，就聽他的便走了。心想將來就長春回平知道我會追求過邵慧珠，也許他疑心到慧珠的墮落，都是受了我的引誘，而這封信，尤其是着痕跡。自己是不便去見慧珠的了，只有妹妹正芳和她是談談相交的朋友，託她去探探慧珠的口氣，再作補救之策。想了這樣一條主意，當時就打了一個電話給正芳，說是晚上作了一點菜，請正芳來吃飯。正芳却也答復得乾淨，若是有事呢，自然來一趟；若是沒有什麼事，就不來吃這一頓飯了。正義說：「事是有一點事。」正芳說：「菜買了沒有呢？」正義說：「還沒有買。」正芳笑着說：「那就不用買了，我吃了晚飯來了。」正義覺得妹妹這話，過於調脾，但是自己正有所求於她，也不敢將她得罪，也便笑着說聽她的便。到了晚間八點半鐘，正芳來了，坐也不肯坐下，就站着道：「哥哥！有什麼話，只管說罷，還有人等着請我去看電影呢？」正芳在哥哥面前，以前是不敢把交際的事，公了開的說出來的，現在哥哥也是託着自己和他穿針引線，作妹妹的跟個學樣，當然沒有什麼關係，因之她在言語之間，也常常露些口風出來，故意的讓哥哥知道。正義聽了她的

話，心中儘管是不高興，但是自己也正走上了這條路，如何可以去管束她呢？於是臉上紅了一陣，勉強正了顏色向她道：『正當交際我是不反對的，不過現在的社會，人心不好……』正芳眉毛一揚，笑道：『這話老先生早就說過了，就是人心不古。我自己對於什麼事情，都是很謹慎的，哥哥有什麼事要我去作，你就說罷。』這倒讓正義爲難起來！剛剛教訓了妹妹一頓，於今倒是要妹妹去拉攏情人！這個灣怎樣轉得過來呢？於是先笑了一笑道：『昨天我這裏鬧個笑話，你知道嗎？』正芳笑着點點頭道：『我知道，密斯邵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了，怎麼樣？需要我去疏通一下嗎？』正義道：『我倒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她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以前介紹她去工作，是她再三的找我，我才勉強的給她在公司裏找了個位置，並不是我要她見我什麼人情，我自告奮勇去和她找事的；那麼，她現在作秘書也好，作花瓶也好，甚至於將來和人家去作姨太太也好，可是與我無干。』正芳望了他，倒有些發呆了，許久才問道：『你說這些話作什麼？』正義道：『我已經把她最近的態度寫信告訴祝長春去了，祝長春當然會信她的話的，我怕她爲了我會搗亂過，反咬我一口，我就有些受不了，這也無非希望你去見見她，順便解釋幾句的意思。』正芳搖搖頭道：『怎好突然的向人解釋那些話起來呢？』正義道：『你去了，她必然會提到我的，你就可以乘機和她說。我的態度，向來是公正的，希望她總不要誤會了。』正芳將一隻手扶了下巴頰，點了兩點，微笑道：『哦，哦，哦，我明白了，你不用仔細說了，我見了她，我自然會替你解釋。其實，祝長春也不用掛記她了，她是吳局長的人了。』說着，鼻子就哼了一聲。正義紅着臉道：『她果然是嫁了姓吳的，我就非搗亂不可。』正芳心裏就想着：你何必還吃那種飛醋？便笑了一笑道：『我不管那些閑賬了，準明天我到密斯邵那裏和你去探探口氣好了，有什麼話，我可以在電話裏告訴你。』正義覺得心裏的話，還沒有說盡，打算還留住妹妹再說兩句，無如正芳接連的看了幾看手錶，等着要去看電影，換轉了身子就走了。不過正芳爲了家庭關係，可不敢得罪哥哥，到了次日晚間，就到公寓來拜會邵慧珠小姐。小姐來會小姐，那是無須有多大忌諱的，所以正芳直走到了小院子門以內，才喊了一聲，邵慧珠聽到女子的聲音，就由窗子裏伸頭看了一眼，兩人看着了，自然不能閃躲，就笑着迎出來，拉了正芳的手一同進屋來坐着。正芳見她身上穿了件的白色薄綢緞旗袍，滾了紅邊，輕飄飄的，像

紙糊的一樣；脚上也穿了白色平底的鞋子，配上肉色的絲襪，因笑道：『外面括着西北風，天氣還很涼呢！你怎麼穿得這樣單薄！』慧珠笑道：『不要緊，我在長衣服裏面，穿了一件絲汗衫，還有一件小羊毛嵌肩。』正芳道：『絲汗衫那很貴吧，大概要值上十塊錢一件？』慧珠笑道：『價錢不一定，這東西是上海來的，也許要廿塊錢一件。』正芳道：『你真是闊人了，買東西自己都不知道值多少錢！』慧珠隨口答道：『是人家送的。』她突然將這句話說出來之後，立刻感到有些不甚妥當，只是已經說出來了，那也無可否認，便立刻換轉話鋒道：『我開話匣子你聽吧，我新買了幾張片子。』她走到話匣子邊，正要去掀開蓋來，門外邊就有人叫着道：『邵小姐在屋子裏嗎？公司裏送了東西來了。』慧珠道：『真快！前天定的衣服，今天就得了，叫他送進來。』茶房得了她的同意，就讓公司的送貨人進來，那人除了自己捧着兩隻大紙匣子入門而外，後面還有兩個茶房，大大小小，捧了一二十隻紙匣子進來。慧珠道：『不對吧？我就是定做一件夾大衣，怎麼會有這些東西？』那送貨人彎着腰送了張名片到她的手上，笑道：『不會錯，是吳局長叫送來的。』他這樣的叫出了，慧珠不能否認，而且看了這樣大包小包的東西，說不是送到這裏來的，也有些說不出口，就向他淡淡的道：『好罷，你把東西放下來罷。』送貨人道：『還得請你賜我一張名片，我好回去交代。』慧珠也是急於要打發這人出門，怕他再會說出別的什麼話來，於是趕快拿了一張名片，向他揮着手道：『去罷去罷。』接着中國俗語官不打送禮的，這送貨人滿望小姐歡喜得了許多東西，可以賞幾個酒錢，不想這位小姐，不容分說，只管揮手讓人跑出去，很令人感到不快，只得慢慢的退出去，退着到了門邊，向她一鞠躬道：『小姐，不賞幾個酒錢？』慧珠搖着手道：『去罷。沒有，沒有！』送貨人道：『這有兩百塊錢的東西呢。譬如吳局長叫公館裏聽差送來，你也不能不給幾個賞錢吧。』慧珠怕他說吳局長，他偏要賣弄，慧珠也沒有法子，只好在身上摸出兩塊



錢，交給茶房；揮着手道：『帶他走罷。』他們去了，慧珠這才回轉頭來向正芳笑道：『你看這不是笑話！吳局長只爲我在公事以外，和他辦了幾件事，他就送這些東西給我，難道做主官的人，還不能在公事以外，叫屬員辦兩件事嗎？我本來也就打算不收的，可是這個送貨人可惡，一定要賞錢，我若不收，倒要反損失去兩塊錢了。』說着，她這一笑，分明是無可奈何，借着自圓其說的。正芳這就想到，自己乃是來做說客的，應當見機行事，怎好讓她難爲情，便笑道：『頂頭上司，送東西給你，這是特別嘉獎，你若是不收，倒小看了他了，他會生氣。爲了不收禮去得罪上司，你未免有些不值得吧。』慧珠倒不料正芳這個念書的姑娘，她倒懂得在外面社會上交際的情形，便笑道：『我也是這樣的想，從前人家說什麼却之不恭，我疑心這句話有些不通，送禮給我，我不會收下，這有什麼不恭呢！自從我混到政界來了以後，才知道情形不是那樣簡單，這不收上司的東西，比不送上司的東西，那罪還要大上好幾倍呢。我們當學生出身的人，原來那裏知道這些，到現在可就大大的明白了。這話可以說回來了，你還在當學生呢，你怎麼又知道這些情形呢？』正芳笑道：『那也不過揣情度理罷了，你那樣一個嬌生慣養的小姐，現在可鬧的世故很深了。』這句話，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很恭維她，然而內容上想象一下，好像她的意思說，這個人簡直變了。慧珠於是歎了一口氣道：『我起初脫離家庭的時候，和我表同情的很多，後來我一找到工作，許多人就不諒解了。關於這一層，我真有些不大明白，是不是脫離了家庭的女子，就不應當找工作呢？若說工作是可以找的，但是不應當作官，這話可又當分別着來說。作官也是工作；做別的事情，也是工作，何以到了做官，就會引起人家的不滿呢？自然作官的人，壞蛋不少，可是我想着好人也不一定少。我敢說，和我在一處共事的人，大概都說得過去，雖然也有一兩個不好的，那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也不至於受別人的什麼影響。』她說着說着，臉上就有一點帶紅色，雖不是生氣，然而也就很興奮了。正芳心裏倒也是了然，這就是她爲了送禮的事，被人看破了，有些不好意思，借着這篇正經話，來遮蓋遮蓋的，這倒是自己進言的一個好機會，便笑道：『我想起來了，爲了這個，你和家兄，還發生了一點誤會呢。我今天見着家兄，我也批評了他幾句。』慧珠道：『這倒無須，原先我對令兄，確是有些誤會，所以親自去質問他，後來我回家了，我仔細一想，這是我太幼稚了

胭脂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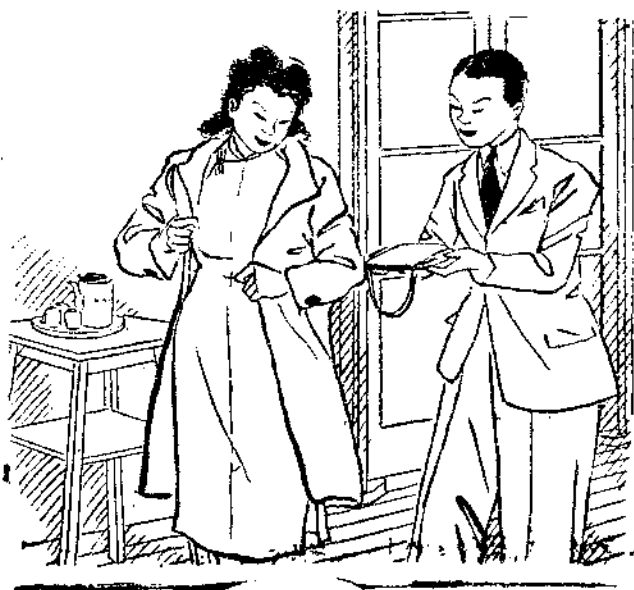
二二二

，我縱然壓迫得令兄筆底下，口裏頭，都不敢批評我了，難道還能禁止他心裏頭不批評我嗎？就算壓迫得令兄心服口服了，那也只是能阻止他一個人。不說社會上罷，就是朋友裏面，不能和我表示同情的還多着呢，我能一個個的都去干涉人家的嗎？我既然認定了我這樣做法是對的，我就繼續的作下去得了；別人的批評，那是別人的主張，那何必去管他？就以令兄來說罷，假使有人請他去當祕書，不見得他就不幹；可是第三個人也一樣批評令兄了。爲了這一層原故，所以我想破了，並不去再怪令兄。」她這一篇話，顯然是強詞奪理，可是正芳爲了是作說客而來，却不便去駁她，笑道：「我的感想，和你差不多。趕快收東西罷，你看擺滿屋子。」慧珠道：「不忙，等一會兒，我慢慢的來收拾。」正芳看那樣子，這送的東西裏面，也許還有什麼祕密，自己既是不願得罪她的，何必和她爲難？便走上面執着慧珠的手道：「我是由這裏經過，順便來看看你的，既是你對我的家兄，已經諒解了，這個消息，我倒要早一點去告訴他。」慧珠道：「不過就是這樣一個消息，再過十天八天告訴他，也不爲遲，何必忙！」正芳笑道：「我們女子，那裏又知道男子的心事！據他對我說：他可是心裏晝夜不安呢。」說着，已是披上了夾大衣。慧珠自然也是希望她快走，好趕快去看紙盒子裏那些東西，所以她也並不怎樣的挽留，跟着正芳後面，一步步的送出了院子門，等了一等，見她走遠了，立刻走回房來，將門關上，挑桌子上所放最大的一個紙包，打了開來。看時：正是一件夾大衣，顏色料子，比自己在公司裏做的，都好上個對倍，立刻將大衣提到手裏，顛了兩顛，輕飄飄的，不到一斤重，這尤其可見質料之細。心裏這就想着：早知道老吳會送我這樣一件大衣，我自己就不該買。不過這話又說回來了，究竟合身不合，還是問題呢。於是自己對了牆上掛的大鏡子照着，將大衣穿了起來，先把胸襟一揉，早是腰細的部分，跨骨肥大的部分，都完全露了出來。再放鬆了手，將鈕扣慢慢的扣上，由上向下看完，又將背對了鏡子，回轉頭照着，實在是分厘不差。這就心裏納着悶，他一個當局長的人，如何這樣的會辦差？於是由這最大的一個盒子，便想到那最小的一個盒子，大衣也來不及脫了，順手就把桌上最小的那個紙透了開來，這紙盒裏面，不是用品，乃是個小木盒子；再打開這個小木盒子，就不由得慧珠不更吃一驚，原來這裏面有藍綢的瓢子；亮晶晶地，在中間的空擋裏面，嵌着一塊小鑽石。拿來看時，這鑽石是嵌在一隻小金戒指

上，在自己無名指上套了一套，恰好是相合，左手托住了自己的右手，就翻來翻去的看了幾遍，再單單的托住一個指頭，伸到電燈下去看看，自己估量着：這粒鑽石，就照極賤的價錢來算，也要合七八十塊錢。此外沒有打開的紙包，那還多着呢，老吳送這樣的重禮，不能沒有一點作用，要如何對付他，倒不能不在事先想出名主意來。她心裏如此沉思着，但是面前這些東西，却捨不得拋開不顧，依舊陸續陸續的把那些紙包透開來檢查，這些包裹裏的東西，說起來不但是她愛用的，而且是想用已久，不能到手的東西，所以她是透開一包，就歡喜一陣，至於送東西的人，是不是有作用那也就管不得許多了。當她正這樣看得高興的時候，茶房在院子外面叫道：「邵小姐，有客來了。」慧珠心想，真是不湊巧，偏偏在這個時候，有許多客來，本當告訴茶房，就說不在家，又怕自己聲音說大了，轉被人聽去。忙中無計，順手摸着電門子，却把屋裏電燈給息滅了。在這時，却聽到屋子外面，很長的聲音，有人說了一個嘆字。慧珠的聽覺，倒是很靈敏的，聽了這個嘆字，就知道是吳局長的聲音，便靜靜的向下聽着，只聽得吳局長道：「怎麼屋子裏沒有燈亮，不在家嗎？」慧珠順手將電燈扭開，口裏可就連連的道：「在家呢！在家呢！」隨着這聲音，也就把門開了。吳局長心裏一機靈，他想：女孩子們在閨房裏，什麼事不能幹，因客人來得突然，措手不及來遮掩，只好忽忽忙忙的就將電燈滅了。於是站在院上裏的笑道：「不忙不忙，我在院子裏站一會子得了。」慧珠知道吳局長是誤會了，便搶着迎出門，來笑道：「局長來了，請進罷。」吳局長扶着門挨了她的身子走將進去，見桌上椅上，堆了無數的紙包紙盒子，笑道：「我送了一點小意思過來，邵祕書收到了沒有？」慧珠喜笑顏開的指看桌上的紙包紙盒子道：「哪，這都是局長送的，我這裏謝謝了！」吳局長道：「我怕東西沒有送到，特意來看看的，既然收到了那就很好。」他說着話，兩手扶了手杖，向屋子裏四週望着，並不坐下。慧珠笑道：「局長請坐罷。今天晚上，爲了看局長賞的這些東西，沒有來得及收拾屋子。」吳局長道：「我不要坐，我今天晚上沒事，無聊得很！想約你一塊兒出去看電影，你賞光不賞光？」慧珠明知道這個約會，是不容易對付的，以不去爲妙，但是乾脆的拒絕，自己又沒有那種勇氣，便咬着牙，想了一想，笑道：「這個時候去，不晚了一點嗎？改天去罷。」吳局長道：「今天的片子最好，這片子就是今晚滿期，今天晚上不看，就不知道那一天

重來了。請罷！」慧珠本來就不敢拂逆局長的命令，今天得了局長許多東西，怎好拒絕人家的要求？便笑道：「到那一家電影院呢？局長先去，我一會兒就來。」吳局長笑道：「我有車，爲什麼不坐我的車子去？」

「慧珠道：『我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再走。』吳局長道：『不要緊的，這樣夜深，也沒有客來，回來收拾屋子也不要緊。』他口裏說着，看到衣架上掛的女大衣，就取在手裏，走將過來。慧珠倒不是怕人家和她加上大衣，只是男女相去得太近了，恐怕會出什麼亂子，於是向後退了一步，笑道：『這就不敢當，請你放下，我走就是了。』吳局長笑道：『其實不要緊，我們不是局子裏，都是朋友，有什麼關係！』慧珠沒別的可說，只說是不敢當。吳局長也不願在這件事上過於勉強，只好把大衣放在沙發椅子上，笑道：『我爽直一點，你



也就爽直一點吧。」慧珠倒不解他什麼事爽直一點，然而也只好把大衣穿了，兩手還是剛由袖子裏伸了出來，不知吳局長在那裏訪到了手提皮包所在，立刻將皮包來遞到慧珠手上，慧珠無法推諉了，拿了手提皮包，只好向他一路坐上汽車。這汽車可不像屋子裏，只有那麼大一塊空間，慧珠坐上車去，先是一個車角落裏縮着，然而吳局長上車來了，可就不像她，大模大樣的，隨隨便便的，向車子中間一坐。他回過頭來笑道：「這車箱子很寬敞的，兩個人坐着，一點也不擠，你何必躲在車角落裏？」說着，向慧珠一笑，隨着這一笑，他伸手摸車邊的小機扭，要把車頂棚上的燈熄滅了。慧珠顧不了許多，一把按住了吳局長的手，笑道：「別關燈！別關燈！」吳局長因她的手心，按在自己手背上，彷彿有一種熱電，直透心興，乘勢就一把握住了慧珠的手，笑道：「你爲什麼總是這道學先生的樣子！」慧珠待要向他翻臉，實在沒有那種胆量，老不和他翻臉，這手讓他握着，却是掙擺不脫，因之急着漲紅了臉，只管把頭低了下去。吳局長見她不能十分抵抗，終於把車棚頂上那燈給熄滅了。車子到了電影院門口，吳局長先下車，慧珠慢慢吞吞的下來站在車邊，撇了撇嘴道：「我不看電影，我頭痛，

我要回去了。」吳局長笑道：「既來之，則安之了。若是真頭痛，倒應該看看電影，因為如此，才可以解除苦悶。」口裏說着，便伸着手要來攙扶慧珠的手臂，慧珠看到影院門口這麼些個人，讓吳局長來攙了手臂，大有不便，立刻把身子向後一縮，躲開這個麻煩，低聲道：「你向前吧。」吳局長知道她不能拋開女孩兒的故態，無論什麼事，總要強而後可的，於是向她笑笑，也沒有多說什麼，自買了票在前面走來。她同吳局長進了影院，當然是坐包廂，不料進包廂以後，却有很巧的事，便是田玉文同了兩個西裝男朋友，也在隔兩個座位的包廂裏，到了這裏，不用說什麼，大家莫逆於心，點了一個頭，和相對着的一個微笑，誰也沒有說什麼，各人繼續的向下看電影。散了場以後，可是那麼巧，吳局長將汽車送慧珠回了公寓，那兩個西裝男子，也是用汽車把玉文送回公寓，兩人先後下車，男人都坐車子去了，玉文搶上前，攙了慧珠一隻手，皮鞋呱呱嗒嗒一路響着，她兩人緊緊靠了肩，玉文低聲道：「邵，你也不能再拒絕他了！」慧珠歎了口氣道：「他一死勁兒的糾纏着，我也沒有法子。」玉文笑道：「人非草木，豈能無情！他這樣的待你，你簡直的不理，似乎也不好。」慧珠走到自己房門口，站住了，又歎了一口氣，這一口氣，比千言萬語的意思要多上若干倍呢。

萬象

徵文

特備重酬。歡迎寄稿

(一) 短篇小說 (二) 人物素描 (三) 各地通訊 (四) 作家印象 (五) 小品文·散文 (六) 影劇評論 (七) 報告·特寫

最歡迎——有時間性之事物描寫——

(稿酬) 普通每千字自三十元至五十元

特優——以篇計，每篇字數不論多少——

每篇酬贈：自二百元至一千元為止

稿寄本社。注意信封上勿寫個人姓名。



她們胡亂的忙了一陣，把乳娘忙到牀上去，乳娘就醒過來了。醒過來之後，她不說話，無論如何的問她，她也不說話，眼淚不時的流着。

大家望了她半天，一毫辦法也沒有，只好各自去睡覺了。

昌祺沒有走，他坐在那裏望着她，直等她入了睡，自己方敢回房。

今夜，這種工作也不是簡易的工作。在精神方面，是也有相當痛苦的。但是昌祺不覺得痛苦，委實由於她的刺激過於大了些，他覺得比昨天夜裏好，無論如何一切種種，一點都不膩。

現在他有一個思想，以為他只要在乳娘面前答應不再到顧修眉那邊去，然後自己就不大出門，或者要出門就和乳娘一道，總可以化困難於無形的。殊不知事實却不如如此，第二天的早晨，寶寶的態度却改變了。它老是哭，並且好似對乳娘發脾氣。

昌祺的心，却被孩子哭動了。他想以前孩子不是這樣好哭的，今天爲什麼？別是她借着孩子洩氣罷？他下樓的時節，故意對乳娘那間房裏望。乳娘仍舊在那裏喂孩子的奶。

「這是什麼原故？」昌祺完全不能明白。他下樓的時候就問娘姨，娘姨說：

「聽寶寶哭的聲音，恐怕是奶不夠！你聽它哭一陣再吃一陣奶，吃一陣奶再哭一陣，這是奶不夠！」

「怎麼會一時奶就少起來呢？」

「害病奶會少的。鬧氣，哭泣，憂愁，奶全會少的。奶的多少是跟人的心境走。心境寬舒，吃的好，睡的好，奶自然會多。心境不對，睡不好，吃不下，奶就不行了。少爺，你是男人家，那裏知道這些？」

她這一番話，却把昌祺說明白了。說明白了不要緊，反叫昌祺感覺到格外難以應付。使乳娘心境寬舒，還不僅是爲乳娘，乃是爲自己的孩子。昨晚的一切，自己實在是過於任性了。

他一面這樣的想，乳娘已經抱着寶寶下了樓。她說：「少爺，還是請你另僱乳娘罷！我並不是故意的想走，奶不夠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我來是做什麼的？我不能看着寶寶受餓！」

昌祺怎麼能容許她？他說：「走的話你是萬不能

說的。奶少，我們總有方法想。」

「買幾條鯽魚做湯，喝了奶準會多的，」娘姨插了一句嘴。昌祺便叫她趕緊去買。一面說：

「吃過了鯽魚，奶一定會多的。你不要急！」

「昨晚我想了一夜。我想想還是要回去和媽在一起住。我一生只有這麼一個親人，爲什麼離開她？以前我也不是這樣想法的。我以前想的是我自己可以打出一個天下來，上可以養我的媽，下可以養我的孩子。如今看這種事也不是容易的，我還是回家伴着媽過一輩子。」

「這些都是你一時的的思想，過兩天就會改變過來的。再過兩天，你看。」

「不行！我這個人是有點怪脾氣的。只要我覺得這裏一點不對，便覺得什麼都不對。什麼都不對，我還能夠得下去？還能有奶嗎？沒有奶，我在這裏做什麼！」

她非常莊嚴地說着這些話。昌祺無法改變她的意思，只說：「你決定要走？」

「決定要走！」

「決定是回家的嗎？」

「決定是回家的。」

「你給我三天考慮罷！」

二二二

這三天的考慮，要只是讓昌祺一個人考慮，是考慮不出什麼來的，昌祺自己也知道。他在第二天的時候，覺得萬分無奈，只好去問父親了。

他到父親那裏去的時候，是一個晴明的下午。後母出去了，只剩父親一個人在家裏。看他的樣子，身體似乎不大好。他看見兒子來，便向兒子說：「翠華去世，你的心思要打開些。夫妻能以白頭偕老，當然是上上，如果不能，那還是早一點，不要等到兒女成羣。現在你還只有一個孩子，而且有一個很會帶孩子的乳娘。」

「乳娘！她……現在要走了！」

「要走？」父親驚了起來。「那不能讓她走的。」

如今不比翠華在世的時候。孩子是更加需要她。」他停了一刻。又說：

「我以前就說過，沒有丈夫簽約的，還是不要讓她。不過事到如今，那還有什麼說的？你現在預備怎麼辦？」

「我想留是留不住的。」

「你讓她去？這不是一個上策。你知道掉換一個乳娘不是容易的，況且翠華又已經去世！我看現在的

方策，還是多給幾個錢，安她的心。或者給她吃的好一些。或者少叫她做點事。」

「爸爸！您不知道，家裏的錢，差不多全交給她用的。她不但不做事，我還僱了一個大姐服侍她。至於吃，那一向都是很好，並且還叫她和我在一桌吃飯呢。」

父親一聽，就嘆了一口氣說：「孩子！一切我全明白了。你豈不知人家常說的一句叫升米養恩，斗米養仇嗎？一個用人只能照用人看待她。至多也不過較其他的用人優待一點。你做的太多了。社會上有幾個用人給主人管家，幾個用人，跟主人在一道吃飯？這是你錯放出去的一筆債。這筆債非下身分你是收不轉的。這是你的一個錯，很難改正的一個錯！」

依昌祺的性子，就要把前後一切給說出來。並且還要加一句：

「她是我的妹妹。姑姑肯將奶給姪兒吃，就該受這樣的待遇。」

但是他想了幾次，始終不敢說。他覺得這樣使父親受的刺激，恐怕過於大了些。他低著頭，不聲不響。父親說：「我看她倒也不是一個什麼卑下的人。將錯就錯，也未嘗不是一個解決的辦法。走是不能讓她走的，你……只也好真真假假的暫時和她鬼混下去了。」

。你爸爸，也犯不上瞞着你，自己就是一個鬼混的人，雖然懺悔了已經好些年，但是懺悔蓋不了已往的事蹟。」

他又嘆了一口氣，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並沒有說。昌祺現在倒真的忍不住了。他想爸爸自己就這麼說出來，我還顧忌些什麼？他從皮夾中取出乳娘生父所給她生母的那一紙便條，直送到他爸爸的面前。

「這就是乳娘生父所寫的字條，爸爸，請你看一看。」

爸爸一看，臉上立刻就變了色。他顫巍巍地拿著說：「是她有心到我們家裏來的嗎？她的媽？……她的媽現在什麼地方？」

「她不是有心來的，她的媽現在鄉下。」

「翠屏的生活當然是不堪聞問的了，好多年都沒有得着接濟！」

「她因為經濟的窘迫，就輟了學去演劇了。又因為不耐戲劇生活，就被我的同學叫方守一的，引誘着同居，所以有了孩子。後來因為方守一是個已婚的人，她一怒之下就出來做了乳娘！」

「孩子呢？」

「給她媽帶到鄉下去了。」

「方守一？」

「方圓的方，保守的守，一二三四的一。」

父親拿了一張紙條，寫上了方守一三個字。便說道：「孩子，你爸爸真有不可贖的罪惡。這個壞結果真想不到仍跑到我家降臨在你的頭上。」

他似乎很急，嘴裏說：「怎麼辦！怎麼辦！」他非常自恨的立起身來走了兩趟。

昌祺好像是自己已經徹悟了。他很沉靜的說：「她既真的是我妹妹，那便更不能讓她走。孩子沒有吃，還在其次。她怎麼能養活她的媽和她自己的孩子？我們一誤不能再誤了。第一層，我們既知道了，總不能讓她們凍餓着。第二層，我們總得給妹妹一個愉快的家庭，不管是不是和方守一在一起。第三層，她的孩子也得要有一個好的教育。」

父親不禁大為感動了。他說：「你這層意見是我要說而不敢說的。這裏面忠孝仁愛全都包括了。我還有什么話說！爸爸造了許多的孽！……」

說着他有一點傷感。

「難得你有這層意思，這裏有點小小的款項，你拿去支配！爸爸的事，完全託付給你了。你怎麼樣做，爸爸全都沒有話說！」

他開了抽屜，拿出了一個存摺兼一個圖章，給了昌祺。

三四

昌祺向乳娘說考慮三天，但是乳娘自己考慮不考慮呢？她當然也是在考慮的。她明知回鄉是沒有辦法可想的。她那裏來得錢去養活她自己的媽和她的孩子？這是她的一條死路。她是準備着和昌祺決裂而後死的。

「已經過了兩天，他也沒有一句回話，態度也沒有改變。明天他還是如此，我可就要追他了。追他，於他是沒有好處的，我是要把我的心整個兒說給他聽。現在已經做到了這一步，顧顏面也顧不了許多了。說給他聽了之後，他能夠容納我，自然就沒有什麼話說。不能，我就死在他的家裏。」

乳娘等他第三天的回話。回話說出來却不是乳娘所能料到的。他說：「我已經想透，一切都解決了。你要回去看你的媽你的孩子，我跟你一道去。你要回家伴着你媽過一輩子，我也跟你去一道伴着。我們兩家併一家，還是我來就你，你看怎麼樣？」

這真是使乳娘驚異了。她想：「兩家併一家，還是他來就我，這是怎麼說？」她說：

「鄉下你住不慣？」

「有什麼慣不慣！你住得慣，我還有住不慣的？」

只要我們幾個人吃飽穿暖了就行。我把下鄉的意思告訴了爸爸，爸爸立刻就給了我兩萬塊錢。你看……」

他把摺子拿出來給她看。

「兩萬？……」

乳娘真是格外驚異了。

「我們拿了這些錢，到鄉下去辦一個小學校，一方面我們生活不寂寞，一方面我們的孩子也有了教育，再一方面鄉下人也得着我們的益處，不比整天的住在這樣鴿籠式的房間裏，一點事都沒有得做，夢好得多嗎？」

「你真的去嗎？」

「怎麼不真？明天就收拾東西，要的我們就帶着，不要的就全送到爸爸那邊去。然後把娘姨大姐打發走，房子一回，一切就都妥貼了。」

「那我真是歡喜極了！」

「歡喜什麼？鄉下難道沒有壞女人？」

乳娘假作怒意向他望了一刻，趕緊又恢復了笑容站在他身邊，很親切的向他說：「你不許這樣的氣我。氣我，寶寶就會沒有奶吃的。」

昌祺笑着用手拍她的肩頭道：「誰氣你來！鄉裏是沒有壞女人的。」

「誰說沒有！」

「就是有，在你住的地方周圍十里以內，那是決不會有的。」

乳娘至此，心中一切憂愁、痛恨、恐懼、悲傷，真的是雲散煙消了。她心裏只有喜歡。她最喜歡的一點，還不是昌祺因此割斷顧修眉，乃是昌祺一旦跟了她走之後，不是屬於她又是屬於誰？而且這是「招親」，還是有利於女家的「招親」。單單一筆招親費，就是兩萬元。

乳娘的心境，固然是開朗了。昌祺的心境呢，却也開朗了。他自從爸爸向他提到忠孝仁愛四個字之後，他覺得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他現在想的，是帶着妹妹下鄉辦教育，兼教育自己的孩子，妹妹的孩子，養活妹妹的母親，絕無其他。他的心境光明潔淨，愉快非常。

兩個人的心境全都是愉快的。兩個人的思想却絕不相同。

這裏令我們感覺到社會上人常說的「一念之差」的重要性了。倘使昌祺抱定了一個鬼混主義，他就決不會下鄉，只在那鴿籠式的安樂窩裏做出許多不可告人的事來了。那個結果是怎麼樣呢？簡單的一句話說，就是「滅亡」。如今，他這一念轉得好，再被他父親忠孝仁愛的這麼一誇贊，什麼危險都沒有了。他的

前途只有光明，做事不單有力量，有成績，就是對付這個妹妹都是很豁然可喜了。我們只看自從這書的開頭起直到他決定下鄉止，昌祺可會有一天痛快？可會有一時痛快？可會有一句話表示他的痛快？沒有，完全沒有的。爲什麼不能痛快？因爲他的心地不是徹底光明。

三五

內河的小輪把他們載到鄉下來。

因爲顧老太住的那間茅屋給貴客住，實在太不像樣了，顧老太費了半小時的光陰，就給昌祺租下了王紳士家的客廳。客廳一共有三間，顧老太和她女兒共住一間，昌祺住一間，餘一間做他們吃飯的地方。廚房是和房東公用的。翠屏的孩子，本是寄養在人家的，如今這個寄娘也來了。她除去帶翠屏孩子之外，還擔任了燒飯的職務。昌祺是個有錢的人，事的成就，一毫不感覺困難。最感覺困難的，還是人家問起來，究竟昌祺是翠屏的什麼人，該如何的回答。

這一個問題，不但是那一村的人要問，就是顧老太也要問；豈但是顧老太要問，就是翠屏自己又何嘗不要問？

翠屏在輪船上就問過昌祺。她說：「我們到了鄉

下去，倘使人家問起來，你是我的什麼人，我怎麼回答？」

昌祺笑道：「那是非常容易的，你就說我是你的哥哥好了。」

「你也不姓顧！」

「做哥哥的難道一定要姓顧？哥哥固然是哥哥，親戚也可以是哥哥，朋友也可以叫哥哥，就是丈夫，難道不可以稱哥哥？哥哥兩個字是普通的稱呼，也是最沒有毛病的稱呼。」

第二個人問這個問題的，便是顧老太，她是問翠屏的。翠屏道：「他姓陳，他是我的哥哥！」

昌祺接着說：「對！我是她的哥哥，她是我的妹妹！」

老太望着他說：「你的歲數比她大？」

「是的，我的歲數比她大！」

接着三個人便全笑起來了。

一羣鄉鄰，也都望着他們竊竊私議着。有的說：「城裏人把夫妻當作哥哥妹妹的。自然比當家的，燒鍋的，阿庚的娘，阿一的爸要來得好。」有的

「他們還沒有結婚呢！自然叫哥哥妹妹。」還有

「沒有結婚？那兒來的孩子，那兒來得奶？」還有一位老太說：

「他們不是夫妻，顧家女婿聽說是姓方不是姓陳！老太的兒子却反對老太說：

「媽！你一定是記錯了的，顧家的女婿是姓陳不是姓方。」

任憑他們怎麼議論，昌祺也不管。他只是笑着，一句也不分辯。

他們的房間，不到兩小時就全收拾好了。

夜間人靜的時節，母女間却有一段談話。老太說：「方守一到底怎麼樣了呢？」

「聽說他們夫妻情感已經壞了的。我遇過他一次，當時就躲開了。」

「來的人就是登報找奶媽的？」

「是啊！他姓陳，名字叫昌祺！」

「他的少奶奶？」

「死在醫院裏了。」

「可憐！大概結婚還不久？」

「不過兩三年罷！家裏很有錢。這一次來，想在我們這裏辦一個小學！」

「有趣得很！他說：他是你的哥哥，你是他的妹妹。」

「有趣？他真是個很古板的人：少奶奶死了好多天，她很難對我笑一次。他要來就來，我沒有辦法。他要走就走，我還沒有辦法。雖然是哥哥妹妹的，他……他從不肯同我親近哪！」

她輕嘆了一口氣。老太說：「多情的人好像是沒有什麼情的！」

「多情？」翠屏不贊同她這句話。

「少奶奶死後他就沒有笑臉，不肯同你親近。他就是一個多情的人。」

這句話倒是足以引動翠屏的。她說：「這種人？……」

老太說：「這種人要末他的心不對你，一旦對了你，是不大容易改變的。不過不容易使他專心對你罷了。」

「我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他既然肯跟你來，至少對你有八成意思。我們還要看後來如何，纔能知道！」

說到此處，她們就入睡了。在昌祺一方面，因為全日的疲勞，上牀之後便睡的十分熟。

次晨，昌祺便開始用全副精力，來創辦一個小學

，這個小學的名字，就叫翠華小學。他的意思是紀念翠華的。

鄉村的土地既是很便宜，他的開辦費又不短少，再加之王紳士的幫忙，翠華小學的完成是迅速而且容易的。

翠華小學面積不過五畝，坐落在王紳士家的對面，四面繞以竹籬。學校除去操場之外，一共有兩座房子。一座是課堂及辦公處，一座是陳校長的住宅。所謂陳校長的住宅，也就是顧老太母女以及孩子們的住宅，不過比較在王紳士家中，格外來得寬暢，格外來得整潔。

二二六

辦學校不是昌祺的目的，只不過是他的手段。他的目的，是在避免賦的生活，兼給翠屏母女生活之資。倘使不辦學校，他和翠屏母女住在一起，供給她們的費用，不是她的女婿又是什麼？

這是昌祺的一個理想，並沒有經過仔細考慮的理想。昌祺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是個實際主義者。學校決不是兩個女人兩個孩子一個男人所能辦好的，況且這一個男人的目的還不是辦學校：

昌祺的目的不是辦學校，翠屏母女的目的自然更不是辦學校。大家都不是辦學校，却借着一個學校的名義大家住在一起，便很帶有一點滑稽性了。

有一天，翠屏向他說：「我始終覺得有點奇怪，你爲什麼跑到這鄉下辦一個學校？」

「這又有什麼奇怪呢？學校本來是人辦的。我就不能辦？」

「並不是你不能辦，因爲太不像個學校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說學校應該搖鈴上課的，我們沒有。學校應該有個黑板，我們也沒有。你要知道，學校之存在，絕不靠黑板，搖鈴而存在的，乃是要靠愛心而存在的。我們雖然不到二十個學生，可是我們是真的在教他們的書。我們幾個人都是很愛他們的。」翠屏道：

「我媽對你怎麼樣？」

「自然非常之好。我的媽死得早，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母愛，可是自從搬到鄉下來之後，我感覺到什麼叫做母愛了。母愛，是那麼溫存，那末深刻！她每天總給我一個笑臉，總問我想吃點什麼，寒冷就問我可要添衣，屋子裏窗戶上的縫都是她親手用紙糊起來的。我只有感激，只有感激！」

他說時堆下滿臉誠懇的笑容。翠屏想想，可也是真的沒有話說了。一個女子的喜怒哀樂足以引動男子的種種伎倆，她已經是做完了。要做也還不就是那一套，真的要再做一遍，不但是昌祺嫌就是翠屏自膩，

己也是覺得賦的。

她望着昌祺，沒有說話。

昌祺的興味倒激起了。他說：「寶寶睡了嗎？」

「睡了！我媽在看着他呢！她是個最會看孩子的人。」

「可是她並沒有多少孩子。也沒有替人家看過，論經驗，她還不如你呢！」

翠屏瞅了他一眼說：「這是我媽自己說的。誰像你這樣地駭人家字眼！」

「孩子一個人睡在房裏不要緊罷！」

「你爲什麼這樣問？」

「我想找你媽出來談談！」

「那是沒有關係的！」她走進去就把顧老太給叫出來了。

自從昌祺下鄉之後，就從來沒有和顧老太正式的談過話。平時也不過是見着了隨便說兩句而已，今天正式找她出來，顧老太倒有點疑惑。她問：

「你得罪過他沒有？」

「沒有哇！我們剛纔談得很好。」

「那他叫我做什麼？」

「誰知道！這個人真是花樣多端的。媽，今天你能去把我們問題解決了便好了。」顧老太搖搖頭，因

爲她實在沒有把握。

她笑着走出來，昌祺便問了她一個問題。

「一個人的妻子去世不久，是不是可以馬上再行結婚？」

這句話在顧老太是一毫不難答的。她曾經向翠屏說過少奶奶死後不肯和翠屏親近，昌祺便是一個多情的人。既是多情，一時當然談不到娶親的。不圖她還沒有表示意見，翠屏便輕輕地碰了她一下。她想這句話是得慎重回答的，於是她笑着說：

「這是很難說的。要是對自己的妻子還是念念不忘的話……」她說着向他們兩個每人看一眼。翠屏很急的望着她。昌祺趕緊的說：

「那就還是不娶的好，是嗎？」

「不是！」顧老太笑起來。「少爺！你不懂！念念不忘是於身體有害的。倘使沒有一個新的來，舊的總是忘不了。那花前月下也就夠撩人的心了，這個心總得有個放處。」

顧老太接着笑了一陣。昌祺道：

「倘使不是念念不忘呢？」

「那還說什麼！」老太哈哈的笑着。昌祺道：

「那自然還是早一點再娶了！是不是？」

「是的！一些兒也不錯。」

老太仍在笑着。

「少爺！你聽我說，雖然男人一方面也可以僱個用人照應家裏的事，不過那總有些不便當。要是僱一個女用人的話，那就更有些不便當。」

他們說着不期然而然的四隻眼睛同時向翠屏望了一次，翠屏覺得臉上一陣熱，抽身便跑到房內去了。

翠屏跑到房內，心裏仍舊是喜歡的。她覺得媽的話說得好。也許自己的問題今天就會得了解決。

她以爲以前的種種都是自己做出來的。自己做出來便很難有效果。人家結婚爲什麼要媒人？就是有許多話當事人自己不好說出來。

「我每次都覺得有些話要問而不能問，要說而不能說的。好像一個背緯的人，到了船快要靠岸的時候，不是緯繩斷了就是背緯的昏過去，這隻船是永靠不了岸的。如今加上了媽這一枝生力軍，船靠岸真不是一件難事了。」

她喜歡，她偷聽他們的談話。

三七

翠屏心裏想着這隻船終久是要靠岸的。昌祺却有意要把這隻船推到江心。他看見翠屏走進了房。他便正色的向顧老太說：

「剛纔這個問題，就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也犯不上瞞着你老人家。我現在要和你老人家說的話就是翠屏到我家裏來是我們登報找來的，那個時候我有妻有孩子。雖然我妻死後，翠屏也會替我料理過家事，代替我妻一部分職務，這完全是偶然的。」

「這個我知道。」顧老太仍在笑着。
「現在我的妻子是已經去世了。再婚的遲早本不能成一個問題。剛纔，也不過是和你老人家隨便談談而已。」

「定仍舊是可以先定的。」顧老太仍在笑着。

「定不定，我看也不是一個問題。」

「這也不是一個問題，那也不是一個問題。到底什麼纔是一個問題呢？」顧老太還是在笑着。

翠屏在房內聽的越發來得起勁了。

「翠屏……」這兩個字從昌祺嘴裏說出來。她們的精神全部的灌注着。

「翠屏的丈夫！……方守一！」

這真是晴天中的一個霹靂，在顧老太和翠屏的耳中真是同樣的響亮。顧老太的笑容一收，心裏就十分着急了。她說：

「翠屏……翠屏是沒有丈夫的！」

「那麼方守一？」

「方守一是……是……一個騙子！」老太顫巍巍說着。

「不是騙子！是我的同學，一個很好的人。老太，我們應該平心靜氣論一件事。方守一現在並不是不愛她的。她呢，也並不是不愛守一。現在她之所以不願意和他同居而出來當乳娘，也不過只是因為方守一和她說過一句，自己是個單身人而已。這不能算一回事的。好比我和我妻子結婚，我們是經過雙方家長同意的。家長保證了我們。還有證婚人，證婚人又保證了我們。還有介紹人，介紹人又保證了我們。他們，你老人家打聽過方守一的家庭沒有？」

「可憐我怎樣去打聽呢？」顧老太的眼淚差不多要掉下來了。

「那麼方守一的父親知道不知道這件事呢？他們結了婚沒有？證婚人是誰？介紹人是誰？這些事恐怕你老人家都回答不出的。」

顧老太眼淚掉下來了，她一聲不響，只暗暗的飲泣。

「他們同居的情形如此，那就不能說誰是騙子，或者是誰騙了誰！社會上這種人真是多極了，老的也有，少的也有，要說是騙子，那騙子就太多了！」

顧老太先前是傷心的，如今聽了他這幾句話，怒

火即冒起來了，因為這幾句話，昌祺幫了父親的忙，却牽涉到了顧老太。老太說：

「那你爲什麼跟翠屏到鄉下來？」

「我是爲我的孩子。翠屏向我辭工，定然要到鄉下和媽在一起住。我怎麼能答應她辭工？我因爲（一）我是一個無母無妻無姊妹而又沒有看護孩子僱用乳娘經驗的人。（二）我又沒有方法看住她不走，違反了她的意思，她就沒有奶。（三）如果她一走，我連保人都找不着，因爲她是我們登報找來的，既沒有保人，又沒有丈夫來簽字。我沒有法子，只好跟她來。跟她來又不像話，所以就只好來辦學校了。」

「這都是爲你和你的孩子打算的。可是我們呢？你可曾打算過？」

「替你們打算的也很好呵！第一你們現在有了地，又有了房子。以後的生活，像你老人家，像翠屏，像翠屏的孩子都不會成問題的。」

「翠屏？」

「翠屏！我把她看作妹妹的。假使她要方守一，我答應再替他們努力。」

昌祺這樣振振有詞的說着。顧老太思前想後的想了一番，不由得她不悲慘起來，哭到房裏去了。

顧老太是笑着出來的，如今是哭着進去了。進去

之後，她的悲哀立刻就被驚恐驅逐盡了。原來在搖籃的旁邊，翠屏已經暈倒在地上。她的刺激確實是受的太深了。她竊聽着的話，盡是些方守一是她的丈夫呀，她並不是不愛方守一呀，方守一是個很好的人呀！

他們結了婚沒有？

證婚人是誰？

介紹人是誰？

你都是答不出來的！

誰是騙子？

誰騙了誰！

騙子真是太多了！

尤其是末了一句話：「我答應再替他們努力。」說出來真是萬箭攢心，翠屏只覺得萬念俱灰，眼前一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顧老太雖然看了翠屏暈過去，挾着滿腔的恐懼，但是她自強心並未消滅的。她不叫昌祺，只獨自一個人連叫帶哭地把翠屏弄醒過來了。

翠屏醒過來之後，房內哭聲就大起了。老太的哭聲，翠屏的哭聲，以及孩子的哭聲鬧成一片。

昌祺實在耐不住，就急急的躲開了。

當夜，是個最危險的一夜。

一切快樂的心情都消失了。存在的只是失望，悲哀，痛恨，憂鬱。顧老太非常痛恨的向翠屏說：

「我們母女是在一條苦痛路上的。我的罪過反還到你的身上來了。我從前絕過你的父親。如今昌祺絕了你。」

在翠屏一方面，她已經覺得萬念俱灰，人世是毫無留戀的。她知道這學校後面有一條河，她準備在今夜去投河自盡了。

對於她媽的話她不置可否。她不吃飯，不說話，兀自痴呆呆的。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獨自起來了。她想自己死是不足惜的，不過這樣的死，未免太明白了。應該留一封信給昌祺。她就在那半明半暗的洋油燈下寫上一封信。

昌祺：

我們永別了！

永別之前，我有幾句話告訴你。寶寶是不能受着凍餓的，這是少奶奶死前招呼我們的話。我想我的孩子本來比寶寶大，可以喂飯，它的奶就可以省給寶寶吃。這是臨時的辦法。我死之後，你必回到城裏去。城裏找着好乳娘，

一切就可以解決了。

關於我的媽，那就完全在於你。一個窮苦的女子不能如你的意，在你面前還有什麼話說？在以前，我常常想我媽不絕我爸爸，也許我們可以受一點爸爸的恩惠。如今，我不能如此想了。男人是怎樣的偉大！怎樣的有力量！怎樣的有計劃。可憐的女人在男人面前討一點恩惠是怎樣的難呀！我對我的媽，如今只有佩服。她能以斬斷情愛把女兒養起來。我呢？我不能！我只有離開人世，心裏纔有一點快慰。我的孩子！我想起我的孩子的將來，我的眼淚已經把信紙打濕了。

我不想求你一點恩惠，我只想你愛我，我夢中都在想假如我把以前一切的事想一想，我就要羞恥的無地自容。人家說：「任你用盡三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但是我一轉念，我是決心愛你的，到死也是如此。我還羞什麼？昌祺，我是愛你的，愛你的地方，我寫也寫不完！我只想把他藏起來，不要人知道。因為不要人知道，我死後有靈，必不使我屍身浮起。所以我死後對我自己要怎樣，我一句話也不向你說。

我媽是個苦命人，我也和她一樣。實際我還不如她，我倆並沒有一天相愛過。雖然表面上看，你也有一點愛我，但直到今天晚上，我全明白了。以前都是我一個人在愛，你並不愛。昌祺！你要知道這是一件多難過的事！我聽見你和我媽說的那些話。我幾次想出來向你哭着鬧着，去一點我心裏的難過，但我沒有臉走出來，我接着就暈過去了。我恨！恨當時爲什麼又要醒過來。以前種種都是一個夢，這個夢最好不要醒。醒過來就只有死的一條路了。

寫到此處，她的眼淚流個不住。越想眼淚就越多，思想也就越紛亂。她擱下了筆，用信封把信封起來。看了看媽，媽睡的很熟，寶寶也睡得非常安穩。她把頭髮梳了梳，臉上加了一點脂粉，換了一件衣，對鏡照了一照。

「這封信還是放在這裏呢？還是送到昌祺那裏去呢？」

她這樣的自問着。其實只要有了這封信，昌祺是不會看不見的。她終究捨不得昌祺，以爲死前不得不去看他一次。她將信藏在懷中，躡手躡足的來到昌祺房裏。

他們的房間是個三開間的舊式房子。睡的時候是

只將通外面的那扇門關起來的，裏面的門就從來沒有關過。就是關也不過虛掩着。今晚，因為大家鬧了一頓，連通外面的門也都是虛掩着。

她走到昌祺的牀前，掀開帳子向昌祺看了一眼。昌祺正睡的很熟。她將那封信丟在桌上轉身便走出去了。

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翠屏沒有睡着，昌祺又何會睡着呢？他雖然是斬釘截鐵的說明了不娶翠屏，可是後面那一陣哭聲，却足以使他驚心動魄的。他沒有睡着，他看見翠屏走到房裏來，他是假裝睡着的。他不知道翠屏居的什麼心，不得不假裝睡着以觀動靜。

他看她換了一套衣服，又從懷中拿了一封信放在桌上，就知道這事情有點不對了。他在她走後便也輕輕地起來，就着那盞半明半暗的洋油燈拆開了那封信。劈頭的五個字就把他驚呆了。他也無暇的細看後面的話。便走出去找她了。

這時天上有着暗淡的月光，他從月光裏看到了她的後影。便輕輕地跟上去。一直來到了河邊，當她向空灑淚預備縱身一躍的時候，便被昌祺一把抱住了她的腰。

她只有一點掙扎，但是看清了是昌祺，她就不掙扎了。

她冷然的問道：「你爲什麼要跟我來？」

「你爲什麼要尋死？」

「看見了我那封信嗎？」

「只看了五個字。看完了那就來不及了。」

「信呢？」

「在口袋裏！」

「還我！」

昌祺無奈地還了她。她立刻將信扯碎，扔到河裏

去。昌祺道：

「寫給我的爲什麼又不要我看？」

「現在我還沒有死呢！」

「沒有死，就不要死罷！我們就在這水邊月下談

一回。」

昌祺說着揀了一個地方讓她坐下來，他們便開始談話了。

三九

話還沒有開始，翠屏想了想，倒又傷心起來了。

昌祺說：

「長話往短裏講。那便是你也愛我，我也愛你。

你現在最恨的一件事，就是爲什麼我不向你提出結婚的話。是不是？」

翠屏不作聲。昌祺道：

「現在一個人也沒有。除去天上的明月，河中的流水之外，就是我們兩個人。你說呵！」

「你知道人家是多麼痛苦呢！」

「這個我全知道的。可是我的話也並沒有錯。我們都是明白人，明白人怎麼能做糊塗事？」

「什麼是糊塗事呢？」

「如今寶寶還吃着奶，吃奶的時候，我們馬上結婚，倘是你懷孕，那是於寶寶吃奶絕對有害的。這是第一層。第二層，翠華剛死的不久，我們要是馬上結婚，不但是表示我對於翠華毫無情感，而且令人家疑心我們在翠華未死之前，就早已有了解婚的意見。第三層，你雖然自己是和方守一斷了，方守一却並沒有和你斷。這你是知道的。他找你，從公園一直到我的家裏。他是並沒有放棄你的，況且，還有一個孩子在你的面前。倘使我們不和他說好了，就結婚，下次你見着他的時節怎麼辦？再照上次在公園一樣，趕緊跑去藏起來嗎？不能的。你想想看，我們夫婦，爲什麼見了人家要躲躲藏藏的？」

昌祺向她望着，她一句話也回不出。

「就是你能躲，我還是躲不掉的。我們是多年的同學，而且感情並不壞。他一旦看見了你，就肯和你

干休，不到我家裏來吵嗎？你說你不願見他，他真要找到你，不願見也不行的。他現在不到我家裏來，還是看重我們同學感情。他爲的是誰？爲的是我的孩子。他不忍爲了你和他的糾紛，誤了我的孩子的奶。在你一方面，想的是已經和他斷絕，就可以和我結婚了。在他一方面呢，想的却是等待過了幾個月之後，寶寶不大吃奶的時候，還是由我來勸你和他言歸於好。至於我們兩個人在一塊，他是絕端相信的。你想，守一把我們當作正大光明的君子，我們自己還不要臉的做偷偷摸摸的小人嗎？」

翠屏是已經被他說服了。但是她很恐懼，她說：「這樣說，我們是永沒有在一塊的希望了。」

她急切而又誠懇的望着昌祺。昌祺道：「沒有希望，我爲什麼要繞上這樣大的圈子，跟你到鄉下來，花上許多錢？他既把我們當君子，我們也把他當君子。我們和他當面說明了再做。」

昌祺略停了一刻。笑着說：

「我知道你又疑心他是不會肯的了。」

「我真這樣疑心着。」翠屏臉上的笑容已經顯露了。

「他肯不肯是要看我們怎麼說的。硬說當然不行，誰肯輸這一口氣？軟說，不怕他不肯？」

「那怎麼能說定？」

「裏面有一層顛撲不破的道理的。他和你是姘居，況且他有妻子。我和你是結婚，我現在並沒有妻子。他不好說，你不能做人家的妻子，還是做我的姘頭罷！這句話走遍天下都說不通的。況且我是他的同學，地位、金錢、門第、學問，都不低於他。他怎麼好叫你跟他不跟我？」

這時的翠屏，是真的心誠悅服了，她覺得昌祺的話真是句句入情入理，無懈可擊。她喜歡，覺得男人真是偉大，真是有力量，真是有計劃。她笑着說：

「我以前真是錯看了你了。我怎麼這樣的糊塗，竟看不出一些道理來！」

昌祺望着她笑，知道自己的話是完全奏了效，而翠屏的意思却還沒有完。她說：

「我到什麼地方能夠找到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放在眼前的我都不認識，還要去尋死，我自己真是太看輕我自己了。」

「我怎麼樣？你看！」昌祺也非常的快樂。

「你真是我心裏最欽佩最敬愛的一個人。你真偉大、有力量、有計劃。我跟你在一塊，永遠是有幸福的。」

「這樣就是有計劃嗎？計劃還沒有說給你聽呀！」

我們要跟方守一說明，可是方守一並不在這裏也是枉然！」

「那麼我們寫封信！」

「寫信？效力就和你剛纔那封信一樣，扔在河裏，不會有什麼反應的。這話要軟說不能硬說，那就需要相當的時期，而且還要常和他在一塊，有意無意的說出來，絲毫不要露什麼痕跡纔好。」

翠屏倒又呆呆的望着他了。

「這件事，我是老早就有準備的。我爲什麼辦學校？辦學校就是預備找他來！」

「找他來？」這是翠屏完全想不到的。她只知道辦學校爲的是造福鄉民，爲的是掩人耳目，爲的是顧全她們母、女、孩子的生活。她想不到爲的是找方守一來。這辦學校的目的真是太神奇了。

「你想！」昌祺很奮興的說。「不辦學校怎麼好找他來？找他來做什麼？如今有了學校，我就可以說找他來做教員。做教員是正當的事，他家裏沒有話說，鄉下人看見也不疑心，他現在又正在沒有事做！你想他會來的嗎？」

「那又怎麼說得定？」

「一定會來的。我辦個學校請他來做教員，他是會來的。錢既不多，地點又在鄉下。可是如今這個

學校有了你，他就不會不來的了。他之來，不是爲薪水，不是爲事業，爲的是你。他對你並沒有斷。在外人看，他是來做教員的。在他自己看，他以爲我是來努力使你們二人重新相愛！」

翠屏不覺有點怕起羞來。但她覺得昌祺的話句句有理。雖然是一種猜測。這種猜測却真能變爲事實。她看昌祺望着她，却有些羞不自勝，她用一句話來岔開：

「也許他回絕了你，不來呢！」

「我找他來他不來，那便是自己放棄權利！以後我娶了你，他就不能再說什麼話。那時候我們不單是不躲避他，還要說他一聲不知好歹呢！」

四〇

可愛的笑容，一逕浮在翠屏的臉上。她那一隻潔白的臂，不覺已搭上了昌祺肩頭。她輕笑着說：

「你真是個有計劃的，可惜太陰險了。」

「陰險？對待一個騙子是不得不陰險的，否則就要給他騙了去。」

「看！你又要駁人家的字眼了。」

她用手輕輕地將昌祺一推，那種亦嗔亦喜的態度，真是足夠迷人的。昌祺道：

「你如今是佩服我的？」

「誰敢不佩服！」她仍在媚笑着。

「我叫過你多次的妹妹。你一次哥哥都沒有叫過，今夜，你就叫一聲罷！」

翠屏現在已經是被她的上衝的情感迷惑了。她沉醉在這甜蜜的愛情中，喜固然有了十分，羞也還是有了十分。像第一夜的新婦，被新郎催着去安息的時候，那真是羞得不能開口的。她的頭低下了。

「叫呵！」昌祺緊緊地催着。

「我不叫！」她偏着頭低聲說，一手弄着地上的小草。

「不叫！」昌祺倏地站起身來了。

這真是使翠屏驚異的。她也急急地站起來拉住他的衣服，哀求的說：

「你不要生氣！我叫就是了！……哥哥……」

她的聲音雖然不高，但是她的姿態却非常的可愛。她現在將身體緊貼着昌祺，頭也倚着他的肩。眼光流露到昌祺的腮邊，昌祺正執了她的一隻手，笑着問道：

「倘使方守一來了，你對他是笑呢還是氣呢？」

「我真笑不出來！」翠屏把嘴撇着說了這一句。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是找人來看臉色的。我們

要軟說。給臉色給人家看，叫人家怎麼能輸這口氣？倘使你還是跟他去，你就把臉放下來，吵一頓，鬧一頓，我就叫他給你賠個禮了事。如今你不跟他去，就得要和顏悅色的對他，安慰他，使他不要太難過，這纔合乎道理。一個人在世上，佔了裏子，面子就要給人家。我們是找他來要他無法而不得不答應你我的事，不是找他來受氣看臉色的。是不是？」

翠屏又沒有話說了。她覺得昌祺的話，又是句句有理，真是爲人爲己，沒有一處想得不周到。

「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我事事都聽你的話，好嗎？」

「事事都聽我的話？好極了！倘使不聽呢？」

「我還是死在這河裏！好不好？」

「誰叫你發誓呢？」

他們一同踏着月走回學校了。

他們今夜雖是一同回來，心境却不相同的。翠屏的心裏滿藏着甜蜜。昌祺的心裏却充滿了奮興。藏着甜蜜的人走回去睡的非常甜蜜。那充滿了奮興的人，却睡不着了。他在那半明半暗的燈下寫了兩封信。一封信是給爸爸的，還有一封便是給守一的。在給爸爸的信中，他敘述了建校的經過以及款項的用途。在給守一的信中，他一方面說請他來做教員一方面說明了

他準備替他們努力，使他們重修舊好。

守一的覆函是：

昌祺學兄：

接奉琅函，真如天上飛來。弟正處於痛苦情境中，得兄數語，安慰不少。校事之鐘點薪俸不必論，無論如何，弟必前來一晤。緣弟之所求者在逃避痛苦，不冀有何意外之獲得也。內子歸寧，迄無消息，屢請同居，均不作覆。以意測之，蓋將出於離婚之一途矣。姻緣離合，似由天定者。此語若在前數年聞之，必啞然失笑。今日之我，不得不信其有幾分道理在。清夜深思，夫妻間初無不合處，彼竟一去不復返。弟與翠屏同居，固爲彼去而不返原因之一，終不可謂爲唯一之原因。世間事有如弟之所爲者，何止千萬！豈均致夫婦離離？就弟之所遭遇者論，不歸諸命將無以解釋之。是故兄前函命弟不必造府再尋翠屏，弟即遵命不往。蓋翠屏之能遇於公園中者命也。遇而不能復使其心懽我者亦命也。命也如此，夫復何求？大札以結局完美爲言，弟決不作勉強之請求，離我歸我，在於翠屏，亦在於我之命運耳。弟守一爸爸的覆函也同時寄來的。上面寫着：

祺兒知悉：來信述及鄉校創立及經濟支配情形，汝頗爲能幹。此後汝畢業後之第一個事業，雖不能盡善盡美，終較在城市中逸居或依人籬下討生活高出多多也。玩來信意，似尙未與翠屏或其母說知以前種種，此亦是一辦法，惟屏兒精神上不免仍有痛苦耳。守一能來鄉校，當然最好。撮合宜早不宜遲，宜緩不宜急，遲則生枝，急則生變。如有事成，可卽以存款付之，或辦鄉校，或作彼等度日之資。守一家世，吾已探聽過，作翠屏之配偶，當然很好。如守一願來吾處者，亦可偕翠屏來也。何日回城？常在念中，盤川用度，悉已準備，專待汝之歸來矣！父字。

這兩封覆信一來，昌祺的心已經完全定了。

四

守一是在某一個晴朗的早晨到鄉校來的。昌祺和翠屏殷勤的招待，我們不必去說他。我們要說的乃是那一天下午昌祺約守一游山的一段。他在午飯時節，就招呼翠屏預備一點菜替守一接風。下午他和守一去游山。

鄉間的山，本不是一個怎樣好看的風景，因爲山

上有個廟，廟的大殿上却是一個很好的談話所在。他們一同來到大殿，坐下之後，昌祺就說：「你到底說一句實話，究竟是不是準備繼續對翠屏的愛？」

「我在信中不是告訴過你嗎？」

「你那信中的話不能算的。裏面全是什麼天命天命的話。姻緣的離合，我要替你下一個註腳，叫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我們夫妻間的情感是已經破裂，不會再合攏的。我來的時候，聽說她已經請人來向我提出兩願離婚的辦法。」

「你的意思怎樣？」

「決計離！不離，我們當中又有什麼樂趣，況且我們又沒有生孩子！」

「對於生了孩子的人，你怎麼辦？」

「你說的是翠屏？」

「是呵！」

「她的心現在又不向着我！」

「倘使她向着你呢？」

「那我還有什麼話說。不過你……」

「你以爲我和你做一個情敵？」

昌祺便哈哈地笑起來了。他接着說：

「沒有話說，這是你親口說的，沒有假意罷？」
「什麼叫假意？她原是我的人，而且替我生過了孩子，這又有什麼假意不假意？這是事實，不是什麼意見哪！」

「好了！我們話就說到此地爲止。」

昌祺笑着喝了一口茶，站起身來，一逕在大殿上亂踱着。這真使守一摸不着頭腦了。他說：

「昌祺，你找我來就是說這幾句話嗎？」

「不！不！我找你來辦鄉校的。」

「辦鄉校？不是教書？」守一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他想了一刻說道：

「你找錯了人了。我……我不是教育家！」

「不用教育家，你那四字祕訣——穩、忍、狠、冷——就是很好的。何必要教育家？」

「該死！該死！你還記得這些東西！」守一恨恨的說。「你知道自從我發表了用這四字祕訣來談戀愛，也不知捱了多少罵？」

「捱罵？」

「許多人說我的教育是白受了的，這是什麼時候，還要你這瞎了眼睛爛了舌根的人來談戀愛？還來個什麼祕訣！其實，這真是冤枉。那裏是什麼戀愛祕訣，這是交易所中做投機生意的祕訣呀！我爸爸就是——

一個做投機生意的。他只要有了兩杯酒下肚，馬上就要把四個字拾出來！」

「投機生意的祕訣？」昌祺不覺也有點奇怪。守一道：

「我爸爸常說，投機生意是可以做的。但是十之八九都失敗在亂的上面。所以他首先提出一個穩字，生意雖是投機，決不是亂來，做還是要穩做的。」

「亂固然足以敗事。輕舉妄動也是同樣的足以敗事。市場的變動，本是難以捉摸的。你跟着變動去輕舉妄動，那就必定失敗，所以他又提出一個忍字。所謂忍，就是冷眼觀變不要性急不要輕舉妄動的意思。」

「既然能以冷眼觀變，又不性急，又不妄動。那就不怕看不出一個適當的機會來。既看出一個適當的時機，那就要當機立斷，萬不可讓時機失去，這就是所謂狠了。」

「當機立斷却並不是賺錢的代名詞。有時也會蝕本的。賺了錢不可再來，因爲貪也會敗事。俗話說得意不宜再往，也就是戒貪。所以狠之後，一定要讓它冷一下，要是蝕了本呢？那就更應該冷一下。凡是老於做投機的都知道，蝕本之後，決不可馬上存個翻本的心思，越翻越蝕，所以也就用得上一個冷字了。」

「我爸爸投機生意做的很順利，只有這四字祕訣

。我也不做生意，有一天，偶然想到戀愛可不可用這
個祕訣呢？一想之後，覺得也很適當，所以就發表了
。問心，這不過是個遊戲。我想別的事也許可以仍用
這四字祕訣的，你以為如何？」

「當然的……」昌祺還在那裏踱着。「我想……
戰爭……戰爭也是一樣！……你想想看！」

他仍在那裏走來走去的想，守一呆呆地望着他。

「還有……還有教育……教育也是一樣！你想想
看！」

「你到底是在想什麼？」守一忍不住的問他。他
忽然笑着說：

「好比我來辦這個學校。爸爸給了我兩萬塊錢，
頭一天我想怎麼用？我想還是穩一點好。我只用了幾
千塊錢。起初，我看學生很少，學校也不大像學校，
我就很灰心！但是我一轉念，教育是百年大計，怎會
發達於一時呢？我於在想到我要忍，忍着苦幹下去。
像這樣兵荒馬亂的時代，怎麼會發達，有計劃也難實
行呀！我們要忍着，到了社會國家安寧的時候，那時
候……」

他想了一刻。

「那時候人民也安樂富庶了，城市鄉村的交通也
便利了。那時候……就不得不決定意志立個計劃，好

好的實行一下，那便是狠了。還有冷……冷……」

他說不下去，他仍是走來走去的想着。守一道：

「發達之後，當然要嚴密內部的組織，內部組織
健全之後，再謀新的發展，這就是冷，對不對？」

「不錯！不錯！你想的比我周到。」

昌祺說着臉上發出不自然的笑。他仍是在想着。
守一真是不能忍耐了，他說：

「你到底是在想什麼？你和我說話並沒有用過心
思的，到底想什麼？你應該明白說出來的。人家老遠
的跑了來，看你是這一種態度，豈不厭氣！」

四二

昌祺被守一逼着叫他說出來，他就只好說出來了
。他說：

「我想寫一封信，當你的面寫一封信，我正在想
着怎樣寫？」

「寫信？你坐下來寫好了。或者我也許有幫你忙
的地方！」

昌祺便坐了下來，打開他帶來的紙包，取出一枝
自來水筆和幾張信紙，便開始寫信了。

屏妹：

你是我爸爸的女兒，我是你的哥哥。我們

是同父異母的哥哥妹妹，這樣的哥哥妹妹，怎麼好結婚？

守一在一傍看着，真把他看呆了。他說：

「昌祺，你瘋了嗎？你看你寫的是什麼？」

「我沒有瘋！我寫的是事實。我爸爸之於翠屏的母親，就跟你和翠屏一個樣。她是早年就和我爸爸絕了的，所以翠屏不知道。倘使你和翠屏不能連續已往的愛，翠屏生的孩子以後也會不知道的。」

守一聽了這一番話，心裏不禁有一點難受。他希望翠屏是昌祺的妹妹，只希望是他的乳娘。他想到翠屏是昌祺的妹妹，臉上就不免起了紅一陣白一陣的顏色了，他不敢說話，只望着他寫。

我倆既不能結婚，你就應仍和方守一兄結婚。這裏面有幾層道理在。第一，你們本來是同居的，而且還有孩子。第二，守一仍是很愛你，巴巴從遠路跑了來。第三，你之所以絕守一的原因，不過因為守一給你的一封信沒有做到。那封信中重要的也不過兩點。一點是他幫你的忙，要求你的生父認領。他雖不能做到，我已經替他做到了。法律上對於請求認領定了個期限，可是爸爸對於你的愛心，却是無限無邊的。他不能來看你，因為你媽絕了他。但

是自從他知道這件事之後，無時無刻不在念中。聽說你到鄉下，他就拿出兩萬塊錢，叫我來替你安排，他希望你的生活安定，希望你生活愉快，希望你和守一兄在一起，並希望你和守一兄同到他那邊去。這一點是沒有什麼話說的了。還有一點是單身人的問題。守一兄雖是已婚的人，可是他並沒有孩子，而且他現在是決計和他的太太離婚了。他還是一個單身人。我已和他說好，他離婚之後，就請出證婚人，介紹人來補行婚禮。這是兩邊家長都可同意的事。婚禮行過之後，你的孩子就可取得婚生子女的身分，以後更不會有什麼悲慘的命運。

昌祺寫到此處，把信放在守一的面前。守一道：「你寫，我本來可以看見的。」

「不是看見看不見的問題，乃是你答應不答應的問題。」

「你說的是補行婚禮？」

「是呀！」

「那有什麼不行呢？要是我和她仍舊同居，我們以後怎麼好見面？」

「好了！那我就不改了。」

他又寫下去。

妹妹！你不必傷感！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把重要的事寫在前面，就是爲減少你的傷感。這封信是爲我們的未來而寫的，不是要我們追戀已往，已往只有錯誤和悲哀，沒有快樂。未來，却是充滿了光明的。

你看這信的時候，我已經動身了。我什麼東西都不帶，除去守一兄，沒有人知道我走！

「你走？」守一驚異的問他。

「當然走！」

「到那裏去？」

昌祺望了他一次，慢慢的說：「你知道，在城裏，只宜乎做夢；在鄉裏，只宜乎娶親。我是一個夢已做夠而又無親可娶的人，應立刻努力去做一點有益的工作了。」

說着他又寫：

也許你看這信的時候，守一在你的面前，他會安慰你的。你該接受他的安慰。也許我的孩子會在你身傍哭起來的。他現在是你的姪兒，你爸爸的長孫。可憐他媽是已經死去了，他的爸又不在他的面前。他是吃姑奶奶奶長起來的人。姑母對於他必定能加倍的疼愛！

我不能再寫，再寫我自己就要傷感起來了。我祝福你和守一兄的前途，默念你我兩人的孩子同在你教養之下，同樣的活潑健康。更希望你們婚後把一對孩子帶到爸爸那裏去，博得他老人家的歡笑！

「不寫了！就到此處爲止，你看好不好！」說着拿起筆來在下面簽了一個名。

「你是一走乾淨，我呢？我該有多難辦呀！」

「不難辦的，你放心！我的經驗告訴我，凡是偷偷摸摸的事都難辦。正大光明的事，一點也不難辦的。我以前和春華在一起的時候，過的盡是偷偷摸摸的生活，感覺到事也不知道有多難辦，終日昏昏沉沉，也不知道幹了一些什麼。精神上的痛苦簡直是不堪言狀。後來遇到了你，由你知道了翠屏的父親還有一個字條，由那字條發覺了就是我爸爸的筆跡，那時更痛苦更困難。因爲不單是自己的問題，連人家偷偷摸摸的問題，也要自己來解決了。後來，我還是走光明正大的路，把條子給爸爸看，向他提議辦法。一點困難也沒有，他馬上拿出兩萬塊錢來，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一毫也沒困難，一毫也不痛苦。腦經清楚，辦事有力，都是從光明正大四個字上來的。」

「你想想，倘使我處了一個偷偷摸摸的心，將

那張字條藏起來，就這麼鬼混下去的話，不但是精神上極大的痛苦，辦事有極大的困難，恐怕結局還有無限的悲哀，也許有自陷滅絕之危險的。而且這滅絕的危險，不僅是我一個人，也許會牽連到爸爸、也許會牽連到孩子。倘使我就拿了這兩萬塊錢到鄉下，不找你來，自己偷偷摸摸的過下去，也還是一樣的結局，因為倫常觀念終究人做的，性的要求却是生物的本能，以後由痛苦困難以至於悲哀滅絕，你當然可以想得到。再說我把你找了來，不當你面寫這一封信，再存一個偷偷摸摸的心思呢？那就不單是痛苦和困難，簡直要演嫉恨，決鬥和仇殺了。

「如今，你看什麼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信的開頭就向翠屏說明一切，第二段就指示了她的大路。她焉得不服從？你焉得有困難？我們現在沒有功夫再談什麼戀愛，什麼三角，五角，多角的戀愛了！我們只有認識正當的道路，循着正當的道路向前走。正當的道路是好走的。你想，我倘使有一念之差，走上了偷偷摸摸的小路，那我立刻就是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人，結果，是自取滅亡還要帶累他人，這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你是沒有困難的，你儘管放心！」

昌祺把信筒入封袋中。守一真是感動極了。他說：「多年的同學，恨我有眼，太不能認識你了！」

「我們今晚還有一桌菜呢！這一桌菜，在我算是替你接風。在你算是替我送行。」

守一緊執了昌祺的手：「敬祝你前程萬里！孩子的健康活潑，交在我的身上，你放心好了。」

兩人並肩的下了山，日頭却已經偏了西了。

四二

他們回來了之後，守一便到房裏去收拾零碎東西。他住的房，就是昌祺的那間房。昌祺呢，卻被翠屏叫到外面去說話了。她問：

「你們遊山可將話問了守一沒有？」昌祺笑道：

「就是問，也沒有這樣的快呀！你今天這件衣服真漂亮！」

「這是我在舞台上穿的。你不是說今晚要打扮的好一點，你看，這樣行嗎？」翠屏堆下滿臉的笑。

「美極了。別忘記我們的稱呼是哥哥妹妹。」

翠屏望着他。他說：

「我們的稱呼是哥哥妹妹，守一的稱呼就是顧小姐了。我叫你妹妹，他只好稱呼你顧小姐。名義上我們已經佔了勝利的。」

翠屏瞅了他一眼，便去幫助媽預備菜飯了。

今晚這一桌菜，雖不大豐盛。滋味却是非常之可

口的。這是顧老太的傑作。

他們還買了一點酒。顧老太把菜做好，就全都端到桌上來，她舉起酒杯，就連連的呷了幾口。她說：

「我不嘗酒味，已經有二十年了。我本是一個喜歡酒的人。二十年來的心境，沒有一天是舒服的。今天，難得遇着昌祺給方少爺接風，我要趁此機會喝一喝。」

說着她向守一舉了舉杯，自己一口把酒吃下去了。翠屏也向守一舉了舉杯。老太說：

「你是不能喝的，別忘了你是喂奶的人，酒喝下去，奶對孩子是不好的。昌祺代喝下去吧！」

昌祺守一兩個人沒有法子，大家喝了一杯，却都有一點酒意了。他們也不知道說什麼話好，大家都望着顧老太，顧老太的性子真是豪得很，她獨自一杯倒又喝下去了。

她拿起手帕揩了一次嘴，眼睛笑睜睜的說：

「今晚真是最快樂的一晚，不知什麼原故，我會這樣的高興？」

守一道：

「人生在世，本來就應該高興的。」老太道：

「可不容易！方少爺，這是你自己這樣的說話罷了。」

她又喝了一杯。接着說：

「你記得！……翠屏和你翻臉的第二天！」

翠屏向老太丟了一個眼色，但是老太看不見。她仍是很高興的說：

「你到我家裏來，看不見她，就對我跳腳了。你說，翠屏走了不要緊，孩子是要還你的，孩子是總姓方的。」

守一和翠屏的臉都紅起來了。老太說：

「你那時候心裏快樂嗎？其實，誰要孩子！孩子跟着我們是養不活的。那一天，我就罵了她一晚上。」

我說：「方少爺總是你的丈夫，孩子應該歸他的。」那知她一聽之後，就和我鬧起來了。她說：「丈夫？證婚人是誰？介紹人是誰？家長同意了沒有？還出這些人來，他就是我的丈夫！我就還他的孩子。」我沒有話說，孩子在媽的面前總是個寶貝。她爲了她的孩子在城裏吃苦，我就爲了我的孩子到鄉下來吃苦了！

她擦了一次淚，無意的端起杯來，又喝了一口。

「我恨！恨聽這些什麼證婚人，介紹人，家長的話。方少爺，好在我們也把你請來了，你要是和翠屏在一起，就得補行婚姻禮，去找證婚人，介紹人。要是不和翠屏在一起，翠屏另外找人家，那也還是要證婚人，介紹人的。我老太婆從前……」

翠屏真忍耐不住了。她把筷子向桌上一擱，很氣的說：「媽！你再要說下去，我就走了！」

老太的酒意立刻醒了一半，她說：

「不說了！不說了！孩子，孩子在媽的面前總是寶貝。不要證婚人介紹人也行的。我記得你爸爸就向我說過，婚姻以愛情爲重，不在乎請媒人，坐花轎的。可是愛情……愛情……」

二十年前的恨事，全都兜上了她的心頭。她撐持不住了，她跟自己的哭聲醉倒下去。他們幾個人手忙腳亂的把她抱上了牀。

老太上了牀就睡着了。他們胡亂地用了飯，看着幫忙的人將東西收拾到廚下去。守一覺得很不過意，他向翠屏說：

「顧小姐，我覺得很對不住你，我來，反使老太喝醉了。」

顧小姐三個字，是很能引起翠屏之歡心的。她記得昌祺告訴過她，對守一要客氣。她立刻便微笑着說：

「方先生，不要緊，睡一會兒就好了的。你今天動身早，一天辛苦，也該早些休息！」

她說話的姿態非常之美，昌祺真快意極了。他說：

「守一，你去休息罷！我送我的妹妹回房去。」昌祺一逕地笑着，翠屏也快意極了。昌祺從她房裏出來的時候，向她說：

「願你今晚睡一個好覺！」翠屏笑道：

「不單是睡一個好覺，還要做一個甜蜜的夢。」翠屏當晚這一覺，真是睡得很熟，昌祺的一封信，臨走時放在她的桌上，她都不知道，等到小輪開了，守一送了昌祺回來，她纔看見那封信。

信一看之後，她就哭起來了。哭了一刻，抬頭望望，正是守一站在她的面前。她忍不住的問道：

「守一，這怎麼辦？」守一微笑着說：

「你看怎麼辦，我總聽你話的。」

顧老太也在被窩裏被他們鬧醒了，她在帳子裏面說道：

「昨晚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竟會醉的這個樣子，到底是多年沒有喝酒了。」

她話說完，頭便伸到帳外來了。她看見了方守一。連忙笑起來說：

「方少爺！早呀！昌祺呢？還沒有起來，那他定然也是喝醉了的！」

她哈哈地笑了一陣，頭便又縮到帳子裏面去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寫成



第二十七章 真相的揭露

愛雷瞧着諾克斯，繼續問道：「密司脫諾克斯，你可是已確定這畫是被偷竊了嗎？你親自將畫放在這一塊護壁板裏面的嗎？」

那銀行家的臉上又現出了些紅潤。他勉強點一點頭。「上一次我會到這裏來看過它，那是在一星期前，畫還在裏面。這護壁板的機關，我已構造了好久。除我以外，沒有別的人知道的。」

稽查員說：「這事情太奇怪，我要知道它的經過。這畫是什麼時候偷掉的？那賊怎樣進來？如果密司脫諾克斯此刻所說的話是確實的，這個人又怎麼會知道畫藏在這個地方？」

地方律師輕輕地接着說：「這畫不是今夜裏偷去的——那是必然的。但這裏的警鈴為什麼不活動呢？」

貝伯說：「據柯辣夫說，警鈴昨天還是好好的，或許前天也如此。」

諾克斯聳聳肩。愛雷說：「好罷，一切事都需要解釋。大家請回到密司脫諾克斯的書房裏去再談。」

他好像已確信他自己的立場，這班人便都靜默地跟隨他走。回到了那間精美的書室以後，愛雷就興奮地活動起來。他先將書室門關上，叫貝伯站在門邊，以防任何阻擾。第二步他毫不疑遲地走到壁腳旁的一架大壁爐面前。他蹲下了身子，開始卸下那爐架；一回兒成功了，把爐架移在地板上，他又伸手進入壁爐的穴口裏去。經過一回摸索，他拖出了一隻大型的電熱器來。這東西有不少粗大的綫圈。愛雷的手指迅速地在各個綫圈上觸摸着，好像一個熟練的音樂師在玩弄着豎琴上的絃綫。

他帶着微笑說：「你們請瞧。」其實其餘的人都瞧不出什麼。「這裏有八個綫圈。當七個綫圈都在燒熱的時候，這一個依舊是冷冰冰的。」他說時他的手停住在最後一個綫圈上。接着他在那冷綫圈的底上摸弄了一回，把那綫圈底上的一個蓋旋脫了。他垂直了身子，手裏拿着那個重而粗長的綫圈。他解釋道：「你們瞧

見嗎？拿下來了。密司脫諾克斯，這構造真是很巧妙的。」他把線圈倒轉來。線圈的底上有一條極細的金屬線。愛雷拉住了這線，用力地繞着。這綫圈底部開始動了；而且出乎他們的意料，那底終於旋了下來，顯露出裏面的石綿層。愛雷將旋下來的線圈的底放在一隻椅子上，舉起那線圈，用力地搖着。他的另一隻手湊在線圈的管洞口，果然有一捲顏色陳舊的帆布從洞口裏落出來。

稽查員低聲問道：「這是什麼？」

愛雷把手腕一舉，將這捲帆布展開來。

那是一張畫——一張景物雄偉色彩富麗的油畫！畫題是一幕劇烈的戰爭，一羣勇武的中古時代裝束的戰士正在爭奪一面寶貴的旗。

愛雷·奎寧將這幅畫平放在諾克斯的書桌面上，一壁說：「相信不相信，隨你們的便，不過我得指示你們，現在你們的視線所接觸的，就是這張價值一百萬元的真蹟。換句話說，這一張就是給隱藏了好久的李乃度名畫。」

「胡說！」

有人這樣說了一句。愛雷馬上旋轉身來，面對着諾克斯，他正站在較遠的地點瞪視着這畫。

愛雷說：「喔，當真？密司脫諾克斯，請你寬恕我。今天下午，我曾大胆地在這裏做過一回搜索工作。你不是說這畫是給人偷去了嗎？如果如此，畫既然到了賊的手裏，怎麼還會藏在你自己的書室裏呀？」

諾克斯勉強笑着說：「我說『胡說』，意思就是『胡鬧』。我跟你們鬧一鬧玩笑啊。奎寧，我的確低估了你的智力。不過你還不會徹底明瞭。我的話依舊是真的。那張李乃度畫的確已給人偷掉了。我本想瞞過人家我有着兩張這樣的畫——」

地方律師喘息地說：「什麼？有兩張？」

諾克斯嘆氣說：「是的。我以為這一點總可瞞過你們了。好罷，我告訴你們。此刻你們瞧見的這一張是第二張，我已經藏了好久。這是勞倫查自己，還是他的學生畫的，我的鑑別的專家還不能決定。總之，它不

是李乃度的真蹟。勞倫查摹仿李乃度的畫很可以亂真，他的學生們也許也學會了他們先生的這一手。這一張畫大概是從李乃度的真蹟上臨下來的。因為當一五〇三年佛露倫司的壁畫遭到了厄運——」

稽查員插口說：「密司脫諾克斯，我們不要聽美術演講。我們要知道眼前的事實。」

愛雷柔和地說：「這一節故事，我在美術史上也讀過的。李乃度原來的計劃是要畫一幅壁畫，但他在壁上畫成了中心的一部分，因着加熱的手續，顏色溜走而毀壞，他就把壁畫的計劃中途放棄了。後來他重新畫成了一幅油畫。你的專家們的意見，可是說這一張油畫是某一個摹仿人從李乃度的原畫上臨下來的嗎？」

「是的。這第二張畫的價值，還不及李乃度的真蹟百分之一。我得承認，我會向卡吉斯購買那張真蹟，因為我藏這張假畫已經好久，知道卡吉斯的一張確是真的，但當時我絕不會提起過我藏着這一張假畫的事。……老實說，如果我被迫地必須把畫還給維多利亞博物院，我就準備把這一張不值錢的假畫拿出來，假說這就是我向卡吉斯購買的一張——」

賽浦森的眼睛連連霎了幾霎。「諾克斯，現在我們的證人太多了，你的把戲也玩不成了。但那張真畫到底怎麼樣了呀？」

諾克斯堅持地說：「它已給人偷去了。我本來把它藏在我的畫廳的護壁板後面的，這是真話。那偷兒明明不會知道這一張假畫，它是一向給藏在這個電熱爐的假線圈裏的。我決不騙你們，真畫已給人偷去了！至於這個人怎樣偷竊，我完全不知道。我也承認我的態度欠真實，企圖把假畫還給博物院而祕密地保留那張真蹟，但是——」

地方律師不再聽他，拉着愛雷，稽查員和貝伯走到另一邊，低低地附耳低語。愛雷斂神地傾聽着，又表示了幾句確定的話。不一回他們重新回過來。諾克斯還站在書桌面前，瞧着那張桌面上色彩富麗的油畫發怔。那女書記瓊·勃雷脫始終坐在那張皮墊椅子上，張大了眼睛，不聲也不動，不過伊的胸口起伏得很迅速。

愛雷說：「密司脫諾克斯，我們這裏幾個人的意見顯然不能一致。地方律師和稽查員都認為在這種情形之下，還不能接受你的沒有物證的表示。換一句說，你說這一張是贗品而不是李乃度的真蹟，他們還不能同

意。我們這裏幾個人都夠不上做鑒定人的資格。所以我想還是請一個專家來，好不好？」

他不等諾克斯的同意，早就走到電話機旁去，報了一個號數，和什麼人簡單地說了幾句，便把聽筒掛好。他又說：「密司脫諾克斯，我已經請禿弼·約翰來。他也許是東方最著名的美術評判家。你認識他嗎？」

諾克斯簡單地回答：「見過他一次。」

「好，他馬上就要到這裏來。在他到來以前，我們的神經不要太緊張罷。」

禿弼·約翰是個矮小而肥胖的老人，有一雙光彩煜煜的眼睛，神氣很莊嚴，裝束上也整齊大方。他是被柯辣夫引導進來的。柯辣夫立即退出去。愛雷和這位美術評判家有過幾度交接，所以負起了介紹的義務，把他介紹給其餘的幾個人。約翰和諾克斯也相識，彼此又寒暄了一下。接着他的視線忽而接觸到書桌面上的那

張油畫。

愛雷預料到這位來客將要發問，便先開口說：「密司脫約翰，這是件嚴重的事。如果我請你不要把這所談的事洩露到外面去，你得寬恕我。」約翰點點頭，好像這樣的請求他以前也曾聽得過。愛雷就指着那油畫問道：「那末，密司脫約翰，你能不能確定這畫的作者？」

他們都靜默地等候着。約翰拿起了那掛在絲帶上的獨眼鏡，小心地嵌在右眼的眶骨上，走到書桌的前面。他拿起那張畫平鋪在地板上，仔細地察驗了一下；又把它拿起來，叫愛雷和貝伯將畫豎直地張在空中；他又移過了幾盞燈，讓燈光照射在畫幅上。室中沒有一個人開口。約翰也靜默地從事鑒察，他的臉上也毫無表示。他全神貫注地觀察畫面的每一寸，尤其注意中央部分的幾個戰士的面相。

這樣經過了半個鐘頭，約翰和悅地點點頭，愛雷和貝伯重新將畫平放在書桌上。諾克斯嘆出了一口氣，目灼灼地諦視那專家的臉。

約翰說道：「關於這一張畫，附連着一個特別的故事。」他們的聽覺都到了最緊張的程度，傾聽他的每一個字。

約翰繼續說：「我們已經知道了好多年，也許有幾個世紀了，這一幅特殊的畫有同樣的兩張，除了一個差別點以外，處處都是相同的。」

有什麼人透出了模糊的驚呼聲音。

約翰繼續說：「那兩張畫各部分都相同，祇有一個差別點。內中一張是李乃度自己的親筆。當時這位大畫家被請到佛露倫司去，叫他在雪谷南宮的牆壁上畫一幅戰爭圖。李乃度就把一四四〇年恩哈廉戰役的勝利作爲題材，企圖畫一幕「恩哈廉戰役」。那時有幾個名畫作家同時在壁畫，所以李乃度的工作顯然有一種競技意味。不幸他畫成了中心部分，在實施加熱的手續時，畫面的顏色都溜走了，他的工作便全部毀壞而中途放棄了。

「李乃度就離開佛露倫司。據說他因着壁畫的失敗，曾將「恩哈廉戰役」的草稿另行繪成了一幅油畫，作爲他自己慰藉的欣賞。無論如何，這油畫曾經謠傳過一時，但隱藏着不見，直到不多幾年以前，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院的一個採集人，在意大利的某處發見了它。」

衆人依舊保持着窒息的沉默，但約翰似乎絕不理會。他興奮地說下去。「這幅畫的草稿曾經給好多人臨摹過，最著名的像臘斐耳，白吐洛米，還有別的畫家。這草稿做過了好幾次的範本，似乎給折損了，後來就終於失跡不見。因此李乃度的這一幀親筆油畫的發見，在藝術界上的確是一件引人注意的異蹟。」

「我剛才說過，有兩張同樣的畫流傳在外面，處處都完全相同，祇有一個差別點。第一張畫在好久以前就給發見而展覽過了，但它的作者是誰，當時還沒有人敢作確切的鑒定。因爲有幾個專家認爲這第一幅發見的畫是勞倫查的臨本，或者竟是勞倫查的一個門弟子所摹仿的。此外還有種種懷疑和指摘的議論。直到六年以前，維多利亞博物院發見了第二幅畫，方才把這些議論一掃而空。」

「根據前人的紀述，這兩張題材相同的油畫，一張是李乃度的親筆；另一張是臨摹的贗品，不過對於臨摹的人是誰仍沒有指定。據紀述上的考證，兩幅畫幾乎完全相像，祇有一點是不同的：就是這畫的中心部分

的幾個人的臉色有些兒深淺的差別。據說李乃度的原畫，那戰士的肉色比較地深一些。因此祇能把兩張畫並列在一起，方始能夠區別出它的真假。」

愛雷喃喃地說：「真有趣。密司脫諾克斯，你可知道這一點？」

諾克斯應道：「當然知道。卡吉斯也知道的。我本來是有這一張的。當卡吉斯把另一張賣給我時，我就將兩張畫比對了一下，立刻就辨別出來。——可是現在那一張李乃度的真蹟已經不見了。」

「唔，是嗎？」約翰的神氣有些懊惱。接着他又微笑着說：「好罷，這不關我的事。我再說這畫的小史。這兩張畫當時都給博物院搜羅到，所以在經過比對以後，證明那採集人在意大利所發見的一張才是李乃度的真蹟。後來那臨摹的一幀不見了。據外界謠傳，它是給一個美國的收藏家所購去。那人明知它是一件贗品，所以祇付出了很小的代價。」他的目光向諾克斯投射了一下。但沒有一個人開口。約翰聳聳肩，又說下去。「因此，如果博物院的那張一時不能夠拿來比對，那末單憑這一張是不可能辨別它的真偽的。我敢說沒有一個專家敢單獨地鑒定的。」

愛雷問道：「密司脫約翰，那末這一張究竟怎樣？」

約翰聳聳肩。「這當然是兩張中的一張，不過沒有另一張來比對，我也說不定它的真假。」他忽用手敲他自己的額角。「唉，我也太蠢了。這一張應當是贗品。那真的一張還在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院裏啊。」

愛雷忙應道：「是的，是的。但我倒不明白，這兩幅畫既然相像到這個程度，爲什麼一張要值一百萬元，另一張祇值幾千元呀？」

約翰忽大聲說：「好先生！你問得太可笑了。李乃度是一個天才的大藝術家，那摹仿人是個初學的學徒，這一着已經有顯著的差別。何況那真蹟是心血的結晶，它是有靈魂的；但臨摹的人祇是機械地摹仿一下呢？密司脫奎甯，譬如人們用照相機把你的簽押攝了下來，你想它會和你親手所簽的有同等價值嗎？」

愛雷受了這句揶揄的反問，並不回答，但微微笑了一笑。他向禿禿·約翰道謝了一聲，恭敬地送他出門。等他回進來時，其餘的幾個人方才恢復了活氣。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一一三

稽查員懊喪地說：「美術！李乃度！真頭痛！現在事情反而更模糊了。」

地方律師倒並不這樣失望。「我看這一來不算毫無益處。現在我們雖還不知道這畫的真假，至少我們已知道有兩張畫的存在——這一點以前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眼前的工作，祇要找尋那個偷另一張畫的賊。」

貝伯說：「有一點我不明白。那博物院方面爲什麼絕不提第二張畫？」

愛雷接嘴說：「好貝伯，他們本來藏有一張真蹟，何必多費心思去管那假的一張呢？……賽浦森你說得對，我們祇要找尋這個賊。他不但偷另一張畫，他又會寫了兩封脅索信給密司脫諾克斯；他會用應允的字條信箋，顯見他就是誣陷史隆尼的人，又是殺死史隆尼的人；他是格立沙的夥伴，所以也是謀殺格立沙的兇手，同時又是誣陷下吉斯的人。」

賽浦森譏諷地說：「你的歸納很清楚。不過你所歸納的，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我要請你指示出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就是這個人的真相！」

愛雷嘆氣說：「賽浦森，你老是釘住我，老是想抓住了我的弱點暴露到社會上去。……但你可當真要知道這個人的姓名嗎？」

賽浦森的眼珠突出了。稽查員也顯露注意的神色。

地方律師調侃地說：「我當真要知道嗎？這問句真是太巧妙了！……自然，我要知道他！」他的眼睛射出一道異光，注視着愛雷的臉。「是的，愛雷，你當真知道了嗎？」

諾克斯也附和說：「是的。奎寧，這魔鬼究竟是誰？」

愛雷帶著微笑說：「密司脫諾克斯，你也要知道嗎？我很高興。不過這問句是多餘的，正像挨浦洛廟門上刻着的一句話：『你自己知道的。』」他把語聲調整得十二分溫和，繼續說：「密司脫傑姆斯，諾克斯，你得受拘捕哩！」

x

x

x

x

x

驚異嗎？但地方律師賽浦森似乎並不如此。他的意識中早已有一絲懷疑諾克斯的影子，不過這裏面的情

由如何，他自然還毫無把握。證據呢？他更是迷惘地無從提供了。

稽查員也不說說話。他感到寬慰，但他的眼梢不住地在偷瞧他的兒子的臉。這突然的揭露，對於諾克斯倒是個嚴重的打擊。他幾乎支持不了而暈倒，但一霎眼間他又恢復了常度。瓊·勃雷脫詫異得忍住了呼吸。愛雷仍甯謐地把握這局勢。在稽查員通知總署裏派人來了以後，就將諾克斯馴伏地帶走了。諾克斯在這個晚上不準備表示什麼。他知道要說說話還是等明天早晨。

下一天十一月六日星期六早晨，紐約全市都騷動了。各種晨報上都登載着這個偉大人物的被拘消息。據說有人走通了總統的路線，直接去見紐約市長，要求解釋諾克斯被拘的理由。但有一點是確實的。那天早晨市長的電話不會有一秒鐘停頓過。警務長的遭遇也相同，但他也和市長一樣，不能有一句確切的答覆。地方律師和稽查員也給報館訪員們所包圍，但他們的回答同樣是「等一等」三個字。那張電爐中搜出來的畫交給貝伯保管着，同時又通知倫敦蘇格蘭場警署，在諾克斯的案子結束以前，這畫還不能移交。

稽查員辦公室的地位太窄小了，自然不足以容納下面這一羣人。除了幾個被允許的訪員以外，還有奎雷父子，賽浦森，貝伯，克隆，密昔司史隆尼，瓊·勃雷脫，愛倫·金尼，佛利蘭夫婦，納雪·沙柴，伍德樂等一班人，末後又加入了警務長和總稽查長，另外有一個形態不安的紳士，據說是市長的親信朋友。警署裏特別佈置了一間大廳，讓這班人舉行這一次嚴重的會議。這會議的指揮者，當然是我們這位神態安閒的愛雷·奎寧。他戴上了他的新加措抹的夾鼻眼鏡，站在一個適當的地位，像一個教師對着羣眼睜睜的學童們講授某一種動人的功課，因為他的背後還掛着一塊黑板。

愛雷用着穩定的聲調，先將案情的經過和他的一切推論，扼要地說了一個大綱，以便有幾個對於案情不大清楚的人有個輪廓的概念。接着他說到了脅索信的事，他潤了潤嘴唇，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提高了些聲浪，滔滔地發揮起來。

他說：「我已說過，那唯一一個能寫脅索信的人，就是那個知道諾克斯藏有那張失竊的畫的人。但諾克斯保藏這畫是絕端祕密的。那末除了我們這一班從事偵查的人以外，誰會知道這祕密呢？祇有兩個人知道。內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中一個是格立沙的同伴。據我們以前的分析，這人就是謀殺格立沙和史隆尼的兇手；又因着他和格立沙的關係，格立沙自己也承認過這同伴知道全部的故事，所以他也知道諾克斯藏有這畫。另一個知道這秘密的人，當然就是諾克斯自己，不過當初我們不會想到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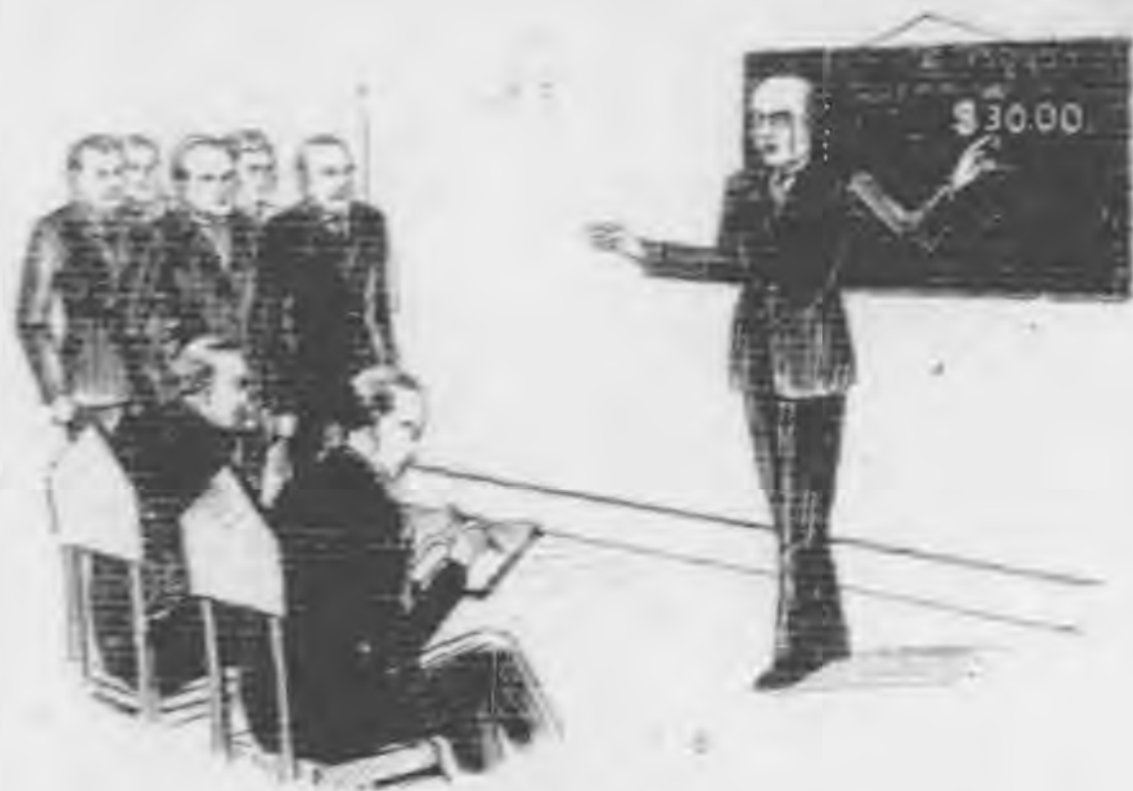
「根據那兩封脅索信都是印在應許字條的後面的事實，可以證實這寄信人就是殺死格立沙和史隆尼的兇手，也就是格立沙的同伴，因為祇有兇手一個人能夠從格立沙的屍體上拿到那張應許字條。請你們記着這着；這是邏輯程序上最重要的一點。」

「進一步推想，我們在檢驗打字機印成的脅索信上找到些什麼結果？第一點，這脅索信是用恩特荷特打字機印成的；但那兇手告發史隆尼是格立沙的弟兄的匿名信也是用同一架打字機印的。那第二封脅索信是用臘明登打字機印的，顯示了一個顯著的線索，因為打字人在打三萬元的數目字時把那個3字打錯了。從這個錯誤上可以推知那架打字機的字盤的排列並不是標準的。我現把原信上的錯誤部份寫出來給大家瞧瞧，以便更容易明瞭些。」

他旋轉了身子拿了一支粉筆，果真像教師般地在黑板上寫成下列的字樣：

$ \begin{array}{r} 3 \\ \$ 30,000 \\ 3 \end{array} $
--

愛雷又轉過來說：「現在請諸位瞧。這個錯誤顯示了那打字人在打過了\$金圓符號以後，不會完全將轉換鍵放鬆，就打那個3字，因此留下了兩個不完全的字印；他自然不得不將捲軸退回一格，重行再打這個3字。你們都知道每一個字鍵分上下兩截：上截是大寫，下截是小寫；在打大寫體時，是必須把轉換鍵捺下的。在美國製的打字機的標準字盤，那數目字3字的上截是個數目符并。這封信上的錯誤，顯然那人在打了\$符號以後，（\$符號在鍵的上截，打時必須把轉換鍵捺下。）不會將轉換鍵完全放鬆，就企圖打這個3字；



結果祇打成了下截符號3的上半部，同時又留下了上截符號的下半部。諸位瞧，這個上截符號的下半部像個什麼樣子？這不像是通常的數目符號并啊。這個拖曲線的小圈是個什麼符號呢？」

「愛雷看見聽眾們祇張大了目光靜聽，沒有一個人回答，就自己解答下去。『我很奇怪，你們都瞧不出嗎？照例你們當訪員的，應當很熟悉。好罷，我來告訴你們。這奇形的殘缺符號，顯然是英鎊符號£的下半部啊！』」

一陣小小的騷擾聲衝破了緊張的靜默，一半是驚異，一半是讚美。愛雷說下去。『現在我們都已明白，那架打第二封脅索信的薩明登打字機的字盤，並不完全標準化，而是有些特殊的。說得明白些，那末字鍵的上截，並不是通常的數符目號并，而是一個英鎊符號£。因此我們如果能發現一架比較特殊的——就是上截£，下截3的——打字機，就可以斷定那第二封脅索信就是從這一架機上打成的。』

大家表現了一種集團的點頭讚許以後，愛雷又繼續他的分析。

「諸位請注意。這一點是對於後文有重要關係的。我現在必須提起較前的一件事。在史隆尼死後人們還認為他是自殺，和那一封脅索信還不會接到時，我會去看諾克斯。那時我偶然發覺他買了一架新的打字機，因為他恰巧在吩咐密司勃雷脫，付給一架新機的款項，並叫伊將那架舊打字機送給慈善機關去。因此又反證他屋子裏祇有一架打字機。我會請密司勃雷脫打幾個數目字，因此看見那架新打字機牌子是薩明登。伊會打錯了換一張紙，謄言數目號碼最討厭了，伊須打出那「數目」的本字，顯見這架新機上是沒有數目符號并的。當時我當然還想不到什麼，但在事後回想起來，便得到一個合理的印證。普通打字機的3字鍵的上截本是那數目符號并；但那架新機是沒有非符號的，那末不是很可能換上了別一個符號了嗎？要是我能夠查明那

換上去代替井符號的，是個英鎊符號，那不是就可以假定這一架打字機就是打成第二封脅索信的原物嗎？所以在接到第二封脅索信以後，我再到諾克斯屋子裏去時，我留心再瞧瞧那打字機。那3字鍵的上截的確是個英鎊符號。其實我即使不看那打字機，也一樣可以證實的。因為那時候我爸爸會請密司勃雷脫錄寫一個給蘇格蘭場的電稿，內中有「十五萬鎊」字樣。密司勃雷脫就利用過那個英鎊符號。因此種種，使我驚異地發覺了那第二封脅索信就是諾克斯的打字機所印成的！」

那些報館訪員們本坐在第一排，他們都手不停揮地紀錄着。除了粗重的呼吸和鉛筆尖接觸紙面以外，絲毫沒有別的聲音。愛雷把他的烟蒂擲在地上，用腳底踐滅了，又自顧自地演講下去。

「我們知道諾克斯接到第一封脅索信以後，他的屋子裏不會接待過任何訪客，連他暫時僱用的密司脫伍特樂也不例外。這可以顯示可能用這架打字機印第二封脅索信的人，祇限於諾克斯自己，密司勃雷脫，和他屋子裏的傭僕們。再進一步，那兩封脅索信都是打在分裂的應許字條的背後的，而這字條又祇有兇手可以持有，可見那兇手就是我所限制的幾個人中之一。」

愛雷的頭急速地轉了一轉，因為後面一排稽查員奎寧的座位上，這時有一種小小的動作，別的人都不會注意到。愛雷帶着絲微笑，仍繼續解釋。

「現在我倒過來說。用打字機的可會是那幾個僕人？不，不會的。因為在第一次偵查的時期中，沒有一個僕人會進過卡吉斯的屋子裏去，這是地方律師派人仔細地紀錄着的。那末，僕人們自然也不可能佈設許多起先嫁禍於卡吉斯後來又嫁禍於史隆尼的偽證；反過來說，佈設偽證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兇手。」

後排座上又有一種激動的動作。愛雷又迅速地接下去。

「那末可是密司勃雷脫打那封信的嗎？——唉，密司勃雷脫，請原諒我，在邏輯上是不能顧情面的。——不，不是密司勃雷脫，因為在偽證給佈設的時候，伊固然是在卡吉斯的屋子裏，但伊絕對不是格立沙的同伴，這是兇手的一個重要的資格。你們一定要問：我怎麼能確定伊絕對不會是格立沙的同伴呢？除了這理想太不近情理以外，我還有一個確證——就是在若干天以前，伊曾向我實說，伊是維多利亞博物院所委派的祕

密偵探。」

愛雷說到這裏，急忙和瓊·勃雷脫的視線接觸了一下，覺得伊並無反抗的表示。但其餘人的情緒都給他這一句表白激動起來了。一種嗚嗚的喧聲，擾亂了他以下的語句，而且都怒目相向。愛雷十足扮演了一個教師，用手指在黑板上叩擊了幾下，止住了這一陣騷擾聲音。他絕不理會賽浦森、貝伯或他的父親的譴責性的目光，依舊安閒地解釋。

「密司勃雷脫還告訴我，伊所以投入卡吉斯屋子裏去的任務，就在偵查那張李乃度的油畫。伊是在史隆尼被認爲自殺以後和第一封脅索信未接到以前的時期中告訴我的。那時伊還給我瞧一張回倫敦去的船票。原來伊因着查不到這張畫的線索，不願再白白地牽涉在這件糾紛的兇案中，所以準備放棄了伊的任務而回去了。這不是顯示了伊的確不知道那畫的所在地嗎？但兇手的唯一特點是知道這畫的所在地點的——說得明白些，它是在諾克斯手裏。這樣看來，密司勃雷脫實在不合兇手的資格，因此伊也決不能打第二封脅索信——第一封當然也不是，因爲兩封信本是一個人寄的。」

「好了，密司勃雷脫和僕人們既然都不是寫脅索信的人，那祇剩諾克斯一個人了。他就是打第二封脅索信的人，也就是格立沙的同伴，也就是真正的兇手！」

「這個論斷怎樣證明呢？他是符合兇手所有的一切資格和條件的。第一點，在偽證給佈設的時候，他在卡吉斯的屋子裏。第二點，他雖費去許多心計，佈成了偽證，要人們相信這裏面並沒有第三個人，後來他忽而自己揭露，他本人就是第三個人。爲什麼呢？因爲密司勃雷脫會當着他的面，從茶杯上發表了伊認爲有第三個人的理想。他爲掩護起見，索性大膽地先發制人地揭露了這一個要點，表面上他在熱誠地幫助偵查，實際上原在掩護自己，要使人相信他的坦白無辜。關於史隆尼的案子，他也是處處合符兇手的條件的。他能陪同格立沙到朋來店旅館裏去，因此知道了史隆尼和格立沙是弟兄；後來他就投寄那封匿名信，揭穿這個秘密，把嫌疑移到史隆尼身上去。他既然是兇手，所以能夠從卡吉斯的棺材中取得了那張遺囑，把它放在他自己產業的隔壁空屋的地窖中；又將一枚同樣的鑰匙放在史隆尼的書室裏。他既是兇手，自然能夠取得格立

沙的金表；而且他在卡吉斯的畫廊中殺死了史隆尼以後，又儘可能把那隻表藏在史隆尼背後的鐵箱中，完成他嫁禍的詭謀。

「但他爲什麼寫脅索信給他自己，又假稱有人偷竊了他自己的畫呢？這當然也有理由的。史隆尼自殺的理論終於給多數人懷疑了；他又知道警探們依舊在找尋兇手；而且那張李乃度畫，他有被迫交還的趨勢。因此他故意寫脅索信給他自己，使人相信兇手確是另有其人，至少不會是諾克斯本人。不過他如果早知道那兩封信會給人家從他自己的打字機上查明來由，那他自然也不會玩這一套弄巧成拙的小把戲了。

「他的假裝竊畫的計劃，企圖使人相信那竊畫的人設計叫警探們離開屋子，以便實施行竊。實際上他自己弄壞了警鈴，等到我們從太晤士大廈空手回去時，他便可以告訴我們就在我們撲空的當兒，什麼人已乘機將畫偷去，又可指損壞的警鈴作證。這樣一來，他便可脫卸了把畫交還博物院的義務，那畫却仍可由他祕密而安全地保藏着。」

愛雷停頓了一下，把含笑的目光瞧到後排座位上。「我的好賽浦森，你不是在焦慮諾克斯的許多律師將跟你大開辯論嗎？他們顯然要拿出諾克斯的打字的一樣張來，證明他的打字習慣和那封脅索信上的截然不同。其實你用不着發愁。他的狡飾決不會引得陪審員們的同意。因爲誰也想得到，他現在打出來的字樣，無論在行間的疏密，用力的輕重或點逗方面，一定會故意打得和脅索信上的不同。但這不但不能狡賴，也許反而足以證實他的罪行。」

「關於畫的問題，有兩種可能性：第一，諾克斯或許真像他自己所聲明的他本來有兩張畫；第二，他實在祇有一張——就是他向卡吉斯購得的一張。如果他祇有一張，那末他說一張已經被竊，明明是謊話，因爲我在他宣告失竊以後，已經從他的屋子裏搜出了一張。當他看見我查出了那一張畫以後，馬上聲言他本來有兩張畫，我們搜出的一張是假的，真的一張已給一個神祕的偷兒偷了去。在他的意思，這一來他雖犧牲了畫，却可以保全他自己。」

「另一方面，假使他真有兩張畫，那末我們發見的一張還不知道是真是假，非等我們再搜出了顯然是諸

克斯藏匿在什麼地方的另一張無從決定。總之，無論是真是假，總有一張畫已經在地方律師的手裏了；要是諾克斯真有兩張的話，那另一張勢必還是在他的掌握中。我的好養浦森，祇要你能夠從諾克斯的屋子裏或其他所在查出這另一張畫，又能證明它是諾克斯藏匿在那邊的，那末更可以證實諾克斯對於這案的責任無法逃避了。」

從養浦森臉上所表現的神色看，他好像要站起來答辯。他分明認為這案子並不堅強，還不能貿貿然指控諾克斯。但愛雷不等他表示意見，又趕緊歸納他所發表的見解。

「好了，我現在把我所推論的歸結一個概略。那兇手一共有三個重要的條件。第一，他有佈設偽證陷害卡吉斯和史隆尼的可能性。第二，他是打兩封脅索信的人。第三，他必須有置身在諾克斯家裏的可能，才能打那第二封脅索信。這第二個條件，包含着僕人們，密司勃雷脫和諾克斯本人。但僕人們因着第一個條件的缺乏而被免除了。密司勃雷脫因着不合第二個條件而同樣給免除了。這兩點我剛才已經證明過。現在祇剩下諾克斯一個人。他是具備這三個條件的，所以他一定是這案中的真兇。」

最新創作 文藝長篇

兩代兒女

文宗山先生

汪優游先生

惱人春色

生前傑作 長篇巨著

春華露濃

野花香

小樓春暖

燕雙飛

魂斷斜陽

鳳還巢

春水情波

讀書趣味

寫作趣味

科學趣味

各業投考文範

中學考試文範

作文描寫辭源

中央書店發行

編輯室

編完這一期，「萬象」已經出滿兩年了。這時間也許不算很長，可是在這樣多變的時代（一切撇開不談，單是印刷條件的困難——紙價和排印工的高線飛漲，已經成了出版事業的嚴重阻礙），即或是這一點有限的成績，也總算是可貴的收穫了。

兩年來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讀者·編者融洽無間的合作。如果「萬象」有一點點成就，這正是成就的基礎。最明顯的是耕耘者羣的廣泛。它尊重名家的作品，却尤其寶貴新進者的心血，有幾位今日已為讀書界所熟知的作家的名字，最初跟讀者對面的地方大都在「萬象」。——讓我們在這兒慶幸自己的光榮，同時感謝作者讀者賜助的熱忱！

下一期是第三年的開始，自然照例有一點改革，編者願意在這里表白的，祇是仍然像過去一樣，熱誠地期待作者和讀者諸君的合作。——我們廣泛地歡迎讀者寄稿，並且給我們意見。

本期在創作方面，刊載的數量比較多，同時我們介紹了三位比較陌生的作者：溫凡先生的「春夢與童話」，寫拾荒兒童的好夢，是一個含淚的微笑，因其取材的現實，所以很動人。文心先生的「珍·這可兒」，文字優美，筆墨灑脫，隨處流露作者的機智，它的缺點是內容的空虛，我們的作者似乎不大了解人世有多少酸辛。駱北先生的「劉大哥看話劇」是一個微妙的諷刺，全篇用純粹的北方話寫，別有風味。呂伯攸、吳克勤、楊秀珍、程育真、雪華等諸先生，大都是讀者所熟識的，當然用不着多所介紹了。

上期本刊所載陸洋的「南洋的猩猩·虎·豹」，承讀者浪打、喻昌培等諸先生指出，四月號雜誌曾有同樣性質文字，似有抄襲或一稿兩投之嫌。我們很感謝愛護的熱忱。按該文譯自日文「世界知識」，是本刊在四月號中發排而未及刊出的，當時雜誌也尚未出版，抄襲一點，自然不可能；關於一稿兩投一點，陸先生也有信來懇切的說明並無其事。譯稿因為出自同一材料，很容易發生雷同之弊，希望投寄譯稿諸君注意。

予且先生的「乳娘曲」，孫了紅先生的「一〇二」都刊完了。所佔篇幅也許較多，但因為這一期正是第二年的結束，並且讀者可以因此得到一氣讀完的愉快，大約不致有冗長之感吧。程小青先生譯的「希臘棺材」，大概再有兩期，也可告結束。

新的長篇已經在準備中，下一期就可跟讀者諸君相見了。

立愈：

瘋濕

筋骨疼痛

瘋濕痛特效藥筋骨丸主治
 男女老幼新得久患筋骨疼
 痛瘋濕骨痛偏正頭風腰背
 痠痛半身不遂麻木寒腿風
 寒潮濕四肢拘攣癱瘓等症
 屢服他藥針灸無效只用此
 丸一料立癒完全除根永不
 再犯服藥後兩小時內即能
 感覺患處麻癢跳動並有微
 汗滲出乃此丸功能舒筋活
 血追風祛濕之鐵證也每盒
 三元每料四盒十元函購加
 郵二元上海三馬路一一五
 號四川路西首蓋世堂發行
 電購九二二三四

外埠經銷處

- (南京) 新中國圖書公司
- (蘇州) 新蘇州圖書公司
- (無錫) 新錫報社
- (常州) 世界圖書社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 (無錫) 中央書報社
- (常州) 日新書局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 (蘇州) 新蘇州圖書公司
- (無錫) 中央書報社
- (常州) 日新書局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 (蘇州) 新蘇州圖書公司
- (無錫) 中央書報社
- (常州) 日新書局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六月號

第二十二年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 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大陸書報社
 百新書報社
 陸開記書報社

南京總批發處：**中央書局**
 (南京·復興路中央公園口)

滿洲總批發處：**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定價
 每冊 **十二元**
 (全年定戶八折優待)
 (預繳八十元按期照定)
 (價八折扣除郵費另加)
 各地以通用幣值核算

- (平湖) 大業書局
- (松江) 標新書局
- (寧波) 開明書店
- (衢州) 新中國圖書公司
- (蕪湖) 勵學文具商店
- (蚌埠) 新新書局
- (安慶) 韓世忠書社
- (天津) 勵力出版社
- (北平) 自強書局
- (漢口) 亞新書店
- (蘇州) 新蘇州圖書公司
- (無錫) 中央書報社
- (常州) 日新書局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 (蘇州) 新蘇州圖書公司
- (無錫) 中央書報社
- (常州) 日新書局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 (蘇州) 新蘇州圖書公司
- (無錫) 中央書報社
- (常州) 日新書局
- (鎮江) 華林書局
- (揚州) 世界書局
- (南通) 新生書局
- (泰縣) 會文堂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昌明書局

ZYMASUN



食母生

大衆補品

胃腸良藥

整調腸胃 輔助消化 增進營養 通利大便 戒煙之後 飲食無味 購服本品 胃口大開

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醫藥界一致公認滋補強身全能大補劑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本品之成分功效，業經多數名醫確切証明，與同類舶來品絕無軒輊，而售價獨廉，誠屬男女老幼四時宜服之唯一標準補劑也。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治淋須要藥靈源



●治根

！淋病及一切化膿症

阿爾巴基爾片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性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基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時期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公司出品

上海百老匯路二六三號藥房均售